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1n1420

楚石梵琦禪師語錄

(門人)祖光・文玹・曇紹・祖濬・景瓚・良彥・應訢・明遠・胤丘・文晟・正隆・善成・文斌・中端・正參 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420-A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六會語錄序
  - No. 1420-B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序
  -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目錄
  - 住福臻禪寺語錄
  - 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上
  - 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下
  - 住杭州路鳳山大報國禪寺語錄
  - 住嘉興路本覺寺語錄
  - 住嘉興路恩光孝禪寺語錄
  - 再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
  - 代別
  - 秉拂小參
  - 舉古上
  - 舉古下
  - 頌古
  - 佛祖偈贊上
    - 栴檀瑞像贊
    - 王振鵬手畫栴檀瑞像贊
    - 阿育王所造佛真身舍利塔贊
    - 多寶佛塔贊
    - 釋迦文佛贊
    - 無量壽佛贊
    - 彌勒尊佛贊
    - 第一祖摩訶迦葉贊
    - 第二祖阿難尊者贊
    - 第三祖商那和脩贊
    - 第四祖優波毬多贊
    - 第五祖提多迦贊
    - 第六祖彌遮迦贊
    - 第七祖婆須蜜贊
    - 第八祖佛陀難提贊
    - 第九祖伏馱密多贊

- 第十祖脇尊者贊
-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贊
-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贊
-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贊
-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贊
-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贊
-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贊
-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贊
-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贊
-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贊
- 第二十祖闍夜多贊
- 第二十一祖婆修槃頭贊
-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贊
-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贊
-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贊
-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贊
-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贊
-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贊
-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贊
-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贊
-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贊
-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贊
-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贊
-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贊
- 文殊大士贊
- 普賢大士贊
- 觀音大士贊
- 如意寶輪王菩薩贊
- 地藏王菩薩贊
- 文殊問維摩疾圖贊
- 文殊大士贊
- 維摩居士贊
- 彌勒菩薩贊
- 辟支佛牙贊

◦ 佛祖偈贊下

- 十六大阿羅漢贊
  - 第一位西瞿耶尼洲賓度羅跋羅墮闍尊者
  - 第二位迦濕彌羅國迦諾迦伐蹉迦尊者

    - 第三位東勝身洲迦諾迦跋釐墮闍尊者
    - 第四位北俱盧洲蘇頻陁尊者
    - 第五位南贍部洲諾詎羅阿氏多尊者
    - 第六位耽沒羅州跋陁羅尊者
    - 第七位僧迦茶洲迦理迦尊者
    - 第八位鉢囉羅洲伐闍羅吠多羅尊者
    - 第九位香醉山中戍博迦尊者
    - 第十位三十三天中半托迦尊者
    - 第十一位畢利颺瞿洲羅怙羅尊者
    - 第十二位半度波山中迦那犀那尊者
    - 第十三位廣脇山中因竭陁尊者
    - 第十四位可住山中伐那波斯尊者
    - 第十五位鷲峯山中阿氏多尊者
    - 第十六位持軸山中注荼半托迦尊者
- 第九祖伏馱蜜多贊
- 布袋贊
- 寒拾贊
- 智者大師贊
- 清涼國師贊
- 達磨大師贊
- 因陀羅所畫十六祖聞上人請贊
    - 初祖
    - 六祖
    - 牛頭
    - 鳥窠
    - 南岳
    - 馬祖
    - 百丈
    - 趙州
    - 雪峯
    - 玄沙
    - 雲門
    - 慈明
    - 楊岐
    - 白雲
    - 圓悟
    - 大慧
- 因陀羅所畫諸聖聞上人請贊

    - 空生
    - 豐干
    - 寒山
    - 拾得
    - 寶公
    - 布袋
    - 懶瓚
    - 船子
- 趙州和尚贊
- 雲門大師贊
- 臨濟大師贊
- 楊岐祖師贊
- 五祖和尚贊
- 圓悟祖師贊
- 大慧祖師贊
- 日本淵默菴畫二十二祖請贊
    - 初祖
    - 二祖
    - 三祖
    - 四祖
    - 五祖
    - 六祖
    - 南岳
    - 馬祖
    - 百丈
    - 黃檗
    - 臨濟
    - 興化
    - 南院
    - 風穴
    - 首山
    - 汾陽
    - 慈明
    - 楊岐
    - 白雲
    - 五祖
    - 圓悟
    - 妙喜

    - 徑山寂照先師元叟和尚贊
    - 道場晉翁和尚贊
    - 受業先師天寧訥翁和尚贊
    - 自題
    - 古鼎和尚遺像祥符林長老請贊
    - 紹興崇報行中和尚壽像上乘明長老請贊
    - 西白禪師壽像祇園文長老請贊
- 法語
    - 示覺首座
    - 示觀提點
    - 示辯長老
    - 此宗示弘首座
    - 示觀藏主
- 偈頌一
    - 送智維那往江西
    - 送默菴淵首座
    - 示善禪人
    - 送中竺月首座遊江西
    - 送福州諾禪人再參天童
    - 送朗藏主禮栴檀像文殊聖師
    - 送圭侍者歸天台
    - 送贊禪人遊台雁
    - 送顯侍者遊四明
    - 送昇禪人遊金陵
    - 送能仁顯首座遊金陵
    - 用南楚和尚韻送玫書記往天童禮寶陀
    - 送印禪人
    - 送大梅元維那
    - 送祥禪人
    - 送延聖世首座還日本
    - 送淨慈妙藏主
    - 送天寧敬藏主
    - 送觀藏主還里
    - 送報本禧都寺
    - 送中竺偉藏主
    - 送一禪人
    - 送了禪人
    - 送雲禪人回仰山

- 送喜禪人
- 送宜禪人
- 送日本東藏主遊台鴈
- 送徑山空維那
- 送訢侍者參松月翁
- 送月侍者江西禮祖
- 送義禪人遊台鴈
- 送徹侍者禮補陀兼省師覲親
- 送哲禪人仗錫省師并柬仲默和尚
- 送淨慈明侍者回東山
- 送哲藏主省師
- 送均禪人禮祖
- 贈智浴主誦經化柴
- 送石霜在首座歸國
- 送彭禪人歸里
- 送的藏主歸里
- 送天寧謚藏主回淨光
- 送因維那省親
- 送澤禪人
- 送興藏主游金陵
- 送心禪人
- 送蔣山皎藏主
- 送源維那
- 送森藏主
- 送基禪人
- 送道場傅維那
- 送寧禪人禮祖
- 送性禪人
- 送清禪人之九江
- 送吉禪人
- 送直藏主
- 送珠藏主回廣
- 送方禪人回仰山
- 送福禪人回閩
- 送覩禪人禮五臺
- 送道禪人
- 送慶禪人
- 送幸禪人

    - 送密禪人
- 偈頌二
    - 送全首座回仰山
    - 送宗禪人回雪峯
    - 送普禪人還閩
    - 送一禪人禮補陀
    - 送俊禪人
    - 送可禪人
    - 送理禪人
    - 送巳禪人
    - 送性禪人之江湘
    - 送匡禪人
    - 送證禪人省親
    - 送淨禪人
    - 送化禪人
    - 送中竺恭藏主回東浙
    - 送天童證侍者再參
    - 送應侍者禮補陀
    - 送瑛維那禮補陀
    - 送高麗蘭禪人禮補陀
    - 送俊禪人浙東參禮
    - 送徑山英首座歸鄞
    - 送炬首座遊台溫
    - 送孚侍者之浙東
    - 送信首座參禮育王寶陀
    - 送寶陀鼎維那
    - 送順禪人并柬乃師
    - 送萬年楚藏主回日本
    - 送汀州文禪人
    - 送昱禪人回三平
    - 送弘藏主還徑山兼柬西白首座
    - 送高麗順禪人歸國
    - 送欽首座南還
    - 送參侍者
    - 送寧侍者參方禮祖
    - 送雪竇榮藏主歸國
    - 送參侍者參方
    - 送越藏主

- 送志禪人
- 送吳中滋禪人
- 送中竺海維那
- 送廣南慧藏主
- 送進禪人之浙東
- 送東侍者之天平
- 送常上人
- 送萬壽通侍者
- 送淨慈道藏主還景德
- 送愚叟如西堂
- 送宗藏主
- 送聖壽政維那
- 送淨慈壽首座還日本
- 送延壽梓知客
- 送蔣山澄知客
- 送日本易上人
- 送靈隱福藏主
- 送亮侍者參方
- 送觀首座
- 送雙林湛侍者
- 送靈隱聚藏主
- 送默維那
- 送隆侍者
- 送四明瑞巖潤藏主
- 送久藏主游天台雁蕩
- 送玹侍者還里
- 答道場清遠禪師
- 寄尼孫靜山主
- 送道場濬藏主
- 送智門斯道
- 示徒弟心安參方
- 送日本春侍者
- 送進侍者
- 送用首座
- 送權維那
- 送志侍者
- 贈前西隱玉磵血書華嚴經
- 次韻贈西隱白石

- 偈頌三
  - 贈五臺體法師
  - 送徒弟巘書記參方
  - 送有侍者游天台
  - 送虎丘應藏主
  - 送淨慈海藏主
  - 送印侍者遊南岳
  - 送心姪參方
  - 送雲居玉維那禮補陀
  - 送義藏主
  - 送玄禪人之江西
  - 送成侍者參方
  - 送大藏主歸里奔喪
  - 送晟侍者
  - 送彝藏主
  - 送淨慈顏藏主游廬山
  - 送聰禪人
  - 送大慈讓維那
  - 送中天竺吾藏主還日本
  - 送儀侍者游天台鴈蕩
  - 送伊藏主游四明天台
  - 送諸侍者游天台鴈蕩
  - 送壽禪人
  - 送吾禪人
  - 送日本建長佐侍者之廬山
  - 送明禪人參徑山兼柬古鼎和尚
  - 送日本侍者
  - 送天寧元首座
  - 送中竺宏侍者
  - 送徑山一藏主
  - 送中竺岳藏主
  - 贈遠侍者
  - 送靈隱文藏主
  - 送慧藏主
  - 送日本丘侍之金陵
  - 送端侍者
  - 月菴
  - 雲海

- 雲庵
- 鏡庵
- 古航
- 無文
- 斯道贈萬壽由藏主
- 梅隱
- 大徹贈中竺裔藏主
- 松石贈中竺貞書記
- 無相贈日本訥藏主
- 龍淵贈驪藏主
- 無外贈日本嚴藏主
- 鼇山贈仙巖金長老
- 古木贈榮藏主
- 心源贈悅維那
- 碩林贈中竺果首座
- 大機贈日本全藏主
- 無盡贈登山主
- 智隱贈愚禪人
- 無隱贈吾禪人
- 思遠贈日本聞侍者
- 桂巖贈日本淨居月長老
- 絕照贈用首座
- 香山贈果長老
- 中山贈穎首座
- 大岳贈日本積首座
- 大心
- 無方
- 南隱
- 實菴
- 笑雲
- 少林
- 西源贈遠首座
- 一源
- 海屋
- 谷隱
- 閒閒

◦ 偈頌四

- 明真頌二十八首

- 招提德嚴法師講首楞嚴經說偈一十八首寄之
- 示諸禪人九首
- 閱藏諸僧求偈六首
- 送僧住菴九首
- 示華嚴會諸友八首
- 送僧入蜀四首
- 送僧之廬山
- 寄雙林東溟
- 寄聖壽千嚴
- 悼焦山道元
- 悼江心石室
- 賀徑山永首座
- 示僧四首
- 答浮慈和尚韻送彝藏主三首
- 宗鏡錄華嚴十種無礙成十偈示僧
  - 一理事無礙
  - 二成壞無礙
  - 三廣狹無礙
  - 四一多無礙
  - 五相即無礙
  - 六微細無礙
  - 七隱顯無礙
  - 八重現無礙
  - 九主伴無礙
  - 十三世無礙
- 澄靈散聖山居偈如寶藏主求和
- 寄天童孚中和尚
- 寄大慈晦谷和尚

◦ 偈頌五

- 四料揀
- 總頌
- 四賓主
- 總頌
- 四喝
- 三玄三要
- 首山綱宗偈
- 汾陽三訣
- 十智同真

- 黃龍三關
- 寄高麗檜巖至無極長老
- 和梁山十牛頌
  - 尋牛
  - 見跡
  - 見牛
  - 得牛
  - 牧牛
  - 騎牛歸家
  - 亡牛存人
  - 人牛俱亡
  - 返本還源
  - 入廛垂手
- 十二時頌
- 送玹上人禮祖
- 送道場馨維那
- 送立禪人還七閩
- 送遂藏主歸靈隱
- 送賢禪人
- 送英禪人
- 送玄侍者
- 送虎丘定藏主
- 送玉泉昌侍者
- 送虎丘順侍者
- 送問禪行者
- 送徑山志書記
- 送容禪人
- 送昌禪人
- 送興禪人之天台
- 謝人送炭
- 夜坐
- 送一禪人
- 送日禪人遊南岳
- 送明禪人遊天台
- 送貢禪人遊南岳
- 送宜禪人之姑蘇
- 翫月
- 送清禪人參方

- 聞子規
- 送巳禪人
- 因僧請益五祖演和尚語示之
- 寄憲使士敬王公
- 贈南岳山禪人
- 寄同參
- 漁者
- 因雪示眾
- 道童參政見訪
- 寒夜寄友
- 用韻答國清夢堂和尚
- 答東山楚材和尚
- 答妙菴玄首座
- 答瓊西堂
- 題船子夾山圖
- 洞山云直道本來無一物亦未合得他衣鉢頌云
- 有僧下九十六轉語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頌云
- 送傳禪人
- 送舜禪人
- 送瓊禪人之天台
- 送因禪人之江西禮祖
- 送圓禪人
- 送敬禪人參方
- 送初禪人禮五臺
- 送德禪人之南岳
- 送福知客之江西
- 送省侍者省母
- 送安禪人往參天童
- 送先禪人用蔣山韻
- 送勤禪人禮白塔栴檀像五臺文殊
- 送人禮寶陀十首
- 竺堂
- 鐵壁
- 友巖
- 寶山
- 無住
- 汝海
- 太虛

- 元菴
- 大經
- 大愚
- 無盡
- 定山
- 竹所
- 春泉
- 梅叟
- 無旨
- 蓬隱
- 道林
- 無得
- 道山
- 竺隱
- 正宗
- 大網
- 翠庭
- 劍關
- 大千
- 靈仲
- 別峯
- 象外
- 無邪
- 一初
- 實菴
- 天然
- 鏡堂
- 復初

- 褁著
  - 入上人血書華嚴經跋
  - 血書蓮經跋
  - 書楞嚴經
  - 題十六羅漢畫卷
  - 大悲像記
  - 重修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頌
  - 韋陀尊天贊
- 水陸陞座
- 楚石和尚行狀

    - 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塔銘有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420-A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六會語錄序

大慧提唱圜悟之道於徑山，神機妙用，廣大無礙。入其門者，凡情盡喪。得法弟子，不翅十餘人，各闡化原，而佛照於其中，稱為善繼。佛照之後，而妙峯紹之。妙峯之後，而藏叟承之。如持左券，相授器度，脗合無差爽者。寂照在四傳之餘，復能克肖前人，誠所謂世濟其美。然而諸佛證入，雖有不同，其上接西來宗旨 ，使人離垢氛而發精明者，則一而已矣。寂照之弟子楚石禪師，蚤以穎悟之姿，銳意於道。一時名德，若晦機，若虛谷，若雲外，爭欲令出座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反覆參叩。一聞鼓鳴，羣疑冰消。世間萬物，總總林林，皆能助發真常之機。自是六坐道場，說法度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至於現寶樓閣，及種種莊嚴，導彼末法，因相生悟，其與一實境界，未嘗違背。聲聞之起，水湧山出。迨世緣將盡，顏色不異常時，翛然坐脫，如返故廬。則其俊偉光明，較於恃口給而昧心學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自他宗言之，執持正法，作獅子王哮吼者，固往往有人。第近季以來，傳者失真，瀾倒波隨，所趨日下，司法柄之士，復輕加印可，致使魚目混珍，揚眉瞬目之頃，輒曰：彼已悟矣，何其易悟哉？人遂誚之為瓠子之印。非特此也，五家宗要歷抄而熟記之，曰：此為臨濟，此為曹洞、法眼，此為溈仰、雲門。不問傳之絕續，設為活機，如此問者，即如此答，多至十餘轉語，以取辦於口，名之曰傳公案。若是者，皆見棄於師者也。今觀師之六會語，小入無內，大入無外，機用真切，無愧先德，惟具金剛眼者，有以知余言之有在也。余耄矣，厄於索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獨樂序之而弗寘者，憫魔說之害教，表正傳以勵世也。師諱梵琦，其字楚石，行業之詳，則備見塔銘中。其來徵序者，得法上首瑩中瓛公也。無相居士金華宋濂謹序。

No. 1420-B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序

自鷲嶺拈花，鶴林示寂以來，二千有餘歲矣。所謂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初不增減也。然古人有言：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 ，甘露乃蒺藜之園。若作得失論量，未免傍觀者哂。初機後學，憑個什麼菩提？達磨觀東震旦國有大乘氣象，遂逾海越漠而至金陵，奏對梁王。梁王不契，折蘆渡江，憩止少林，面壁九年，終不杜口空回，須印證神光始得。神光五傳而得曹溪，析為二宗：其一為南岳，得馬祖。馬祖之下，臨濟、溈仰宗之。其一為青原，得

石城。石城之下，雲門、曹洞、法眼宗之。是為五家宗派。臨濟得興化，興化得南院，南院得風穴，風穴得首山，首山得汾陽，汾陽得慈明，慈明得楊岐，楊岐得白雲，白雲得五祖，五祖得圓悟。至此又析為二宗：妙喜、虎丘，子孫滿地。妙喜得育王佛照，佛照得靈隱妙峯，妙峯得徑山藏雲，藏雲得寂照元叟，無非磊磊落落，掀天揭地者。今天寧楚石禪師實嗣元叟，五十年間，六坐道場，偈語流布叢林。其提唱有六會錄，脫略近時窠臼，嚴持古宿風規，電坼霜開，金聲玉振，是稱玅喜第五世的骨之孫，覽者自當有所證入。至正丁未秋，曲江居士錢惟善序。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目錄

序一(宋濂)
序二(錢惟善)
目錄
卷第一
　住福臻禪寺語錄
卷第二
　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上
卷第三
　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下
卷第四
　住杭州路鳳山大報國禪寺語錄
卷第五
　住嘉興路本覺寺語錄
卷第六
　住嘉興路光孝禪寺語錄
卷第七
　再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
卷第八
　代別
卷第九
　秉拂小參
卷第十
　舉古上
卷第十一
　舉古下
卷第十二

頌古
卷第十三
佛祖偈贊上
卷第十四
佛祖偈贊下
卷第十五
法語
偈頌一
卷第十六
偈頌二
卷第十七
偈頌三
卷第十八
偈頌四
卷第十九
偈頌五
卷第二十
襍著
水陸陞座
行狀
塔銘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目錄(終)

No. 1420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一

住福臻禪寺語錄

小師比丘　祖光等　編

師於泰定元年冬，在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首座寮受請入寺。

山門盡大地是解脫門，枉做個佛法會，却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佛殿城東，老母不願見。調達比丘常怒嗔，信手拈一炷香，也是冬行春令。

祖堂，總是這一隊漢佛法不到今日。不是這一隊漢佛法不到今日，且道是肯他不肯他？

據室繩牀，角頭三尺地，是諸人乞命處。放過一著，轉見不堪。你也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

行宣政院帖。孤峯頂上盤結草菴，有口只堪掛壁；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入水方見長人。因什麼到恁麼地度？帖云：只將補衮調羔手，撥轉如來正法輪。指法座云：為法來耶？為牀座耶？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遂陞座，拈香祝聖罷，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見住徑山元叟端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天寧老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早是第二義了也，餉間便是第三義。然當鑪不避火迸，新長老今日性命在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有麼？有麼？僧問：天垂寶蓋，地湧金蓮，一句無私，如何祝贊？師云：吾常於此切。進云：常將日月為天眼，指出須彌作壽山。師云：三千年黃河一度清。進云：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且如何是法王大寶？師云：有眼者見，有耳者聞。進云：莫祇者便是麼？師云：擊碎髑髏，拽脫鼻孔。進云：如何受用？師云：直待雨淋頭。僧禮拜，師乃云：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說心說性，舉古舉今，總是無風市市之波，實情好與二十柱杖。新福臻今日，不是盡法無民，打頭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人若相委悉，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其或未然，明朝後日大有事在。復舉：臨濟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云：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繩牀搦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云：臨濟若無後語，洎被打破蔡州。雖然家無白[狂-王+睪]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除夜，小參。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諸仁者！一舉更不再舉，今已再舉；一聞更不再聞，今已再聞。頭頭上明，物物上了，如理如事，亘古亘今，不是涅槃心，亦非正法眼。恁麼恁麼，三世諸佛祇言自知；不恁麼不恁麼，六代祖師無啟口處。設使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假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今夜向紅爐上拾一點雪，枯木上糝些子花，與你諸人赴個時節，殘燈隨臘盡，爆竹送春來。復舉：盤山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云：向上一路，千聖不然。玅喜云：向上一路，熱盌鳴聲。師云：三大老盡力道，只發明得向下一路。若是向上一路，驢年夢見麼？

元宵，上堂。今朝正月半，燈月光撩亂，目前無一物，打鼓普請看。復云：刺破眼。

上堂，僧問：不愁念起，惟恐覺遲，如何是覺？師云：牛角馬角。進云：如何是念？師云：四五二十也不識。僧禮拜，乃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開口即錯，動念即乖，諸聖競出頭來，未免指鹿為馬，到者裏說個什麼即得？指東指西得麼？點胸點肋得麼？好晴好

雨得麼？行棒行喝得麼？總是弄粥飯氣，佛法未夢見在，平白散去，孤負上來，鼓這兩片皮謾大眾不少，今作麼生？歸堂。
上堂。巖頭道：須是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與我蓋天蓋地去。恁麼道，被他掘窖深埋了也。茫茫宇宙人無數，那個男兒是丈夫？男兒、丈夫相去多少？待你出窖來，却向你道。
朝京回，上堂祝聖罷，僧出問云：奉詔迢迢上玉京，京師早已播師名，天香滿袖歸來也，恰值黃河一度清。學人上來請師祝贊，師云：天無私覆。進云：金枝永茂千千界，玉葉長數萬萬春。師云：且得閣黎證明。進云：昔日宋太宗皇帝因僧朝見，垂問云：甚處來？答云：廬山臥雲菴。帝云：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這裏？當時無對，還作麼生？師云：這僧豈不作家？進云：後來雪竇代云：難逃至化。還契得太宗也無？師云：直是千里萬里。乃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民不失所，路不拾遺，正恁麼時，好個太平時節。山僧近承使命，遠屆上京，面對龍顏，親聞詔旨 ，風雲慶會，千載一時，及此還山，將何報答？也不出這個時節。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天下老和尚直指曲說，總不出這個時節。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且作麼生是自彰底理？皇圖齊北極，聖壽等南山。
浴佛，上堂。一手指天，已在言前。一手指地，莫教錯會。天上天下，可知禮也。惟吾獨尊，口是禍門。正恁麼時，如何委悉？拈拄杖，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不打薅芸鼓，荒却自家田 ，昧却家中主。報諸人，休莽鹵，赤口白舌盡消除，無位真人汗如雨。
上堂，舉：僧問南院：後上諸聖什麼處去？院云：不上天堂，便入地獄。僧云：和尚作麼生？院云：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院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云：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個瞎，且要雪上加霜。妙喜云：權衡臨濟，三要三玄，須還他南院始得。雪竇為什麼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道個瞎，且圖兩得相見。師云：雪竇雖是明眼宗師，要且未知寶應老落處。既未知寶應老落處，因什麼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只具一隻眼。妙喜老漢道個瞎，也是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
上堂。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驀拈拄杖，云：這個不是無生，永嘉大師什麼處去也？擊香臺，云：在這裏。擲下，云：急急如律令。
上堂：滿耳非聲，滿眼非色。剎剎觀音，塵塵彌勒。當陽有指示，徧界無踪跡。無踪跡，何所得？你還見壁麼？
上堂：什麼物恁麼來？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上堂。林間鵲噪，水底魚行，胡僧兩耳帶金鐶，踏破草鞋赤脚走。若作奇特解會，不直半文錢；若作平實商量，總在我手裏。拈拄杖，云：吽！吽！

上堂：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纔聞舉著，打破髑髏，早是被他丈二針、八尺榻榻了也。更開大口道：我超佛越祖，坐斷古今。與麼不識好惡，切不可向衲僧門下過。何故？殺人可恕，無禮難容。

上堂：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南北東西依位次。子細看來，三家村裏土地相似，只是個無轉智大王。忽若東弗于逮掇過西瞿耶尼，南贍部洲翻作北鬱單越，大洋海底走馬，須彌山上行船，你又向什麼處摸索？

經會，上堂。僧問：一大藏教是個切脚，未審切個什麼字？師云：切個不字。進云：只如不字又切個什麼字？師云：莫錯舉似人。進云：謝師指示。師云：石羊頭子向東看。乃云：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供養即不無，如何是法？莫道我謾你南無佛陀、南無達磨、南無僧伽。卓拄杖，云：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盡向這裏平等證入，未解脫者令得解脫、未涅槃者令得涅槃，雖在衲僧分上，如經蠱毒之家，水也不得沾他一滴。靠拄杖，下座。

上堂。長長短短新笋芽，零零落落舊籬笆，疎疎密密蠶豆莢，紅紅白白鬻粟花。山又青，水又綠，羹又香，飯又熟，喫了東西自在行，誰能受你閒拘束？拈拄杖，云：還拘束得麼？擲下，云：不可不自在也。

施主莊佛上堂，舉：昔有秀才問長沙：某甲曾看千佛經，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召秀才，才應諾，沙云：黃鶴樓崖顯題後，秀才還曾題否？才云：不曾題。沙云：得閒題取一篇好。師頌云：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從來作麼生？黃鶴樓中詩一首，任教今古競頭爭。

上堂。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拈拄杖云：衝開碧落松千丈，截斷紅塵水一溪。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一

音切

序。　胐(武粉切)　瓠(胡故切)　耄(莫告切)　瓘(胡官切)　蒺藜(上慈栗切，下呂題切)　憩(去利切)　汾(扶云叨)　磊(力罪切)　掀(許言切)　揭(居竭切)。

錄　鶻(乎忽切)　濼(盧各切)　髑髏(上從木切，下力候切)　橛(渠月切)　薅(呼毫切)　頷(戶感切)　靠(口告切)　顥(胡暵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二

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上

參學比丘　文珦等　編

師於天曆元年二月初三日入寺。
山門。鬧市門頭，來千去萬，入寺看額，能有幾人？復云：是什麼？便入。
佛殿。是你是我，撒土撒沙。同門出入，生死冤家。
據室。這裏無密室傳授底法，痛棒熱喝，白日青天。儻或躊躇，君往西秦，我之東魯。
拈宣政院疏：昔日靈山親付囑，今朝付囑與靈山，以何為驗？度疏云：以此為驗。
法座靈山堂已為諸人說法了也，還聞麼？若不聞，未免為蛇畫足。遂陞座。
拈香，云：此一瓣香，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此一瓣香，奉為宣政院官、嘉興路官、海鹽州官同增祿算。
此一瓣香，奉為見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妙喜第四世天下老和尚元叟端禪師，以酬法乳。仍就座。
師云：把定乾坤，不通水泄，放開線道，許你商量。有麼？有麼？僧問：山青水綠，李白桃紅，南北東西總是國王水土，四維上下無非佛祖門庭。正與麼時，請師祝贊。師云：五日風，十日雨。進云：與麼則築著磕著去也。師云：閒。進云：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師云：只恐不是玉。進云：院堂宰相公選住持，合郡尊官同臨法席，未審發明什麼事？師云：驗在目前。進云：五祖演和尚道：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丁寧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且如何是祖翁田地？師云：看脚下。進云：賣與阿誰？師云：聽事不真。進云：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師云：三生六十劫。進云：爭柰被和尚坐斷了也。師云：墻壁有耳。進云：只如上手契書是什麼人寫？師云：今日東風起。進云：謝師指示。師云：三十棒且待別時。乃云：山僧昔在此山得度，是個脫白沙彌，無端被人推出，人天眾前稱為長老，泥猪疥狗還避得麼？今日掇向曲彔木牀，指東畫西，是最初入門第一杓惡水。到這裏事不獲已，只得擘破面皮，將些葛藤東葛西葛，是以釋迦老子於正覺山前明星出時忽然大悟。且道悟個什麼？山僧今日開堂說法又說個什麼？不免將第二杓惡水澆潑諸人去也。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復舉：六祖至廣州法性寺，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剎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云：可容俗流輒與高論否？直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耳。師云：諸禪德！風動、幡動、心動，為你拈了也，向什麼處見祖師？

當晚小參，舉：同安丕和尚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抱子離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僧云：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云：正偏回互，不犯鋒鋩；問答縱橫，惟明尊貴。同安老人慣得其便，或有人問天寧：如何是和尚家風？向道：鉢盂饘子忽遇客來，將何秖待？飯後一杯茶。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上堂。金刀剪不破，彩筆畫難成。千里莫持來，萬般俱剗却。釋迦老子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正是推波助瀾，未得脫洒在。如何是脫洒一句？芍藥花開菩薩面，櫻櫚葉散夜叉頭。

上堂：米裏有蟲，麥裏有麵。厨庫僧堂，山門佛殿。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

淨慈雪窓光書記至，上堂。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召眾云：是什麼語話？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上堂。鴉啼古木，犬吠深林，雲橫不斷青山，潮落無邊滄海。漁歌出浦，行行宿鷺羣飛；日影穿林，處處炊煙競出。田家麥熟，即便刼禾；隣婦蠶眠，相將剝繭。沽鹽買醋，運木搬柴，解纜張帆，垂鞭彈袖，燒香掃地，合掌搖頭。文殊、普賢無端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了也。還有人救得麼？若有，不妨起死回生；如無，且聽填溝塞壑。

施主入山，上堂：南泉道：盡大地是王老師檀越，施者作施想，不作施想？受者作受想，不作受想？若施者作施想，入地獄如箭射；若受者作受想，亦須銜鐵負鞍，莫教蹉過南泉。

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白月印千江，清風生八極。豎拂子云：是什麼？復云：塵尾拂子也不識。

上堂，舉：僧問夾山：如何是相似句？山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復云：會麼？僧云：不會。山云：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師云：夾山老漢與麼答話，恰似夾竹桃花錦上鋪華，只是未曾點著本分事在。若有人問天寧：如何是相似句？向他道：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

施主請上堂，僧問：混沌未分時，何如露柱懷胎？請師指示。師云：諸方舊話子。進云：教學人如何趨向？師云：棒上不成龍。進云：分後如何？如片雲點太清裏，諦當不諦當？師云：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進云：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當時靈雲不對，意在什麼處？師云：無朕跡。進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亦不對。且道：對即是？不對即是？師云：半夜放烏雞。進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猶是真常流注？與者僧問處是同是別？師云：據款結案。進云：如何是真常流注？似鏡常明，為什麼呼他作鏡？師云：可惜許。進云：向上更有事也無？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古人意作麼生？師云：也是徐六擔板。進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師云：墮坑落塹。僧禮拜，師乃云：若論生佛未具以前，一段大事只在諸人脚跟下，動便踏著，只是不知起處。你道：從甚處起？掀翻四大海，踢倒五須彌，正覓起處不得。豈不見東山演祖云：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來，元來青布幕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什麼姓？師云：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上堂。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無為安樂之地。山僧與你諸人著力看。以手招云：歸去來，歸去來。

上堂：寒食前，清明後，雨打桃花，風吹石臼。近來百物價平，白米三錢一斗。好大哥，參堂去。

上堂，舉：僧問乾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峯以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師云：白雲萬里。僧舉前話問雲門，門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把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白雲萬里。忽有人出來問：天寧與麼批判，還愜得二大老意麼？向他道：白雲萬里。呵呵呵，囉囉哩，囉囉哩，剎剎塵塵知幾幾？十字街頭石敢當，忽然吸竭滄溟水。你輩茄子、瓠子那裏知得？拍禪牀便起。

聖節，上堂。僧問：佛祖因緣即不問，君臣慶會事如何？師云：瑞草生嘉運，林花結早春。進云：如何是君？師云：莫觸龍顏。進云：如何是臣？師云：量材補職。進云：如何是臣向君？師云：赤心片片。進云：如何是君視臣？師云：如月入水。進云：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俱。乃舉：無著與外道論義，著云：天下太平，國王長壽。外道杜口不能破。師頌云：義有河沙數，不出這一句。蚊子上鐵牛，無你下觜處。

上堂：眉毛雖長不礙眼，鼻孔雖高不礙面。諸佛雖悟無二心，眾生雖迷無二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佛涅槃，上堂。披舁示眾，云：要見釋迦老子，向這裏識取。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咄！這野狐精縮頭去。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卓拄杖，云：如是，如是。又卓一下，云：不是，不是。

進退兩序。上堂：東邊的東邊去，西邊的西邊去。去去實不去，生鐵稱錘被蟲蛀。來來實不來，燈籠沿壁上天台。且道不動尊居何國土？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
上堂。心本是佛，造作還非；道不用修，染污不得。只此不染污，是諸佛之所護念。與麼道，早是染污了也。絲毫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所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你道那個是如來？銅頭鐵額，鳥嘴魚腮。
上堂。見色便見心。大地山河是心。作麼生見。又云。心不見心。無相可得。拈拄杖云。觀世音菩薩變作一條墨漆拄杖子。繞四天下走一遭。回到山僧手裏。却是芭蕉和尚。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若作佛法商量。生身陷地獄。靠拄杖。
結夏，小參。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意如何？師云：也無此意，也無如何？進云：未審何時得成佛道？師云：也無佛，也無道。進云：莫落空否？師云：空亦空。進云：即今道空的是什麼人？師云：這漆桶。進云：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師云：玄沙道底。乃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召眾云：性智既然平等，說什麼聖？說什麼凡？說什麼迷？說什麼悟？古也如是，今也如是，僧也如是，俗也如是，出出入入，何礙安居？往往來來，是真禁足。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復有頌云：金毛獅子嗥屎狗，雪白象王推磨驢，直下不生顛倒見，九旬無欠亦無餘。
靈隱古鼎銘書記至，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毬多不知。諸祖三昧各各不知且置，喚什麼作三昧？良久，云：除却黃龍頭角外，其餘盡是赤斑蛇。
上堂，拈拂子敲禪牀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還聞麼？復敲一下云：我為什麼不聞？召眾云：莫道我謾你，你更謾我太煞也。
上堂：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夜來空手把鉏頭，天曉面南看北斗。
上堂：或時語，須辨取。或時默，誰委悉。久參上士，不要丁寧。晚學初機，卒難話會。只如道近上人問道則失道，近下人問道則得道。不上不下，不得不失。道在阿那頭？有時乘好月，特地過滄洲。
上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你道物作麼生轉？僧堂入佛殿裏行，佛殿入僧堂裏過。須彌山騎牛說話，木人打鼓唱歌。露柱每日搊箏，楗椎拍手笑他。且道笑個什麼？呵呵！便下座。

解夏，小參。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你問我覓。乃云：諸仁者！百了千當名為無事道人，若到諸方，管取明牕下安排。永祚這裏放過即不可，何謂如此？百了千當底猶在半途。豈不見圓悟和尚道：以世諦法接人去，落在世諦法中；以祖佛機接人去，落在祖佛機中；以向上拈提接人去，落在向上拈提中；以恁麼、恁麼接人去，落在恁麼、恁麼中；以不恁麼、不恁麼接人去，落在不恁麼、不恁麼中；以總不恁麼、總不恁麼接人去，落在總不恁麼、總不恁麼中。直饒萬里無片雲，青天也須喫棒。當知此事不從他處得來，我王庫內無此刀，此刀不離王庫內，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九十日末後句作麼生道？朱夏火雲燒碧洞，清秋危露滴金盤。復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師云：這僧若道個謝師答話，雲門大師管取有理難伸。山僧即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拈起拄杖纔佇思，打下法堂，免致諸方檢點。

中秋，上堂。貴買朱砂畫月，笋來枉用工夫；純將白粉塗成，要且未是真月。文殊道：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豎拂子，云：本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靈隱竹泉和尚至，上堂，舉：廣慧璉和尚道：我在先師會中，見舉竹篦問省驢漢云：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作麼生？省近前奪得，拋向地上云：是什麼？先師云：瞎。省從此悟入。我道省驢漢悟則太煞悟，要且未盡先師意旨 。師云：大小廣慧恁麼道，先師實有意旨 那？將一把火照看，面皮厚多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是向上提持，還我竹泉師兄始得。

建寶塔，上堂。僧問：昔日南泉和尚因趙州問云：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如何是平常心？師云：敲氷取火，掘地覓天。進云：大好平常心。師云：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乃云：問既不弱，答得又奇，你道契二大老？不契二大老？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道看；如無人道得，自道去也，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上堂。汝等諸人見我開口便作說法會，見我無言便作默然會，總向兩頭覓我，爭知不在兩頭？你道尋常在什麼處？莫是高高峯頂立不露頂麼？深深海底行不濕脚麼？若恁麼，早被伊尋著也。還知山僧有隱身訣麼？終朝不見長相見，盡日相逢却不逢，有念盡為煩惱鎖，無心端是水晶宮。喝一喝。

上堂。古人真實相為，放下便穩；我却不恁麼，撩起便行。一等是踏破草鞋。何故？隨人脚後跟轉。拈拄杖，云：拄杖子騎佛殿，出山門去也。

上堂：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

冬夜小參，僧問：萬丈寒潭徹底冰時如何？師云：陽氣發時無硬地。乃云：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若是恁麼人，何愁恁麼事？喚作恁麼事，早是無事生事，何況聚頭襍話、趁讚過時？今日三、明日四，肚裏黑漫漫地、脚下浮逼逼地，拈槌竪拂他又不見、彈指聲咳他又不聞、開口動舌他又不會，如無孔鐵槌相似，養得一萬個有什麼用處？龍象蹴踏非驢所堪、鵝王擇乳素非鴨類，只貴直下便領，更不回頭轉腦、不立毫末，盡無邊香水海剎剎全收，說一句子滿龍宮、溢海藏，無法不具，行一步踏折釋迦老子脊梁骨、唾一唾粉碎百千萬億須彌盧，猶是奴兒婢子邊事，衲僧門下還作麼生？五九盡日又逢春，上元定是正月半。

復舉：僧問投子：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云：鐵輪天子寰中勅，帝釋宮中放赦書。

上堂。一塵纔起，大地全收。羅睺阿修羅王本身長七百由旬，化身長十六萬八千由旬，將四種兵與天帝釋鬬戰。修羅不勝，走入藕絲竅中，仰面看天，低頭看地，呵呵大笑，云：到處去來，不如這裏修羅。修羅今後更敢也無？

上堂：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昨夜濃霜似雪，今朝暖日如春。父母未生已前，何似這個時節？無事晚來江上望，數株寒栢倚斜陽。

上堂：釋迦老子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鄧師翁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圓悟和尚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錦上鋪花。天寧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針劄不入。

進退兩序，上堂。千尺絲綸，意在錦鱗紅尾；一聲霹靂，要看攫霧拏雲。隨時有卷有舒，覿體無新無舊，光揚法社，輔弼宗門，高蹈世表，下視塵窟，總是當人受用處。還委悉麼？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上堂：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猫兒上露柱，鐵鋸舞三臺。大唐天子呵呵笑，移取眉毛眼下栽。

上堂。目前無法，毛氂氂地；意在目前，風颯颯地。不是目前法，平坦坦地；非耳目之所到，黑漆漆地。上是天，下是地，靈利衲僧不瞥地。既是靈利衲僧，因什麼不瞥地？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施主入山，上堂。僧問：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時如何？師云：純鋼打就。進云：具足聖人法，為什麼聖人不會？師云：生鐵鑄成。進云：聖人若會即是凡夫，且道會個什麼？師云：寸釘入木。進云：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未審知個什麼？師云：一筆勾下。進云：只如今日施主入山，請和尚說法，為說凡夫法？為說聖人法？師

云：吹毛寶劍逼人寒。進云：與麼則大眾獲聞於未聞也。師云：有什麼了期？乃云：十方剎土一毫端，總是諸人眼自瞞，一一三千大千界，拋來擲去又何難？豎拂子，云：三世諸佛盡向這拂子頭上成等正覺、轉大法輪，歷代祖師盡向這拂子頭上興慈運悲、解粘去縛，山僧即今與你諸人向這拂子頭上一剎那間入華藏世界海、入毗盧樓閣，入淨、入穢，入凡、入聖，入修羅、地獄、畜生、餓鬼，現種種形、作種種神通變化，承事諸佛、教化眾生，還信得及麼？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擲拂子，云：拋來擲去有什麼過？

度僧，上堂。未出家時，父母兄弟障你光明不得；既出家了，師僧道伴障你光明不得。觀山翫水處、拈香撥火處、著衣喫飯處、屙屎送尿處，總是你光明發現處。且如父母未生已前，這一段光明在什麼處？寶月當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

結夏，上堂。今日結也，憍陳如尊者領眾歸堂，鉢盂口向天，露柱脚踏地。一要掃刮牀帳，防備蚊蟲；二要晒晾蒲團，免教搭濕；三要熱時揮扇，困時打眠。切不得將禪道佛法貼在額尖上，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九十日內作麼生？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復舉：雲葊安和尚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安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也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安云：却請和尚道。霜云：無人識得渠。師云：或有人問永祚：萬戶俱開時如何？向他道：且喜到來。你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中夏，上堂。前四十五日已過去，後四十五日尚未來，正當四十五日之中，覓現在相不可得。所以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猶如不相識。

教授俞觀光入山，上堂，舉：雲巖示眾：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有答不得者。洞山問云：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巖云：一字也無。山云：爭得恁麼多知？巖云：日夜不曾眠。山云：問一段事得否？巖云：道得即不道。師云：道得即不道，作麼生會？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

上堂：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恁麼會又爭得？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恁麼會較些子。

解夏，上堂。今日解也，南天台，北五臺，一任七縱八橫。前程忽有人問：永祚近日如何？作麼生祇對？但道：來時不教某甲傳語，管取坐斷天下人舌頭。雖然這個是永祚的，那個是上座的？

上堂，舉：祖師道：在胎名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師云：書頭教娘勤作

息，書尾教娘莫磕睡。還識娘面觜麼？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喝一喝。
上堂：若據一大藏教，說少一字。若據祖師門下，說多一字。不多不少，恰好處道將一句來。僧擬進語，師便打出。
上堂，眾方集，師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是什麼聲？雨滴芭蕉聲，又道是打板聲。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生鐵。且道為你說不為你說？
謝眾施主，上堂。舉：黃龍南和尚因化主歸，示眾：有五種不易：一、施主不易；二、化者不易；三、變生為熟不易；四、端坐食者不易。且道第五不易是什麼人？良久，云：噩。便下座。時翠巖真為首座，藏主問真：第五不易是誰？真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云：山僧即不然，第五不易是誰？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冬至，小參。僧問：晷運推移，日南長至，阿那個是常住法？師云：冬不寒，臘後看。進云：教學人如何履踐？師云：獨木橋子。乃云：無陰陽地含受四時，大寂滅場發生萬物，旋嵐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千言萬言但識取一言，自然言言見諦；千句萬句但識取一句，管取句句朝宗。直下脫根塵、透聲色、泯今古、離去來。水潦和尚被馬祖一踏，踏到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豈不是了事衲僧？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你且思量看，行住坐臥、語默動靜，更有什麼物為緣為對？盡乾坤大地何曾有一法繫綴於人？若有針鋒許與我拈將來，我與麼道已是不著便，更說什麼羣陰剝盡、一陽復生？大似蓁苴與虛空安耳穴。雖然如是，豈敢違背於他？且道他是阿誰？咄！縮頭去。復舉：僧問清平遵和尚：如何是小乘？平云：錢貫。僧云：如何是大乘？平云：井索。僧問：如何是有漏？平云：笊籬。僧云：如何是無漏？平云：木杓。僧云：覿面相呈時如何？平云：分付與典座。師云：永祚不避諸方檢責，也要矢上加尖，打破大唐國，覓一個會佛法的不可得。
歲旦，上堂。祖師道：果滿菩提園，花開世界起。拈拄杖，云：一花開也，是桃是李？今日新年頭，昨日舊年尾，識得本來人，無憂亦無喜。卓一下，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上堂：萬法歸真，真歸何所？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州中謝雨歸，上堂。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娑竭羅龍王出海，繞須彌山三帀，一頭直至梵天，口吐黑雲，遮却大千世界，然後降雨。於是梵王問云：雨從何來？龍王答云：從問處來。又問云：問從何來？龍王懺懼而退，起一陣猛風，

吹散黑雲，依舊天晴日頭出，顧視大眾云：我適來道個什麼？眾無語，師乃呵呵大笑。
經會，上堂。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云：更要注解那。乃舉：洞山問講維摩詰經僧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僧云：贊法身語。洞山云：喚作法身，早是贊也。僧無語。師云：這裏下得什麼語塞却洞山口？乃云：千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二

音切

饙(甫云切)　剗(楚簡切)　嚲(丁可切)　愜(起頰切)　蟭螟(上子饒切，下亡丁切)　睫(式涉切)　喋(丈甲切)　毬(巨六切)　搊(楚尤切)　趂(丑刃切)　謴(古困切)　咳(苦代切)　攫(居縛切)　挈(尼牙切)　毿(先含切)　颯(思合切)　屙(烏何切)　眼(力黨切)　蹔(尼止切)　晷(居美切)　藞苴(上力瓦切，下七閭切)　懨㦬(上亡果切，下來可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三

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下

參學比丘　文珦等　編

上堂：一道圓光，阿誰無分？猫兒若無分，為什麼捉老鼠？若有分，為什麼却做猫兒？千年田，八百主。
上堂：若是得的人，難覓伊去處。大無方所，細絕毫釐。永嘉道：如我身空法亦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雲門道：你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我且問你，銅砂鑼裏滿盛油，因什麼不遺一滴？
浴佛，上堂。清淨法身，簸土揚塵。圓滿報身，倚富欺貧。千百億化身，弄假像真。三身中浴那一身，謝三娘秤銀。
解夏，小參。僧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未審此間以何為驗？師云：驗什麼椀？進云：和尚豈無方便？師云：鷂子過新羅。乃云：金風扇野，素月流天，遠水平鋪，纖雲盡捲，是處蟬聲噪晚，連山木葉驚秋，明月無覆藏，歷歷絕滲漏，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諸仁者！只如生死交謝，寒暑迭遷，結解相尋，光陰似箭，無位真人畢竟向什麼處安著？披蓑倒笠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復舉翠巖夏末示眾云：一夏已來為兄弟說話，看翠巖眉毛在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師頌云：傑出叢林是翠巖，舌元不動為誰談？如今且喜眉毛在，鐵額銅頭總未諳。
上堂。明還日輪，為什麼不暗？暗還黑月，為什麼不明？要知明暗何來，待你眼開始得。如何是眼？復云：瞎。
上堂，舉：法眼問永明云：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現見金銀合褋、朱紫駢闐，是破戒？是不破戒？明云：好箇入路。師云：真箇入得，錦上鋪花；若入不得，眼中著屑。
上堂。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墮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墮涅槃。西天此土一隊不唧[口*留]漢，寐語住也未？拈拄杖云：咄！咄！
薦亡，上堂。舉天衣懷和尚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南堂靜和尚云：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剎花無數，眨起眉毛子細觀。師云：觀則不無，喚什麼作一物？喝一喝。
上堂，舉：仰山到東寺，寺問：汝是什麼處人？山云：廣南人。寺云：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山云：是。寺云：此珠如何？山

云：白月即隱，黑月即現。寺云：還將得來麼？山云：將得來。寺云：何不呈似老僧？山叉手近前云：昨到溈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寺云：真師子兒！善師子吼！師云：仰山雖是箇師子兒，爭奈把鎮海明珠作豌豆賣却，千古之下遭人點檢。山僧今日黨理不黨親，便是東寺到來，也須勘過了打。

上堂：頭上是天，脚下是地。青山是青山，白雲是白雲。你會也，有馬騎馬，無馬步行。你若不會，夜行莫踏白。不是水，定是石。

上堂：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且道有指示無指示？劍去久矣，爾方刻舟。

除夜，小參。僧問：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還許歸去也無？師云：十里長亭，五里短亭。進云：與麼則不歸也。師云：直須歸去。進云：作麼生是到家一句？師云：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乃云：作一句商量，師子吼、野干鳴；不作一句商量，野干鳴、師子吼。一時坐斷，未許作家；千里持來，堪作何用？盡乾坤大地無不說老婆禪，爭知永祚這裏不打這鼓笛？雲門大師云：諸方老和尚道：須知聲色外一段事。這箇說話誑謾人家男女，三間法堂裏獨自妄想，未曾夢見我本師意旨 在，作麼生消他信施？臘月三十日又須償他始得。當時早有與麼說話，如今是什麼時節？師召大眾，眾纔舉頭，師便喝。

復舉藥山一日謂雲巖云：與我喚沙彌來。巖云：和尚喚他作什麼？山云：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巖云：與麼則與和尚出隻手去也。師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雲巖當時也欠一著，待他道：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抽身便出。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鑄佛，上堂。僧問：如何是金佛不度鑪？師云：填溝塞壑。進云：如何是木佛不度火？師云：正是時。進云：如何是泥佛不度水？師云：東西南北十萬八千。乃云：泥佛浸了也，木佛燒了也，金佛鎔了也，真佛勘破了也，趙州老漢趁出院了也，一去更不再來。咄！

上堂。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連忙道箇不必。復云：只箇不必，天下衲僧跳不出。

上堂：鼓聲昨夜問鐘聲，今日鐘聲答鼓聲。廊下木魚開口笑，賤將佛法作人情。

上堂：天高東南，江河淮濟注於海，而海不溢。地傾西北，日月星辰繫於空，而空不低。人人鼻直眼橫，日日晝明夜暗。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會麼？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大士居東土。

上堂：未曾親近，早隔大千。駕頭已入含元殿，猶向空堦擊靜鞭。

上堂：對一說，水流濕，火就燥。倒一說，風從龍，雲從虎。何故？人心難滿，谿壑易盈。
結夏，小參。僧問：如來聖制禁足護生，一蟻子性命與諸人性命是同？是別？師云：猴愁摟搜頭。進云：諸人性命與佛祖性命是同？是別？師云：狗走抖擻口。進云：古人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未審殺箇什麼？師云：更參三十年。進云：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師云：錯。僧便喝，師拈拄杖，僧禮拜，師乃云：一蟻子性命即是諸人性命，諸人性命即是佛祖性命，丁一、卓二，踢七、踏八，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只如寒暑交遷、陰陽互換，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沒，是心、是境，是有、是無，是箇什麼道理？今日結却布袋口，有也被布袋罩却、無也被布袋罩却，總未有出頭分在。若要布袋口開，定定九十日，一日也減他不得。復舉：世尊陞座，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師云：將謂世尊別有長處，也只懨懨便休，致命後代兒孫，箇箇龍頭蛇尾。
上堂：閉却僧堂門，倩人守院，未稱全提。盡大地荒却，正好喫棒。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端午，上堂。今朝五月五，艾人騎艾虎，南北東西走一遭，回來說道：大地眾生皆受苦。所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乃至五陰盛苦，一切諸苦皆可醫，惟有禪和子心病最難醫，用不得砒霜、石蜜、甘草、陳皮，作麼生醫得？我有一隻古方，無有醫不得者。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方便。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粥了洗鉢，不用狐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撫掌，下座。
上堂。佛佛佛，廝淈[泳-永+盾]；祖祖祖，太莽鹵；禪禪禪，幾何般？道道道，直下掃這瑠璃瓶子護惜。是箇什麼？盡是諸人撲碎了也，更來這裏覓什麼盆？
解夏，上堂。僧問：空劫已前、威音那畔還有結解也無？師云：莫妄想。進云：不妄想時如何？師云：磕睡漢。進云：摩竭他國親行此令。師云：西天斬頭截臂。進云：當時得道如恒河沙，未審今日山中幾人得道？師云：蠅子放卵 。進云：與麼則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也。師云：土上更加泥。乃云：盡十方世界是箇真實人體，菩提、煩惱，生死、涅槃，有為、無為，前聖、後聖，結制、解制，長期、短期，真實體上了沒交涉。雪峯三到投子、九上洞山，末後鰲山店上打失鼻孔。大隋參六十餘員善知識，長慶坐破七箇蒲團，興化於大覺棒頭，深明黃檗意旨 ，掀翻海岳，罷却干戈，如將谷響千斤，換得空花萬片。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穿却天下人鼻孔一句作麼生道？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

啾。復舉：雲門秋初夏末，前程忽有人問：未審對他道什麼？門云：大眾退後。僧云：過在什麼處？門云：還我九十日飯錢來。師云：放過即不可，未審道什麼？但對他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二十。過在什麼處？對他道：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上堂。箇箇抱荊山之璧，人人懷滄海之珠。斡旋佛祖樞機，提掇衲僧巴鼻。盡謂頂門眼正，咸言肘後符靈。殊不知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出格一句作麼生？朝霞不出市，暮霞行千里。

聖旨 看藏經，上堂。僧問：一封丹詔九天來，大地山河唱善哉。滿藏不知何所說，青蓮華向口中開。奉詔旨 看藏經，請禪師祝聖壽。師云：一字是一歲。進云：堆山積岳知多少，共祝龍樓不盡年。師云：爛葛藤。進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去此二途，請師甄別。師云：蟻子不食鐵。乃云：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大福德人修，大福德人受。是以恒沙剎土，莫不稟其威靈。草木昆蟲，亦皆資其化育。今則法筵洞啟，教藏宏開。重重福德門，種種壽量海。如天普覆，如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仲尼云：吾禱久矣。復舉宋太宗皇帝因入寺問僧云：看什麼經？僧云：仁王護國經。帝云：既是寡人經，因什麼落在卿手裏？僧無對。後來雪竇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師云：若問永祚，但以頂戴。經云：萬歲，萬歲。

上堂，舉：南泉問黃檗：黃金為世界，白銀為壁落，是什麼人居處？檗云：是聖人居處。泉云：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叉手而立，泉云：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泉云：可惜許。師云：二大老，一人無事生事，一人將錯就錯，直是好笑。當時若作黃檗，待他道：更有一人居何國土？但道：這野狐精。設使南泉通身是口，也須飲氣吞聲。

初祖忌拈香。這漢西來，特地癡獃。不立文字，虛張意氣。直指人心，轉見病深。見性成佛，翻成窠窟。靈山直是不甘他，牛糞燒香狗尿茶。因甚如此？祇為如此，報德酬恩只這是。

上堂。師到法堂前，與大眾和南畢，便歸方丈。眾隨後，師云：更無一箇靈利。眾乃散。

施主捨米入山，上堂，舉：雪峯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師云：你諸人看不出時，僧堂裏長連牀上疊足坐了，子細咬嚼去。

佛涅槃日，上堂。二月十五中春節，紅花白花相間發。金棺不獨示雙趺，花裏靈禽更饒舌。說箇什麼？喝一喝。

上堂：三身四智，非聖人不無。八解六通，非凡夫不有。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水底吹。是何曲調破陣子？

楊府安人真如、善住二居士入山齋僧，上堂：沙門釋子頭戴施主屋，脚踏施主地，口喫施主飯，身著施主衣，將什麼報答施主？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若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縷絲；行不見行，立不見立；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不見施者，不見受者，亦無施物。恁麼見解，正是增上慢人，別造地獄著你在。總不恁麼時如何？大眾！歸堂喫茶去。

上堂，舉：大愚芝和尚一日問侍者云：你問訊了，一邊立地，是什麼道理？答云：不會。愚云：過這邊立。侍者便過。愚云：無端，無端。師云：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結夏，小參。僧問：觀山翫水，訪道尋師，離此二途，請師指示。師云：亂走作麼？進云：和尚恐某甲不實。師云：草賊大敗。進云：漢地不收秦不管，夜來明月上高峯。師云：引不著。進云：四月十五日結為什麼人結？師云：癩馬繫枯樁。進云：七月十五日解又作麼生解？師云：達磨來也。進云：還有不在裏許者麼？師云：漫天網子百千重。進云：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師云：放過一著。僧禮拜，師乃云：或有栴檀叢林栴檀圍繞，或有荊棘叢林荊棘圍繞，或有荊棘叢林栴檀圍繞，或有栴檀叢林荊棘圍繞，汝等諸人橫擔拄杖、緊峭芒鞋，這邊、那邊，東去、西去，在那箇叢林中？若在栴檀叢林，則是金毛獅子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在荊棘叢林，則是狐狼野干不能縱、不能奪、不能殺、不能活，隨羣逐隊，怖死貪生，椎殺千萬箇，有什麼罪過？且如兩種叢林交互圍繞時，喚作金毛獅子又是狐狼野干，喚作狐狼野干又是金毛獅子，畢竟喚作什麼？能縱、不能縱，能奪、不能奪，能殺、不能殺，能活、不能活，又如何定當？若定當得出，許你天下橫行；若定當不出，九旬無解脫之期，百劫受沈淪之苦。

復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咬人獅子？州云：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莫咬老僧。師云：這僧也只是箇喋屎狗，為什麼趙州一見便撒屎撒尿，彩奔齪家？

上堂。晝昇兜率，夜降閻浮，為什麼摩尼珠不現？師云：現也，現也。驀拈拄杖卓一下，云：百襍碎了也，諸人總來這裏覓箇什麼？擲拄杖，下座。

上堂：長廊下與你說，後架頭與你說，法堂上即不與你說，何也？不說，不說。

施主設齋，上堂。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若會箇中意，牛頭尾上安。

解夏，小參。僧問：直下便是時如何？師云：笱。進云：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師云：學語之流。進云：一夏九旬今已

滿，請師方便指迷津。師云：口只好喫飯。進云：前程忽有人問：和尚近日如何為人？向他道什麼即得？師云：西天令嚴。進云：和尚三寸太密。師云：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進云：一句已徧行天下了也。師云：也是無端。僧禮拜，師乃云：平地上喫交，郎當不少；脚跟下蹉過，笑殺傍觀。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更有不唧[口*留]底，風前月下幾度沈吟，海角天涯一生流浪。西天以蠟人為驗，我這裏以竹篦為驗，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速道，速道！擬議不來，劈脊便棒。復舉：長慶云：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什麼處會？雪竇云：雪竇即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但與麼會。師云：眾中商量道：坐在淨潔地上，必須打疊近前，覓的喫棒有分，覓的是病，棒即是藥。所以雪竇云：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杜撰禪和，如麻似粟。殊不知二大老，一箇掘地為坑，一箇夷井塞竈，皆欲坐致太平，爭奈反招怪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

無夢噩書記至，上堂，舉：白雲端和尚云：寫盡千張紙，徒煩心手勞。人情如太華，爭似道情高？師云：大小白雲猶有這箇在。永祚承無夢師兄相訪，麤茶淡話，兀坐忘懷。若有一箇元字脚，彼此不著便。何也？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上堂：黃檗手中棒，剜肉作瘡；大愚肋下拳，喫鹽救渴。速則易改，久則難追。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喝一喝。

看華嚴經，上堂。東西南北，四維上下，塵塵剎剎，總不離箇華藏世界海。有高有下，有濶有狹，有具有不具，有等有不等，有清淨有不清淨，有短壽有長年。且道毗盧遮那如來即今在阿那箇世界中說法？又說什麼法？為說三乘法？為說一乘法？為說無上乘法？為無所說？試道看。若道得，許你淨佛國土，遊戲神通，有情無情，同證同入。若道不得，生死海內，沈浮。

慧鈍巖預修請陞座，僧問：如意珍，用無盡，應物遇緣終不恪。如何是如意珍？師云：多少人用不得。進云：莫只這便是麼？師云：你試用看。進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師云：話墮也。進云：今晨施主鈍巖提點預修寄庫，請和尚陞座，回向功德一句作麼生舉？師云：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乃云：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諸仁者，還識此源麼？若識此源，則千源萬源只是一源。還見此體麼？若見此體，則千體萬體同為一體。上則為聖，下則為凡。其在聖也，諸佛菩薩、緣覺聲聞一向淨用而證解脫；其在凡也，天人修羅及三惡道一向染

用而墮輪回。欲出輪回，全成解脫。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離却瓶盤釵釧，真金不自外來；就乎酥酪醍醐，美味悉從中出。以至乾坤大地、日月星辰、草木昆蟲、森羅萬象，莫不輝騰今古，迥絕見聞。透一金剛圈、吞一栗棘蓬則不可說，金剛圈、栗棘蓬一時吞得透得，豈不是了事漢？更聽一偈：一微塵裏大寶藏，十方虛空悉充滿。普放光明照塵剎，蒙光觸者煩惱除。煩惱除故覺道成，能為羣生作佛事。福德壽量咸增益，此妙解脫鈍巖證。不動本際常寂然，極未來時闡斯道。

鑄大悲像，上堂。有一居士出問云：大悲菩薩通身是手眼，是否？師云：是。進云：弟子還具否？師云：具。進云：只如半夜裏不見一物時，手眼在什麼處？師云：直是通身手眼。進云：謝師指示。師云：噓！噓！乃云：據教中道：眾生妄見，不離前塵。開眼見明，明不是明；合眼見暗，暗不是暗。在佛殿前過，不見佛殿後事；在佛殿後過，不見佛殿前事。皆屬妄見前塵所遮。若離前塵，無物可見。約永祚見處，大悲菩薩本自無身，亦無手眼。有的便道：我會也！我會也！打二十九棒趁出，留一棒自喫。莫有人下得手麼？如無，今日失利。舉：麻谷問臨濟：大悲千手眼，阿那箇是正眼？濟云：大悲千手眼，阿那箇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濟下禪牀，谷却坐，濟云：不審。谷便喝，濟拽谷下禪牀，濟便坐，谷便出去，濟歸方丈。師云：二大老主賓互換，縱奪可觀，如猛焰燒空，忽雷震地相似。雖然，與他大悲千手眼有何交涉？只見波濤湧，不見龍王宮。

上堂，有僧作禮，擬伸問次，師便下座。

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喚什麼作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喚什麼作神？驀拈拄杖，劃一劃，喝一喝，便起。

冬至，小參。僧問：羣陰剝盡，一陽復生，此性還屬消長也無？師云：定花板上。進云：如何是此性？師云：寒時言寒，熱時言熱。進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依稀似佛，莽鹵如僧。乃云：諸人在這裏經冬過夏，豈為身衣口食？看山水過時，單明自己生死大事，永祚亦不將一法繫綴諸人，初無一箇佛字到汝分上，污汝心田。若有纖毫，直須吐却[口*敕]口三日，此是生死根本，頭出頭沒，未有了期。從無始劫被身、口、意使，總是汝自家擔帶得來，非天降、非地湧、非人與，如今不了，更待何時？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九九八十一了，前頭尚有寒在。

復舉文殊菩薩所說般若經云：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師頌云：常[拚-厶+𠂇]白日尋花巷，盡把黃金作酒錢。翻著襴衫高拍手，大家齊唱太平年。

上堂：拈却鉢盂匙箸，喫飯不得；屏却咽喉唇吻，出氣不得。色身安法身，不可不安法身。色身是一是二？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覺首座請小參，僧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此意如何？師云：一手不獨拍。進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畢竟作麼生付囑？師云：不知。進云：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云：瞎。進云：盡大地是一句子，請和尚直下全提。師云：春日晴，黃鸝鳴。進云：這箇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時節？師云：喫得棒也未？進云：閒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乃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若有一法與人，土也消不得。呵呵呵，笑箇什麼？我笑江西馬大師道即心即佛，又說非心非佛話作兩橛。臨濟道：我在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六十拄杖，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思得一頓喫，還有人下得手麼？頭長三尺，項短二寸，這兩箇老漢一向懸羊頭、賣狗肉，誑謼閭閻，自餘固是敗將不斬，永祚這裏未免作死馬醫，但是從前事褫記憶，把佛法禪道築一肚皮，到處逞驢唇馬觜，謾人自謾底盡情與我颺在垃圾堆頭，更不要拈著，只麼饑餐渴飲、閒坐困眠，雖是博地凡夫，便與古佛同參。且道參什麼人？復舉臨濟會中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師喝一喝。

上堂。把禪牀拍一拍，云：看！看！大地平沈也，四大海水沒至梵天，其中眾生受無量苦。叫云：相救！相救！梵王告曰：汝等眾生不敬三寶，殺、盜、婬、妄、飲酒、食肉，造種種罪，罪來歸身，終不他作自受。若能改惡修善，即生天上受種種樂，樂盡還墮地獄中。不如一念無生，便成正覺。道罷，扣齒，云：無端瞎却眾生眼。然雖如是，禍不入慎家之門。

元宵，上堂。始賀大年朝，又當正月半，看看百草長，急急三春換。世事密如麻，光陰忙似鑽，杖頭窟磊子，舉動令人羨。村歌社舞鬪施呈，直截示人人不薦。

上堂。有情說法，無情說法。作麼生是有情？山河大地、竹頭木屑總是有情。作麼生是無情？諸佛菩薩、畜生驢馬總是無情。召眾云：山河大地、竹頭木屑總是無情，因什麼却成有情去？諸佛菩薩、畜生驢馬總是有情，因什麼却成無情去？分明記取，舉似作家。

上堂：芭蕉聞雷而開，葵花見日而轉。木人拍手，石女唱歌。筆描菩薩火中行，泥捏金剛水底走。發揚妙旨 ，指示玄徒。只要諸人識取無面目的。且道無面目的如何識？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上堂，舉：鏡清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沙云：還聞偃溪流水聲麼？清云：聞。沙云：從這裏入。鏡清於此得箇入處。五祖鄧祖翁云：果然得入，一任四方八面；若也未然，輒不得離却這裏。大慧云：若要真箇得入，直須離却這裏。師云：這裏是什麼所在？離與不離，更問阿誰？憶昔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鐘子期。

解夏，上堂。今朝七月十五，行者先來打鼓。長老口裏喃喃，恣意拋沙撒土。若是靈利衲僧，直下剗除佛祖。且喜法歲周圓，莫道勞而無補。

道舊至，上堂，舉：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師云：白雲老人家貧難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只是不合將常住物入自己用。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三

音切

闐(徒堅切)　吽(許今切)　潰(胡對切)　眨(仄洽切)　豌(於丸切)　謣(荒烏切)　砒(扶迷切)　淈(古沒切)　[泳-永+盾](□□□)　齪(叉渥切)　噩(吾各切)　褫(直知切)　垃(力合切)　圾(渠劫切)　磊(力罪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四

住杭州路鳳山大報國禪寺語錄

參學比丘　曇紹等　編

師於至元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入寺。
山門。東門。南門。西門。北門。門門有路，路頭在什麼處？五鳳樓前。
佛殿黃金殿上，釋迦老子不合向這裏屙。展坐具，云：且禮拜，蓋覆却。
土地堂，龍王殿。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前朝鳳闕，萬古龍庭。雨過吳山插漢青。
據室，臨濟在黃檗喫六十拄杖，如蒿枝拂相似。如今莫有恁麼衲僧麼？設有，更須勘過始得。
拈宣政院疏。白雲出岫，本自無心；赤水求珠，還他罔象。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
兩浙諸山疏，真不掩偽，曲不藏直，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方外交疏一句。子無彼此，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
法座。這箇寶華王座，常在諸人面前晝夜放光，因什麼不見？山僧今日指出，便乃與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同一受用也。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天上天下、世出世間竝屬照臨，皆承恩力爇向鑪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陛下，恭願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四海咸歌有道，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八方盡樂無為。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大寶法王，資培福慧。復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行省大丞相、行宣政院官、文武來寮同增祿筭。斂衣就座，師云：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不費纖毫力，提掇鳳山來。放行則萬象回春，把住則千峯寒色，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試出來道看。僧問：虛空為鼓，須彌為槌，請和尚一揮，祝皇王萬壽。師云：天長地久。進云：可謂日月光天德，山河莊帝居。師云：多少分明。進云：錢塘乃江南第一郡，鳳山乃錢塘第一峯，和尚以公選住持，如何報答君相？師云：愈令心似鐵。進云：此山唐時號羅漢院。黃檗下宗徹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云：骨剉也。此意如何？師云：我道你髑髏百襍碎。進云：又問他南宗北宗，他答云：心為宗。宗即不問，未審喚什麼作心？師云：速禮三拜。進云：橫擔榔栗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師云：且莫詐明頭。僧禮拜，師

乃云：三世諸佛橫說豎說，不曾道著一字；六代祖師全提半提，不曾接得一人。雖然不接一人，各各眼橫鼻直；雖然不道一字，言言玉轉珠回。雙放雙收，同生同死，全明全暗，有殺有活。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資福道：隔江見剎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你若對眾決擇分明，山僧分付鉢袋子。

復舉：白雲端和尚示眾云：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出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師云：拈却一莖草，瓊樓玉殿在什麼處？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當晚小參，僧問：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既是佛法徧天下，為什麼談玄口不開？師云：南斗七，北斗八。進云：未審此理如何？師云：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乃云：人天眾前激揚此事，也須是本分衲僧始得。若非本分衲僧，未免遭人怪笑。只如適來禪客立箇問頭，恁麼答，他却理會不得。再舉一徧：既是佛法徧天下，為什麼談玄口不開？簷聲未斷前宵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省中把茶回，上堂，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風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陂佇思，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盧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將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什麼道理？牧主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穴便下座。師云：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風穴壁立千仞，坐斷盧陂舌頭。盧陂若是箇人，未到牧主檢責，纔見他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呵呵大笑；若擬議，拍一拍便行。無端請師不搭印，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如今有人與風穴作主，我要問他：心印在什麼處？

中秋，上堂。鳳山說何似萬象說？八月十五夜，月最親切；八月十八日，潮更直截。聞不聞，瞥不瞥，嘉州大象喫葰棊，陜府鐵牛流出血。

上堂：佛法兩字不要拈著，拈著則不堪。這裏龍蛇混襍，凡聖同居。若起無事心，棒了趁出院。金不博金，水不洗水一句作麼生道？放憨作麼？

上堂。千聖頂[寧*頁]上點著便知，萬象森羅前突出難辨。亘古亘今無縫罅，蓋天蓋地絕羅籠。挽之不來，推之不去，擁之不聚，撥之不散。直得秋光湛湛，體露金風；夜色澄澄，涼生玉宇。高枝多

宿鳥，腐草足流螢。即含靈顛倒之心，見諸佛圓常之性。恁麼說話，笑殺衲僧。衲僧畢竟有甚長處？喝一喝。

冬至，小參。僧問：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臥藤蘿下，塊石枕頭。未審與垂手入廛的相去多少？師云：也不較多。進云：云無緇素。師云：一對無孔鐵槌，就中一箇最重。進云：與麼則天下老和尚總在裏許也。師云：因誰置得？進云：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天地間。師云：方纔搓彈子，便要捻金剛。進云：明日書雲令節，畢竟書什麼雲？師云：那邊是什麼雲？進云：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師云：一日便頭白。乃云：垂萬里鈎，駐千里烏騅；布漫天網，打衝浪錦鱗。如大力魔王道：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廣額屠兒放下屠刀，道：我是千佛一數。早是不唧[口*留]，更向長連牀上坐。長連牀上臥，眼眨瞪地，殺不死羊相似。萬年一念，有什麼益？不如泥猪疥狗，却有出離之期。明明向你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要急相應來日是。書雲：復舉：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師云：既無迷悟，了箇什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上堂：上是天，下是地，耳裏聽聲，鼻中出氣。陜府鐵牛吞嘉州大像則且置，拽取瞻波國與新羅國鬬額是第幾機？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召眾云：我這裏卓拄杖，你那裏聞聲，為將耳聞？為將心聞？若將耳聞，耳朵兩片皮作麼生聞？若將心聞，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又作麼生聞？終不虛空裏聞也。若是虛空裏聞，即是常聞，何待這裏卓拄杖然後聞？鳳山不卓拄杖，為什麼不聞去？豈不見文殊道：聲無既非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真實。却因後語為蛇畫足，盡情放捨，脫體無依，轉向那邊更那邊，亦未是到家時節。到家一句作麼生道？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上堂。若有老僧，即無闍黎。若有闍黎，即無老僧。闍黎自闍黎，老僧自老僧。喚作闍黎也得，喚作老僧也得。驀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上堂：茅堂月淡，竹戶風凄。冰枯雪稿之時，鼓寂鐘沈之夜。心心永寂，石女剪於龜毛；念念攀緣，木人裁於兔角。不是洞山五位，亦非臨濟三玄。齒牙敲磕處，一字元無；父母未生前，全機獨脫。透頂透底，亘古亘今。飯是米做一句作麼生道？久立。

上堂：徧界是，通身是，無一處不是，無一念不是。忽然拈起拄杖子，問他這是不是，便見一千箇內九百九十九箇口如匾擔相似。直須自己偷心死，方信從前都不是。都不是，只這是，吉了舌頭三千里。喝一喝。

上堂。見拄杖不喚作拄杖，見屋不喚作屋，正是癡狂外邊走。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又是依樣畫猫兒。兩人同到山中，總與一杯茶喫。要辨緇素，且待別時。

佛成道，上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山河淮海，昆蟲草木，有情無情。拈拄杖卓一下，云：盡向這裏成等正覺，然後鳳山不入這保社。何也？石頭道底。

除夜，小參。僧問：日從東上，月向西沒，作麼生是不遷義？師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進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師云：瞎老婆吹火。乃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不生法中具足世間、出世間法，一立一切立，一破一切破，一放一切放，一收一切收，覿體全該，當陽廓示，方便喚作常住法身，流出無邊諸三昧海，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德山、臨濟向上提持，此方、他方齊成佛道，有說、無說俱轉法輪，極三際為一時，統十方為一剎，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日只在剎那，悟之則當念圓明，迷之則永沈生死。復舉：保寧永和尚示眾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師云：青州棃，鄭州棗，大抵無過出處好。

歲旦，上堂。半夜起來，赴省堂焚祝。焚祝了，丞相府諸衙門人事。人事畢，即回殿堂行香，撒沙呪土，遶廊行道。次第諸山報禮，准備接官。若作新年頭佛法會，入地獄如箭射。

進退兩班。上堂：虎豹文章，全歸爪牙之力；鯤鵬變化，心藉羽翼之功。法社要在人，叢林自然增氣。睦州佐黃檗，楊岐輔慈明，相與建法幢，展衲僧巴鼻。

元宵，上堂。一切月以一月為真，一切燈以一燈為體，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從什麼處起？洎合錯下註脚。

諸山講主至，上堂。先聖道：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盡大地是胡餅，任你橫咬竪咬，西天那爛陀寺裏一萬來僧人人得喫，只有摩訶迦羅大神不得喫，把須彌山一摑百褁碎，帝釋[跳-兆+孛]跳上梵天去也。

上堂：即心即佛，禍不入慎家之門。非心非佛，舌是斬身之斧。古人的今人用，今人的古人為。一犬吠虛，千猱喔實。鳳山今日不惜性命，與你諸人抽釘扳楔去也。茶！

佛涅槃，上堂：東西南北，空中鳥跡；南北西東，水底魚蹤。瞿曇用盡平生力，直至而今歸不得。

忽都達兒狀元入山，上堂。舉：玉泉浩布褌，因東坡居士微服相訪，浩問云：尊官何姓？坡云：姓秤，是秤天下長老的秤。浩唾地云：這一唾重多少？坡休去。師云：玉泉是作家宗匠，東坡是當世大儒，驀箚相逢，發揮此道，盡謂東坡休去，秤尾無星，殊不知八

兩半斤總在自家手裏。雖然如是，也須扶起玉泉。只如他道：這一唾重多少？多少人道不得。直饒道得，更與一唾。
上堂。景物舒晴，湖山疊翠。相將寒食，共賞芳菲。畫船處處笙歌，花市重重錦繡。風流公子，全彰古佛家風。紅粉佳人，廓示祖師巴鼻。便請拗折拄杖，高挂鉢囊。不用低頭，思量難得。
上堂：這裏鳴鐘擊鼓，拈槌竪拂，說黃道黑，也只為你諸人。那下長街短巷，負兒挾女，嗔拳惡罵，也只為你諸人。地獄未是苦，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却是苦。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浴佛，上堂。僧問：護明大士未降王宮，釋迦老子在什麼處？師云：眨上眉毛。進云：謝師答話。師云：恰值拄杖不在。師乃以拂子打一圓相，云：三十二相無此相，八十種好無此好，跛跛挈挈且過時，人來不必重尋討。喝一喝。
結夏，小參。僧問：盡大地是箇佛身，向什麼處安居禁足？師云：錦上鋪花又一重。進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師云：隨語生解。乃云：摩竭陀國親行此令，抵死要知換却性命，設使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也是棺木裏瞠眼。鳳山這裏無許多事，尋常只是九十日為一夏，黃陳米飯，苦益菜羹，尊勝寺前疊疊青山不盡，西興渡口茫茫白浪無窮，行也任你行，坐也任你坐，出也任你出，入也任你入，卷舒自在，彼此何拘？却不許埋在聲色堆頭，亦不許離他聲色，總不與麼，還作麼生？錦衣公子貴，林下道人高。復有頌云：拈却東山水上行，薰風殿閣生微涼，住山不費纖毫力，自有人提折脚鐺。
上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靈利漢聞得便行，早遲八刻了也。
同參至，上堂，舉：泉大道訪慈明，明云：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便作虎聲，明便打一坐具，泉推明向禪牀上，明却作虎聲，泉云：我見八十餘員善知識，惟師繼得臨濟宗風。師云：錯下名言。當時慈明爭容得這風顛漢恁麼道？更與一坐具，且看他作箇什麼伎倆？纔眼目定動，便連棒趁出，臨濟法道未致寂寥。
上堂：紅塵鬧市，公子家風；嚫野深山，道人活計。一則穿花度柳，一則嘯月眠雲。那箇得？那箇失？雲在嶺頭閒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上堂。不落因果，不昧因果，總未脫野狐身。若要脫野狐身，更過五百生始得。召眾云：還肯鳳山與麼道麼？盡大地人不肯，總是野狐種族。喝一喝。
中夏，上堂。和尚子！莫妄想。起心動念是妄想、澄心息念是妄想、成佛作祖是妄想，往往將妄想滅妄想，無有了期。直饒古今言

教一時明得，如珠走盤，敢保此人未出陰界，礙膺之物誰與消除？若得消除，名為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超毗盧、越釋迦。大丈夫兒合到如此點胸點肋、稱楊稱鄭作什麼？我未曾向六月裏下一陣大雪與你諸人在。

上堂：打鐘鐘鳴，打鼓鼓響。三世諸佛競出頭來，六代祖師沒藏身處。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畢竟喚什麼作句？喝一喝。

施主看楞嚴，上堂。體理得妙，了了常知。一種平懷，綿綿不漏。著衣喫飯，菢是尋常。見色聞聲，猶如聾瞽。但可入佛，不可入魔。透得十種禪關，出得五陰區宇。處處無非佛事，頭頭總是道場。酒肆婬坊，了無罣礙。龍宮虎穴，任便經過。亦可入魔，亦可入佛。然後佛魔俱遣，凡聖不存。不取涅槃，不居生死。道我大事了畢，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識祖師面目麼？

入新僧堂，上堂。舉：王常侍一日訪臨濟，同至僧堂前，侍云：這一堂僧還看經麼？濟云：不看經。侍云：還坐禪麼？濟云：不坐禪。侍云：既不看經，又不坐禪，畢竟作箇什麼？濟云：總教伊成佛作祖去。侍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濟云：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云：臨濟吹毛劍什麼處去也？若也拈出，有什麼王常侍在？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因齋羅漢，上堂。風生古殿，月轉回廊，香煙合匝，燈燭熒煌。賓頭盧尊者應供，四天下無一處不到，還到此間麼？此間是什麼所在？說到不到。合掌云：三德六味施佛及僧。便下座。

上堂：靈鷲山中，量材補職。曹溪路上，少實多虛。不論薄地凡夫，便請丹霄獨步。快與快與，有麼有麼？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上堂：好諸禪德，桃紅李白，水綠山青，煙雨樓臺，市廛車馬。雲舒雲卷，露出幾箇峯巒；船去船來，驚散一行鷗鷺。橋邊酒店，柳外人家，子細觀瞻，分明畫出。畫出則不無，如何著筆？無風荷葉動，必定有魚行。

上堂：婆餅焦，斷消息，花底春禽鳴歷歷。不如歸去不如歸，自是不歸歸便得。喝一喝。

松林施主妙蓮居士項氏，捨寶菢入山。上堂：生心受施，淨名早訶；有法可說，如來不許。直得無物可施、無法可說，牢籠佛祖、含育聖凡，猶是半珠，未為全寶。到箇裏，明如杲日、寬若太虛，千聖不攜、萬機寢削，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法法爾，盡十方微塵國土一時拈來著在針鋒上，却從針鋒上流出一切智光明雲，於其雲中現妙蓮華，量等十方微塵國土合為一菢，內出百千佛，異口

同音而說偈言：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說是偈已，即入針鋒裏去也。
上堂：如來涅槃心，祖師正法眼，衲僧奇特事，知識解脫門，總是十字街頭破草鞋，拋向錢塘江裏著。歸堂。
解夏，小參。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擘開太華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進云：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進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金陵暗點頭。進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禮拜，師云：更問一轉豈不好？僧便退，師乃云：臨濟宗風，直須辨主；若不辨主，有眼如盲。所以道：不容擬議斬全身，始得名為主中主。靈鋒寶劍，常露現前；擬犯鋒鋩，橫屍萬里。一等擔拄杖行脚，還曾辨得主麼？你若辨得主，見他禪牀上老漢纔開口動舌，背却法堂，著草鞋便行，較有些子衲僧氣息。但與麼軟嫩嫩地無骨頭相似，見人說有便著有、說無便著無，十二時中全沒主宰，將什麼敵他生死、消他信施、埋沒自己？屈辱先宗無過此人，纔方結夏，又見解夏，日復一日、歲復一歲，待閻老子徵飯錢遲了，何不及早回頭子細尋思，看是什麼道理？髑髏常千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萬里神光頂後相，直下會得，轉凡成聖只在片時；其或未然，換手搥胸去在。復舉：外道問世尊：昨日說何法？尊云：說定法。外道云：今日說何法？尊云：說不定法。外道云：因什麼昨日定、今日不定？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師頌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
徑山送寂照先師入塔回寺，上堂。鳳山夜來夢見阿耨達池龍王請五百羅漢齋，徑山末後方至。於是龍王問云：賓頭盧尊者一日應供四天下，徑山因什麼來遲？徑山云：聽取我四句：本無生滅，寧有去來？河冰發燄，枯木花開。道了，便把井底蓬塵一撒，却騎山上鯉魚歸天台去也。大眾！夜來夢的是？今日舉的是？
同諸山探院官回，上堂，舉：石門聰和尚入州看官，路逢延慶長老，問云：中路相逢一句作麼生道？門云：某甲禮拜和尚有分。明日到院，茶話次，慶云：昨日聞學士說新石門和尚，和尚久在石門，為什麼却新去？門云：腦後合掌。問云：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都迷，且如何得不迷去？門云：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師云：石門道：某甲禮拜和尚有分，延慶著賊也不知。要識石門麼？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雖然如是，未免倚勢欺人。
中秋，上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盡大地是水，阿那箇是月？盡大地是月，阿那箇是水？你若不信，錢塘江裏少哩。

上堂：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夫。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
歲旦，上堂。舉：香嚴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真淨云：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惟有一領黑黲布衫；今年添得一條百衲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風流出當家。師云：香嚴貧未是貧，奈何猶有箇渾身？真淨富未是富，家私未免俱呈露。鳳山這裏不說富、不說貧，隨家豐儉沒疎親。竪拂子：收來兔角長三尺，放去龜毛重九斤。
元宵懺會，上堂。僧問：二祖謁初祖，便云：我心未安，乞師安心。初祖向他道：將心來與汝安。且道要有心可安？無心可安？師云：笥。進云：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初祖云：與汝安心竟。還端的也無？師云：曾經霜雪苦，楊花落也驚。進云：及三祖問二祖云：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意作麼生？師云：蹉過了也。進云：二祖云：將罪來與汝懺。為復是因風吹火？為復是入草求人？師云：有甚共語處？進云：三祖道：覓罪了不可得。二祖云：與汝懺罪竟。請和尚分明指示。師云：朝三千，暮八百。進云：只如二祖安心、三祖懺罪，是同？是別？師云：雪上加霜。進云：與麼則前無釋迦，後無彌勒也。師云：過這邊立。進云：今晨施主禮懺設齋，特請和尚陞堂，未審獲什麼福報？師云：速禮三拜。進云：路逢死蚘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云：一狀領過。乃云：有一人具大闡提，作無間業，捨戒定慧，行貪嗔癡，栽荵葬於三有田中，種荊棘於一真地上，乃至謗佛、毀法、破和合僧，能可永劫沈淪，不求諸聖解脫，直待一切眾生成佛盡，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未審此人如何懺悔？良久，鑊湯鑪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使摧。
上堂，問侍者云：三月屬什麼生？者答云：屬龍。師拈拄杖云：忽然轟一箇霹靂，山河大地百襍碎，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何處有也？
浴佛，上堂。今日如來降誕之日，灌沐金軀之時，為復是有塵灌沐？為復是無塵灌沐？若道有塵灌沐，與如來敵體相違；若道無塵灌沐，早是塗汙了也。畢竟如何？可惜一盆湯。
上堂。俱胝竪一箇指頭，雪峯輥三箇木毬，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却有箇好處。好在什麼處？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所管絃樓。
上堂。梯雖高，不能達河漢；鍬雖利，不能到風輪。通上徹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確。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四

音切

屙(烏何切)　椰(阻瑟切)　憨(火含切)　鰗(呼嫁切)　搓(七何切)　捻(乃協切)　眨(仄洽切)　瞪(丈證切)　猱(乃刀切)　啀(魚佳切)　禈(古魂切)　瞠(丑庚切)　苕(徒凋切)　帚(之酉切)　鞴(蒲拜切)　黲(千敢切)　鍬(七消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五

住嘉興路本覺寺語錄

侍者　祖濚等　編

師於至正四年八月初八日入寺。
山門蟄戶未開，龍無龍句，打破虛空，全體顯露。復云：步。
佛殿。佛者覺義，覺的是誰？西天移來此土，藕絲牽著須彌。
祖堂：達磨師，不是祖，半夜下閻浮，日輪正卓午。
據室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 。直饒明得，已是第二句；若明不得，更參三十年。
拈宣政院疏箚。輥芥投針則易，轉凡成聖非難，不假他求，盡在箇裏。還見麼？更聽知事宣白。
指法座：陽春白雪，唱高和寡，村歌社舞，到處合得著新。本覺今日相席打令去也。陞座，拈香祝聖畢，師云：現成公案不用安排，無孔鐵槌有什麼限？稍知觸淨，便好商量。僧問：先聖道：帝王長壽，天下太平。此意如何？師云：帝王長壽，天下太平。進云：學人與麼問，和尚因什麼也與麼答？師云：好本天下同。進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云：破草鞋。進云：還許學人露箇消息也無？師云：苦屈之詞，不妨難吐。進云：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師云：如蟲[御/木]木。乃云：百尺竿頭進一步，海闊天寬；萬人叢裏奪高標，眼親手辨。空劫已前自己即是日用自己，日用自己即是空劫已前自己。不可說，不可說，香水海、浮幢王剎都盧在你眉毛眼睫上。普光明殿本是盧舍那，與文殊、普賢、觀音、彌勒、目連、鶖子、馬鳴、龍樹一一為諸人演說心地法門了也。還聞麼？若聞去，不妨隨處度生；若不聞，壽山入院事繁，未有工夫與你說在。復舉：僧問曹山：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如。僧云：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師云：大小曹山口甜心苦。或有人問壽山：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向他道：好。出世後如何？好。與他三箇好。且聽一生參。
當晚小參，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云：看你分疎不下。進云：因什麼向芥子裏出頭？師云：若要好，大做小。進云：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云：渠儂得自由 。乃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恁麼來者不向一人；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恁麼去者不背一人；無言處演言，無事處成事，無佛處作佛，無生處度生，卷舒立方外乾坤，縱橫掛域中日月，得失俱喪，是非杳忘，撥轉向上關，[翟*支]瞎頂門眼，拋却空王殿，卸

下本來衣，猶未是衲僧受用處。還委悉麼？家無小使，不成君子。
復舉：智者銓和尚示眾云：要扣玄關，須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地漢始得。若是畏刀避箭之徒，看即有分。師云：大小智者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壽山別無奇特，朝晨熱水洗面，黃昏脫襪打睡，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上堂：日裏鬧浩浩，不妨靜悄悄；夜間靜悄悄，不妨鬧浩浩。靜的鬧的，輥作一團，是業識？是佛性？喝一喝。
中秋，上堂。天上月圓，人間月半。古人道：赫日猶虧半，烏沉始得圓。且那一半落在什麼處？更深夜靜，共伊商量。
上堂，舉：傅大士云：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師云：壽山從朝至暮，不知走了幾遭。若是法地，誰敢動著一莖草？復云：我不爭恁麼道，傅大士坐了起不得。
上堂。此事如一隻手相似，開也在我、合也在我、伸也在我、縮也在我，只是不許喚作手。若喚作手，頭上安頭；不喚作手，斬頭覓活。畢竟喚作什麼？總道不得，壽山通袖去也。便下座。
上堂：三通鼓罷，一炷香焚。老僧坐定，諸人總立。古人道：目前無闍梨，座上無老僧。意作麼生？莫是一切皆空麼？莫是泡幻之質終歸敗壞麼？莫是有形有相便是無形無相麼？莫是正恁麼時全明向上事麼？莫是換人情識麼？總不是這箇道理。若與麼見解，實未得安樂在。行住坐臥，動靜去來，子細躊躇看。
上堂：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臨濟不參黃檗，趙州不見南泉。是處池中有月，誰家竈裏無煙？有問分明向伊道：新羅國在海東邊。
上堂。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師云：教裏少哩。修山主有多少奇特？也只是座主見解，未夢見我祖師意旨 在。見露柱但喚作露柱，見燈籠但喚作燈籠，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
堂上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壽山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牽犁拽耙，與你諸人抵債。還有人相救麼？若有，不妨出來道看。如無，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上堂。言發非聲，色前不物，泥像手中拂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木魚口裏明珠吞却山河大地，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不得春風花不開。
開爐，上堂：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百億世界，百億日月，總與這裏不別。你道西天那爛陁寺裏，今日有幾人開爐？
上堂，召大眾云：若道說的是，爭奈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若道默的是，爭奈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莫是說時默？默時說麼？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冬至，小參。拈拄杖卓一下，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什麼處去也？古人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便與麼會去，早是第八頭；更若躊躇，又落第九首。德山到此，入門便棒；臨濟到此，入門便喝；雪峯到此，便道南山鱉鼻蛇；趙州到此，便道庭前栢樹子；雲門到此，便道手中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把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法眼到此，便道參同契云：竺土大仙心。遂云：無過此語也。向下中間，也只是應時節說話。至竪後：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乃云：住！住！恩大難酬。師云：設使粉骨碎身，亦報此恩不得；若報此恩不得，總是虛度光陰。只這竺土大仙心，未審諸人明也未？於此明得，冬至一陽生；於此不明，更過恒河沙劫。又卓一下。復舉：須菩提尊者因帝釋雨花，問云：此花從天得耶？帝釋云：弗也。尊者云：從人得耶？帝釋云：弗也。尊者云：從何得耶？帝釋舉手。尊者云：如是！如是！師云：澤廣藏山，狸能伏豹。帝釋放過。須菩提尊者尋常將什麼說法？也好與一拶。

上堂：黃帝求珠，可貴可賤。卞和泣玉，堪笑堪悲。老聃西出函關，多虛不如少實。孔子南游江漢，遠親不如近隣。潘閬倒騎驢，梵志翻著襪。這一隊漢，生前莽鹵，死後顢頇。德山令行，竝須瓦解。

上堂，舉：雲門大師因肇法師云：諸法不異者，不可續凫截鶴，夷岳盈壑，然後為無異者哉？門云：長者天然長，短者天然短。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乃拈起拄杖云：不是常住法。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喝一喝，下座。

了菴和尚赴靈巖進發，上堂。僧問：西天二十八祖也與麼，東土六祖也恁麼，恁麼恁麼如何指示？師云：我却不恁麼。進云：如是則超佛越祖、罩古籠今也。師云：也不消得。進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低揖等閒人。師云：可惜許。進云：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意旨 如何？師云：頭重尾輕。進云：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作麼生會？師云：惱亂春風卒未休。進云：只如新靈巖和尚今日進發，且道與兩箇老古錐是同是別？師云：還識靈巖麼？進云：玲瓏八面自回合，峭峻一方誰敢窺？師云：不信道。進云：昔日和尚來住此山，新靈巖與和尚交代，今日進發不可空然。師云：早已龜毛長數丈。進云：薄批明月高高飣，細切清風滿滿盤。師云：謝供養。僧便喝，師云：禮拜了退。乃云：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你看他臨濟兒孫如水銀落地相似，大底大圓、小底小圓，卒討他頭鼻不著。新靈巖和尚權衡佛祖、鎔煅聖凡，為四海禪

流掃諸方露布，洞庭湖上豎起金剛幢，智積山中豁開正法眼，畢竟憑箇什麼？拈拄杖卓一下，下座。
上堂：臭肉上蒼蠅，坑廁裏蟲子，還有佛法也無？有則淨穢懸殊，無則聖凡隔絕。諸人作麼生下得一轉語，愜得病僧意？
上堂：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供養什麼人？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水陸空行，蜎飛蠕動，著在什麼處？諸佛非我道，誰是甚道者？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國無定亂之劍，家無白[狂-王+睪]之圖。晴是晴，雨是雨，作麼生道？桑樹上著箭，穀樹上汁出。
上堂。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
病起，上堂。壽山不會說禪，病起骨露皮穿。判得閻羅老子，一朝催討飯錢。劍樹刀山未免，鑊湯爐炭交煎。更入驢胎馬腹，不知脫離何年。因什麼如此？是他家常茶飯。
除夜，小參。僧問：臨濟大師道：第一句中薦得，與佛祖為師；第二句中薦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如何是第一句？師云：咄。進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云：墮。進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去。僧禮拜，乃云：古風大好，初無佛祖禪道，隨緣放曠，任性逍遙。當恁麼時，不可道你強我弱也。見直言，見不見，直言不見；知直言，知不知，直言不知。東西南北、陰陽寒暑、高低貴賤、是非人我，那裏得許多消息來？纔分四聖六凡，便見七差八錯。有佛、有祖，有禪、有道，掀翻海岳，抖亂乾坤。縱使德山棒如雨點，打他不住；臨濟喝似雷奔，禁他不得。壽山這裏只有一口劍，佛之與魔總與一刀兩段，貴圖天下太平。汝等諸人但管饑來展鉢、困來合眼，復有何事？臘月三十日，也只是尋常，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喝一喝。復舉：僧問九峯虔和尚：祖祖相傳，傳箇什麼？峯云：釋迦慳，迦葉富。僧云：畢竟傳的事作麼生？峯云：同歲老人分夜燈。師頌云：同歲老人分夜燈，這頭點著那頭明，從來不借他人口，切忌如何作麼生？
歲旦，上堂。拈拄杖，云：山僧一條拄杖不曾胡亂打人，今日新正開封去也，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放過不可，自餘之輩車載斗量利劍，不斬死漢。忽有人出來道：長老鏨？劈脊便棒。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靠拄杖，下座。
上堂：水中鹽味，色裏膠清。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傅大士也是夢中了了，醉裏惺惺。要識心王，猶欠悟在。
上堂：頭上漫漫，脚下漫漫。爍迦羅眼莫能窺，盧舍那身全體現。便是須彌撲碎，海水沸騰，大地叢林一時火起，也未曾動著一毫毛在。天人參陪無路，魔外入作無門。任從天下樂訢訢，我獨不肯。不見道，塵中不染丈夫兒。喝一喝。

上堂：一樹兩樹桃花，三莖四莖修竹。昔年謾說靈雲，今日休談多福。紅的自紅，綠的自綠，斜的自斜，曲的自曲。南北東西參學人，畫蛇往往重添足。休添足，六六元來三十六。

佛涅槃，上堂。末法比丘有三種執：一人云：如來決定在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執此為實，累他釋迦老子死了活不得。一人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執此為實，累他釋迦老子活了死不得。一人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活的釋迦老子便是死的釋迦老子，死的釋迦老子便是活的釋迦老子。執此為實，正是大病。世醫拱手總不與麼時，什麼處與釋迦老子相見？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浴佛，上堂。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出世不出世，成佛不成佛，總是閒言語。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恁麼說話，正是俗氣不除。且道喚作釋迦老子？不喚作釋迦老子，一舉四十九。

結夏，小參。僧問：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未審是箇什麼？師云：無面目漢。進云：即今在什麼處？師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進云：此人還曾禁足也無？師云：脚不離地走。進云：且道此人肯成佛麼？師云：莫謗他好。進云：既不成佛，却教誰度眾生？師云：有眾生即須度，無眾生度什麼？進云：如今三界二十五有浩浩地，喚作無眾生得麼？師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乃云：諸禪德，你無外遺世界、內脫身心，心不繫身、身如虛空，身不繫心、心如法界，如是禁足、無足可禁，如是安居、無居不安，猶未是衲僧行履處，直得文殊、普賢掃牀摺被，等、妙二覺隨驢把馬，到與麼田地，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西天有人未肯在。復舉：教中道：種種取舍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諸禪德，喚什麼作圓覺？又如何免得輪迴去？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上堂。雨後橋平水滿，山前麥熟鳥啼，岸柳毿毿，林花灼灼，溪光湛湛，草色青青，是心耶？境耶？迷耶？悟耶？我觀三千大千世界，迺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你若會得，釋迦老子且過一邊。

上堂。縱橫不礙，華藏海中一微塵；逆順何拘，剎竿頭上翻筋斗。無理外之事，無事外之理；無心外之物，無物外之心。在蚌為珠，在龜為兆，在牛為角，在馬為踶，一一交參，重重攝入。釋迦彌勒雖然卍字當胸，文殊普賢也只鼻頭向下。諸人幸自無事，須要護身符子作麼？喝一喝。

上堂。三乘十二分教大似屎窖子，你無端刺頭入裏許作麼？來，來，我共你葛藤。拈拄杖，云：百千諸佛、天下老和尚，到這裏亡

鋒結舌，你試吐露看。眾皆罔措，師云：賺殺人。
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褫？無成褫？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
上堂。聞茶板喫茶去，聞浴板洗浴去，聞壽山道：你諸人休去歇去，為什麼不肯與麼去？忽有人出來道：和尚怪某甲不得。向他道：未到壽山，與你三十棒了也。
解夏，小參。僧問：鐵作脊梁骨，金鑄堅實心時如何？師云：此去錢塘不遠。進云：壽山門下若有此人，未審如何相待？師云：殷勤送出荒郊外。進云：謝和尚證明。師便喝，僧禮拜。師乃云：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在谷滿谷，在坑滿坑。量過虛空，虛空猶有其名號；明踰日月，日月猶竝其光輝。獼猴各佩古菱花，樹木皆為獅子吼。塵塵剎剎，密密堂堂。所以道：法王法力超羣生，常以法財施一切。久積淨業稱無量，導眾以寂故稽首。有如是奇特，有如是靈明。但眾生背覺合塵，故諸聖應病與藥。或立結制，或立解制，或現全身，或現半身。但貴正法流通，不許妄生穿鑿。火不待日而熱，水不待月而涼。鵠白烏玄，松直棘曲。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復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在三處度夏。迦葉欲白槌擯出，方拈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槌不能舉。世尊還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師云：迦葉好不丈夫！莫道百千萬億文殊，便是百千萬億世尊也下一槌擯出。不見道：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
了菴和尚退靈巖回，敘謝，上堂：夫為善知識者，驅耕奪食，轉凡成聖。其見善知識者，如見青蓮華，眼根清淨；其聞善知識說法者，如餐香積國飯，毛孔俱香。靈巖禪師之謂也。再歸[橘-矛+隹]李，深愜鄙懷，龍象參陪。
幸希珍重。
上堂：天上天下，脚頭脚尾，橫三竪四，是我尋常用的。你諸人只好旁觀諸方學得來的，不要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不是。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
看田回，上堂，舉：溈山問仰山云：何處來？仰云：田中來。溈云：田中有多少人？仰鍤鍬叉手而立。溈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拽鍬而去。雪竇云：諸方咸謂插鍬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妙喜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師云：幸是無事，被妙喜老漢念一道真言，直得天左旋，地右轉。

新贖藏經，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搬柴次，中路逢一僧，乃擲下一段柴，云：大藏教只說這箇。後來真如喆云：一大藏教不說這箇。師云：只這箇是什麼？說與不說，且諸人向什麼處見二大老？中岳能竪起拂子，云：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師云：若作佛法商量，眉須墮落。

建萬佛閣，上堂。僧問：逼塞虛空，不是莊嚴樓閣；分明面目，亦非一萬如來。敢問壽山憑何建立？師云：魯班繩墨。進云：物見主，眼卓竪。師云：鈎在不疑之地。進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深？師云：亂走作麼？乃云：一拽石，二搬土，發機不用千鈞弩。無邊樓閣滿虛空，曠大劫來誰是主？誰是主？須辨取，最好一梁對一柱。便下座。

謝首座秉拂，都寺辦齋，上堂。禪非意想，以意想求之則乖；道絕功勛，以功勛擬之則錯。安箇是，立箇非，捨箇迷，就箇悟，轉急轉緩，轉親轉踈，不能透過那邊，多只住在這裏。進則銀山萬疊，退則鐵壁千尋，拶得一路開，挨得一線入，元來自己便是銀山鐵壁。到與麼田地，有什麼奇特？三德六味味逾多，一句了然超百億。

上堂。一切處是自己，饅頭饓子是也不是？語默動靜，無第二人。東廊下、西廊下，口吧吧地，如瓶瀉水相似。驀箚，被人問：如何是上座？自己答不得。雖然答不得，要且不曾失。呵呵！下座。

歲旦，上堂。拈拄杖，云：新年頭有佛法，拄杖子也未敢相許；新年頭無佛法，拄杖子也未敢相許；離四句、絕百非，總是諸方舊話子，拄杖子也未敢相許。畫一畫，元正啟祚，萬物咸新。

上堂：過去諸如來且居門外，現在諸菩薩更莫躊躇，未來修學人快走始得。十方虛空撲落地上大洋，海底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轟一箇霹靂，新羅國裏拍手大笑，山門頭金剛竪起拳。華光土地道：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喝一喝。

結夏，小參。僧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云：開口了，合不得。進云：不假一言時如何？師云：合口了，開不得。進云：總不與麼時如何？師云：七棒對十三。乃云：眨上眉毛早蹉過，開得口來已話墮，祖師關棙少人知，徧界茫茫脚踏火。聲前展演，賺殺閻梨；句後商量，翻成途轍。一踢踢翻大海水，一拳拳倒須彌山，猶未是性躁漢在，何況起模畫樣、詐啞佯聾、斷妄攀緣、求真解脫？大似認髑髏作水、買朱砂畫月，驢年解休歇麼？壽山不惜口業，為你諸人點破。竪拂子，云：還見麼？這箇是文殊門。若從文殊門入，者山河大地、墻壁瓦礫，教你背塵合覺。擊拂子，云：還聞麼？這箇是觀音門。若從觀音門入，者松風澗響、鴉鳴鵲噪，教你返本還源。到箇裏，證不動尊、成無上覺，更須知有頂門一竅。還委悉麼？麥

秋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復舉：龐居士參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師頌云：蓋天蓋地一句子，馬師盡力提不起，好笑青原接石頭，逢人但問廬陵米。

上堂。古人云：擬為你吞却，只為當門齒礙。如今不礙，也吞得麼？擬為你吐却，只怕咽喉小。如今不小，也吐得麼？吞得一任吞，吐得一任吐。設你吞得吐得，我更問你：是什麼乾屎橛？

上堂：是凡是聖，半合半開；非佛非心，全生全殺。直似排空健翮，萬里橫翔；透網金鱗，一絲不挂。豈不俊快衲僧？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有時意句俱到，有時意句俱不到。若意句俱到，你作麼生商量？若意句俱不到，你又向什麼處[舀*鳥]啄？上上人來時如何點？

中夏，上堂。舉龐居士云：護生須是殺，生薑不改辣，殺盡始安居，到處得逢渠。欲識箇中意，爛泥裏有刺，鐵船水上浮，鬍子沒髭須。有底見他道殺也，便道：殺佛殺祖，揀箇什麼？恁麼見解，鄭州出曹門，不如休去歇去好。忽然築著鼻孔，鐵船水上浮是真實語。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諸仁者！佛殿裏香爐、東司頭籌子為你說了也。憍陳如尊者醉後添杯來，我這裏聽的總是註脚。當初只謂茅長短，燒却元來地不平。

上堂。彈指一下，云：這裏聞去，一根既返源，六處咸休復。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鼻處作舌處佛事、舌處作身處佛事、身處作意處佛事、意處作一切處佛事，畢竟是一耶？是六耶？纔有一，便有六；纔有六，便有一。此是一六之義，不可道是無也。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又不可認有也。這箇是教意？那箇是祖意？喝一喝。

解夏，小參。僧問：九夏償勞，如何言薦？師云：重疊關山路。進云：便與麼去時如何？師云：江南僅有，江北絕無。乃云：數日已來可謂極熱，晚間得雨便覺清凉，熱既不從外來，凉亦非從內出，不離當處，廓爾現前，則古釋迦不先、今彌勒不後，何待精修六度始至法雲？遠涉僧祇，方階佛果，便可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如斯坐夏，功不浪施，端的蠟人冰，純成鐵彈子。功圓果滿一句作麼生道？一片月生海，幾家人上樓？復舉：僧辭歸宗，宗云：什麼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這裏有一味禪。僧云：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我會也，我會也。宗云：道，道。僧擬開口，宗又打。黃檗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

問著箇箇屙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師云：說什麼較些子？直是未在我這裏有一味禪。便與掀倒禪牀，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上堂：聞聲悟道，塞却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却你眼睛。蒲團上端坐，針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東弗于逮普請搬柴，西瞿耶尼和南，不審南贍部洲作什麼？復云：適來猶記得。
雕千手千眼大悲像，上堂。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師云：春風不裹頭。乃舉：南泉喚院主，主應諾。泉云：佛昔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雕佛像。只雕得三十一相，為什麼梵音相雕不得？院主問云：如何是梵音相？泉召院主，主應諾。泉云：賺殺人。師召眾云：若識得梵音相，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乃至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目*(危-(夘-夕)+夫)]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且道說什麼法？便下座。
龍翔曇芳和尚遺書至，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既無是法，又無非法，則諸佛成等正覺，轉妙法輪，入般涅槃，如夢相似。曇芳老子佛海禪師，屢董名藍，親承眷遇。方辭徑捣，即據龍翔。末後光明全身舍利八斛四斗，未足為多。試拈一粒與諸人看。竪拂子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擲拂子。
上堂：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眾流句，更有一句喚作什麼？癡人面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上堂：好雪從什麼處來？山河大地白皚皚。畢竟向什麼處去？日出後一時吐露。
歲旦，上堂。今年年是去年年，年去年來知幾年？昨日日是今日日，日出日入非一日。只箇無去來、無出入，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四溟東海流，般若波羅蜜。
上堂，舉法華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師云：說了也止得麼？黃面老人分疎不下。卓拄杖：有時拈在千峯頂，劃斷天雲不放高。
上堂，竪拂子云：知有底喚這箇作拂子，不知有底亦喚這箇作拂子，作麼生辨？什麼難辨？就中知有底把來便用，不知有底用不得。如今在壽山手裏，知有不知有，那裏得這消息來？擲拂子下座。
上堂。白牡丹，紅芍藥，開是春風開，落是春風落。開落春風總不知，不知蚤已成圖度。搖手云：莫！莫！

蘭華嚴至，上堂。善財歷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再見文殊，方了大事。古人道：更有一人，為什麼善財不參？且道是什麼人？咄！

上堂：鴉鳴鴉鴉，鵲鳴鵲鵲。郭公鳴郭公，姑惡鳴姑惡。亦何必續鳧截鶴，夷岳盈壑。禪子相投，西山月落。

浴佛，上堂。未出胞胎以前有一轉語，山僧四處住山不曾說著。今日如來降誕，未免舉似諸人。便下座。

結夏，上堂。汝諸人見壽山搖唇鼓舌，便擬聚頭鴿啄，向意根下摶量，及乎放出金剛圈、颺下栗棘蓬，十箇五雙吞跳不得。此無他，從前在髑髏裏妄想慣了，又閨閣中暖軟物未除，卒遇惡辣鉗鎚便生退屈。明明向你道：此事不在言語上。千經萬論可是無言語，還使得偷心也無？端的要死，偷心不用，九十日內參取。

上堂：鴦崛摩羅道：我從無量劫來，未嘗殺生。諸人作麼生會？不可作無生話會也。若與麼會，生身陷地獄。

上堂：十方世界鬧聒聒，山河大地只一撮。是非長短俱不說，何似壽山廣長舌？既是廣長舌，因什麼不說？珊瑚枝枝撐著月。

上堂：一向面壁，道絕人荒；一向貪程，眼瞷耳熱。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或時十字街頭拈起拄杖，和其光、同其塵，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或時孤峯頂上放下鉢囊，杜其谿、塞其穴，灼然一切處枯淡去。即心是佛也不得，非心非佛也不得，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不得。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喝一喝。

上堂：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 ，甘露乃蒺藜之園。生佛本同，因什麼有得有失？若道聖凡差別，證修不諦，心旨 故殊，與麼喚作三家村裡瞎老婆說話，未曾夢見我衲僧脚下一莖毛在。有般漢便道：此事得者本不得，不得者亦不失，盡是野狐精魔魅。人家男女未有了日，更撞著禪牀上老禿奴，不識好惡，三百五百聚頭商量道：我開鑿人天眼目，著甚來由？滴水寸絲也須償他始得。

解夏，小參。僧問：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參得悟，一人無師自悟，三人同到壽山，未審接那一人？師云：獅子咬人，韓盧逐塊。進云：與麼則普請參堂也。師云：去！汝不會我語。進云：總不與麼來時如何？師云：却較些子。進云：壽山門下，風吹不入，水洒不著。師云：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進云：和尚只有受璧之心，且無割城之意。師云：莫錯怪老僧。僧禮拜，師乃云：黃面老人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作麼生是如是事？莫是前後際斷是如是事麼？莫是度生既畢入般涅槃是如是事麼？若喚這箇作如是事，正是水母以蝦為目，無自由分，謗他黃面老人喫鐵棒有日。汝等諸人

九十日內畢竟思惟箇什麼？我道：黃面老人與你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雲門手中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把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昔年枉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復舉：保寧勇和尚示眾，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餶飿子，三箇胡孫夜簸錢。石霜云：風吹石臼爭哮吼，泥捏金剛空裏走，趯翻海月亂波生，驚起土星犯南斗。道吾云：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此三頌，一與祖佛為師，二驗衲僧眼目，三與天下人作榜樣。若人定當得出，許具一隻眼。師云：保寧批判此三頌，易分雪裡粉，難辨墨中煤。壽山不惜眉毛，從頭注破：一與祖佛為師，分文不直；二驗衲僧眼目，是甚泥彈丸；三與天下人作牓樣，且莫錯會，直饒會得，萬里望鄉關。造萬佛，上堂。僧問：溈山和尚道：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即今佛在什麼處？師云：南地竹，北地木。進云：此佛還有形相也無？師云：胡人飲乳，返怪良醫。進云：和尚為什麼特地起模畫樣？師云：打草只要蛇驚。進云：未審有功德無功德？師云：放待冷來看。進云：但願東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師云：又恁麼去也。乃云：夜夜抱佛眠，喚什麼作佛？朝朝還共起，莫錯認定盤星。起坐鎮相隨，畢竟是阿誰？語默同居止，非一亦非二。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知這一段虛空，多少人摸索不著。任是精金百煉，巧計千般，鑄也鑄不成，雕也雕不就。傅大士纔開橐籥，便見精神，直得鑑地輝天，騰今耀古。雖然，也祇寫得一半。你諸人從朝至暮，陞堂入戶，開單展鉢，本來面目有甚掩處？還見麼？如今若不究根源，直待當年問彌勒。

八月旦，上堂。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四天下人即今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忽有箇出來道：諸人幸自無事，無端被野狐涎唾觜邊抹了，見人便要爭佛、爭法，爭這箇、爭那箇，爭到驢年也未歇在。彈指，云：好沒興。天帝釋聞得從三十三天下來，喝云：你這一隊魔子在這裡爭什麼？各與二十棒，貶向他方去也。壽山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火雲初散後，金氣欲涼時。

上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蟲吟古砌，響答虛堂。明明生佛已前，真機獨露。了了見聞不及，覿體無私。坐斷千差，收歸一致。作麼生道？拄杖擬吞三世佛，燈籠百斛瀉明珠。

雲溪講主至，上堂：凡夫見色是色、見空是空，聖人見色即空、見空即色。諸人作麼生？若見色是色、見空是空，又同凡夫見；若見色即空、見空即色，又同聖人見。纔有凡聖二見，此人即墮見執，

與彼先尼外道無別。驀拈拄杖，云：這箇決定不是色空。作麼生見？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鶚。
重陽，上堂。昨日是中秋，今朝又重九，親我紫萸茶，疎他黃菊酒。紫萸與黃菊，本自無踈親，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怡雲屋造石為佛塔成，上堂，舉：教中道：若人以真金，日施百千兩。不如暫入寺，誠心一禮塔。理上偏枯。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八萬四千塔。寶塔終久化為塵，一念至心成正覺。事上偏枯。直饒理事雙亡，正偏不立，要見多寶釋迦則未可在。還委悉麼？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五

音切

灊(徐林切)　儂(奴冬切)　[翟*支](丑角切)　鱉(并滅切)　聃(他甘切)　閬(簠宕切)　顢頇(上莫安切，下許安切)　肇(直小切)　扆(扶音)　揖(伊入切)　飣(丁定切)　轟(呼萌切)　蜎(於沿切)　蠕(汝朱切)　[狂-王+睪](亦鍍二音)　毿(先含切)　踽(徒奚切)　齁(丁因切)　翮(諧革切)　鴿(竹咸切)　皚(牛哀切)　瞤(如倫切)　簸(補我切)　趯(他歷切)　煤(莫栝切)　鶚(五名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六

住嘉興路恩光孝禪寺語錄

參學比丘　景瓛等　編

師於至正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入寺。
山門無門之門，不入而入。雲垂四野，水滿雙湖。若要天下橫行，親到一回始得。
佛殿還識佛麼？面如滿月目如蓮，天上人間咸恭敬。祖堂一花五葉，起必有因。且道從什麼處起？岸上蹉踏蹉，水中嘴對嘴。
據室濶一丈，高十尺，是你諸人為什麼入作不得？鐵壁，鐵壁。
拈行宣政院疏。燮理陰陽，旁通造化，光輝佛日，普扇真風，還他大力量人，成此大力量事。召眾，云：高著眼。
拈諸山疏。江南北，浙西東，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會麼？若也不會，看取下面註脚。
指法座：諸法以空為座，空尚不有，說什麼諸法便恁麼散去？豈不丈夫更待如何若何？且聽喚五作六。遂陞座，拈香祝聖畢，師云：言迹之興，異途之所由生，直截根源的出眾相見。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治天下。如何是天得一以清？師云：有星皆拱北。進云：如何是地得一以寧？師云：無水不朝東。進云：如何是聖人得一以治天下？師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進云：衲僧得一又作麼生？師云：斬草蛇頭落。進云：今日和尚開堂演法，文武臨筵，一切人天悉皆圍繞，未審一耶？一切耶？師云：普。進云：一寸筆頭三尺劒，盡是安邦定國人。師云：更不忉忉。
僧禮拜，師乃云：孤迥迥，峭巍巍，聖賢罔措；活滾滾，明落落，周帀無餘。有世界以光明為佛事、有世界以莊嚴為佛事、有世界以香飯為佛事、有世界以音聲為佛事、有世界以寂默為佛事，且道報恩這裏以何為佛事？以不可思議為佛事，所謂諸佛出現不可思議、眾生業果不可思議、世界成壞不可思議，此不可思議亦不可思議，是故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大中現小、小中現大，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畢竟承誰恩力？喝一喝，復舉：南堂靜和尚云：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師云：雖然如是，堯舜之君猶有化在。大勘不豎賞一句作麼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當晚小參，舉：臨濟大師道：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便喝，云：且道這一喝落在什麼處？為復是金剛王寶劍？為復是踞地師

子？為復是探竿影草？為復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試辨看。若辨不出，報恩與你註破。金剛王劍，目前可驗；擬議不來，墮坑落塹。踞地獅子，直下便是打破髑髏，拈却牙齒。探竿影草，好也不好？左手扶起，右手推倒。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大、小臨濟只管說夢，便與麼會，猶欠一喝在。喝一喝。

中秋，上堂。天地未分時，高低覆載何在？日月不到處，光明照燭無偏。真箇是描不成，畫不就，昨夜三更白如晝。

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還識拄杖麼？回天轉地更是阿誰？打雨敲風不借他力。若也識得，便能不起滅盡定而現諸威儀，不歷僧祇劫而成一切智，不斷煩惱而證涅槃。聲聞人斷煩惱，菩薩了煩惱體空，嗔時無嗔相，喜時無喜相，嗔喜不相關，本來無體相。擲拄杖下座。

上堂。通身是眼，為什麼覷不見？通身是耳，為什麼聽不聞？通身是口，為什麼說不到？通身是心，為什麼鑒不出？報恩有一道聰明神呪，布施諸人去也。便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耶輸提比丘觀視於地而心得解脫，婆伽梨比丘觀視於刀而心得解脫。豎拂子，云：報恩豎起拂子，諸人得解脫麼？若道我得解脫，未舉拂子時誰縛你？

冬至，小參。僧問：去年冬至時，滿目是旌旗。今年冬至到，由斯免亂離。畢竟這裏無兵甲。師云：恰好。進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如何是難求之將？師云：低聲，低聲。進云：忽遇軍期急速時如何？師云：自有彈壓在。進云：與麼則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葢代功也。師云：落在什麼處？進云：紫羅袋裏盛官誥，金榜題名天下傳。師云：且緩緩。乃云：成就一切不由他，破壞一切無別法。天上人間得自在，十方世界橫該抹。便與麼會，喚作依通。己眼未開，無自由分。直須識渠面目，死盡偷心，絕後再蘇，方堪進步。無量世間法，無量出世間法，無量神通妙用，無量殊勝莊嚴。一一現前，一一解脫，一一明妙，一一天真。所以道：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向上還有事也無？有，今日十五，明日十六。復舉：鹽官道：虛空為鼓，須彌為槌。甚麼人打得？南泉道：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道：王老師不打，自然是箇破鼓。師云：且道什麼處是他破處？驢年夢見麼？

上堂，舉承天嵩和尚示眾：第一、單鎗甲馬，第二、甲馬單鎗，第三、撒星排陣，第四、衣錦還鄉。有僧便問：如何是單鎗甲馬？嵩云：不是金牙作，爭能射尉遲？僧云：如何是甲馬單鎗？嵩云：金鏃馬前落，樓煩喪膽魂。僧云：如何是撒星排陣？嵩云：陣雲橫海上，未辨聖明君。僧云：如何是衣錦還鄉？嵩云：四海無消息，回奉聖明君。師云：承天幸是太平時節，何得干戈相待？報恩今日也

不用單鎗甲馬、也不用甲馬單鎗、也不用撒星排陣、也不用衣錦還鄉，寒來向火，熱則乘涼，撒手到家人不識，了無一物獻尊堂。
佛成道，上堂：如來明星現時成道，你道半夜裡磕睡的還見明星麼？
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諸人向什麼處見二大老？若向作活計處見，南泉又不見趙州；若向破家散宅處見，趙州又不見南泉。不如和會一家，免致遞相矛盾。却教作活計的破家散宅，淨倮倮、赤洒洒沒可把，好快活；破家散宅的作活計，七珍八寶一齊拏，更無欠少，也好快活。然後報恩坐地看揚州，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除夜，小參。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陸居者以陸居為樂，水居者以水居為樂，壟居者以壟居為樂，郊居者以郊居為樂，乃至蜎飛蠕動、一切含靈、運用去來，莫不有樂。釋尊與麼道，意在於何？可來白雲裡，教你紫芝歌。復舉：興化和尚道：我聞長廊也喝、後架也喝，諸子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欻欻地蘇醒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師云：我當時若見，只向他道：何必待這老漢東西顧視？却與一喝：驚羣須是英靈漢，勝敵還他師子兒。
正旦，上堂。三百六旬之始，二十四氣之初，斗柄回春，風光奪目。或晝短而夜長，或夜短而晝長，或暑往而寒來，或暑來而寒往，花根本豔，虎體元斑。雖然不改舊時人，未免人人添一歲。召眾，云：祇這一歲，添到盡未來際，那裡洎在？
元宵，上堂。烈燄爐中撈得月，此月了無圓缺。大洋海底剔金燈，此燈不屬晦明。正當正月十五日，天上人間標不出。黑似漆，明如日。自古自今，誰得誰失，皆吾心之常分，非有假於他術。喝一喝。
上堂，拈拄杖云：報恩未踞曲彔木牀已前，與拄杖子同參；四十年來五處住山，與拄杖子同樂。畢竟作麼生參？又有什麼樂？教拄杖子開口即易，教報恩開口即難。何也？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且聽拄杖子說看。卓一下，云：此是截鐵之言。
上堂：深深海底撥得一星火，高高山頂釣得一雙魚。然此火，煮此魚，喚取木人開鉢盂，石人聞得暗嗟吁。莫嗟吁，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華嚴經會，陞座。僧問：一塵含法界無邊時如何？師云：三更不閉戶。進云：善財童子為什麼往南方？師云：一步不曾移。進云：五十三人善知識各談法要，不可是虛說也。師云：一家有事百家忙。進云：如何是普光明殿？師云：草裏輥。進云：如何是盧舍那身？

師云：上是天，下是地。進云：竹影掃堦塵不動，月穿波底水無痕。師云：蝦跳不出斗。進云：今日元帥恭請本山一眾閱華嚴經，未審八十一卷中那一句最親切？師云：合眼跳黃河。進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師云：一任鑽龜打瓦。乃云：說真說妄，真妄本虛。如理如事，理事常寂。問也言言絕待，答也句句通宗。經中道：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現法界。寶光化佛如雲集，此是如來剎自在。剎自在故，即凡身而證佛身；現法界故，處穢土而同淨土。鬧市裏天子、百草頭老僧，前三三、後三三，你又作麼生會？喝一喝。復舉：僧問上藍超和尚：善財既見文殊，為什麼却往南方？此意如何？藍云：學憑入室，知乃通方。僧云：到蘇摩城後，彌勒為什麼遣見文殊？藍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師云：奇特中奇特，玄妙中玄妙。達法源的須是上藍始得，祖師門下直是未在。

結夏，小參。僧問：如何是山裏禪？師云：胡孫上樹尾連顛。進云：如何是城裏禪？師云：十字街頭一片甎。進云：如何是村裏禪？師云：扶桑人種陜西田。進云：謝師答話。師云：蒼天，蒼天。乃云：衣食養壽命，一日不可無，糞埽敵寒暑，麤糲療形枯。昨日三春，今朝九夏，何不趁色身強健時撥教生死路頭明白？要去便去，要住便住，誰障得你？誰礙得你？豈不俊哉？豈不快哉？且道生死路頭作麼生撥？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若不會，與你下箇註脚：空手把鉏頭，驟馬上高樓，步行騎水牛，鬧處冷湫湫。人從橋上過，飯籮頭受餓，橋流水不流，撥火覓浮漚。時不待人參。復舉：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師云：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向上也得、向下也得，得也得、不得也得，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繞青山。

上堂。羣芳已謝，百穀云滋，綠樹鶯啼，雕梁燕語。大野涼風颯颯，長天細雨濛濛，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還有不現的時節麼？卓拄杖一下。

上堂：鷹化為鳩眼在，魚化為龍鱗在，凡化為聖心在。阿那箇是你心？喝一喝。

上堂。天不能蓋，誰是能蓋者？地不能載，誰是能載者？日月不能照，誰是能照者？父母不能生，誰是能生者？這一句子亦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下人。豎拂子，云：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擲拂子，云：是什麼？

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明涅槃，相去多少？良久：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上堂：宗門中瓶中鵝喻，井中人喻，窻中山喻，教乘中水中月喻，鏡中像喻，庫中刀喻，鼎中金喻，瓶中空喻。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解。三十年後悟去，不得孤負老僧。

久雨不晴，劄。上堂：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古人道，青天也須喫棒。空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上堂。舉手云：開即成掌，五指參差。在臨濟則三要三玄，在洞山則正偏回互，在雲門則三句擡薦，在溈仰則父子唱酬，在法眼則唯心唯識。禪門五派，有卷有舒。乃握拳云：如今為拳，必無高下。既無高下，坐斷古今。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

上堂。半夜子心住，無生即生死。拈拄杖，云：這箇不是無生。卓一下，云：生死向什麼處去也？昨夜三更，在方丈內偶然踏著一物，不知是瓦、不知是石，天曉看來，元是一顆爛桃。一疑是瓦也不是、一疑是石也不是，天曉看來是爛桃，祇這疑心何處起？亦無神、亦無鬼，子細思量祇是你。昔日，玄沙同僧入山見虎，僧云：和尚，虎。沙云：是你，虎。乃撫掌三下，下座。

解夏，小參。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是授衣耶？傳法耶？學人上來，請師指示。師云：黃河九曲。進云：昔日大慧和尚居洋嶼菴，一夏打發一十三人，畢竟是有傳授？無傳授？師云：斫額望扶桑。進云：報恩一眾□有人得道也無？師云：青天白日。進云：學人未得入處，請師不吝慈悲。師云：莫鬼語。進云：携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師云：取性。乃云：報恩一夏說的，諸人一夏參的，須知說的不道一字，參的不資一法。不道一字，說而無說；不資一法，參而無參。參而無參真參，說而無說真說。所以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丈夫不可受人處分也。心空及第，壓良 為賤，成佛作祖，愛聖憎凡，總不與麼，無繩自縛，直下如獅子兒哮吼一聲，狐狼野干一時屏跡，如塗毒鼓一擊，遠近聞者皆喪。九旬制滿又作麼生？尋常恰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復舉：洞山與密師伯參鄂州哲禪師，哲問曰：閣梨近離什麼處？山云：湖南。哲云：觀察使姓什麼？山云：不得他姓。哲云：名什麼？山云：不委他名。哲云：還治事否？山云：自有廊幕在。哲云：還出入否？山云：不出入。哲云：豈不出入？洞山拂袖便行。明日，哲入僧堂，云：昨日對二閣梨一轉語不稔，今請二閣梨道：若道得，開粥相待過夏。速道！速道！山云：太尊貴生。師云：要會尊貴麼？報恩不開。這兩片皮，諸人向什麼處摸索？

上堂：秋風涼，秋夜長，天河無起浪，月桂不聞香。耳到聲邊聲到耳，從教露草泣寒螿。

中秋，上堂。舉：雲巖掃地次，道吾云：何得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與麼則第二月也。巖豎起帚，云：這箇是第幾月？吾拂袖出去。雲門云：奴見婢殷勤。師云：雲巖豎起帚，道吾便出去，總是第二月，那箇是不區區者？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探元帥回，上堂。兵隨印轉，紀信登九龍之輦；將逐符行，霍光賣假銀之城。然則有符必有將，有印必有兵。兵在這裏，印在什麼處？良久，云：報恩今日，小出大遇。

上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師云：我不似黃面老人打破狼藉，喚什麼作海印？將那箇為塵勞？覓針鋒許了不可得。

諸山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在窟師子？師云：頭頂天。進云：如何是出窟師子？師云：脚踏地。進云：如何哮吼師子？師云：還聞麼？進云：即今聞也作麼生？師云：伏唯尚享。乃云：一花開，大地春；一葉落，天下秋。動絃別曲貴知音，瞬目揚眉早蹉過。然則不犯之令，把斷要津；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德山棒，臨濟喝，俱胝豎指，魯祖面壁，歸宗斬蛇，大隋燒畬，石鞏張弓，子湖看狗，或則平田淺草，或則鐵壁銀山，或則掣電轟雷，或則和泥合水，全提正印，獨振宏綱，檢點將來，不無滲漏。所以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還有趣向分也無？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復舉：僧問黃龍璣和尚云：禪以何為義？璣云：以謗為義。師云：若有人問南湖：禪以何為義？向他道：以贊為義。且道謗的是？贊的是？眼見則瞎，耳聽則聾，口說則啞，心思則窮，天際雪埋千丈石，洞門凍折數株松。

初冬回寺，上堂。僧問：昔日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隋云：壞。僧云：與麼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也。此意如何？師云：疑則別參。進云：後來雪竇頌云：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可憐一句隨他去，萬里區區獨往還。如何是兩重關？師云：十重也有。進云：這僧因什麼有疑？師云：裂破。進云：未審大隋意作麼生？師云：前不迭村，後不搆店。進云：白雲乍可離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師云：你猶醉在。乃云：一毫吞却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吞却一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箇破席日裏睡。料想上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復舉：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而人自鬧。黃龍云：鬧箇什麼？師云：莫道無事好。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六

音切

瓗(胡官切)　蹏(徒奚切)　燮(蘇協切)　糲(力葛切)　螿(即長切)　畬(與居切)　泞(直與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七

再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

侍者　良彥等　編

示眾。祖師言句無你咂嗽處，如今兄弟行脚、傍人門戶，喫他殘羹餿飯好不惺惺，只管橫咬豎咬，不肯放糞堆頭蠅子一般，纔拂他反生嗔怪。眾生顛倒，以觸為淨，莫教一場熱病，到時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却思量從前做的全未了在。這箇說話不是山僧誑你賺你，你看他從上佛祖怎生為人？南泉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許。你咂嗽麼？終不教你意根下卜 度，盡是從千聖頂[寧*頁]上拈出倚天長劍，向你第八識上斷一刀，教你放身捨命、死中得活，方好開大口道：我是衲僧。自既解粘去縛，亦能與人解粘去縛；自既作佛，亦令大地眾生作佛。解好麼？

示眾。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尚未是作家。我宗門中，不似三經五論。座主向葛藤裏埋却兄弟，開口便道：我是禪和。及乎問他：如何是禪？便東覷西覷，口如匾擔相似。苦哉！屈哉！達磨一宗，看看委地，也喫却佛祖飯了，不去理會本分事，爭持文言俗句，高聲大語，略無忌憚，全不識羞。有般底不去蒲團上坐，究明父母來生以前本來面目，冷地裏學客舂，指望求福，懺除業障，與道太遠在。不見道：只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示眾。一朝村院主，萬劫出頭難。大難，大難！若是箇漢，佛語、祖語不教蘊在胸襟，掉向他方世界，何況世間淺近之學？便誦得四韋陀典，但增妄想，堪作什麼？食人涎唾，未有了日，不如無事好。見我道無事，便作無事會，又爭得？若要真箇無事，須下死工夫，大死一回，死中得活，便能超毗盧、越釋迦，百帀千重、七通八達，祖師巴鼻、向上宗乘盡與埽除，不勞拈出。雲門云：我今日共你說葛藤、屎灰、尿火、泥猪、疥狗，不識好惡，屎坑裏作活計。汝若跳出屎坑，却來山僧手裏請棒喫。

示眾：看這般時節，有志學道兄弟那裏放包？從上來建立門庭為什麼事？可但為你幾箇鄉親法眷，圖口腹，恣無明，成羣作隊，造地獄業。佛法禪道推向一邊，爭知業報來卒躝避不得，刀山劍樹、鑊湯爐炭無人替代渠。如今大方叢林兵燹以來，南北東西萬中無一，因什麼如此？葢是惡貫滿，業果熟，自作自受，更教誰承當？祖師勸你出家，終不但為衣食名利拋鄉別井，也只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尋師訪友，切切究明，噴地一發，成佛作祖去，報父母深恩

去，度脫天下人去。既不如此，因何出家？冷地思量，古風大好，饑則乞食，寒則補衣，日中一餐，樹下一宿，旅泊三界，示一往還，永斷無明，方成佛道。豈不見無業國師示眾云：古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折脚鐺子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為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名愛利，汩沒世塗，如短販人有少希求而忘大果？與麼指示，可煞分明，作福不如避罪，多虐不如少實，在此衣線下一道圓光，阿誰無分？莫教失却人身，只要你直下搆取，便與佛祖齊肩。若道山僧妄語，甘入拔舌地獄。

示眾，因舉：教中有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施。衲僧門下念箇什麼？若道念佛，道著佛字，漱口三年，不可是念佛也；若道念法，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不可是念法也；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不可是念僧也；持犯但束身，非身無所束，不可是念戒也；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不可是念天也；施者、受者併所施物，三輪空寂俱不可得，不可是念施也。莫是無念麼？纔是無念，便是有念，避溺投火，轉見病深，直饒獨脫無依，要作衲僧奴子亦未可在。欲得會麼？千年無影樹，今時沒底[革*(華-(十*丨 *十)+(人*丨 *人))]。

示眾。上來下去總似衲僧，子細檢點將來，只這上來下去全無衲僧氣息。莫是不上來、不下去是衲僧麼？不可燈籠露柱，便是不思議人也。佛法不是這箇道理，終不禁你上來下去。上來下去沒嫌底法，但只怕你肚裏有疑。設使禪牀上坐，閉眉合目，不免心念紛飛；廊下經行，依舊七顛八倒。祖師見你如此，立箇繫驢橛，了事衲僧拽脫便行。上來下去有什麼事？法眼和尚云：昨夜鐘鳴時，諸人盡來此；今夜鐘鳴時，復來有何事？有何事？無一事無事人，佛也不奈他何。洞山和尚云：我這裏尋常方丈內，不似諸方一箇上來、一箇下去，啾啾唧唧私地裏說的禪道佛法，盡是向你兄弟面前滿口說、滿口道、滿口拈提、滿口欒揀，無你左遮右掩處。這箇說話是事不獲已，一時和底翻出，喚作死馬醫約。山僧見處，無佛、無祖、無生死、無涅槃，只要你直下無事，更問如何？苦哉，佛陀耶！

示眾：可中學道多只認得箇昭昭靈靈，殊不知昭昭靈靈正是生死根本。長沙和尚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楞嚴會上釋迦老子為阿難說：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

緣心為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諸仁者！且道生死根本與菩提涅槃是同不同？若道同，生死自生死，涅槃自涅槃；若道不同，阿難！一身便成兩佛，何不出來通箇消息？莫只背地裏逞奴唇婢舌。臘月三十日，閻老子徵你草鞋錢，別人替得你麼？

示眾。諸仁者，聖人全體即是凡夫，而凡夫不知；凡夫全體即是聖人，而聖人不識。不識故，念念純真；不知故，頭頭屬妄。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全妄即真，全凡即聖。何人皮下無血？誰家竈裏無煙？有時踢出脚尖頭，露迥迥地，針箚不入；有時攤開手面上，風颯颯地，水洒不著。無一塵不攝，無一剎不周，無一體不該，無一根不備。能巧能拙，能隱能顯，能大能小，能合能開。且道是什麼物，恁麼奇特？喝一喝。

示眾：從上來無傳授的法，亦無承當的人，覓師弟子了不可得。於中借一句子，如節度使信旗相似，要用便用，不用便休。初無實法，一大藏教，教外別傳。石上種瓠苗，特地尋枝葉。三世諸佛夢中說夢，六代祖師夢中說夢，天下老和尚夢中說夢，山僧夢中說夢，諸人夢中說夢。這一場大夢，直到盡未來際，卒未覺在。你要出生死，被生死羈絆；你要斷無明，受無明纏縛。有底便道：無明即大智，要斷做什麼？生死即涅槃，要出做什麼？癡漢！什麼人在三界內？什麼人在三界外？直下會去，口是禍門。

示眾。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正當今日，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我此一眾，人人本具，箇箇圓成，在圓覺大伽藍了。衲僧本分事，可與人天作眼，人天窺覷無門；可與佛祖為師，佛祖贊歎有分。饒你八萬四千母陁羅臂，高高托至梵天，欵欵地放下來，何曾動著脚下一莖毛子？因甚如此？為他不立一法，不守一玄，通宗通塗，透頂透底，得大解脫，住不思議。與麼安居，方堪持論。

示眾。據說娑婆世界，坑坎堆阜，瓦礫荊棘，土石諸山，高下不平。極樂世界，地平如掌，宮殿樓閣，珍寶莊嚴，水鳥樹林，常宣妙法。雖然有夭有壽，有苦有樂，若論箇些子，那邊八兩，這裏半斤，非淨非穢，非生非佛，不用厭此忻彼，愛聖憎凡。既無忻厭等心，又無聖凡等見，隨緣放曠，任性縱橫，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改禾莖為粟柄，易短壽作長年，皆吾心之常分，非有假於他術。拈拄杖云：十方世界，只在目前。

示眾：教乘中也大可畏，爛泥裏有刺，踏著方知。如華嚴云：有大經卷在微塵中，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中，事無不盡。有一智人破塵出經，汝若會得，釋迦何別有智？拈一莖草作丈

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三千大千世界只在一毫端，一毫端處收攝三千大千世界，用也得、不用也得，何處更有涅槃生死名字？亦不見有諸佛菩薩三乘次第，總是諸人擔帶得來，只恐識不破。若識破後，有什麼事？饑時喫飯，寒則著衣。

示眾：一人得道，地神報虛空神，虛空神報非想非非想天，遞相告報云：下界有人得道，有濟人之分。若據此說，決定不虛。我輩沙門釋子充徧大地，不可無一人也。實不敢欺兄弟，總道我尋師擇友，行脚參禪，遠是三千，近是五百，尋得多少師，擇得多少友，行得多少脚，參得多少禪，畢竟得道也未？古人有言：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又道：隔山見煙便知是火，隔墻見角便知是牛。只怕你不得，那裏有不知的？且喚什麼作道？試吐露看，是虛是實？有麼有麼？如無，銜鐵負鞍有日在。

示眾：無事，珍重！大眾久不散，師乃云：有什麼事近前決擇？如今說箇無事，多少人錯會，便道無事好。若比麤煩惱，雖難斷却輕；耽著無事病，最難治却重。不見道：無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祇如二乘斷結，證得阿羅漢，便自謂百了千當，住大解脫，更不前進。正眼觀之，如深坑相似，直須回心向大，到十地滿足，見性猶隔羅縠在。所以彌勒、阿閦及諸妙喜等世界，尚被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怠菩薩。此中學道，大難，大難！不坐空王殿，不挂本來衣，何須在恁麼？切忌未生時到這田地，方有些些子衲僧氣息。

示眾。見老和尚陞堂，舉起拂子便道：指示學人，你在長連牀上開單展鉢、喫粥喫飯，這裏何不悟去？你妄想起時便有禪，你不起妄想時便無禪，禪不是你妄想得的。山僧尋常道：語默動靜，折旋俯仰，一一明妙，一一天真。德山、臨濟不假棒喝，直下見得可煞分明。祇這些子透不過，誰障礙你？何不即今了却？雖然，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訶。會麼？

示眾：如今要見自心，作麼生見？且那箇是心？若道只這推窮尋逐的是心，又遭佛訶斥，推窮尋逐的決定不是心，此但妄識。識有生滅，心無生滅，生滅屬識不屬心。眾生從無始劫來不得道者，為妄識所惑，流轉生死。諸佛菩薩悟真心者，則不被生死之所流轉。真心處垢不垢、處淨不淨、處生不生、處滅不滅，譬如隨色摩尼寶珠，若人得之，無不成佛。

示眾。玄沙道：道人行處，如火消冰。箭既離弦，無返回之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又云：道人不悟，妄自涉塵。處處築著，頭頭繫絆。更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的外道，魂不返的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近來多有此輩，盛行世間。又有一等驢前馬後漢，遞相

傳授，妄認幻夢伴子，能嗔能喜，能見能聞，為出世大事。教他認得明白了，便是一生參學事畢。山僧向他道：不是古聖，喚作識神，生死根本。我且問你，這箇本來人，無常到時，燒作一堆灰了。且道能嗔能喜，能見能聞的，什麼處去也？恁麼參的，是藥汞銀禪。此銀非真，一煆便流。又如驢乳搆來，純成屎尿。要做酥酪實難，更討什麼醍醐？因問地：你尋常參誰？他道：有人教我只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又教我如此會，今日方知不是。就和尚請箇話頭，我道：古人公案，有什麼不是者？我眼本正，因師故邪。累請不已，向他道：去參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打破漆桶，却來山僧手裏請棒喫。

示眾。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只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你纔擬心，早落地上了也。不動一塵，又是鈍鳥逆風飛，與他坐的何別？還有人搆得麼？石火電光，那容眨眼？快與快與，時不待人，有志參禪，終不得少為足。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到百尺竿頭，直須進步始得。我這裏無解路教你入，無言句共你商量，一味朴實頭如馬前相撲，更不周由者也倒地便休，不似諸方老宿密室裏說的禪道佛法有不啗啄處，口遞一口、人傳一人，將為向上提持宗門命脉，冷地覷見鑊湯爐炭一般，得便宜是落便宜。若是真正道流，爭肯喫他這般茶飯？急須吐却。

示眾。一大藏教，只是箇賣田鄉帳。東西四至，一一分明。畝步短長，亦無增減。買者却須親到地頭。五十年前，有人將鮑郎浦為田，賣與楊總管宅。及乎驗實，竝是虛文。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所說，以訛傳訛，惟佛一人是真實語。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與買田的作箇證見而已。諸人曾到地頭麼？須知盡十方乾坤大地，人畜草芥，高低闊狹，無空缺處，總是自家屋裏的。所以道，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丁寧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五祖老人與麼道，大似冒姓佃官田，更不納租稅。別無定奪，依例施行。拈拄杖云，咄咄。

示眾。行脚高人總道：我穿雲度水、擔囊負鉢，為生死事大，參善知識來。及乎問他：那箇是你參的善知識？即今在什麼處？便道：諸方踞曲彔木牀、把拂子柄、談玄說妙的是。我道：你錯會了也，這箇是名字善知識。須知真善知識不踞曲彔木牀、不把拂子柄、不談玄、不說妙，你未出家時，怨親眷屬、人我是非，是你真善知識；既出家了，燈籠露柱、香爐椅子、鉢囊鞋袋，是你真善知識；以至若聞若見、鐘魚鼓板、水鳥樹林、這邊那邊、靜的鬧的，總是你真善知識。不消起一念、動一塵，直下悟去，許你出意想知解五

蘊身田。一生參學事畢，何在三條緣下、七尺單前、晝三夜三、觜盧都地方為究竟者哉？

示眾。祖師門下客，自有本參事，合去理會。只管看他經論，大不相當。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既稱禪師，却鑽頭入故紙堆裏作麼？佛自說三乘十二分教，如空拳誑小兒，是不知號曰無明。要做沒量漢，須真參實悟始得。他時後日，不被生死拘絆，去住自由。不然，悞你去在。豈不見晏國師道：西天一段事，總被今時人埋沒，却覓箇出頭處不得。更有老宿道：大唐國內，盡是滅胡種賊。人家男女，乍入叢林，何曾會得？聞舉經舉論，便刺頭入裏許，念言念語，賺他多少人十生累劫，擔枷帶鎖，於自己轉踈轉遠。且宗門中事，合作麼生？不惜口業，向汝諸人道：不假記一字，亦不用一功，亦不用眨眼，亦不用呵氣。大坐著紹，却去這裏會得，多少省力。更賺他太絮道：我拈得不分明，自是你根性遲鈍，干別人什麼事？珍重。

示眾。昨日有一座主來問山僧云：禪門何故不許人看經論？我向他道：你若知得釋迦老子舌頭落處，千經萬論一任看取。只如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喚什麼作此經？却又答不得。論云：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當恁麼時，喚什麼作論？又無語。因舉祖師偈云：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乃拈起拄杖云：會麼？主云：不會。云：何不會取箇不會的？主云：只如不會，作麼生會？我以拄杖向空中點三點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召眾云：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

示眾。有人問南泉和尚云：黃梅門下有五百人，為什麼盧行者獨得衣鉢？泉云：只為四百九十九人皆解佛法，獨有盧行者一人不解，只會其道，所以得他衣鉢。且如道作麼生會，向這裏亂統得麼？豎拂子云：這箇不是色，作麼生見？擊拂子云：這箇不是聲，作麼生聞？既不可見又不可聞，畢竟道在什麼處？傅大士云：東山水上浮，西山行不住，北斗下閣浮，是真解脫處。洞山和尚道：向前物物上求通，只為從前不識宗，如今見了渾無事，方知萬法本來空。這兩箇老漢於無言中顯言、無相中示相、無意中立意、無性中說性，此無性之旨 是得道之宗，所以教中道：念念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分別，了達眾生無有性，而於眾生起大悲。分明說了尚自不會，更近前就我覓，我與你一棒，還知慚愧麼？

示眾，舉真淨和尚一日在室中問僧云：了也未？僧云：未了。淨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了。淨云：又道未了。復云：門外是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淨云：又道未了。復云：面前是什麼？僧

云：屏風。淨云：又道未了。復云：還會麼？僧云：不會。乃云：聽取一頌：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顛倒。師云：要識真淨麼？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一一超佛越祖，頭頭蓋色騎聲，也不屬凡、也不屬聖，快活中快活、自由中自由，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楊州。
示眾。釋迦老子道：當處出生，隨處滅盡。還會麼？昨日雨，今日晴；桃花紅，李花白。登山者不知涉海之疲勞，涉海者不知登山之辛苦。龍門和尚道：山僧適在寢堂中，法堂上無山僧，寢堂中有山僧；下至法堂，法堂上有山僧，寢堂中無山僧。有則心外有法，無則心法不周。諸上座在衣鉢下聞打鼓便上法堂，法堂上添得上座，衣鉢下減却上座。添則成增，減則成減；減故落斷，增故落常。如何得離有離無、離常離斷？生死疑情，大難透脫。此是如來清淨心要，直須決擇，不可等閒。召眾，云：古人恁麼說話，且道與德山、臨濟相去多少？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七

音切

餿(色求切)　[革*(華-(十*丨　*十)+(人*丨　*人))](旰瘸切)　佃(同見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八

代別

侍者　應訢等　編

上堂。一不得有，二不得無。有之與無，尖斗量不盡。淨潔打疊一句作麼生？代云：天晴日出。又云：天晴日出，自古自今。作麼生是隨流一句？代云：唧。又云：是什麼？又云：釣絲絞水。或云：孤負諸聖，埋沒已靈。且道此人向什麼處行履？代云：賊不打貧兒家。又云：賊不打貧兒家，尚有人不放伊過，譫訛在什麼處？代云：一人之力，不如百人。

上堂。晝見日，夜見星，將什麼見？代云：問取露柱。又云：平地喫交。又云：平地喫交，多少人不知？又云：不知且置，作麼生扶起？代云：合識些子好惡。

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看般若，問他：教意作麼生？起來問訊，叉手而立，誰敢道他不會？代云：更要棒那？又云：利劍不斬死漢。有時云：利劍不斬死漢。這裏莫有獨脫無依的麼？代云：填溝塞壑。又云：錢塘去國三千里。

上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任何人？代云：非但今日。又云：非但今日，前無釋迦，後無彌勒，還有參學分也無？代云：官不容針。又云：官不容針，因什麼知而故犯？代云：孟嘗門下。或云：久戰沙場，為什麼功勛不立？代云：日月易流。又云：日月易流，千年田，八百主。又云：參堂去。

上堂。鬧市裏天子，百草頭老僧，你為什麼不領？代云：滿眼滿耳。又云：滿眼滿耳，且莫認奴作郎。代云：松不直，棘不曲。有時云：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如何是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代云：舌頭不出口。又云：舌頭不出口，蓋是尋常，為什麼天高東南，地傾西北？代云：理長則就。或云：日輪繞四天下，半夜不照閻浮提，閻浮提人將什麼作眼目？代云：東西南北。又云：東西南北，時人知有，不屬明暗，道將一句來。代云：谷谷孤。

上堂。太平只許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作麼生明得失？代云：好事不如無。又云：好事不如無，未在更道。代云：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有時云：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如何是實相？代云：上是天，下是地。又云：上是天，下是地。俗氣不除，作麼生除得？代云：要除什麼？一日，云：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為什麼北斗在北，南斗在南？代云：一字兩頭垂。

上堂。空劫中什麼人為主？代云：唵齒臨，唵部臨。又云：毒虵不咬人。代云：毒虵不咬人，看你親遭一口。又云：禍不入慎家之門。
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這裏還見祖師麼？代云：來也，來也。又曰：成人者少，敗人者多。又云：成人者少，敗人者多。你又刺頭入裡許作什麼？有時云：巢知風，穴知雨，未有風雨時憑什麼便知？代云：白日無閒人。又云：白日無閒人，成得箇什麼邊事？代云：夢見。又云：六六元來三十六。
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那箇合受人天供養？代云：鉢裏飯，桶裏水。又云：鉢裏飯，桶裏水，識得來處即消得。又云：又恁麼去也。一日，拈拄杖云：我不在此住，且道在什麼處住？你若道得，我賞你三十。代云：惜取眉毛。又云：停囚長智。或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什麼須彌山不見其頂，大海水不見其底？代云：俱。又云：空尚不可得。
上堂。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阿耨達池分為四河，因什麼各不至海？代云：滔滔地。有時云：打破虛空的人向什麼處藏身？代云：善財拄杖子。又云：善財拄杖子，拈起則是，放下則是？代云：渠儂得自由。又云：渠儂得自由，我道此人脚下紅絲索未斷在。又代云：似己妨人。
上堂。諸方三百五百說禪浩浩地，我這裏燒榾柮火、煮野菜羹，喫却飯了噇眠去。你道當宗乘？不當宗乘？代云：萬瓦清霜，一牕紅日。或云：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你為什麼在露柱裏[跳-兆+孛]跳？代云：謾別人即得。又代云：驢年。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天寧答話也，致將一問來。代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又云：見義不為，何勇之有？有時云：臨濟下也恁麼道，曹洞下也恁麼道，其餘固是不問可知。你且道：威音王已前畢竟如何道？代云：狼籍不少。又代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或云：去却一，拈得七，是多少？代云：無這閒工夫。又云：蜜怛哩孤，蜜怛哩智。
上堂。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借，是箇什麼得與麼難會？代云：龍虵易辨，衲子難謾。或云：雞不鴿無功之食，未出常情，不涉兩頭，作麼生道？代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有時云：青山白雲裏人只知青山白雲裏事，紅塵鬧市裏人只知紅塵鬧市裏事，作麼生得一如去？代云：六耳不同謀。又云：更嫌鉢盂無柄那？有時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什麼對？代云：鼻曲面藍巉。又云：君往西秦，我之東魯。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還有商量分也無？代作掀倒禪牀勢。或云：語不離巢，道焉能出？蓋纏古今佛祖言教如恒河沙，什麼處是

他滲漏處？代云：寰中天子，塞外將軍。一日，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莫有人出得此語麼？代搖手而已。又云：維那不在。又代云：千日斫柴一日燒。
上堂。擾擾匆匆。晨雞暮鐘。你道那一人在三界內三界外。代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有時云。說禪說道易。成佛作祖難。代云。近日世界不好。又云。近日世界不好。雲門大師拈了也不要。代云。有什麼了期。或云。日就隳。隳就日。人搬柴。柴搬人。甕吞蚰。蚰吞甕。與麼說話。一去三十年。不要提著。提著打折你腰。代云。悔不慎當初。又云。彼此。
上堂。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若不方便，喚作什麼？代云：突出難辨。又云：轉掃轉多。或云：日用事無別，為什麼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代云：一擔兩桶。又云：分付與典座。
上堂。了即業障本來空，如今作麼生了？代云：洗脚上船。有時云：如許多時雨水，無根樹子長多少？代云：芽磨未全。又代云：或則穿沙，或則逗石。或云：無邊身菩薩不見如來頂相即且置，你道如來還見無邊身菩薩頂相麼？代云：事不孤起。或云：我不見一法在門外，猶是門外句，作麼生是門內句？代云：還見儂家麼？又代云：此去西天十萬八千。
上堂：在天天中尊，在人人中尊，畢竟是天耶？人耶？代云：噫！
上堂。拄杖橫挑日月，鉢盂倒覆乾坤，如何是行脚事？代云：此去客亭不遠。一日，云：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國師在什麼處？代云：曲不藏直。或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猶是水母，借鰕為目。生機一路，熱椀鳴聲，總不與麼，眉須墮落。諸人作麼生？代云：惡。又云：賊是小人。又云：消得龍王多少風？
上堂。古人道：二龍爭珠，有爪牙者不得。意在於何？莫是不爭者得麼？龍在這裏，珠在什麼處？代云：什麼處去來？又云：且莫造次。又云：百襍碎。一日，云：明眼衲僧好與二十拄杖，過在什麼處？代云：伏惟尚享。又云：一箇閒人天地間。
上堂。說則千句萬句，如錦上鋪花；不說則盡大地人，竝皆亡鋒結舌，如無孔鐵槌相似。說與不說，拈了也作麼生？代云：一堵墻，百堵調。又云：某甲不會。或云：王索仙陁婆，一名四義。王不索時，義在阿那頭？代云：風不來，樹不動。又云：一筆勾下。
上堂。三世諸佛骨髓，六代祖師眼睛，應是從前肯重底盡情颺却，管取一員無事道人。代云：穿却鼻孔。又云：棒上不成龍。又云：朝三千，暮八百。或云：殺人刀，活人劍，上古之風規，今時之樞要。用則星飛火迸，不用則浪靜風恬。諸人作麼生話會？代云：口挂壁上。又云：這野狐精。又云：點。

上堂。江東西，湖南北，到處行脚，也曾聽尊宿說話來。且道那一句最親切？代云：一札十行。又云：兩重公案。又云：掩耳便出。
上堂。城東老母不願見佛，爭奈冤家難脫離？如今不要見佛，有什麼難？以手掩面，云：見箇什麼？代云：轉近轉踈。又云：青天白日。又云：且喜沒交涉。或云：但莫憎愛，洞然明白。衲僧到這裏便道：我只管閒坐困眠，更有什麼事？忽然拈山門來佛殿裏，將佛殿向燈籠上，你又作麼生商量？代云：物見主，眼卓豎。又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又云：舌是斬身之斧。
上堂。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則固是；設使一毫頭凡聖情念淨盡，因什麼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代云：箚。又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上堂。萬里神光頂後相，你道雪山南面即今有什麼人？代云：鑊湯無冷處。又云：夜暗晝明。又云：洎合錯下註脚。有時云：拈一放一，這邊那邊，繆盆子相似，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如今作麼生理會？代云：合取口。又云：月似彎弓。又云：七穿八穴。
上堂。真如凡聖，菩提涅槃，有時舒，有時卷。舒也，攢花簇錦，不露鋒鋩；卷也，削迹收聲，全無向背。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餘。前三三，後三三，作麼生會？代云：一口針，三尺線。又云：入水見長人。又云：莫塗污人好。或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代云：眼不見鼻孔。又云：小魚吞大魚。又云：這掠虛漢。
上堂。不用朝參暮請，也只是箇仲冬嚴寒，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代云：用盡自己心。又云：腦後少一椎在。又云：寐語作麼？或云：離却四大五蘊，阿那箇是你主人公？代云：全火祇候。又云：入石三分。又云：兩箇。有時云：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現即不無，作麼生收？代云：藏頭露尾。又云：不消一揑。又云：善來文殊。
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毫釐不差，天地懸隔。直饒明得，也是蝦蟇窟裏出頭。代云：腦後見腮。又云：一得一失。又云：少賣弄。有時云：保福有願不撒沙，因什麼却撒？代云：口甜心苦。又云：看看落在眼上。又云：自屎不覺臭。或云：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向什麼處摸索？代云：天上星，地上木。又云：這漆桶。又云：冰消瓦解。
上堂。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你諸人了得也未？代云：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又云：明月照見夜行人。又云：餬餅裏覓甚汁？或云：動若行雲，止猶谷神。不動不止作麼生辯？代云：野狐過水。又云：相隨來也。又云：一鏃破三關。

上堂。不受是眼，將來的必應是瞎。你道老胡十萬里西來，將得箇什麼來？既是不將來，此土亦無受者，可謂彼既丈夫我亦爾。與麼說話已是謗祖師，作麼生免得此過？代云：謝三娘不識四字。又云：勞而無功。又云：當爐不避火迸。或云：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你尋常見露柱喚作什麼？若喚作露柱，又是心識；若喚作心識，又是露柱。畢竟喚作什麼？代云：坐斷天下舌頭。又云：大斧斫不開。又云：築著鼻孔。

上堂。靈山密旨，迦葉親聞，少室單傳，神光默契。諸人來這裏，還知天寧有諱麼？代云：也不消得。又云：實謂罕聞。又云：和泥合水。有時云：大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拈却，青天喫棒。合下得箇什麼語？代云：矢上加尖。又云：一任[跳-兆+孛]跳。又云：囉羅哩，羅囉哩。或云：直下是，直下是，直下是什麼？代云：鐵蛇橫古路。又云：多少人踏不著。又云：與你拈將來看。

上堂。揚眉瞬目，敲牀豎拂，向上向下，說心說性，總是依草附木，精靈格外提持，泥裡洗土塊，還有為人處也無？代云：却較些子。又云：把纜放船。又云：烏龜入水。或云：兔馬有角，牛羊無角，你作麼生商量？代云：如理如事。又云：棒打石人頭。又云：倒退三千里。

上堂。諸方老宿盡道我接物利生，檢點將來，大似漫天網子十有九箇墮在其中，了事衲僧終不受他籠罩。有麼？有麼？一僧出禮拜，師云：如今日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僧無語。代云：某甲罪過。或云：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且如何是真說？代云：怕爛却那。又云：痛領一問。又云：山河大地。

上堂。昨日晴，乾鵲鳴；今日雨，鴉鵠語。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隨時及節一句作麼生道？代云：日日是好日。又云：君子可八。又云：東壁挂葫蘆。或云：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佛祖出來作什麼？代云：明破則不堪。又云：日中逃影。又云：功德天，黑暗女。

上堂。直得無一法可當情，猶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代云：話墮也。又云：驗在目前。又云：脚下泥深三尺。有時云：悟則剎那間，操履須長久。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喚作道人，暫時岐路。光前絕後一句作麼生？代云：說夢。又云：皮下還有血麼？又云：胡地冬抽笋。

上堂。為無為，益無益，梯航九有，津濟四生，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什麼處著得此人？代云：當陽揮寶劍。又云：一榼在手。又云：石上栽花。或云：不與一法作對，便是無證三昧。恁麼則門前樹子消得人天供養也。代云：且莫錯會。又云：舌頭無骨。又云：剎竿頭上仰蓮心。

師室中示眾云：開口不在舌頭上，作麼生問？六隻骰子滿盆紅，作麼生賽？頂罩燒鐘一萬斤，作麼生出？知從心起，為什麼心不知心？見從眼生，為什麼眼不見眼？眾生即是諸佛，迷從什麼處來？諸佛即是眾生，悟從什麼處發？一切智通，為什麼明前不明後？無邊行滿，為什麼論果不論因？日月行四天下，為什麼不周？世界在一塵中，為什麼不大？

師一日出城，逢僧緣化，師拈起鉢問云：如許大鉢盂，盛得多少飯？僧云：有什麼布施？快下將來。師云：太無厭生。僧無語。代云：餧驢餵馬。

師一日出門迎接次，僧問：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不來過者是什麼知識？師便不審。僧云：和尚見箇什麼？師云：好心不得好報。僧無語。師云：一狀領過。

師一日因送亡僧，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云：識得來處，即知去處。僧云：畢竟從什麼處來？師云：石牛沿江走，一馬生三寅。僧云：與麼則無來處也。師云：你適來問什麼？僧擬議，師便打。

師一日因修佛殿，問掌事僧：這殿是什麼年中葢造？僧摑露柱云：何不祇對和尚？師云：克由酘耐，倒來這裡捋虎須，三十棒一棒也不恕。僧云：容某甲申說。便禮拜。師云：且放過一著。

師一日除草次，僧問：有根草任和尚除，無根草作麼生除？師鉏地一下，僧便放身倒。師云：諸方火荎，我這裏活埋。僧起走，師呵呵大笑。

師在鳳山，一日入省次，高右丞問：禪分五派，教列三乘。教則不問，如何是禪？師云：正值歲朝公讌。高云：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在什麼處？師云：管絃襍遝，朱紫熒煌。高云：莫便是長老見處麼？師云：不敢。高云：容在別日說話。師云：諾，諾。便退。

師在壽山，一日栽松次，僧問：這一片山擬栽多少松？師云：三十萬株。僧云：莫太多麼？師云：一一教他葢天葢地去。僧云：昔年臨濟，今日壽山。師云：且得闍梨證明。僧云：只如臨濟以鉏頭築地三下，黃檗道：吾宗到汝，大興於世。為復只記臨濟一人？為復通囑後嗣？師云：一點墨水，兩處成龍。僧云：一與山門為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和尚作麼生？師豎起鉏頭。僧云：與麼則超出古人也。師拋下鉏頭，便歸方丈。

師一日忽聞鐘聲，起立合掌云：觀世音菩薩！大慈悲菩薩！僧云：即今在什麼處？師云：却歸南海去也。

師一日華嚴座主相訪，師問座主：華嚴有幾種法界？主云：四種法界。師云：即今在那箇法界中？主罔措。師云：理事無礙也不會。

主云：我會也。師云：鄭州出曹門。
師一日與眾觀雪次，問僧：好雪麼？僧云：好在什麼處？師指雪良久，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無火凍死的有什麼數？
師一夕在中庭與僧望月次，僧指月問師：那一半得什麼明？這一半得什麼暗？師云：明者從他明，暗者從他暗。僧云：十五夜圓時，暗向什麼處去？師云：也與三十不較多。僧云：恁麼則全無明暗也。師云：還見真月麼？僧云：如何是真月？師云：不照燭。僧云：不照燭時如何？師云：多少人撈天摸地？僧云：莫祇這便是麼？師云：猶是影在。僧擬進語，師便喝。
師一日赴施主齋，問僧：借座燈王，取飯香積，今日供養何似生？僧云：難消。師云：急須吐却。僧云：將什麼報答施主？師拈起鉢盂云：你也隨例得飯喫。僧無語。師云：苦哉佛陁耶！
師一日因座主來參，問云：講什麼經？主云：法華經。師云：經中道：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是否？主云：是。師云：供養即不無，如何是真法？主云：具在藥王菩薩品。師云：將謂是金毛師子，元來却是野干眷屬。主云：如何是真法？望和尚慈悲指示。師云：汝豈不從天台來？主云：是。師云：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頂上著得幾人？主無語。師云：喫茶去。
師一日受齋，諸山既至，百戲皆集。齋畢，有一長老問云：適來鬧浩浩，而今靜悄悄。鬧浩浩的向什麼處去也？師云：大家在這裏。長老云：本來無一事，變現百千般。師云：彼此出家兒，放教肚皮大。長老云：只如雪峯三到投子、九上洞山，還有這箇道理也無？師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長老便喝，師亦喝。復云：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便打。長老云：莫盲枷瞎棒。師云：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師一日示眾云：老僧泰定元年正月十一日，綵樓在崇天門外。其時五更，樓上箭發，射透二十四面金鼓，自此天下太平。僧便問：如何是箭？師云：十字街頭折筋莖。有演福潤法師者問云：我聞和尚投機頌云：崇天門外鼓騰騰，驀箚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六月冰在什麼處？師展兩手，法師無語。師云：向下文長，赴在來日。
師一日因施主送楊梅，僧就盒拈起，問師云：一般楊梅，為什麼有赤有白？師以盒子合却，云：見箇什麼？僧無語。師又揭開盒，云：噇？僧又無語。師云：你只是箇無開合漢。
師一日入經寮，見僧看經，問云：看的是什麼經？僧云：金剛經。師云：我不問你金剛經，看的是什麼經？僧無對。師召寮：元來日不得上案。

師一日與僧觀稻次，僧問：春種一粒穀，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為復根苗有異？為復天澤不齊？師云：疎田不貯水，難怨碧潭龍。僧云：與麼則時人失望也。師云：你尋常喫箇什麼？僧無語，師云：這孤恩負德漢。便打。
師因元宵殿堂上燈次，僧問：如何是本來燈？師云：猶是今日事。僧云：今日事、本來燈有什麼交涉？師指燈云：一二三四五。僧云：謝和尚指示。師云：劍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僧無語。師代云：切忌鑽龜打瓦。
師一日因僧送拄杖，師云：莫從天台得麼？僧云：不從天台得。師云：莫從南岳得麼？僧云：不從南岳得。師云：從什麼處得？僧度拄杖，師豎起云：是體？是用？僧云：拈也從體起用，放也攝用歸體。師云：你與麼來，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僧云：和尚與麼舉，只得其用，不得其體。師卓一下，靠拄杖云：體用一時收。
師應詔赴都，書金字藏經。一日，入內殿呈卷次，有學士問云：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師舉筆云：金滴滴地。士云：信受奉行去也。師云：學士也不得草草。士乃禮謝。
師一日遊山，見兩頭路，問僧：東去？西去？僧云：請和尚鑑。師便行。至中路，問僧：此去峯頂幾里？僧云：三里。師云：路逢猛虎時如何？僧作虎聲，師便打，云：今日等閒打著一虎。僧不肯，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
師一日有數僧來參，師問：參頭名什麼？僧云：普通。師云：普即不問，如何是通？僧側身叉手而立，師云：你擬鼻孔裏秖對我。僧無語，師云：第二第三不勞再勘，同坑無異土。便打。
師一日入城探宮回，僧問：和尚出入不易。師云：夜來好風。僧云：夜來好風。師云：明日定有雨。僧無語。師云：噓！噓！
師一日入園，問園頭：瓜熟也未？頭云：熟來久矣。師云：甜瓜摘一顆來。頭取瓜與師，云：大刀三十口。師云：飽叢林。
師一日索麵次，有僧來參，師引麵示之，僧珍重便出。師召僧，僧回首，師云：有口不得麵喫者多。
師一日採甕粟次，問僧：甕裏有幾粟？僧剖粟便瀉，師云：不得亂瀉。僧云：不亂瀉時如何？師云：驢年。會麼？
師一日與數僧觀海次，僧問：祇是一片水，因什麼喚作海？師云：祇是一片海，因什麼喚作水？你且道源從何來？僧云：從一滴來。師云：一滴又從何來？僧無語。師云：這箇無地頭漢，不打更待何時？連打數棒。別喚一僧近前云：請上座代一轉語。僧擬議，師亦打。又有一僧出云：某甲却道得。師云：你作麼生道？僧珍重便行，師亦打。

師一日因僧點茶，問云：今日為什麼人點茶？僧云：特為和尚。師云：恰值老僧不在。僧便行茶，師却縮手，僧擬議，師撲破盞子，便歸方丈。
師一日過隣菴，問僧：庭下是什麼花？僧云：怕癢花。師云：花為什麼怕癢？僧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師別云：鼓角動也。
師一夜與僧暗坐，童子點燈來，師問：兩箇相似，一箇是影，那一箇是什麼？僧無語，師代云：更問阿誰？
無著與文殊茶次，殊拈起玻瓈盞云：南方還有這箇麼？著云：無。殊云：尋常將什麼喫茶？著無語。代云：點即不到。
阿育王問賓頭盧：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盧以手撥開眉云：親見佛來。王無對，代云：宿生多幸。
漢國有一菴主，遇帝出遊，人報云：大王來，請起。主云：非但王來，佛來亦不起。帝宣問：佛豈不是汝師？主云：是。帝云：弟子見師，因什麼不起？主無語，代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
迦葉踏泥次，有一尊者問云：何得自為？葉云：我若不為，誰為我為？者無語。代云：令人疑著。
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代云：大師早晚離西天。
太宗皇帝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臥雲。帝云：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代云：雲開日現。
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居何界？寂無語，代云：陛下天垂海外。
王太傅迎木佛至明招，乃問：忽遇丹霞來時如何？招提起佛云：也要分付著人。代云：今日小出大遇。
陸亘大夫問南泉：肇法師也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華云：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大夫休去，代云：十方世界，只在目前。
韓侍郎與肇論主茶次，乃問：聞座主講得肇論，是否？主云：不敢。韓云：有物不遷義，是否？主云：是。韓乃撲破盞，云：這箇是什麼義？主無對。代云：又被風吹別調中。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僧有省，代云：更不忉忉。
裴相國參石霜，霜奪笏問云：在一人手裏為圭，在公手裏為笏，在老僧手裏喚作甚麼？國無對，代云：渠無名字。
陶相公見人犯法當死，問僧云：殺則違佛戒，不殺又犯王法，未審如何則是？代云：喜時菩薩，嗔時剎利。
洪州大寧，眾陳狀請第二座住持。宋令公云：何不請第一座？代云：令公愛把不定。

有僧化金鍍佛，官人云：本望佛度弟子，因什麼弟子度佛？代云：物逐人興。
湖南護國僧抄化次，官人問：既是護國，唐家三百年社稷何在？代云：只是舊山河。
韶山訪李副使次，李令人傳語云：正與祖師談話也。代云：祖師說箇什麼？
洞山行脚次，見一官人云：我要註三祖信心銘，得否？山云：只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代云：裝香著。
高舍人看鏡燈，乃問僧云：十方總是佛身，那箇是報身？那箇是法身？代云：報身法身。
陳操尚書齋僧次，乃自行食。僧方展手，書却縮手，僧無對。書云：果然。代云：久知尚書不恪。
又齋僧次，亦自行食，至首座前云：請施食。座云：三德六味。書云：錯。代首座敲鉢作聲。
十一祖問十二祖云：汝非諸佛。十二祖云：諸佛亦非。代云：非吾弟子。
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代云：將謂有多少奇特？
耽源禮拜，馬祖乃就地畫圓相便拜。祖云：汝擬作佛那？源云：某甲終不揑目。代云：七棒對十三。
南源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僧云：如何是一言？源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代云：是展？是縮？
溈山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脇下書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且如何則是？代云：東西南北，一任縱橫。
溈山令侍者喚院主至，溈云：我喚院主，汝來作麼？代云：怪某甲不得。
溈山又令喚第一座至，溈云：我喚第一座，汝來作麼？代云：和尚慣得其便。
僧參溈山，山作起勞，僧云：請莫起。山云：我未曾坐。僧云：某未曾拜。山云：何得無禮？代云：得便宜是落便宜。
仰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幽州。仰云：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什麼價？僧云：某甲來時向彼中過，無端踏折他橋梁。代云：日勢早晚也。
仰山問僧：名什麼？僧云：靈通。仰云：便請入露柱。代云：有什麼交涉？
仰山執杖行次，僧問：什麼處得來？仰拈向背來，代云：和尚莫謾某甲。

睦州見僧來參，便喝云：上座如何偷常住菓子？僧云：某甲方到，因什麼道偷菓子？州云：贓物見在鄴？代云：也是倚勢欺人。
雪峯問洞山：入門須得箇語，莫道早箇入來了也。山云：某甲無口。峯云：還我眼來。代云：何得當面諱却？
雪峯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因什麼覆却船？代云：一踏兩頭空。
雪峯在洞山搬柴次，乃對山拋下云：重。山云：重多少？峯云：盡大地人提不起。山云：因什麼得到此？代挑柴便行。
雪峯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否？山打云：道什麼？代云：何必？
雪峯問僧：什麼處來？僧云：疎山。峯云：我以前到時是事不足，而今足也未？僧云：足。峯云：粥足？飯足？代云：千年常住一朝僧。
雪峯見僧來，峯云：作什麼？僧云：禮拜和尚。峯云：你向什麼處見老僧？僧便珍重去。峯隨後與一踏，僧倒地。峯云：這野狐精！放你三十棒。僧無語。峯云：苦哉！苦哉！今時例皆如此。代云：賺我來！賺我來！
興化因對御騎馬，乃撲折脚歸院，令院主作兩箇拐子拄却，乃遶廊行云：說得行不得，要識跛脚師，祇老僧便是。代云：老和尚口不救脚。
雲居令侍者送袴與菴主，主云：我自有娘生袴。者回舉似居，居再令去問：娘未生時著什麼？主無對，代與侍者一踏云：歸去舉似和尚。
僧問雲居：目瞳無影時如何？代居云：臥龍常怖碧潭清。
僧問古德：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寶即不問，如何是形山？德展兩手，僧罔措，代云：通上孤危，直下峭絕。
僧問寶壽：萬境來侵時如何？壽云：莫管他。僧便拜，壽云：莫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代云：多少人坐了起不得。
南泉因兩堂首座爭猫兒，泉拈起猫兒云：道得即救取，道不得即斬為兩段。眾無語，乃斬之。代云：負命者上鈎來。
僧參南泉，乃叉手而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語，代云：老老大大，見人過在。
南泉見僧洗鉢盂，乃奪却，其僧空手而立，泉云：鉢盂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什麼？代云：本自不將來。
南泉問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欽云：有。泉云：是阿誰？欽云：良欽。泉云：居何國土？欽無語，代就地作一圓相，以足抹却。

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牙云：待石龜解語，即向汝道。僧云：石龜解語也。牙云：向汝道什麼？僧無對。代云：不說，不說。
欽山問巖頭：今生受施主供養，來生作什麼去？頭以手點鼻。山云：何不向頂[寧*頁]上生？頭推出，閉却門，代叩門三下。
黃檗問百丈：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丈踞坐，檗擬進語，丈云：我將謂你是箇漢。便入去，代云：謝和尚重重相為。
趙州見投子教化，乃問：莫是投子否？投子云：茶鹽錢布施將來。州休去，代云：容到方丈。
僧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代僧云：那箇無舌？
趙州順世令僧馳拂子與趙王云：此是老僧一生用不盡的。代王拈起拂子云：靈山付囑，何似今日？
興化問雲居：權借一問，為探竿影草如何？居三次疊語，不能對。代居云：上大人，丘乙己。
翠巖云：一夏以來，為兄弟東語西話，且看翠巖眉毛在麼？師云：遲八刻。
玄沙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瑞巖。沙云：近日有何言句？僧云：常喚主人。公云：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沙云：一等弄精魂，就中也奇怪，上座何不且住？僧云：已遷化。沙云：只今喚得應麼？僧無對。代云：終不借他人口。
玄沙問鏡清：不見一法是大過患，且道不見箇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這箇法麼？沙云：浙中清水白米且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代策起眉毛云：噩。
玄沙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德山。沙云：近日有何言句？僧云：一日上堂，眾纔集，乃擲杖便歸，閉却門。沙云：錯舉了也。僧罔措，代云：比來拋甎引玉。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江西。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寐語住也未？僧罔措，代云：鸕鷀語鶴。
德山問龍潭：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云：子親到。龍潭代掀到禪牀。
德山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那云：八人。山云：喚來，我與汝一時生按過。那無對，代云：將頭不猛，累及三軍。
明招在法雲，一時插火從食堂前過，有僧云：這箇是眾僧的，盜向什麼處去？招乃轉火插云：上座分上有多少？僧無對。招云：這一隊漢今夜總須凍死。代云：這賊。
明招問國泰：古人道：俱胝祇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超得一切人？泰豎一指，招云：不因今日事，

爭見得瓜州客？泰無語，代云：未問以前錯。
楊岐在九峯受請，方下座，峯把住云：今日喜得箇同參。岐云：同參事作麼生？峯云：九峯牽犁，楊岐拽耙。岐云：正恁麼時，阿誰在前？峯擬議，岐托開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代擬議處。便喝，於托開處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興化問克賓：汝不久為唱道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化云：子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恁麼。化便打。來日，化白槌云：克賓法戰不勝，罰錢作饡飯一堂。仍趁出院。代於總不恁麼處別云：不敢自謾。代賓受打處云：蒼天！蒼天！
石室擣米次，杏山見，云：不易。室云：有什麼不易？無心椀子盛將來，沒底盤子托將去。山無對。代云：何得將常住物入衣鉢下用？
丹霞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山下。霞云：喫飯也未？僧云：喫了。霞云：與汝飯的還具眼否？僧無對。代云：某甲行脚不逢人。
徑山問僧：什麼處來？僧云：天台來。山云：阿誰問汝天台來？僧無對。代云：與麼則參堂去也。
鼓山點茶，見僧來，乃提起盞云：道得即與汝茶喫。僧無對。代云：阿誰無分？
僧問忠國師：百年後，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喝云：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作麼？代云：賊不打貧兒家。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時如何？修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眼云：恁麼會又爭得？修云：某甲祇如是，和尚又如何？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代云：面赤不如語直。
南泉問僧：什麼處來？僧云：神山打羅來。泉云：手打？脚打？僧無對。代云：更篩一和。
洞山同密師伯入餅店，密於地上畫圓相云：將取去。山云：拈將來。密無對。代云：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僧問疎山：索然便去時如何？山云：塞却虛空向什麼處去？僧無對。代云：什麼處去不得？
漳江云：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云：猶隔海在。
老宿送官次，乃云：老僧尋常不曾行此路。官人云：尋常行什麼路？宿無對。代云：尊官不問，老僧不答。
施主入山行隨年錢，僧云：聖僧前下一分。主云：聖僧年多少？僧無語，代云：鉢盂無底。
僧問古德：得船便渡時如何？德云：棹在何人手裏？僧無語，代云：快便雖逢。

陸亘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何處得許多手眼來？泉云：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麼？別云：隨家豐儉。
梁朝藏法師令人傳語思大：何不下山教化眾生？一向目視雲漢作什麼？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代復傳語云：勘破了也。
雪峯領眾遊天台，至涌泉，臨行次，泉把住轎云：這箇四人舁？那箇幾人舁？峯云：道什麼？泉又問，峯拍轎云：行行別。於幾人舁處云：莫鈍置我。於拍轎處別云：客是主人相師。
僧問雪峯：學人未盡其機，乞師盡。峯良久，僧禮拜。峯云：若到諸方，作麼生舉？僧云：某終不敢錯。峯云：你未出門，早錯了也。別於僧云：某終不敢錯處。云：車不橫推。
雪峯問投子：此間還有人參否？投子擲出钁。峯云：恁麼則當處掘去也。投云：不快漆桶。代拈钁拋向背後。
雪峯問投子：龍眠路甚處去？投以杖拄峯，峯云：東去？西去？投云：不快漆桶別。峯接拄杖便推倒。
投子指石頭云：三世諸佛總在裏許。雪峯云：須知有不在裏許者。投云：不快漆桶。別峯云：干石頭什麼事？
南泉、歸宗、麻谷禮覲國師，至中路，泉於地畫圓相云：道得即去。宗於圓相內坐，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宗云：是何心行別？歸宗云：賊無種相。鼓籠。
米七師還鄉，有老宿問云：月夜斷井索，時人喚作虵，未審七師見佛喚作什麼？米云：若有佛見，即同眾生。宿云：千年桃核代。老宿云：洎不問過。
大隋問僧：什麼處去？僧云：西山住菴去。隋云：我向東山喚汝便來，得否？僧云：不然。隋云：汝住菴未得在。代云：和尚有什麼事？
晏國師赴鼓山辭雪峯次，峯云：一隻聖箭子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太原孚云：未在，待某勘過始得。至中路問云：什麼處去？晏云：九重城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閉時如何？晏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晏云：何處不稱尊？孚回見峯云：聖箭子折了也。峯云：恁麼處是箭折處？孚舉前話，峯云：渠有語在。孚云：這老漢終是鄉情代。峯云：你要勘破鼓山，已被鼓山勘破。
僧到水潦，乃畫圓相放潦肩上。潦撥三下，却畫圓相指其僧。僧禮拜，潦打云：這掠虛漢。別後語云：我不與麼，你却與麼。棒了趁出。
明招問僧：側飛鷂子眼落在甚處？僧展手云：還解變得麼？招云：放子三十棒。僧云：話在和尚。招乃集眾勘辨，僧無語，招乃打，

代便摑傍僧。
明招參次，乃指座上回頭獅子云：這箇尋常為什麼要向我恁麼道？僧云：什麼劫中向和尚恁麼道？招云：噫！汝猶隔海在。代云：我不哮吼，和尚拾得口喫飯。
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什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頭棒。山次日却上問云：昨日蒙和尚賜棒，且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別後語云：緊峭草鞋。
雲門問僧：甚處來？僧云：徑山。門云：你因什麼五戒不持？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云：這裏不著。沙彌別云：未到。雲門與你三十棒了也。
雲巖順世，道吾問：離却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巖云：不生不滅處相見。別云：三生六十劫。
僧問法燈：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燈云：百骸一物，一物百骸別。燈云：直是天地懸隔。
明招在昭慶席坊打席，慶見招失一目，乃問：失幾時也？招起身叉手云：某甲不會。慶云：賴汝不會。招云：和尚作麼生會箇不會的？慶休去。別慶云：饒你頂門上更著一隻，也須[翟*支]瞎。
雪峯云：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玄沙指火爐云：這箇闊多少？峯云：如古鏡闊別。峯云：流俗阿師。
劉鐵磨到溈山，山云：老牸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有齋，和尚還去否？山放身作臥勢，代山云：好不丈夫！
僧問魯祖：如何是不言言？祖云：汝還有口麼？僧云：無。祖云：尋常將什麼喫飯？僧無對。代云：不曾咬破一粒米。
趙州一日從殿上過，乃喚侍者一聲，者應諾，州云：好一殿功德。者無對，代云：一回拈起一回新。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八

音切

□。(徐嗟切)　噇(直雙切)　鴿(知咸切)　巉(士衫切)　賺(佇陷切)　餵(於偽切)　㕣(□□□)　摑(古獲切)　[翟*支](丑角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九

秉拂小參

侍者　等編

徑山首座寮結夏秉拂，師拈拄杖云：這箇是徑山拄杖子，為什麼在琦上座手裏？已知來處，何假繁詞？脫或未知，不免露箇消息。凌霄峯頂，選佛場開，一句當陽，十方坐斷。果然坐斷去，久參先德，不妨禁足護生；後學初機，誰敢違條起例？上無攀仰，下絕己躬，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三世諸佛舌頭無骨，六代祖師眼上安眉。德山見僧入門便棒，畫餅充饑；臨濟見僧入門便喝，望梅止渴；老妙喜見僧入門便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雕沙無鏤玉之譚，結草乖道人之意。既不得下語，又不得無語，拈來拗作兩截，看他作得箇什麼伎倆？廣澤龍王忍俊不禁，把須彌山一摑百褋碎，[跳-兆+孛]跳上梵天去也。召眾云：且道這一期佛事還有為人處也無？以拄杖連卓三下。復舉：南嶽讓和尚遣一僧往江西探馬大師，候大師上堂，出問云：作麼生？大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云：馬大師道：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早是費却多少鹽醬了也。我若作馬大師，纔見這僧出來，便下禪牀擒住，痛與一頓，教他歸去。舉似南嶽，且顯師承有據，自家眼目分明，管取坐斷天下人舌頭，曹溪一脉未致寂寥在。

梁王懺會，觀藏主請小參，師云：只這箇會得，在凡不減、在聖不增，超百千萬億日月光明、徧不可思議虛空分劑，無一理不顯、無一事不周、無一物不玄、無一土不妙，無明即是佛性、煩惱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塵勞即是解脫。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眾相發揮，然而青不自青、黃不自黃、赤不自赤、白不自白，但是意識於中搏量，是青、是黃、是赤、是白？意識不起，根境湛然，水之與波、拳之與掌，卷舒開合豈有兩般？動靜去來曾無二致，攪酥酥醍醐為一味、鎔鈸盤釵釧為一金、總陰陽寒暑為一時、混江河淮濟為一水，一印一切印、一門一切門、一成一切成、一破一切破，所以道：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如是則集眾者無眾可集、說法者無法可說、度生者無生可度、懺罪者無罪可懺，豈不見三祖僧璨大師問二祖云：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二祖云：將罪來與汝懺。三祖云：覓罪了不可得。二祖云：與汝懺罪竟。諸仁者還委悉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真如華嚴經會，鏐維那請小參，師云：看經須具看經眼，見地須得見地句。釋迦老子正覺山前，半夜子時明星出現，忽然大悟，是第二句。三乘十二分教，權實頓漸、半滿偏圓，是第三句。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盡力道也只道得第三句。華嚴會上文殊、普賢及四十二位法身大士、五十三位諸善知識，各各演說無盡法門，何曾道著第一句來？若有一人道得第一句，須彌直須粉碎，海水直須枯乾，十方虛空撲落地上。何故？如此難信難解之法，今古罕聞。諸仁者還知麼？如今目前山河大地、萬象森羅、草木叢林、墻壁瓦礫，晝夜說、熾然說、無間歇，却是他說得最親。說者既不開口，聽者亦不須耳，明明歷歷地沒一絲毫覆藏，真經現前多少省力，何待拈香展卷方轉法輪，便好向華藏海中左出右入、毗盧頂上倒臥橫眠，更說什麼菩提涅槃、真如解脫？一切名字是什麼熱椀鳴聲？一切語言是什麼繫驢橛子？所以臨濟大師道：但有聲名文句，皆悉是依變。從臍輪氣海中鼓激牙齒，敲磕成其句義，明知是幻化。外發聲語業，內表心所法，以思有念，皆是依通。只麼認他著底依為實解，縱經塵劫只是依通，我喚作真經亦是假說了也。畢竟如何？慈舟不汎滄波上，劍閣徒勞放木鵝。

慧明院華嚴經會椿藏主請小參，師云：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却身。諸仁者，還見堂堂正體麼？乾坤大地、日月星辰、萬象森羅、山林河海、人天鬼畜、蠢動含靈，莫不皆有毗盧遮那宴坐其中成等正覺，而為眾生轉大法輪。然而眾生分上不取一法、不捨一法，所以道：一切諸佛身，即是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不妨各各自住境界、各各自證解脫、各各自作佛事、各各自現神通。於眼處現神通時，即於耳處作佛事；於耳處現神通時，即於鼻處作佛事；於鼻處現神通時，即於舌處作佛事；於舌處現神通時，即於身處作佛事；於身處現神通時，即於意處作佛事；於意處現神通時，即於一切處作佛事。意處無盡則虛空無盡，虛空無盡則世界無盡，世界無盡則眾生無盡，眾生無盡則諸佛無盡，諸佛無盡則行願無盡，行願無盡則不可說，不可說境界、解脫、神通、佛事無盡無盡。雖然，猶在法界量裏，量外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圓明院起期，懋藏主請小參。師云：永嘉道：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假使鋒刀常坦坦，直饒毒藥也閒閒。禪則不無，作麼生是體？莫是上是天、下是地，僧是僧、俗是俗，是體麼？莫是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是體麼？莫是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冷湫湫地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鑪去、寒灰枯木去，是體麼？莫是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是體麼？若與麼搏量，正是虛空裏打鐵橛。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只如

坐禪，須是了却自己偷心始得。若不了却自己偷心，空坐何益？且阿那箇是偷心？但是一切不了，念起念滅，總是偷心。死得偷心，便與佛祖不別。佛祖要人速證無上妙道，長期短期，尅期取證。畢竟所證何事？只教你死盡偷心，頓明自性而已。於靜坐時，須有方便。六祖大師道：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作麼生是本來面目？諸仁者，現今目前露迥迥地，是箇什麼？自己本來面目，不可就他覓也。就他覓得，不是自己。從生至老，著衣喫飯、屙屎送尿底，喚作臭皮袋。忽然報滿，四大分散時，自己本來面目却在什麼處？石頭和尚道：欲識菴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這皮袋？參。

坐期滿散，盛監院請小參，師云：大道絕言詮，真機無背面。纖塵不盡，突出須彌山；見地未忘，脚下五色索。將知此事本自現成，不用低頭，思量難得。所以德山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豈可坐在這裏？直須轉向那邊，更那邊不立佛、不立祖，自己如生冤家，方有些子衲僧氣息。若只向千聖背後叉手，堪作什麼？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巖頭道：是我向前行脚時，見一兩處尊宿，只教日夜管帶，坐得臀上生胝、口裏水漉漉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無依無欲便是能仁。諸仁者！如今學道之人，那箇無依？那箇無欲？有依有欲，生死海裏浮沈。這老古錐當會昌沙汰時，去下鄂湖邊作一渡子，兩岸各挂一版，有人過渡，敲版一聲問云：阿誰？人云：我要過那邊去。舞棹迎之。一日，有婆子抱一孩兒，問巖頭道：且道婆子手中兒子從甚處得來？巖頭便打，婆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乃拋向水中。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雖然，切不得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喝一喝。

薦盛南山師、孫義方外請小參，師云：這一段事，近在口皮邊，遠在河沙國，不可以有無卜度，不可以難易論量。滯於文字語言，則為文字語言所縛；泥於蒲團禪版，則為蒲團禪板所拘。凡坐禪者，多不脫透。若不著有，即便著無；著有，則以無除之。著無，恁麼生除得？欲與空王為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據實而論，釋迦出世，達磨西來，歷代傳燃，無風起浪，忽然覷破，三界平沈，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到這箇田地，方始好坐禪。坐是何人？禪是何物？勘破了也，說有也得，說無也得，說難也得，說易也得，得也得，不得生得。生從何來？鐵鋸舞三臺；死從何去？牛皮鞔露柱。昔日，太原孚上座問鼓山：父母未生以前，鼻孔在什麼處？山云：即今生也。在什麼處？孚上座不肯，乃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山云：父母未生以前，鼻孔在什麼處？孚但搖扇而已。我當時若作鼓山，與他掀倒禪牀，見之不思，思之千里。諸仁者！要識南山鼻孔落處麼？良久，犀因翫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無學長老、豫修徒弟固維那請小參，師云：佛法本無玄妙解會，向道直下無事，休去歇去，好箇脫洒衲僧。若亂踏步向前，則千里萬里。若論此事，從與麼來未嘗昏味，聲色籠罩不住，生死繫縛不得，自由自在，無得無失，一切處解脫，一切處圓滿，淨倮倮絕承當，赤灑灑沒可把，穿却天下人鼻孔，全憑箇一著子。若無箇一著子，老胡又特地西來做什麼？且如石頭、馬祖、百丈、黃檗、臨濟、德山、溈仰、曹洞、雲門、法眼，此等皆是從上宗師，亦不得至今日。所謂垂鈎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談，為尋知己。豈不見仰山一日問同參云：師弟近日見處如何？對云：實無一法可當情。仰云：汝解猶在境。問云：何故？仰云：汝豈無能知一法可當情者？圓悟老祖云：他直得無一法可當情，尚遭仰山點檢。到這裏無能知所知，無一法無無一法，也須是箇人始得。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須知得底人，一語不虛發。如今不用回頭轉腦，只貴直下承當，可以作奇特因，可以現殊勝相，竭苦海，摧障山，斷生死根源，碎無明窠臼。正與麼時，因齋慶贊一句作麼生道？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

興化院華嚴經會圭監院請小參，師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覔毉人，灸猪左膊上。毗盧遮那如來呵呵大笑云：二十重華藏世界海中間，所有諸佛菩薩、畜生牛馬，被杜順和尚下這一灸，不妨應時應節、徹骨徹髓了也。召眾云：且道適來四句是教耶？是禪耶？若道是教，八十一卷華嚴經那一卷中有這般說話？若道是禪，杜順和尚自是賢首宗師，為什麼却恁地說？還有人定當得出也無？若定當不出，山僧不惜口業與諸人註解一徧。肇法師道：古鏡照精，其精自形；古鏡照心，其心自明。教亦何曾異禪？歸宗和尚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禪亦何曾異教？教是佛口，禪是佛心，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便向箇裡會得，坐斷天下人舌頭，更分什麼禪？揀什麼教？立也在我，掃也在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若立去，有禪有教；若掃去，禪教皆除。禪教既除，二十重華藏世界海，在什麼處安著？聽吾偈曰：如行東方諸佛剎，盡取大地及須彌。一一盡抹為微塵，一一塵點一一剎。四維上下亦如是，乃至充滿虛空界。即以如上諸塵數，一一化現為衲僧。一一僧示慶數身，一一僧具塵數口。一一口中塵數舌，一一舌宣塵數義。盡於未來一一劫，度脫不可說眾生。一一位登盧舍那，不可說劫常開演。如此功德不可說，世間無能測量者。譬如幻師聚幻眾，復為幻眾說幻法。聞幻法已了幻心，既了幻心圓幻行。坐幻道場成幻佛，度脫無量幻眾生。展轉成佛亦復然，畢竟不離於幻法。本來實際常寂滅，同彼虛空無增減。若能

悟此真法界，誰是成佛不成佛？毗盧遮那我同證，普賢文殊妙法身。五十三人善知識，為我印知如是說。
延福院懺期滿，敬維那請小參，師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拈拂子作一圓相，云：盡十方世界有情無情向這裏成等正覺，全心即佛，全佛即心，窮心既無，佛亦不立，所以道：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與麼則處處解脫而不墮在解脫深坑，處處光明而不滯於光明勝相，行住坐臥不著管帶而常歷歷惺惺，長短方圓不假安排而能綿綿密密，終日說不動舌頭，終日默不居陰界，終日喫飯不曾咬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挂一縷絲，直下似長劍倚天，千日竝照，諸天捧花無路，外道窺覷無門，不是強為法如是，故在菩薩則謂之六度萬行，在聲聞、緣覺則謂之四諦十二因緣，在天則天莊嚴，在人則人富樂，在修羅則修羅滅諍，在餓鬼則餓鬼除饑，在地獄則地獄清涼，在旁生則旁生黠慧，福無不集，罪無不消，拔濟四生，梯航九有，收因結果一句作麼生道？煩惱海中為雨露，無名山上作雲雷。
志侍者請普說，師云：當人脚根下一段大事，如千日竝出，日上無雲；萬鏡臨臺，鏡中無像。初不分真俗好醜，亦不帶物我是非。從父母未生已前，至地水火風分散之後，未曾有纖毫相貌及一絲間隔。蓋天蓋地，亘古亘今，乃佛乃祖，同證同入。如石室和尚纔見人來，便拈起拄杖云：過去諸佛也恁麼，現在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如是三十年，驢揀濕處尿。一日，長沙岑大蟲向他道：和尚放下手中拄杖，別通箇消息來。石室休去。一不成，二不是。
又疎山示眾云：老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兩重公案。雲門出問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樁錯。門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樁了。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勾賊破家。門云：只如枯樁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山云：是明破則不堪。門云：非枯樁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落七落八。門云：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山云：法身周徧，豈得不該？口只好吃飯。門指淨瓶云：這箇還有法身也無？山云：闍黎莫向淨瓶邊會，鷂子過新羅。二大老一問一答，直是風凜凜地傍觀，只眨得眼。你道枯樁與非枯樁、法身邊事與法身向上事作麼生辨？若辨得，便知二大老問答分明；若辨不得，對面三千里。又僧問趙州：未生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不壞之性？州云：四大五蘊甘草甜。僧云：這箇是壞底。如何是不壞之性？州云：四大五蘊黃連苦。還知趙州老漢舌頭落處麼？盡山河大地是四大五蘊，盡山河大地是不壞之性。若未知趙州老漢舌頭落處，則四大五蘊自在一邊，不壞之性自在一邊，驢年得休歇去。拈

拄杖畫一畫云：畫斷葛藤，蝦蟇[跳-兆+孛]跳上天，蚯蚓抹過東海。

海印蘭若華嚴經會。華月窓請普說，師云：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只如法雷未震，法鼓未擊，慈雲未布，甘露未灑，還有為人道理也無？若有為人道理，何用強生節目？是故說法者無說無示，聞法者無聞無得。無說無示，真說真示；無聞無得，真聞真得。然則一時佛事既已周圓，汝等諸人如何體悉？依希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復云：此是月窓藏主建華嚴經會底意旨 ，山僧未免陞座舉揚。約山僧見處，你諸人即是毗盧遮那，毗盧遮那與你諸人無二無別，念念中有無量諸佛降生成道、轉法輪、入涅槃，念念中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出現，念念中善財童子、五十三善知識同因同果、同學同行。山僧今日都將不可說華藏世界海拈來著你諸人眉毛眼睫上，却把大本華嚴十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品、一四天下微塵數偈總作一句，頓在三寸舌頭，為你諸人一時吐露，直下信得及去。此會功不浪施，便乃與摩竭提國須彌山頂夜摩兜率他化自在所說底法門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妙二覺，不增一字、不減一字，普請若凡若聖、若幽若顯立地成佛，還省力麼？若信不及，又增口業去也。經中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喝一喝，云：覓心了不可得，更說什麼惟心？心既不可得，毗盧遮那亦不可得，無量諸佛亦不可得，文殊、普賢、觀音、彌勒亦不可得，善財童子、五十三善知識亦不可得，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妙二覺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却從不可得中流出一切言教。所以道：教是佛語，禪是佛意。誦佛語者，須識佛意；識佛意者，必通佛語。千差萬別，七縱八橫，辯才無礙底，說禪說教，如珠走盤。你看他華嚴下尊宿圭峯和尚，他是真箇悟得底，曾著禪源集，和會禪講兩家云：諸祖相承，根本是佛。況迦葉乃至龜多弘傳，皆通三藏。提多迦以下，因僧乖諍，乃律教別行。罽賓國以來，因遭王難，始經論分化。師子尊者受二十三祖鶴勒那懸記，先以衣法付囑婆舍斯多，獨留罽賓，酬償宿債。經論家便道：師子遭難，禪宗絕而不傳。不知婆舍斯多早傳衣法去了。所以圭峯說到這裏，又云：中間馬鳴、龍樹悉是祖師，造論釋經數十萬偈，觀風化物，無定事儀。未有講者毀禪，禪者毀講。今時弟子彼此迷源，修心者以經論為別宗，講說者以禪門為異法。若談因果修證，便推屬經論之家，而不知修證正是禪門之本事；聞說即心即佛，便推屬胸襟之禪，而不知心佛乃是經論之本意。山僧三十年前出世住院，見天台下講人心憤憤、口悱悱，說著禪字，頭紅面赤，何消得如此？近與獨芳和尚幾處赴緣，又夜來聞其提唱，多是禪門說話。葢此老本領端正，取之左右逢其

源。且如圭峯所詮，自是禪門標表，亦是教乘骨髓。恁麼和會，可煞明白。後來汴梁有箇淨因成長老，一日與法真、圓悟、慈受三大禪老并十大法師在陳太尉府受齋次，徽宗皇帝微服臨幸，觀其法會。有善華嚴者，對眾問曰：吾佛說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禪師一喝，轉凡成聖，與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為邪說。他置箇問頭，不是逞人我、爭是非。要知禪教分曉，若不通經達論，如何胡亂答他？撞著淨因，是箇有地頭、無面目漢，回天輪、轉地軸不為難。只怕你不問，不怕我答不得。當時善華嚴恁麼問，正是抓著他痒處，更不著忙，欵欵地向他道：如法師所問，不足二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足以解法師之惑。乃召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空而不有、不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百工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乃喝一喝，問善曰：還聞麼？善曰：聞。成曰：汝既聞，則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謂善曰：還聞麼？善曰：不聞。成曰：汝既不聞，則此一喝是無，能入始教。又顧善曰：我初一喝，汝即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於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又曰：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我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又曰：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能入圓教。善不覺起立，向前作禮。成又曰：非惟一喝為然，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物、一切事，契理契機，周徧無餘。於是四眾歡喜，龍顏大悅。淨因可謂識佛意，通佛語，千差萬別，七縱八橫，辯才無礙。把這一喝，恁麼說出來，理上也著，事上也著，禪上也著，教上也著，喚作閙市裡颺碌磚，無有不著者。今日一會，却非偶然。建會華月窻與學般若菩薩，既在禪門，又通教相。欲報佛恩德，無過流通正法。而況獨芳和尚，久專講席，特重禪宗。山僧此來，不勝慶幸。因華嚴大教，發明臨濟禪。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喝一喝云：且道山僧適來一喝，與淨因一喝，相去多少？復喝一喝。

珠維那請普說，師云：妙喜老人道：命根斷，家活大，法性寬，波瀾濶，乃是禪病科，立效散。你諸人要識命根麼？只是第八識。如今禪和子病痛、昏沈、掉舉，總在第八識中，若要獨脫無依，須是把第八識一刀兩段，方始快活，教中所謂[拚-厶+𠂤]命不死難。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這

僧問得能切，投子答得又親，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第八識既斷，蛇無頭尾不行，正賊斬了，論什麼賊黨？無始至今，來為先鋒，去為殿後，風動塵起，縈絆殺人，但得一念不生，自然前後際斷。便見溈山道：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僧也如如佛，俗也如如佛，來也如如佛，去也如如佛，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如如佛者，嫌箇什麼？欠少箇什麼？英靈衲子便好向這裏全身擔荷，不用回頭轉腦，特地起疑，疑佛疑祖，疑死疑生，如染一綟絲，一染一切染，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斬。先聖苦口相勸，葢為袈裟同肩。己事明白，他事亦明白。己事了辦，他事亦了辦。豈可如獐獨跳，不顧後羣。既住佛屋，踏佛地，喫佛飯，著佛衣，須行佛行始得。且如何是佛行？佛讚者是佛行，佛訶者是魔法。說什麼尼薩耆波逸提，纔舉心動念，早破了也。大難大難，且怖心難發。怖心若發，生死根本必除。須要入門，一著真正。欲行千里，一步為初。昔日南嶽讓祖，因馬大師坐禪，一日問他道：大德坐禪圖什麼？師云：圖作佛。祖遂將磚就他菴前石上磨。師見問云：作什麼？祖曰：磨作鏡。師云：磨磚豈得成鏡？祖曰：坐禪豈得成佛？師云：如何即是？祖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師休去。祖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相，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馬師言下大悟，作禮問云：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讓祖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師曰：云何能見？祖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師又問：有成壞否？祖曰：若以成壞而見道者，非也。後來馬大師出世，有僧問：如何是修道？答曰：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僧云：作何見解，即得修道？師曰：是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中事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即屬造作。更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又僧問：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曰：為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曰：非心非佛。僧曰：除此二種人來時，如何指示？曰：向伊道不是物。馬大師因讓祖一言之下會去，便力荷百二十觔擔子，一氣走百二十里，更不回頭。及乎為人，拈出箇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物，殺人刀，活人劍，能斷自己命根，又能斷他命根。臨濟道：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即今吹毛在什麼處？已颺在垃圾堆頭了也。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九

音切

[跳-兆+孛]跳(上蒲沒切，下徒叫切)　缾(蒲丁切)　礫(力的切)　橛(渠月切)　磕(苦闔切)　湫(即由切)　瞥(匹列切)　漉(祿音)　羈(居宜切)　臀(徒昆切)　胝(竹足切)　鄂(五各切)　獰(乃庚切)　膊(普各切)　覷(七據切)　樁(陟江切)　鷂(以照切)　蝦蠪(上下加切，下莫加切)　蚯蚓(上丘音，下戈忍切)　罽(居厲切)　憤悱(上扶粉切，下孚匪切)　抓(側交切)　痒(於兩切)　颺(弋尚切)　碌(力木切)　絆(補畔切)　綟(力計切)　獐(章音)。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

舉古上

侍者　明遠等　編

舉：雲門一日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妙喜云：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窿。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惟於衲僧分上為害為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師云：凡夫不合起有見，二乘不合起無見，緣覺不合起幻有見，菩薩不合起當體即空見。不可放過雲門老漢貪觀白浪，失却手橈，累他天下衲僧總落拄杖圈襩。放過不可，好與一坑埋却。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唫。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僧又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唫？霜云：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唫？山云：血脉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云：乾不盡。遂有頌云：枯木龍唫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圓悟老人云：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妙喜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取。師云：妙喜老人全身坐在三種滲漏裏，却不被三種滲漏所拘。雖然，要見古人，直是遠在。為什麼如此？無事教壞人家男女。

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世尊令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可忍受否？云：我雖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世尊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云：待世尊入地獄，我即出。阿難云：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世尊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妙喜云：既無出分，又無入分，喚什麼作釋迦老子？喚什麼作提婆達多？喚什麼作地獄？還委悉麼？自擕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師云：妙喜與麼批判，刁刀相似，魚魯差殊。不知釋迦老子自是釋迦老子，提婆達多自是提婆達多，地獄自是地獄，料掉沒交涉。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舉：招慶問羅山：有人問巖頭：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或有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妙喜云：還會麼？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箇老古錐，擔雪共填井。喝一喝，師云：我當時若作羅山，待招慶問：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麼生？便喝，山却問明招：或有人問：你作麼生？也與一喝，召眾云：且道天寧兩喝與妙喜一喝是同是別？

舉招慶普請擔泥次，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慶打一棒。又問一僧：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下窟泥。慶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叉手云：請師鑑。慶便休。妙喜云：招慶雖然休去，爭奈明招不甘。雲門當時若見他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何折合？師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州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州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遂舉喫茶話，州乃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州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後來雪竇云：這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妙喜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他趙、睦二州，殊不知這僧末上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却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甚麼處有二員古佛？師云：這僧不會喫茶意旨 ，不知潑屎氣息，帶累好人墮屎坑中。合喫多少拄杖，雪竇、妙喜一時放過，也須替他入涅槃堂始得。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妙喜云：雲門直是好一枚胡餅，要且無超佛越祖底道理。師云：[祝/土]。

舉：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非。妙喜云：二尊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這裏即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躲根。師云：我這裡無向上向下，佛是西天老比丘，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求。

舉：石門聰和尚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即是？用錐即是？遂有頌云：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妙喜云：恢張三玄三要，扶竪臨濟正宗。須是恁麼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已前，你若離我這裡，我也不用鈎鈎你，一任橫擔拄杖，緊峭草鞋。十五日

已後，你若住我這裡，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拗折拄杖，高挂鉢囊。且道正當十五日合作麼生？乃云：十五日前後，鈎錐徒爾為。今朝是十五，正好用鈎錐。且作麼生用？路逢死蚍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舉白雲祥和尚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麼生？僧云：這箇是椅子。白雲以手撥云：將鞋袋來。僧無對。白雲云：這虛頭漢。雲門聞云：須是祥兄始得。妙喜云：雲門扶強不扶弱，爭奈憐兒不覺醜。這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他道將鞋袋來，便與掀倒禪牀。直饒白雲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也分疎不下。師拈起拄杖云：這箇是假名，那箇是實相？這箇是實相，那箇是假名？一不是，二不成。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殺暗中行。擲拄杖。舉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麼？髭云：便請。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子見箇什麼便禮拜？髭云：如紅爐上一點雪。妙喜云：眾中商量甚多。或云：無眼功德有甚點處？或云：莫要點眼麼？待他道便請，好劈脊便打。若恁麼，未免穢污這功德。雲門即不然，待這老漢垂下一足，但道起動和尚。師云：長髭親從大庾嶺來，平白被石頭熱謾一上。見箇什麼便問：一鋪功德成就也未？虛空裏釘橛。又有長髭把不定，便道：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一盲引眾盲，石頭垂下一足，還當得點眼也無？一箇既不惺惺，兩箇更是懵懂，如紅爐上一點雪。果然，諸人切忌接響承虛，脫空妄語。

舉：王大王向雪峯會裏請晏監寺住鼓山，雪峯與孚上座送出門，回至法堂上乃曰：一隻聖箭直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云：和尚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孚云：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往路中把住云：師兄向甚麼處去？鼓山云：九重城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閉時如何？山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孚便回謂雪峯云：好一隻聖箭折却也。遂舉前話，峯云：渠有語在。孚云：這老凍膿畢竟有鄉情在。妙喜云：眾中商量道什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他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惟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懵懂而歸，却來雪峯處拔本，大似屋裏販楊州。若非雪峯有大人相，這賊向甚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却成箇不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為古人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甚麼處是聖箭折處？師云：鼓山聖箭子，射入九重城，甚生氣槩；孚上座等閒拶著，略露鋒鋩。回至法堂，却云：箭折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妙喜老人謂：孚上座是一枚賊漢，向鼓山面前納敗闕而歸，騎賊馬殺賊。大凡事不孤

起，當時雪峯只因賣弄這一隻聖箭子，勾賊破家。若也咬定牙關，誰敢無風起浪？便是盡大地稻麻竹葦化作衲僧，要勘鼓山也無啟口處。天寧不是貶剝古人聖箭子是什麼？廁草莖拋向垃圾堆頭著，更問他折處，且莫[尸@豕]沸好。

舉：明招向火次，僧忽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未審此四句，那句是賓？那句是主？明招撥開火，云：你向這裏與我拈出一莖眉毛看。僧云：非但某甲，盡大地人喪身失命。招云：何故自把髻投衙？妙喜云：這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若人道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師云：不解拈出火裏眉毛，未知四句中那一句是賓？那一句是主？妙喜道：這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直饒妙喜道得頭尾圓全句，天寧拄杖子未放伊在。

舉：南泉坐次，一僧問訊，叉手而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語。妙喜云：合掌太僧生，叉手又俗氣，總不恁麼時，尊體無頓處。有巴鼻。唵。蘇嚕蘇嚕悉唎悉唎。喝一喝，云：是甚麼？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師云：叉手太俗，合掌太僧，不僧不俗，誰敢安名？檢點將來，也是垜生招箭。且道落在這僧分上？落在南泉出上？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妙喜云：純鋼打就，生鐵鑄成。敬云：是！是！妙喜云：錦上鋪花三五重。谷又持錫到南泉，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妙喜云：已納敗闕了也。泉云：不是！不是！妙喜云：枷上更著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妙喜云：愁人莫向愁人說。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妙喜云：試把火照看，南泉面皮厚多少？復召大眾云：雲門恁麼批判，且道肯他？不肯他？師云：麻谷遶牀振錫，參禮常儀，為什麼章敬道是，南泉道不是？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舉：讓和尚遣僧問馬祖云：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妙喜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師云：且道妙喜與馬祖是同是別？如何黑漆屏風上，更寫盧仝月蝕詩？

舉僧問雲峯：如何是心地法門？峯云：不從人得。僧云：不從人得時如何？峯云：此去衡陽不遠。妙喜云：雲門即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看脚下。師云：或問天寧：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早晨有粥，齋時有飯。

舉：僧問巖頭：三界競起時如何？頭云：坐却著。僧云：未審師意如何？頭云：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妙喜云：巖頭古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湯鑪炭裏橫身，蓋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日若有

人問雲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他道：快便難逢。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即向汝道。師云：三界競起，巖頭道：坐却著。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妙喜道：快便難逢。順水流舟，更加櫓棹。天寧道：在什麼處？長安甚鬧，我國晏然。未審師意如何？待我上山斫棒來，却向汝道。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舉僧問五祖：如何是佛？祖云：露胷跣足。如何是法？云：大赦不放。如何是僧？云：釣魚舡上謝三郎。妙喜云：此三轉語，一轉具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揀得，許你具一隻眼。師云：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大似頭上安頭。天寧今日為你諸人抽却釘、扳却楔，做箇洒洒落落地丈夫兒，豈不好？何故？喫他殘羹餿飯，隨他脚後跟轉，被他喚作無地頭漢，慚惶殺人。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道？門云：透出一字。妙喜云：透出一字，却不相似。急轉頭來，張三李四。師云：天寧作麼生？拈拄杖擊禪牀，云：洎合停囚長智。
舉：教中道：生滅滅已，寂滅現前。妙喜云：真生無可生，真滅無可滅。寂滅忽見前，蝦蟇吞却月。師云：寂滅不現前，心心生與滅。龜毛扇子扇，泥牛一點血。
舉：僧問趙州：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州云：今朝又風起。妙喜云：今朝又風起，閙處莫插嘴，觸著閻羅王，帶累陰司鬼。師云：天寧下箇注脚，也要醉後添杯。今朝又風起，不必更疑猜，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舉：法眼問覺鐵觜：近離甚處？覺云：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云：無。眼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妙喜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都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起拂子云：還見古人麼？喝一喝。師云：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此話已徧行天下了也，因甚麼覺鐵觜却道先師無此語？眾中往往商量，趙州只是一期方便，不可作實解，所以道無。與麼亂統，謗他古佛不少。妙喜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俱不涉，又蹉過趙州。今日煙波無可釣，不須新月更為鉤。
舉：青原思和尚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云：汝曾作什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妙喜云：莫將閑話為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師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

舉：龐居士問靈照女：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會？照云：這老漢頭白齒黃，作這箇見解。居士云：你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妙喜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却。且道過在什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師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龐公只解拋磚，靈照何曾瞥地？從教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塞壑沒人會。

舉雲門云：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眾無語。自代云：俱。圓悟老人云：箚。妙喜云：普。復云：俱箚普，日輪午。李將軍，射石虎。雖然透過那邊，枉發千鈞之弩。師云：雲門俱少實多虛，圓悟箚了無交涉，妙喜普直須薦取。這三箇漢，各立生涯。搖頭擺尾，到處逢他。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虵。

舉：僧問趙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云：無路是趙州。妙喜云：無路是趙州，老將足機籌，關南并塞北，當下一時收。師云：四山相逼時，無路趙州老，黃葉落紛紛，一任秋風掃。

舉：裴相國入寺，見壁間畫像，問院主云：壁間是甚麼？主云：高僧。裴云：形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主無語。裴云：這裡莫有禪僧麼？時黃檗在眾，主云：有一希運上座，頗似禪僧。裴遂召黃檗，舉前語似之。檗云：但請問來。裴云：儀形可觀，高僧在甚麼處？檗召相公，公應諾。檗云：在甚麼處？裴於言下領旨 。妙喜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心力。似地檠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形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雲門亦召云：相公！相公若應諾，雲門即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養。師云：裴相國道：高僧在甚麼處？分明換却眼睛。黃檗更召相公，剛把鉢盂安柄，老妙喜與人錯下注脚，便道：似地檠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蹉過了也。天寧即不然，亦召相公，相公應諾，劈脊便棒，免教這漢向死水裏淹殺。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妙喜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既是打破關，為什麼却尋言語？當初將謂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師云：庭前栢樹子，天下杜禪和，只管尋枝葉，還曾夢見麼？四海幸然清似鏡，莫來平地起風波。

舉裴相國捧一尊像，胡跪於黃檗前云：請師安名。檗云：裴休。裴應諾。檗云：與汝安名竟。裴作禮云：謝師安名。妙喜云：裴公，黃檗可謂如木入水，似金博金。雖然如是，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今日蔡中郎或捧一尊像，請雲門安名，即向道：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若云謝師安名，即向道：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師云：裴公捧

像，黃檗安名，冷地看來，如大家教新婦相似，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妙喜既不能坐斷，未免隨例顛倒，喚作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周人以栢，殷人以栗。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嘆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妙喜云：邪正兩分，正由鞭影。師云：欲識邪正不分麼，誰是外道？誰是世尊？欲識邪正兩分麼，世尊自世尊，外道自外道。此是天寧見處，一任諸方貶剝。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僧云：不問這箇。州云：你問趙州鼈？妙喜云：這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會麼？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師云：儘這僧神通跳趙州關，不過大丈夫漢當眾決擇，未到弓折箭盡即便拱手歸降，何不著一轉語教他納欵去？且道著得箇什麼語？

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未審意旨 如何？沙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妙喜云：今日或有人問雲門：圓悟老人遷化向甚麼處去？即向他道：入阿鼻大地獄去也。未審意旨 如何？飲洋銅汁，吞熱鐵圓。或問：還救得也無？云：救不得。為什麼救不得？是這老漢家常茶飯。師云：若欲報德酬恩，須是長沙、妙喜忤逆兒孫始得。雖然，珊胡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舉：百丈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老人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便脫野狐身。妙喜云：不落與不昧，半明兼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休向樽前唱鷓鴣。師云：這箇公案批判者多，盡向不落不昧上妄生卜 度，未有一箇格外提持，帶累百丈老人也在野狐隊裏。天寧不是釘樁搖櫓、膠柱調絃？海枯終見底，人死脚皮穿。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吊慰，源拊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妙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公案兩重，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綱要，脫却鶻臭衫，拈却炙脂帽，大坐當軒氣

皓皓。喝一喝，師云：生耶？死耶？動念即乖。不道，不道，何處尋討？拽脫鼻孔，打破髑髏，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你鉢囊裏。又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妙喜云：或有人問山僧：一言道盡時如何？這漆桶。師云：有人來問天寧：一言道盡時如何？隔。
舉：僧問雲門：達磨九年面壁，意旨 如何？門云：念七。妙喜云：念七念七，全無消息，背看分明，正觀難識。既是正觀，為什麼難識？可知禮也。師云：達磨面壁，雲門念七，更問如何？[口*佛]哺啐[口*律]。
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大師直下覷，士云：一種沒弦琴，惟師彈得妙。大師直下覷，居士禮拜。大師歸方丈，居士隨後至方丈，云：適來弄巧成拙。妙喜云：且道是馬大師弄巧成拙、龐居士弄巧成拙？還有緇素得出者麼？若緇素不出，癩馬繫枯樁；直饒緇素得出，也是蝦蟇口裏一粒椒。師云：馬大師彈得沒弦琴，調高千古；龐居士和得無譜曲，響徹九霄。溪邊石女暗嗟吁，海底泥牛亂奔走。雖然如是，也未契本來身在。不見道：蝦蟇口裡一粒椒。
舉：龐居士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妙喜云：白的的，清寥寥。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箇什麼？切不得問著，問著則瞎却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下。師云：要作了事凡夫，更須進前三步。
舉：古德云：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妙喜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師云：古德元不知有佛法，一箇箇舌頭徧覆十方世界，特地說無說有、說短說長，好劈口便掌。且道天寧意在什麼處？河裏失錢河裏摝。
舉洛浦示眾云：孫臏收鋪去也，有卜 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卜 。浦云：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妙喜云：這僧汲興死却爺，又被他人拊掌。信知禍不單行，福無雙至。然洛浦善卜 ，法眼善斷。若子細思量爻象吉凶，二老一時漏逗。既占得火風鼎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門即不然，驀拈拄杖云：孫臏門下死却即罷。連卓三下云：會麼？內屬艮 宮，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靈萬聖，萬聖千靈，莫順人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師云：洛浦道汝家爺死，拄却舌頭。妙喜牙上生牙，角上生角，妄談休咎，強說是非，一時抖亂六十四卦了也。
舉：巖頭參德山，纔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頭便禮拜。後有僧舉似洞山，山云：若不是龐公，也大難承當。巖頭聞，

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攞，一手搦。妙喜云：猛虎不識穽，穽中身死；蛟龍不怖劍，劍下身亡。巖頭雖於虎穽中有透脫一路，向劍刃上有出身之機，若子細檢點將來，猶欠悟在。只今還有為巖頭作主底麼？出來與杲上座相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云：洎合停囚長智。師云：德山咬猪狗手脚，巖頭鍛了底精金，驀箚相逢，更無回互，將他八兩換得半斤。洞山雖是作家，也只傍觀有分，妙喜費許多氣力作什麼？拈拄杖，畫一畫，云：一。

舉：本仁示眾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禮拜。仁云：且道為你說，答你話，若人辨得，許你有箇入處。妙喜云：本仁將一穿雲居子，換却天下人眼睛，却被這僧將一條斷貫索，不動干戈，穿却鼻孔。後來舜老夫拈云：本仁既已入草，這僧又落深村。然則陽春雪曲，時人難和，邨歌社舞，到處與人合得著。妙喜云：舜老夫是則也是，未免隨摟搜杲上座，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馬後驢前，神出鬼沒。雪曲陽春和不齊，邨歌社舞且淈[泳-永+盾]。以拂子擊禪牀云：這箇決定不是聲。復舉起云：這箇決定不是色。且畢竟是箇甚麼？喝一喝云：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師云：本仁也只道得箇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別有甚麼奇特？白雪陽春雖唱得，爭奈時人和不得，諸訛在甚麼處？聲不是聲，色不是色。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渡，為什麼覆却船？僧無語。歸舉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雪峯，峯再舉前話問僧，僧云：渠無生死。峯云：此不是汝語。僧云：是覆船恁麼道。峯云：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要且不干閣梨事。妙喜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雖然如是，也是作賊人心虛。是則不干這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但更添二十棒，只打覆船便了。且道渠過在甚麼處？老老大大不合與人代語。師云：覆船道渠無生死，還喫得雪峯意麼？若契得雪峯意，為什麼道我有二十棒寄打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會麼？這裏若會，便見妙喜道作賊人心虛，勘破雪峯了也。是則不干這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但更添二十棒，只打覆船便了。你道妙喜還有過也無？頭上著枷，脚下著杻。

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山僧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為什麼却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

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山僧今日失利。妙喜云：二尊宿一人向高高峯頂立不露頂，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濕脚。是則也是，未免有些諸訛。今夜或有人問杲上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只向他道：今日一隊奴僕在茶堂裏邨歌社舞，弄些神鬼，直得點胸尊者惡發，把鉢盂峯一擲，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驚得憍陳如怕怖憧惶，倒騎露柱，跳入擔板禪和鼻孔裏撞倒。舒州天柱峯安樂山神忍俊不禁，出來攔胷搦住云：尊者，你既稱阿羅漢，出三界二十五有塵勞，超分段生死，因甚麼有許多無明？被這一問，不勝懊懼，却回佛殿裏第三位打坐，依舊點胷點肋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自云：住！住！杲上座。他問：新年頭佛法，為什麼一向虛空裏打筋斗，說脫空謾人？良久云：杲上座今日失利。師云：有佛法無佛法，盡被鏡清、明教二大老當頭坐斷，不許後人搏量。妙喜以虛空口掉廣長舌，將三千大千世界過現未來佛及眾生真如凡聖、陰陽寒暑、乘除加減，束作一句，卷舒無礙，收放自由，管什麼新年頭舊年尾？佛法道有也得，道無也得，誰敢正眼覷著？若到天寧門下，更須勘過。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

舉：僧問睦州：經頭以字不成八不是，未審是什麼字？州彈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州云：上來講讚無限勝因，蝦蟇[跳-兆+孛]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妙喜云：這僧只問經頭一字，睦州盡將善知眾藝差別字輪，以龍龕手鑑、唐韻玉篇從頭注解，撒在這僧懷裏，這僧也不妨奇特，直下便肯承當。且道什麼處是他承當處？聽取箇註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彈指未終，普天匝地擊開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參透華嚴會中善知眾藝，教內教外一時收，世出世間皆周備，無邊罪咎如火消冰，無量勝義如恒沙聚，更有箇末後句，堅牢庫藏永收藏，總屬山前熊伯莊。師云：經頭一字是什麼字？睦州彈指一下，將黃面老人四十九年說不盡底一時吐露了也。妙喜矢上加尖，道：更有末後一句，諸人還委悉麼？良久，山斷疑休去，峯高又起來。

舉：龍牙頌云：一切名山到因脚，辛苦年深與襪著，而今年老不能行，手裏把箇破木杓。白雲端和尚云：龍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妙喜云：端和尚恁麼道，大似以己方人。杲上座即不然，家貧難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師云：這一箇，那一箇，和本三人一時放過，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

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真淨和尚云：這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人只得好咲。妙喜云：真淨老人大似欺誣亡沒。杲上座即不然，豁開三要三玄路，坐斷須彌第一峯。且道在三聖分上耶？在興化分上耶？具眼者辨取。師云：三聖、興

化、明眼宗師，因什麼活計本同，生涯迥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

音切

剜(於丸切)　窟竈(上口骨切，下力董切)　橈(女交切)　襩(丘畏切)　髭(子移切)　葦(屬鬼切)　[尸@豕](丁木切)　攙(仕銜切)　蔕(都計切)　蝕(林直切)　餿(色求切)　貶(悲檢切)　[口*佛](佛音)　哤(呼垢切)　啒(古兀切)　[口*律](力述切)　鬉(許活切)　龕(苦含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舉古下

侍者　明遠等　編

舉：百丈再參馬祖，侍立次，祖竪起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挂拂子於舊處。良久，云：你他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丈取拂子竪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亦挂拂子於舊處，祖便喝。後黃檗到百丈，一日辭，欲禮拜馬祖去，丈云：馬祖已遷化也。檗云：未審馬祖有何言句？丈遂舉再參因緣，云：我當時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百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否？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妙喜云：百丈被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百丈疑其承嗣馬祖。後因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打六十棒，便與三日耳聾出氣，臨濟始覺如蒿枝拂相似。敢問大眾：既是師承有據，因什麼用處不同？會麼？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師云：百丈竪拂，馬祖一喝。黃檗聞舉，不覺吐舌。臨濟宗興，正法眼滅。父子不傳，神仙秘訣。奈何後代兒孫，盡喚烏龜作鼈。乃喝一喝。

舉：昔有一婆子施財，請趙州和尚轉大藏經，趙州下禪牀，遶一帀云：轉藏已畢。人回，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轉一藏，如何和尚只轉半藏？妙喜云：眾中商量道：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遶一匝。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或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遶一匝，直饒百千萬億帀，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遶須彌山百千萬億帀，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亦如是，遶百千萬億帀，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師云：這婆子謂趙州只轉半藏，弄假像真，當時只消道，何不向未遶禪牀時會取？

舉：世尊將諸聖眾往第六天說大集經，勑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集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脫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勑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云：瞿曇！我待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薦福懷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諸仁者！作麼生著得一轉語與黃面老子出氣？尋常神通妙用、

智慧辯才，到此總用不著。盡閻浮大地人無不愛佛，到者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辨得出麼？良久，云：欲得識魔麼？開眼見明；欲得識佛麼？合眼見暗。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妙喜云：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便休去，不妨令人疑著。却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合眼見暗。郎當不少。又云：魔之與佛，以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與釋迦老子代一轉語：待這魔王道：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只向伊道：幾乎錯喚你作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檢點得出，許伊具衲僧眼。師云：澤廣藏山，貍能伏豹。二大老何用多言？只消對魔王道：魔王！魔王！你認那箇作菩提心？還識得也未？設使一切眾生成佛，盡眾生界空，無有眾生名字，你要登心也未許你在，管取拱手歸降。

舉：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依何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我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妙喜云：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什麼？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互相熱謾。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則且置，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恁麼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即今莫有知妙喜起處底麼？喝云：寐語作麼？師云：金剛齊道：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一時被障蔽魔王捉敗了也。雖然，也須扶金剛齊始得。

舉：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秉劍於前云：師得蘊空否？祖云：已得蘊空。王云：既得蘊空，離生死否？祖云：已離生死。王云：既離生死，就師乞頭得否？祖云：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白乳涌高數尺，王臂自墮。妙喜云：孟八郎漢又與麼去。師云：似則也似，是則未是。

舉：二十五祖波舍斯多因與外道論義，外道云：請師默論，不假言說。祖云：不假言說，孰知勝負？外道云：但取其義。祖云：汝以何為義？外道云：無心為義。祖云：汝既無心，安得義乎？外道云：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云：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外道云：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云：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云：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云：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反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妙喜云：婆舍斯多何用忉怛？當時若見他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了也。即今莫有與妙喜默論者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義墮了也。我也知你向鬼窟裡作活計。師云：我若作二十五

祖，纔見外道入門，便連棒打出，豈不丈夫？更待他道：請師默論。至於往反五十九番，遠之遠矣。
舉：六祖能大師因僧問：黃梅意旨 什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祖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妙喜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與你指出芭蕉。芭蕉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師云：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
舉：牛頭下安國玄挺禪師因僧問五祖云：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次，乃謂：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妙喜云：未興一念問時，不可無緣起也。時有僧云：未興一念問時，喚什麼作緣起？妙喜云：我也只要你恁麼道。師云：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
舉：杭州徑山國一欽禪師因馬祖遣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見，遂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後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箇什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畫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自惑了也。妙喜云：馬師仲冬嚴寒，國一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因甚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師云：圓相中著點墨，日月無光，天地黯黑。初未惑欽師，馬師先自惑，累及老南陽，也一場狼籍。良久。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如同不相識。
舉：鳥窠禪師因侍者會通一日作辭，師乃問：汝今何往？通云：某甲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云：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通云：如何是和尚此問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侍者因而有省。大溈秀云：可惜這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殊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妙喜云：溈山與麼批判，也未夢見鳥窠在。師云：會通於拈起布毛處便喝，免致諸方檢點。我恁麼道，也是為他閒事長無明。
舉：無著和尚送供往臺山，文殊相迎次，問：大德從何方而來？著云：南方。文殊云：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文殊云：多少眾？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却問文殊：此間如何住持？文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襍。著云：多少眾？文殊云：前三三後三三。妙喜云：當時若見，只向他道：和尚如是住持，直是不易。師云：畢竟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有底道：前三三後三三，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舉：南泉示眾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還有過麼？時趙州出，禮拜了去。有僧問趙州云：上座禮拜了去，意作麼生？州云：汝却問取和尚。僧遂問泉：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泉云：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妙喜云：兩箇老漢雖然[革*(華-(十*丨 *十)+(人*丨 *人))]裏動指，殊不知傍觀者哂。師云：南泉、趙州總被這僧一狀領過。

舉：南泉一日問座主：講得什麼經？主云：彌勒下生經。泉云：彌勒什麼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泉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洞山价舉問雲居，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震動，乃云：吾在雲岩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大陽玄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妙喜云：禪牀動、火爐動、地動即不無，這三箇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箇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什麼人下生？又作麼生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師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舉：南泉因陸亘大夫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云：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妙喜云：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大夫一點不得，亦未摸著他脚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大夫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只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師云：大眾！還會麼？你若向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上會，落在肇法師圈襩裏；若向理事上會，又落在妙喜葛藤中，總無自由分。只如南泉指牡丹向陸亘道：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你畢竟如何會？天寧不惜眉毛，為你諸人下箇註脚：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舉鵝湖問諸碩德：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為道？對云：知者是。湖云：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何謂知者是？有對云：無分別是。湖云：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有對云：四禪八定是。湖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耶？舉眾杜口，妙喜云：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師云：僧投寺裡宿，賊打不防家。

舉：百靈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甚人？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真是妙德空生也。贊之不及。士却問靈：得力句是誰得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路。靈一去，更不回首。妙喜云：這箇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老一著。何故？當時不得箇破笠頭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師云：百靈

戴笠便去，得力句分明舉似來。因甚麼妙喜老人道：百靈有甚面目見他龐公？也是扶強不扶弱。有人與妙喜作主，要問：作麼生是得力句？速道！速道！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舉：龐居士問馬祖：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云：一種沒弦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乃作禮。祖歸方丈，士隨後入云：弄巧成拙。妙喜云：馬大師覷上覷下不無，爭奈昧却本來人？居士雖禮拜，也是渾崙吞箇棗。馬師歸方丈，士隨後乃云：弄巧成拙，救得一半。師云：說甚麼救得一半？三十年後換手椎胸去在。

舉：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因此契悟。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箇什麼？若言無，這僧為甚悟去？妙喜云：雲門大似阿修羅王，攪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復喝云：寐語作麼？師云：諸仁者！要見雲門則易，要見妙喜則難。諝訛在什麼處？劍去久矣，你方刻舟。

舉：趙州因僧辭，州問：什麼處去？僧云：諸方學佛法去。州豎起拂子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僧云：與麼則不去也。州云：摘楊花，摘楊花。妙喜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錘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兩箇石人鬬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徧行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摩尼達里吽嚩吒。靈隱岳舉妙喜語了，

云：妙喜老人盡力道，只道得到這裏，還知香山落處麼？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兮珠走盤，密密鴛鴦閒繡出，金針終不與人看。師云：妙喜老祖唱之於前，天寧遠孫和之於後，門前種萵苣，萵苣生火筋，火筋開蓮華，蓮華結木瓜，木瓜忽然擲落地，撒出無數無數脂麻。何也？且要入拍。

舉：趙州與文遠論義：鬬劣不鬬勝，勝者輸胡餅。遠云：請和尚立義。州云：我是一頭驢。遠云：某甲是驢胃 。州云：我是驢糞。遠云：我是糞中蟲。州云：汝在彼中作什麼？遠云：我在彼中過夏。州云：把將胡餅來。妙喜云：文遠在驢糞中過夏，面赤不如語直。趙州貪他少利，贏得箇胡餅，檢點將來，也是普州人送賊。畢竟如何？鵝王擇乳，素非鴨類。師云：當時文遠待趙州老漢道：我是一頭驢。便道：輸却胡餅了也。老漢取胡餅，就手奪却便行。

舉：長沙一夕翫月次，仰山云：人人盡有這箇事，祇是用不得。沙云：恰是倩汝用去。山云：你作麼生用？沙乃與一踏，踏倒，山起來云：爾直下似箇大蟲。妙喜云：皎潔一輪，寒光萬里，靈利者葉落知秋，鬬茸者忠言逆耳。休不休？已不已？小釋迦有陷虎之機，老大蟲却無牙齒，當時一踏豈造次？驀然倒地非偶爾 。眾中還有緇

素得二老出者麼？良久，云：設有，也是掉棒打月。師云：小釋迦云：你作麼生用？岑大蟲便與一踏，盡謂高超物外，獨步寰中。天寧忍俊不禁，也擬冷處著把火。二大老如斯吐露於建化門頭，足可觀光。若是這箇事，料掉無交涉。

舉：甘贄行者入南泉設齋，黃檗為首座。行者請施財，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羿錢出去，須臾復云：請施財。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行者乃行瞬。妙喜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雲居羅漢却較些子。師云：恁麼恁麼，扶起甘贄，推倒黃檗；不恁麼不恁麼，扶起黃檗，推倒甘贄。只如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又作麼生？師子咬人，韓獹逐塊。

舉：溈山同百丈入山作務，丈云：將得火來麼？溈云：有。丈云：在甚處？溈把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云：如蟲御木。妙喜云：百丈若無後語，洎被典座謾。師云：百丈却因後語被人覷破，帶累典座隨邪逐惡。天寧幸是無事，汝等諸人來這裏覓箇什麼？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以拄杖一時趕散。

舉：黃檗示眾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云：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妙喜云：且道是醍醐句？毒藥句？師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辨取。

舉：黃檗一日因南泉問：定慧等學，明會佛性，此理如何？檗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始得。泉云：莫便是長老見處麼？檗云：不敢。泉云：漿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檗休去。妙喜云：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師云：又是逢便宜？又是落便宜？

舉仰山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山乃推出枕子。溈山聞乃云：寂子用劍刃上事。妙喜云：溈山正是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子已是漏逗，更著名字喚作劍刃上事，悞他學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則借水獻花，要且理無曲斷。即今莫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枕子還當法身說法也無？師云：這僧問法身說法蹉過也，不知仰山推出枕子又何曾見大小？溈山將錯就錯，配作劍刃上事，縛作一束，秤上秤來八兩半斤，如無輕重。若也當時纔見這僧道法身還解說法也無，便驟步歸方丈，豈不是出格宗師？免得天下衲僧貶剝。

舉：仰山因問香嚴：師弟近日有悟道頌，試舉看。遂舉擊竹頌，山云：此是閒時搆置。又舉一偈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尚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山云：你只得如來禪，不得祖師禪。又呈一偈云：吾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山云：且喜師弟會祖師禪。妙喜云：溈山晚年好則劇，

教得一棚肉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語話是他人？師云：師兄師弟，去年今年，論什麼道？說什麼禪？總是掉棒打月，何異掘地討天？禪！禪也無妙也無玄，莫把封皮作信傳。

舉香嚴示眾云：如人在千丈懸崖，口銜樹枝，手無所攀，脚無所踏。忽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則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時有虎頭上座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嚴呵呵大咲。妙喜云：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看這般說話，也是泗洲人見大聖。師云：香嚴老人曲說方便，虎頭上座未辨端倪。若論激揚此事，三生六十劫。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有頌：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於今更不疑。舉似溈山，山云：從緣得入，永不退失，汝善護持。次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妙喜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師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直饒百鍊精金，不免入爐再煅。

舉：睦州見僧來，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州云：門前金剛為什麼竪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州便打。妙喜云：雖然無孔笛，撞著氈拍板，直是五音調暢，六律和諧。子細檢點將來，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不得動著，動著打折驢腰。師云：睦州與這僧二俱作家，二俱不作家，還有人辨得出麼？

舉：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日困。濟云：這老漢寐語作麼？山便打，濟掀倒禪牀。雲峯悅云：奇怪，諸禪德！此二員作家一拶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喝一喝，下座。妙喜云：雲峯與麼批判，大似普州人。徑山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不見道：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師云：眾中道：德山、臨濟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殊不知，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舉臨濟垂問：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妙喜云：賊身已露。師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舉保壽問胡釘鉸云：莫是胡釘鉸麼？胡云：不敢。壽云：還釘得虛空否？胡云：請和尚釘破來。壽便打。胡云：莫錯打某甲。壽云：汝向後遇多口阿師，與汝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問：不知某甲過在甚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釘鉸於此有省。妙喜云：直饒釘得這一縫，檢點將來，亦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對俗人說家醜。師云：胡釘鉸元不知這一縫。當時趙州若不與賊過

梯，便是踏破百二十緉草鞋，也未瞥地在。雖然釘鉸明得，也較保壽三千里。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峯云：待汝出網來，却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繁。妙喜云：一人麤似丘山，一人細如米末。雖然麤細不同，秤來輕重恰好。徑山今日真實告報諸人，切忌鑽龜打瓦。師云：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待汝出網來，却向汝道。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舉南院因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恁麼道？院云：是。僧便掀倒禪牀。院云：你看這瞎漢亂做。僧擬議，院打出。妙喜云：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師云：這僧敢在毒虵頭上揩痒，蒼龍頷下批鱗，誰不賞他大膽？只是末上少了一著。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舉：興化一日云：克賓維那，爾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我不入這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至明日，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趁出。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汎汎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妙喜云：雲居拗曲作直。妙喜道：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師云：克賓法戰不勝，興化據令而行，稱提臨濟宗風，揭示正法眼藏，棒頭出孝子，佛法無人情，當時將謂茅長短，燒却元來地不平。
舉：石頭因藥山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云：與麼也不得，不與麼也不得，與麼、不與麼總不得，汝作麼生？山佇思。頭云：汝因緣不在此，江西有馬大師子往彼去，應為汝說。山至彼，准前請問。馬師云：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不是。山於是有省，便作禮。馬師云：子見箇什麼道理？山云：某甲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馬師云：汝既如是，宜善護持。妙喜云：好箇話端，阿誰會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師云：藥山只知蚊子上鐵牛，不知鐵牛叮蚊子，露柱親遭一口，燈籠無地藏身，嚇得馬大師變作老妙喜。我且問你：話端從甚麼處說起？相罵饒你插觜，相唾饒你潑水。
舉：洞山示眾云：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後有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山聞，乃云：大唐國內能有幾人？妙喜云：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師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舉：夾山示眾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雲門云：蝦蟇鑽你鼻孔，毒虵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裡會取。妙喜云：夾山垜生招箭，雲門認賊為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云：百草頭薦阿誰？鬧市裏識什麼？

舉九峯在石霜為侍者，因普會遷化，眾舉首座住持，峯云：須明得先師意始可住。遂問：先師道：如古廟裏香爐去，冷湫湫地去；如一條白練去，口邊生醭去。首座作麼生會？座云：明一色邊事。峯云：未會先師意在，不得住。座云：裝香來。我若不會先師意，香煙起時脫去不得。及至香煙纔起，首座脫去，峯乃於背上撫云：坐脫立亡即不無，首座先師意未夢見在。妙喜云：兩箇無孔鐵鎚，就中一箇敢重。師云：首座坐脫立亡，侍者說黃道黑。先師意在鉤頭，須信曲中有直。若在臨濟門下，三十棒教誰喫？纔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舉：曹山示眾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一轉語，教他不疑去？雲門便問：密密處為甚不知有？山云：只為密密，所以不知有。門云：此人如何親近？山云：莫向密密處親近。門云：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云：始解親近。門應諾諾。妙喜云：濁油更點濕燈心。師云：雪山南面三千里。

舉：乾峯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妙喜云：乾峯洗面摸著鼻，雲門喫飯咬著沙，二人驀地相逢著，元來却是舊冤家。雖然如是，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又云：彼此揚家醜，賴遇無傍觀者。師云：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

舉：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趙州聞僧舉，乃云：終不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峯聞得，乃云：趙州古佛。遂遙望作禮，從此不答話。妙喜云：雪峯不答話，疑殺天下人。趙州道苦，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則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到江扶櫓棹，出岳濟民田。飲者如何？清涼肺腑。此語有兩負門，若人辨得，許你有參學眼。師云：妙喜老人可謂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舉：高亭初往參德山，隔江見德山在江岸坐，乃隔江問訊，山以手招之，亭忽開悟便迴，更不渡江，遂返高亭。住持妙喜云：高亭橫趁而去，許伊是箇靈利師僧，若要法嗣德山則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岸在？師云：如今眾中商量道：高亭見德山不與他說話便去，所以妙喜道：猶與德山隔岸在。還曾夢見高亭麼？拈起拄杖云：便好喚回與一頓。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舉：玄沙示眾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且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搥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當時地藏出云：某甲有眼耳，和尚作麼生接？沙云：慚愧。便歸方丈。雲門因僧請益云：汝禮拜著。僧拜起，門以拄杖挃之，僧乃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纔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門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其僧於是有省。妙喜云：這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著草鞋行脚。師云：玄沙、雲門氣急殺人，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舉：玄沙與天龍入山見虎，龍云：前面是虎。沙云：是汝阿虎。龍歸院，乃問：適來山中，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沙云：娑婆世界有四種重障，若人透得，許出陰界。妙喜云：也知和尚為人切。師云：畢竟見箇什麼？隨例道：虎蝦跳不出斗。

舉：雲門問直歲：什麼處去來？歲云：刈茅來。門云：刈得幾箇祖師？歲云：三百箇。門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門便打。妙喜云：直歲無語，自有三百箇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師云：大小雲門却被直歲勘破。

舉：雲門示眾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妙喜拈拄杖云：者箇是色。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云：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復卓一下。師云：汝等諸人不是不聞聲，因什麼不悟道？不是不見色，因什麼不明心？雲門習麼提撕，妙喜習麼判斷，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舉：保福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福云：不能盡底去。僧云：為什麼不盡底去？福云：賊是家親。僧云：既是家親，為什麼翻成家賊？福云：內既無應，外不能為。僧云：忽然捉敗，功歸何處？福云：賞亦不曾聞。僧云：恁麼則勞而無功。福云：功即不無，成而不取。僧云：既是成功，為什麼不取？福云：不見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妙喜云：絲來線去弄精魂。師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舉：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主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眼云：與麼又爭得？主云：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作麼生？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主便拜。妙喜云：法眼與修山主絲來線去，綿綿密密，扶起地藏門風，可謂滿目光生。若是徑山門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何故？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甚麼處得這消息來？師云：二老漢不會轉身句，如今忽問天寧：毫釐

有差，天地懸隔時如何？向他道：昨日有人問，三十棒趁出院去也。
舉：法眼有時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後來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隔。妙喜云：識得凳子，好剃頭洗脚。雖然如是，錯會者多。師云：莫將閒話當聞話，往往事從閒話生。
舉：修山主示眾云：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會，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妙喜云：點鐵化為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師云：修山主熟處難忘，也是胡地冬抽笋。
舉：法雲因百法座主云：禪家流多愛脫空。雲造前問：承聞座主講得百法論，是否？主云：不敢。雲云：昨日晴，今日雨，是甚麼法中收？主無對。雲云：莫道禪家流多愛脫空好。主抗聲云：和尚且道：昨日晴，今日雨，是什麼法中收？雲云：四十二時分不相應法中收。主乃屈服，作禮而謝。妙喜云：昨日雨，今日晴，時分不相應，三日後看取。師云：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音切

嵩(呼豪切)　鍼(之林切)　緘(古咸切)　溈(為音)　擷(都年切)　傀儡(上古回切，下力回切)　捋(千葛切)　捺(乃曷切)　蚌(步項切)　鷸(余律切)　鉸(古効切)　揩(可皆切)　醭(匹卜 切)　摸(莫奴切)　蝦(下加切)　溼(時及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頌古

侍者　胤丘等　編

舉：德山小參，示眾云：老僧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什麼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云：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要識新羅僧，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

塗毒鼓未擊，早是鴨聞雷。漫天網未收，躍鱗衝浪來。德山老，德山老，正令當行非草草。法眼重加矢上尖，圓明更向聲前掃。千古流芳雪竇師，長劍在手親提持。

舉：德山挾複子到溈山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溈山默坐不顧。德山云：無！無！便下去。復云：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見溈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當時背法堂著草鞋便去。溈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法堂著草鞋便去。溈山云：還識此子麼？已後向孤峯頂上蜑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作家相見，無背無面。眼似流星，機如閃電。提起坐具，略露鋒鋩。擬取拂子，聊乘快便。已後孤峯結草菴，牛頭向北馬頭南。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泉云：有。丈云：作麼生是不為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云：說了也。泉云：普願只恁麼，未審和尚如何？丈云：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泉云：普願不會。丈云：我太煞為你說了也。

為人不為人，水上捉麒麟。說法不說法，證龜却成鱉。百丈南泉，陣勢既圓。只拋瓦子相擊，錯教千古流傳。

舉：百丈再參馬祖，祖舉拂子，丈云：即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侍立少頃，祖云：你已後鼓兩片皮，如何為人？丈取拂子舉起，祖云：即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祖便喝，丈大悟。後謂黃檗云：我當時被馬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

大丈夫，須勦絕，纔涉商量，便成塗轍。畫餅不可充饑，喫鹽那能止渴？馬駒踏殺天下人，未是當時這一喝。

舉：道吾至一家吊慰，漸源撫棺問：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後於石霜

再舉，始知落處。一日，將鍬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靈骨？源云：正好著力。太原孚云：先師靈骨猶在。

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滿口含霜，全身入草。先師靈骨，廓爾現前，不用鐵鍬鏟地，從教白浪滔天。大可憐，不是顛，海枯終見底，人死脚皮穿。

舉：靈山會上有一女子於佛前入定，佛勅文殊出之。文殊遶女子三遭，鳴指一下，女子入定儼然。文殊遂運神力托至梵天，撲下女子，亦復儼然。佛云：非但汝一人出此女子定不得，設使千百萬億文殊亦出不得。下界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定。佛語未竟，罔明從地湧出。佛勅令出定，罔明遶女子三帀，鳴指一下，女子遂出定。老宿徵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為什麼出女子定不得？罔明為什麼却出得？

一切處是定，出入有何拘。瞿曇推倒女子，罔明扶起文殊。咄咄咄，噓噓噓，覿面相逢不識渠。

舉青原謂石頭云：人人盡道曹溪有消息。頭云：有人不道曹溪有消息。原云：大藏小藏從何得？頭云：盡從這裏去，諸事總不關。

有消息，無消息，誰辨的無消息？有消息，也奇特，大藏小藏從何得？生鐵蒺藜當面擲。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清波無透路。僧云：和尚從何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便與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

水中本無月，捏目自生花，到處覓相似，苦哉佛陁耶。問前三十棒，問後趁出院，大小大雲門，與人通一線。

舉：僧問龍牙：二鼠侵藤時如何？牙云：須知有隱身處始得。僧云：如何是隱身處？牙云：還見儂家麼？

藤枝迥秀，二鼠難侵。不如不異，非古非今。儂家面目只這是，曠劫何人住生死。

舉圓覺經云：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

虛空包不盡，大地載不起。任是老瞿曇，於斯難下觜。黃金粧白牯，五彩畫狸奴。脚不離門限，長年走長途。

舉僧問雪峯：古澗寒泉時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後有僧舉似趙州，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去也。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云：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之云：趙州古佛從此不答話。

來問不離窠，應機非逸格。雪峯與趙州，一窖俱埋却。要知古澗寒泉，初非湛湛涓涓。無限盲驢拽磨，大鵬背負青天。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良久，外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既去，阿難問云：外道有何所證？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有言無言俱不問，追風駿馬猶為鈍。忽然自肯點頭時，豈待重將鞭影施。誰又何疑，巍巍堂堂，三界大師。

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是甚麼人得？祖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也無？祖云：我不得。僧云：為甚麼不得？祖云：我不會佛法。

黃梅有甚意旨，六祖元是樵夫。道我不會佛法，茫茫接響承虛。若非一筆勾下，轉見滋蔓難圖。六六元來三十六，長江風緊浪花麤。

舉：太原孚上座問鼓山：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山云：即今生也。鼻孔在什麼處？孚不肯，乃云：你問，我與你答。山云：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孚乃搖扇而已。

父母未生，鼻孔崢嶸。及乎生也，大頭向下。鼓山放過太原，太原勘破鼓山。拈起手中扇子，是非都不相關。

舉：乾峯示眾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云：昨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峯云：典座今日不得普請。

赤烏飛，白兔走。山茶華，水酒柳。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夜來海底剔金燈，天曉面南看北斗。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麼？吾云：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相似。巖云：我會也。吾云：你作麼生會？巖云：徧身是手眼。吾云：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你又作麼生？吾云：通身是手眼。

通身徧身，是手是眼。一物元無，十虛充滿。雲巖盡力道，只道得八成。不是僧繇手，徒說會丹青。

舉：洞山夏末示眾云：秋初夏末，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眾無語。僧舉似石霜，霜云：何不道出門便是草？

靜悄悄，鬧浩浩。鬧浩浩，靜悄悄。新豐萬里無寸草，瀏陽出門便是草。如今要見二大老，鶻眼龍睛何處討。

舉：定山、夾山同行，定山云：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夾山云：生死中有佛，則不迷生死。二人各謂己語親切，往大梅舉而質之，梅云：一親一疏。二人下去。次日，夾山往問：阿那箇親？梅云：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後，舉此謂眾云：我當時失却一隻眼。雪竇云：夾山畢竟不知當時換得一隻眼。

論佛論生死，有無俱未是。大梅老凍膿，失却拄杖子。當時各與三十，徧界無錐可立。特地分別親疏，受他當面塗糊。[翟*支]

瞎摩醯頂門眼，開發人天有何限。

舉：趙州云：老僧答話去也。有解問底，致將一問來。時有僧出禮拜，州云：比來拋甎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下座。後法眼舉問覺鐵觜：此意如何？覺云：與和尚舉箇喻，如國家拜將相似。問云：誰人去得？有一人云：某去得。答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

照雪橫戈，撒星排陣。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老僧答話也，豈是教你問。拋甎引玉大垂慈，脫顛囊錐徒逞俊。覺鐵觜，覺鐵觜，看看平地波濤起。

舉：馬祖、百丈、西堂、南泉翫月次，祖指月問西堂：正當恁麼時如何？西堂對云：正好供養。問百丈，丈對云：正好修行。問南泉，泉拂袖便去。祖云：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大地與山河，光明處處透。百丈西堂，供養修行。金春玉應，虎步龍驤。獨有南泉較些子，星流不問三千里。

舉：金牛行食次，問龐居士云：生心受食，淨名已訶。去此二途，居士還甘否？士云：當時善現豈不作家？牛云：豈干他事？士云：食到口邊，被人奪却。牛便行食。士云：不消一句子。

金牛勾賊破家。龐公據欵結案，往來古路翛然。翻憶淨名善現，一句子沒疏親。錦上鋪花色轉新。

舉師祖問南泉：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你往來者是藏。雪竇云：草裏漢。祖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是藏。雪竇云：雪上更加霜。祖云：如何是珠？泉云：師祖。祖云：諾。雪竇云：百丈竿頭作伎倆，未是險。若向箇裏着得一隻眼，賓主瓦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直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

聲前拋不出，句後覓無踪，今古強描邈，墮他光影中。摩尼珠，作麼會？提起金鎚百襍碎。

舉僧問藥山：如何是道中至寶？山云：莫諂曲。僧云：不諂曲時如何？山云：傾國不換。

道中至寶，傾國不換。捨己從人，藥山老漢。分明莫諂曲，萬古歸一貫。白璧與黃金，從教泥土賤。

舉僧問雲門：學人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須彌山，見何難。日晝月夜，地濶天寬。君不見神光斷臂立深雪，覓不得心心自安。

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子云：演出一大藏。

投子一言，旋乾轉坤。指不自觸，舌何可捫。量外提持兮盡同魔說，目前包裹兮三世佛冤。也無妙，也無玄。可憐尋劍客，空認刻舟痕。

舉：智門問五祖戒和尚：暑往寒來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戒云：五鳳樓前聽玉漏。門云：爭奈主山高，案山低？戒云：須彌頂上擊金鐘。

耳卓朔，頭鬘鬆。斬釘截鐵，逸格超宗。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鐘。

舉：本仁示眾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仁云：喚作色得麼？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喚作聲得麼？僧無語。仁云：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許你有箇入處。

沙裡尋油，爐邊聽水。非色非聲，滿眼滿耳。不施本分鉗鎚，空費自家唇齒。問到甚時休，答從何處止。比他臨濟德山，直是白雲萬里。

舉，雲門問僧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門云：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門云：一條絛三十文。僧云：如何是一條絛三十文？門云：打與。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雲門跛脚師，只有一張口。嚼碎太虛空，須彌顛倒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知音何在頻頻舉。

舉教中道：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一言勘破維摩詰，鼻孔眼睛俱打失。黑如漆，明如日，四溟東海流，般若波羅蜜。

舉，僧問雲門：生死到來，如何回避？門云：在什麼處？

華落華開，月圓月缺。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踏著秤錘硬似鐵，甕裏何曾失却鼈。

舉：丹霞初見馬祖，以兩手托㙦頭，祖云：吾非汝師，南嶽石頭處去。霞遂至石頭，如前托㙦頭，頭云：著糟廠去。霞依童行次，一日，石頭為眾云：今日齋後，普請剗佛殿前艸。眾競具鋤鍬，霞獨洗頭，捧剃刀於石頭前胡跪，頭云：作什麼？霞云：請師剗艸。石頭笑為剃髮，呼為授戒，霞掩耳而去。却回江西馬祖院，騎聖僧項，眾驚報馬祖，祖親來見，乃云：我子天然。霞遂作禮，云：謝師安名。祖問：甚處來？霞云：石頭來。祖云：石頭路滑，子莫曾蹧倒麼？霞云：若蹧倒則不來也。

剔起便行，太遲鈍生。石頭剗草，馬祖安名。黃河水清，丹山鳳鳴。見斯人兮，駕馭崢嶸。

舉：雲門示眾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著燈籠向佛殿裏，拈三門安燈籠上。

有句無句，是住非住。形山在這裏，寶在甚麼處。陵宇宙，鑠乾坤，燈籠佛殿及三門。從來沒一絲頭許，北地黃河徹底渾。

舉：雪峯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熬山店上成道，象骨峯前入草。三箇木毬輥來，一粒粟米全該。直饒打鼓普請看，只在目前人不見。

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

即心即佛，亘古亘今。虛空撲落，大地平沈。昨夜三更曰 卓午，大蟲咬殺南山虎。

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

非心非佛，將錯就錯。不入丹青，如何描邈。桃花雪白李花紅，日出西方夜落東。

舉：馬祖與百丈同遊山，見野鴨子飛過，祖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祖云：向什麼處去也？丈云：飛過去也。祖將百丈鼻孔扭丈作忍痛聲，祖云：何曾飛去？丈於此有省。

野鴨子，飛過去。有來由，無寘處。杻鼻從教痛徹天，師資切忌尋言路。言路絕，千里萬里一條鐵。

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為什麼却無？教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云：明教今日失利。

新年頭佛法，一有還一無。明教與鏡清，同歸固殊途。張公喫酒李公醉，贏得清風動天地。

舉，僧問琅玡：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玡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有省。

同不同，別非別。機奪機，楔出楔。山河大地紅爐雪，莫問如今誰動舌。

舉：僧問長沙：本來身還成佛否？沙云：你道大唐天子還刈茆割稻否？僧云：成佛又是何人？沙云：是你成佛，知不知？

成佛不成佛，有言殊未親。大唐天子貴，不是刈茅人。無端拈出本來身，已是重添鏡上塵。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峯。僧禮拜，丈便打。

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獨坐大雄峯。全明奇特事，龍唫霧起，虎嘯風生。大家携手向崢嶸。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鱉。

撥動竿頭線，來三室內燈。本無恁麼事，今古競頭爭。自從香林撲滅，誰敢證龜成鱉。君不見，德山棒，臨濟喝，但有纖毫帶影來，金剛寶劍當頭截。

舉：麻谷持錫見章敬，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如是！如是！後到南泉，亦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却道不是？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歸敗壞。

如是如是，猛虎插翼。不是不是，青天霹靂。遶牀振錫歸風力，一句了然超百億。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麈？山云：看箭。僧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起走。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數？

麈中麈，誰解舉？射不著，有甚數？千千萬萬弄泥團，到此方知發箭難，試與諸人發箭看。乃云：中也。又云：過也。

舉雲門示眾云：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拈却藥病，不立自己。一切時中，迥無依倚。了事衲僧，坐在這裡。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舉乾峯示眾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穩坐。雖然如是，更須知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始得。雲門出眾問云：只如庵內人，為什麼不見庵外事？峯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在。峯云：子是什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峯云：直須恁麼，始解穩坐。

十字街頭問路，三千里外知音。乾峯呵呵大笑，雲門不是好心。

子期端可鑄黃金，山未高兮水未深。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有頌：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兩箇五伯，元是一貫。春至桃花滿樹紅，為誰開口咲東風。玄沙有語無人識，只要重論汗馬功。

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云：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今年八月。門云：放你三頓棒。次日，洞山往問：昨蒙和尚放某三頓棒，未審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大悟。

近離查渡，夏在報慈。一一通來歷，一一絕思惟。放汝三頓棒，天下人標榜。照雪吹毛光晃晃。

舉三聖問雪峯：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峯云：待你出網來向你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峯云：老僧住持事煩。

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待汝出網來，話頭也不識。放行把住，把住放行。不知白雪陽春曲，更有何人和得成。

舉：僧問趙州：見說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州云：鎮州出大蘿蔔。

趙州親見南泉，鼻孔元無半邊。鎮州出大蘿蔔，天下衲僧取則。
打破漆桶，坐斷舌頭。蘆花明月夜，隨意泊漁舟。

舉：陸亘大夫謂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云：大夫！陸應諾。泉指花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金不博金，水不洗水。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亘大夫，南泉老子。

舉：雲門示眾云：十五日已前則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眾無對。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暑往寒來，東湧西沒。韶陽老人，舌頭無骨。一句絕商量，日日是好日。咄！肯與時人作窠窟。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物見主，眼卓豎。水中月，作麼取。提起麻三斤，休教地主嗔。
輸納官租了，天地一閑人。

舉雪峯示眾云：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玄沙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三世諸佛，一堆紅燄。若說若聽，無剩無欠。雪峯與玄沙，父子真冤家。麻上生繩猶自可，那堪繩上更生虵。

舉：東寺問仰山：甚處人？山云：廣州。寺云：我聞廣州有鎮海明珠，是否？山云：是。寺云：作何顏色？山云：黑月則現，白月則隱。寺云：子還帶得來麼？山云：帶得來。寺云：何不呈示老僧？山云：諾。慧寂昨到溈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寺云：真師子兒！大師子吼！

舉世無倫匹，當機有舒卷。須彌山不高，滄浪水猶淺。覿面相呈鎮海珠，黑月白月空名模。真師子兒，大師子吼。頭上著枷，脚下著杻。仰山幸自可憐生，奈何東寺揚家醜。

舉：趙州示眾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言語，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僧問：既不在明白裏，未審護惜箇什麼？州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為什麼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則得，禮拜了退。

本無虧，曾不隔。誰揀擇，是明白。心憤憤，口喃喃。幾度浮雲生碧落，依然明月照寒潭。

舉石頭示眾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云：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云：我這裏針箚不入。山云：我這裏如石上栽花。

輥芥投針，買鐵得金。把氈拍板，彈沒絃琴。承虛接響人無數，到底難傳太古音。

舉：雪峯示眾云：望州亭與諸人相見了也，烏石嶺與諸人相見了也，僧堂前與諸人相見了也。後保福舉問鵝湖：僧堂前則且置，什

麼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

現前碧綠間青黃，萬象森羅不覆藏。揭示雪峯相見眼，望州烏石與僧堂。古人恁麼道，只道得一半，那一半君自看。

舉：代宗皇帝問忠國師：和尚百年後所須何物？國師云：要箇無縫塔子。帝云：請師塔樣。國師云：會麼？帝云：不會。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國師遷化後，帝召耽源問：此意如何？耽源呈頌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舡，瑠璃殿上無知識。

只這箇無縫塔，上下四維，十方周帀。長天月落兮影絕光沈，大海波生兮聲傳響答。峭巍巍，風颯颯，與他知識何交涉？

舉石頭見藥山坐次，問：你在此作什麼？山云：一物不為。頭云：恁麼則閑坐也。山云：閑坐則為也。頭云：汝道不為，不為箇什麼？山云：千聖亦不識。石頭以頌讚之：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一物不為，合水和泥；千聖不識，隨聲逐色。無繩自縛數如蒜，客至燒香飯後茶。

舉：雲門示眾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光明？眾無對。自代云：僧堂佛殿，廚庫山門。

青山青，白雲白。玉轉珠回，龍騰鳳躍。佛殿與山門，到此俱拈却。眼裏瞳人吹尺八。

舉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自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九龍吐水自空來，襯足金蓮徧地開。天上人間藏不得，這回未免出胞胎。獨稱尊，向誰說？錯承當，第二月。且如何是第一月？咄！

舉：雪峯住菴，有二僧到，峯見，以手托菴門，放身出云：是什麼？僧亦云：是什麼？峯低首歸菴。其僧後至巖頭，頭問云：雪老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云：雪峯道什麼？僧云：雪峯無語。頭云：噫！我悔不當初向伊道有箇末後句，我若向伊道，已後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舉此話請益，頭云：汝何不早問？僧云：不敢造次。頭云：我雖與雪峯同條生，不與雪峯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

巖頭末後句，對面三千里。雖與雪峯同條生，不與雪峯同條死。只這是，是何物？為君打破精靈窟。

舉：天平從漪和尚行脚在西院，常云：今時莫道會佛法，只覓箇舉話底人也難得。一日，從西院法堂下過，西院高聲喚，從漪頻舉首，院云：錯！行三兩步，院又云：錯！院云：適來兩錯，是老僧錯？是上座錯？平云：是從漪錯。院云：錯！錯！少頃，院云：上

堂且在此度夏，待與你商量。這兩錯定，當時便去。後住天平，示眾云：老僧當年行脚，被業風吹到汝州西院，有箇思明長老勘我兩錯，便待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未行脚發足。南方行脚時，早知道錯了也。

應病與藥，且下兩錯。從公處斷，直須出院天平老。天平老。休懊惱。客行何似歸家好。却把住。道、道、道。

舉踈山在香嚴，嚴一日上堂，有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攜。踈山作嘔吐勢。嚴云：師叔不肯那？山云：不得無過。嚴云：過在甚處？山云：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嚴云：師叔莫道得麼？山云：還我法座與你道。於是嚴令陞座，如前問之。山云：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云：肯又肯箇什麼？諾又諾箇什麼？山云：肯則肯他諸聖，諾則諾於己靈。嚴云：師叔恁麼道，也須倒嗣三十年始得。後住踈山，常病返胃 。一日，舉此問鏡清：病僧肯諾不得全道者作麼生會？清云：全歸肯諾。山云：不得全又作麼生？清云：箇中無肯路。山云：始愜病僧意。

良 工列規矩，古鑑辨妍媸。掉臂過關者，難藏毫髮私。石火鈍，電光遲。不留肯諾，切忌針錐。閑把一枝無孔笛，逆風吹了順風吹。

舉，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許趣向也無？泉云：擬向即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廓同大虛，豈可強是非耶？州於言下大悟。

南人不相耳，北人不相鼻。眉毛在眼上，鼻孔裏出氣。巍巍堂堂，煒煒煌煌。劍號巨闕，珠稱夜光。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舉：百丈每至陞座，常有一老人聽法。一日眾去，老人獨留，丈云：汝是何人？老人云：某非人，然某緣五百生前迦葉佛時曾住此山，錯答學人一轉語，所以五百世墮野狐身。今欲舉此話，請和尚為答。丈云：汝試舉看。老人云：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丈云：汝問，我與汝道。老人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遂悟，得脫野狐身化去。

百丈野狐，蘇盧蘇盧。不落不昧，悉哩悉悉哩。三三兩兩過遼西，一雙紅杏換消梨。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陞座示眾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且道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陂佇思，穴便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便打一拂子云：長老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

又打一拂子。牧主云：將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箇什麼道理？主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穴便下座。

鐵牛機，不搭印，堪笑盧陂衝雪刃。興化端然坐受降，纖塵不犯碧油幢。李將軍有嘉聲在，赫赫神威臨四海。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回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梨，熱時熱殺闍梨。

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換斗移星，拈日作月。寒時寒，熱時熱。

木馬走如煙，泥牛流出血。

舉：金牛每至食時，自攜飯至僧堂前，撫掌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菩薩子喫飯來！後僧問長慶：菩薩子喫飯來，意旨 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贊。又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慶贊。意旨 如何？光作舞，僧便禮拜。光云：作麼生會？僧亦作舞。光云：這野狐精！

金牛一盤飯，特地糝椒薑，不中飽人喫，徒勞舞袖長。這僧若是英靈漢，毛孔猶須七日香。

舉疎山示眾云：病僧咸通年已前會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門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門云：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山云：許。門云：只如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山云：是。門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門云：未審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山云：法身周徧，爭得不該？門指淨瓶云：還有法身也無？山云：莫向淨瓶邊覓。門云：諾！諾！

猛虎口中奪鹿，饑鷹爪下分兔。疎山撞著雲門，可見寰區獨步。

咸通已後咸通前，法身向上法身邊。一條紅線兩人牽，只是當時話未圓。

舉：臺山路上有一娑子，僧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阿師！便恁麼去。前後僧問皆如此。後有僧舉似趙州，州云：待我為你勘破這老婆。遂往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州纔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州歸，舉似大眾云：我為你勘破這婆了了也。老宿拈云：什麼處是勘破處？

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趙州屋裏坐，勘破臺山婆。師子咬人，韓獹逐塊。七百甲 子老兒，今日和贓捉敗。

舉：雲門示眾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作麼生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

韶陽老人，口頭聲色。稻麻竹葦，衲僧幾箇，解知端的。元來胡餅是饅頭，大丈夫兒合自由。

舉：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僧云：雨滴聲。清云：眾生顛倒，迷己逐物。僧云：和尚作麼生？清云：洎不迷己。僧云：意旨 如何？清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雨滴聲，若為聽。不迷己，誰側耳。為復聲來耳畔，為復耳往聲邊。兩岸俱玄一不全。

舉：南泉示眾云：昨夜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了也。趙州出眾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什麼過？州禮拜，泉下座，歸方丈。

二鐵圍山，佛見法見。南泉趙州，慣得其便。窮則變，變則通，風從虎兮雲從龍。

舉：雪峯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覆船。峯云：生死海未度，為什麼覆却船？僧無語。覆船代云：渠無生死。雪竇代云：久響雪峯。

生死海無邊，不知誰解度。覆船一句子，截斷兩條路。雪竇老徒嘮嘮，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說。

訝郎當，對一說，膠柱調絃，掉棒打月。出頭天外是何人，鼻孔依前搭上唇。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門云：倒一說。

誰當機，倒一說，七縱八橫，千差萬別。石田喚起土牛耕，無種靈苗徧界生。

舉溈山問仰山云：天寒人寒？仰云：大家在這裏。溈云：何不直說？仰云：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溈云：且須隨流。

溈山仰山，天寒人寒，隨流一句，萬種千般。盤走珠，珠走盤，憑君子細好生觀。不增不減金剛體，無聖無凡赤肉團。

舉世尊於一處九旬安居，至自恣日，文殊倏來。迦葉問：今夏在何處安居？文殊云：在三處安居。迦葉於是白眾，欲擯文殊出。纔舉犍槌，乃見無量佛剎，一一佛所有一一文殊，一一迦葉舉槌欲擯之。世尊於是告迦葉云：汝今欲擯出那箇文殊？

唯一文殊，無二文殊，百千萬億，徧滿塵區。可惜飲光尊者當時蹉過了也。既然舉起槌來，何不便揮一下？見之不取，千載難忘，總是喪車後藥囊。

舉巖頭示眾云：涅槃經道：吾教意如塗毒鼓，擊著遠近，聞者皆喪。僧問：如何是塗毒鼓？頭亞身云：韓信臨朝底。

塗毒鼓，聞者喪，多少死人平地上。死中得活是非常，堪與叢林作榜樣。韓信臨朝知不知，突出當陽舉話時。

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為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云：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以為生義。殊云：死以何為

義？女云：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曾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以為死義。

生以不生生為生，冬瓜掛在胡蘆棚；死以不死死為死，蟭螟眼中放夜市。和合離散，各隨所宜。畢竟他是阿誰？

舉歸宗示眾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眾進前，宗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何是觀音行？宗彈指云：諸人聞麼？僧云：聞。宗云：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趁，呵呵大笑，歸方丈。

歸宗一彈指，剎剎塵塵從定起。眼裏著得百千萬億須彌山，耳裏著得不可思議大海水。觀音行，何可擬，少林謾說分皮髓。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音切

胤(羊晉切)　舷(胡田切)　闡(苦本切)　撞(徒江切)　挾(胡頰切)　複(方復切)　鋒(孚逢切)　鋩(無方切)　勦(子小切)　斸(竹足切)　咄(丁骨切)　噓(虗音)　覿(達寂切)　牯(姑戶切)　蔓(亡怨切)　崢嶸(上士爭切，下戶萌切)　悄(七小切)　瀏(力周切)　醢(呼啼切)　甎(職緣切)　墼(居的切)　逞(丑井切)　驤(思良 切)　翛(蕭音)　絛(叨音)　錘(直危切)　鋤(仕葅切)　馭(魚據切)　扭(紐音)　刈(魚既切)　麾(之庾切)　漪(於宜切)　懊(於報切)　妍媸(上吾堅切，下尺之切)　陂(彼皮切)　鯨(巨京切)　鯢(五兮切)　蛙(烏瓜切)　佇(除呂 切)　飥(符萬切)　糝(息感切)　倏(式竹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佛祖偈贊上

侍者　文晟正隆等　編

栴檀瑞像贊

至治三年，歲在癸亥，六月，被　詔至京師。八月，詣白塔寺，觀優填王所刻栴檀瑞像，百拜稽首而為之贊。

不取一法如微塵，不捨一法如秋毫，我常如是見於佛，而亦無見不見者。善哉優填亦如是，不取不捨於釋迦，目連神足亦復然，三十二匠無不爾。所以成此栴檀像，八十種好皆具足，惟於世間無取捨，乃能取捨於世間。眾生心欲種種殊，佛之所化亦差別，眾生不孝化以孝，是故為母昇忉利。眾生不慈化以慈，是故復從忉利下，世間尊邪而背正，是故去覇而就王。欲令閉惡開大道，示現如斯來去相，咨爾十方瞻禮眾，作是觀者名正觀。我今稽首釋迦文，剎剎塵塵為垂證。

王振鵬手畫栴檀瑞像贊

佛在天宮度母親，優填刻像敢稱真，永傳瑞相三千界，精選良 工四八人。只有梵音雕不得，若非宿福覩何因？區區色見聲求者，蹉過如來妙相身。

阿育王所造佛真身舍利塔贊

無憂王鑄小浮圖，八萬四千同一鑪，每塔中藏真舍利，眾生共禮佛形軀。梵天影現紫金剎，絕頂光標明月珠，我等有緣能供養，盡塵沙界證毗盧。

多寶佛塔贊

無量劫來多寶尊，全身在塔至今存。五千欄楯繞龕室，萬億金鈴垂寶旛。此日聽經從地湧，滿空奏樂雨花繁。須知兩佛跏趺坐，度盡眾生始掩門。

釋迦文佛贊

三世如來共一心，一心不隔去來今，然燈授記緣無得，般若譚空嘆甚深。窮子攝歸安養士，道場唱出涅槃音，雲門最是知恩者，解向禪流痛處針。

無量壽佛贊

濁惡眾生信可悲，不投慈父更投誰？一家教攝三乘眾，九品蓮開七寶池。得佛來從無量劫，臨終念在剎那時。願門六八容人入，入者皆成出世師。

彌勒尊佛贊

彌勒何時不降生，人間天上但稱名。伽藍始向晨朝入，正覺俄聞暮景成。三會度人雖有限，一心作佛本無程。從初念念修慈忍，大地山河似掌平。

第一祖摩訶迦葉贊

昔者如來滅度時，丁寧衣法好傳持，頭陀行滿無雙士，優鉢花開第二枝。雞足山中待彌勒，龍華會上付伽梨，古今一念超三際，佛祖相傳信在斯。

第二祖阿難尊者贊

輪王伯仲法王資，第一多聞只我師，畢鉢巖前諸漏盡，修多藏裏幾生持。來從曠劫無傳授，唱出三乘任設施，堪咲誦茫忘帚者，也言芥子納須彌。

第三祖商那和脩贊

九枝秀草自然衣，未出胎來早已披。昔日世尊曾記我，百年羅漢更由誰。火龍始信慈悲大，神力還因懈慢施。畢竟無心又無法，何妨弟子去求師。

第四祖優波毬多贊

性十七耶年十七，時人到此盡沉吟。眼前固是難開口，髮白由來不屬心。文室盈籌多士至，三屍脫頂眾魔欽。吾徒往往如亡劍，但向

船舷刻處尋。

第五祖提多迦贊

不為身心自出家，紹隆佛種竟誰耶？分明指示聲前路，切忌添栽眼裡花。夢見日輪高出屋，行隨仙眾盡除邪，最初一念須真正，只忍中間報分差。

第六祖彌遮迦贊

無心無法又無師，悟了還同未悟時。不見此門成解脫，都忘前劫遇阿私。在今幸得空諸漏，臨滅何妨露一奇。截斷死生身便是，八千仙侶莫狐疑。

第七祖婆須蜜贊

金色祥雲雉堞間，道逢六祖便承顏。手持酒器長吟嘯，身在城隍任往還。却話檀因無量劫，須知佛果不相關。臨終示現慈三昧，化火焚軀只等閑。

第八祖佛陀難提贊

迦摩提國小瞿曇，肉髻如珠出翠嵐，義論[但-日+木]誇風凜凜，心明不在口喃喃。無言喫棒知多少，有語投機落二三，後代兒孫徒費力，森羅萬象却能譚。

第九祖伏馱密多贊

毗舍羅家起白光，便知此有聖人藏。年過五秩瘖無語，意恐雙親愛未忘。諸佛尚言非我道，後昆何處見空王。隨機化物來中印，所至青山是道場。

第十祖脇尊者贊

六十年中處母胎，待他白象送珠來。中天竺有難生號，優鉢花從此地開。不夜祥光流日月，無眠寶席委塵埃。重茵更著高高枕，後世禪流可嘆哉。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贊

地性無常可變金，眾生但向外頭尋。去來不定心非佛，問答縱橫佛是心。語妙須教真性顯，情消豈受妄緣侵。前賢後聖清規在，華葉重重覆祖林。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贊

不識方為識佛身，前身了了是蠶身。大心自足收龍藏，深願何妨度馬人。毗舍離王名不朽，波羅奈國化方新。有無作者功殊勝，到處隨機轉法輪。

第十三祖迦毗摩羅贊

初現神通亦異哉，轉魔成佛始心開。三千眷屬歸依後，五百神僧羯磨來。巨海包含真性海，仙才變化豈庸才。眾生不必論凡聖，只一毫端攝九垓。

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贊

深山孤寂斷人蹤，大樹潛藏五百龍，常願求師殊未遇，有緣聞法幸相逢。人間但愛生天福，座上俄瞻滿月容，到此不明無相理，迷雲猶鎖一重重。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贊

佛性猶如滿月輪，堂堂無相實為真，從師聽法開心地，徹水投針顯智人。福業翻成調御業，邪因轉作涅槃因，巴連弗邑長幡下，葢色騎聲一句親。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贊

無情說法有來由，木菌前身是比丘，父子同餐今未已，因緣報復後當[但-日+木]。釋尊已記千年事，教主宜為眾聖儔，指點梵宮金鉢飣，師資贏得飽齁齁。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贊

過去娑羅樹王佛，還生塵世尊羣迷，俄因半夜天光照，直至高巖石窟栖。金在井中元不動，飯來天上為誰携？我無我故成於汝，此事分明覿面提。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贊

紫雲如蓋出峯頭，童子方持寶鑑遊。正是善機年百歲，兼將道德繼前修。風鈴但為心鳴起，花果還因地種求。內外無瑕何所表，莫教錯認水中漚。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贊

纔聞扣戶忽生疑，此舍無人答者誰？萬里雲端吐明月，千尋水底見摩尼。馳求佛祖緣何事？放捨身心正此時。一念不生三際斷，元來鼻孔大頭垂。

第二十祖闍夜多贊

此心清淨無生滅，寂寂靈靈現在前。入得此門皆是佛，向來諸祖本無傳。重牙石虎山中吼，闊角泥牛水底眠。若更厭人談罪福，不惟堪咲亦堪憐。

第二十一祖婆修槃頭贊

此日頭陀徧行名，前身長樂國中生。杖楮畫佛親曾懺，祖繼空宗道已成。光度入門回禮竟，芻尼同產寶珠明。了知宿業由心現，篇聚須當識重輕。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贊

捨父從師恰壯年，亭亭一朵火中蓮。王宮但作浮雲想，祖位親承列聖傳。宴坐何嘗嫌聚落，遊行只是化人天。因思後世多庸妄，誰汎如來大法船。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贊

第四劫中為比丘，龍宮赴會引緇流，今來眾鶴飛相伴，總為當時德不脩。七佛金幢曾有禱，二人緋素本同儔，闍維復向空中現，舍利

還將一塔收。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贊

道人何必用心求，畢竟無心是道流。弟慧方嗟龍子夭，魔強未免鶴師憂。白虹直貫緣吾黨，黑氣橫分信有由。且把伽梨傳嫡嗣，蘊空不復較恩讐。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贊

婆舍斯多是兩生，彼身纔壞此身成，方當左手開拳日，始得神珠照座明。五十九番邪論伏，一千餘載祖風清，先師表信衣難燬，足使天魔外道驚。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贊

昔年為法受拘籠，今日還歸太子宮。本願出家為佛事，須來嗣祖振玄風。年深愈蔫沙彌敬，地動皆知羯磨功。將度眾生有何法，且教梵志伏神通。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贊

無父無名世混融，若非智眼莫能窮。當知佛國大勢至，即是王都纓絡童。印度不居玄化外，真丹皆在妙心中。他年二子弘吾道，一箇西行一箇東。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贊

一言盡破六宗迷，在國還除異見非。漢土初來空聖諦，梁王不免挫天威。度僧造寺難論德，斷臂安心未入微。留得少林花木在，翩翩隻履自西歸。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贊

博覽羣書有正知，少林大士是吾師。願教句下聞心要，來向庭前立雪時。徧界皆空無一物，眾生不了謾多知。屠門酒肆元平等，肯捨冤親別起慈。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贊

當念推尋罪性空，不居內外不居中。吾人欲懺如何懺，底處藏風更有風。十載往來無定所，多方檀信此心同。平生最愛羅浮好，末後依前葬皖公。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贊

無人縛汝謾嗟吁，何更來求解脫乎。到此身心俱放捨，從前苦樂免囚拘。破頭山上雲如蓋，武德年中事已符。天子詔來堪一笑，浮生萬事總區區。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贊

拾得黃梅路上兒，能言佛性早非癡。前生過去身何限，此日還歸母未知。但缺如來七種相，傍分信祖一橫枝。中宵有客傳衣去，不復陞堂眾始疑。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贊

本是新州負擔郎，偶聞市客誦金剛。便投五祖參禪去，却笑三更寫偈忙。議論風幡從此定，流傳衣鉢至今藏。謾人自謂來無口，不道壇經話更長。

文殊大士贊

閻浮東北最清涼，此有文殊妙吉祥，紫府山川行道處，黃金宮殿攝身光。十千菩薩為徒眾，五百那伽護道場，雖是當來普見佛，看他伎倆亦尋常。

普賢大士贊

如來長子普賢尊，行願宏深口莫論。一色爛銀鋪世界，六牙香象振乾坤。無邊剎海微塵數，不可思議大法門。始末何曾離當念，凡夫只是弄精魂。

觀音大士贊

海上名山多聖賢，慈悲願力最居先。面如寶月當三五，化等油雲覆大千。纓絡聚中常說妙，栴檀林裏每譚玄。何時此界無生佛，直待虛空落地年。(正坐)
過去如來正法明，須知佛道已圓成。再為菩薩酬深願，常向娑婆度有情。巡禮寶陁巖上去，引歸極樂國中生。六根互用君知否，滿耳青黃滿眼聲。(補陁示現)
東大洋西西海南，海雲深處善財參。山頭有月光流永，水面無風影在潭。自遠尋聲先救苦，因聞入理併除貪。閻浮界上根尤勝，日夜香燈共一龕。(水月善財)
前觀音即後觀音，不離眾生信解心，三十二身隨所應，百千萬劫在如今。根塵盡向聲塵脫，業海咸歸願海深，早晚蓮舟蒙救度，盲龜值木芥投鍼。(蓮舟)
本自端居不動身，隨機說法化天人，波間頓現孤輪月，雪裏潛行萬國春。迷去有情償業果，悟來無耳著聲塵，堂堂密密圓通境，大地山河為指陳。(天人水月)
文殊子細揀圓通，一一根門一一功，諸聖盡推聞理妙，六塵皆到用時空。隔垣響徹無遐邇，入道言詮有始終，收得光明如意寶，利人利己樂何窮。(珠瓶寶座)
聖師莫把古今論，真教難將體用分，無相未嘗離有相，我聞終不異他聞。全憑一念慈悲力，亦藉多生定慧熏，末法比丘皆可證，如來實語不欺君。(有僧作禮)
遙瞻補怛洛伽山，小白花開正可攀，拍岸潮聲時浩浩，穿林鳥語日關關。普門一品長宣誦，薄福眾生當等閒，只箇聞思修不昧，經行坐臥見慈顏。(海岸花巖)

東林僧景潛，一夕夢觀音大士謂曰：我以三珠施女，起起，檀越來矣。明日某氏至，願莊嚴寶像。因發像腹，得方寸之鏡一，銀泥細書經一，瑠璃瓶一。瓶之大如指，三舍利於中躍躍有光出。

試以鐵錐，錐陷而舍利無損。余適見之，百拜稽首而為贊曰：世間之聲，皆以耳聽。而此大士，獨以眼觀。眼既觀聲，耳亦聽色。色不自色，聲不自聲。一心不生，六用俱寂。以俱寂故，能興大悲。以大悲故，度諸眾生。或為畫師，自畫其像。或為雕者，自雕其形。或現鷹巢，或現蛤殼，及種種相。而此大悲，無興大悲。受大悲者，我作是說。如眼於色，如耳於聲。雖不可取，要不可滅。皆如幻故，皆如夢故。稽首如幻如夢之像，稽首如幻如夢之經，稽首如幻如夢之珠，稽首如幻如夢之鏡。願令如幻如夢之眾，皆悟如幻如夢之心，皆成如幻如夢之佛。稽首此方真教體，廣大無礙徧沙界。隨諸眾生顛倒想，一切所求無不獲。雖應其身三十二，所說法句惟一音。此音不從舌根生，亦復不從耳根入。如是六處本

寂滅，故稱名者得解脫。我亦證此解脫門，與觀世音等無異。異無異者亦寂滅，亦無寂滅寂滅者。故我同是觀世音，一切眾生亦同證。

凡心淨如水，聖化圓如月，一影落千波，高低共澄徹。本來非垢淨，豈復論圓缺？同一不思議，如何妄分別？我觀觀音氏，體用俱超絕，於此蚌蛤中，攝受微塵剎。彈指阿僧祇，大千一毛髮，衣冠儼可數，纓絡知誰設？欲將心喻珠，乃以身為舌，大啟圓通門，令除煩惱結。隨機三十二，一一熾然說，說者言語斷，聽者心行滅。大士長現前，清涼洗炎熱。(蚌蛤像)

湛然不動，體若虛空。高下隨入，根塵互融。在耳何觀，幽谷傳聲而答響。在眼何聽，春華發色而耀叢。大地山河，咸宣妙智。金石絲竹，盡演圓通。頂奉如來之像，眉橫帝釋之弓。爍迦羅首，清淨寶目，毋陁羅臂，皆具八萬四千，無求而不得者。眾生行住坐臥，長在其中。只者蒲萄新卷葉，都因幻妄顯全功。

我觀三界塵勞，羣生擾攘，自性不明，貪欲所障，溺於苦海，隨於識浪，從劫至劫，捨妄取妄。故聞思大士以慈悲方便為蓮葉之舟，出而置之於彼岸之上，頓明自性，不向外尋，觀音即汝，汝即觀音。

稱名者同六十二億恒沙菩薩之福，逗機則異三十二應國土說法之身。法身無為，不墮諸數，無方不現，無感不赴。我觀此像，如月在天，其輪雖一，而光徧百川者焉。

空覺覺空，覺空空覺，重重幻滅，念念道圓。統八萬四千波羅蜜門為一普門，無門可闢；即不可思議妙觀察智為一聖智，無智可詮。烈燄堆中撈得月，須彌頂上浪翻天。

一稱名拔無量苦，一覩相與無量樂。不動神情而頓現十方，普運悲智而長居五濁。聞無所聞，覺無所覺。長天月皎兮片石雲收，大野風生兮四溟潮落。

宴坐盤石，心無所緣，冥應萬機，道何可議。能使苦者樂，晦者明，夭者壽，死者生，聽十方之色像，觀徧界之音聲，巍巍乎，蕩蕩乎，蓋不可得而名也。

念念興慈運悲，人人離苦得樂。一瞻一禮，同證常住法身；若聖若凡，咸令成等正覺。久從無量劫中來，月在滄波撈不著。

眼裏耳裏鼻裏，小千中千大千。隨一有情受苦，便蒙大士哀憐。水在地，月在天，真體堂堂在目前。

天上月，水中月。同古今，共圓缺。只這圓通門，何曾費言說。大海茫茫一葉蓮，虛空有盡香無絕。

聖師無所說，童子無所聞。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揀盡圓通二十五，文殊之辯謾紛紛。

一卷普門品，縱橫在筆頭。通身無影像，滿紙黑蚍蜉。虛空撲落須彌碎，度盡眾生願未休。
大士眾生父，眾生大士兒，父憐兒最苦，寧不起慈悲？芳草座，綠楊枝，正是全超八難時。
隨類應身，即身為舌。其圓通門，熾然常說。能以眼聽，音無間歇。巍巍堂堂，常住不滅。
籃不見魚，通身是眼。眼若有見，如魚墮籃。見不見離，聞非聞滅。善哉大士，常現娑婆。
覺天空濶，心月孤圓，宴坐不動，光明無邊。狹則一毫，寬則大千，捲却幮子，真身現前。
現天女相，攝眾生心，如青蓮花，出大火聚。清涼熱惱，是二俱空，稽首慈悲，不離當處。
從聞而入，即思以修。眾生解脫，非向外求。大地一塵，大海一漚。正體不動，分身徧周。
圓通面目，描寫難成。直下便是，多少分明。風動綠楊千萬葉，曉來黃鳥兩三聲。
妙智之力，眼聲耳色。逼塞虛空，了無痕迹。遮身向上數重雲，應念現前元不隔。
慈悲誓願如山重，業識塵勞似海深。十字街頭賣魚去，護生心是殺生心。
金剛石畔善財參，未免慈悲為指南，但道現前無可說，一輪明月在寒潭。
圓通不許離塵寰，道在尋常日用間。數抹淡煙籠碧樹，一條飛瀑下青山。
水中月影如何取？脚下蓮舟不用撐。提起數珠一百八，何曾佛外覓眾生？
聞思修，悲智願。此身本空，無剎不現。碧落光明白月輪，玉毫突出黃金面。
娑婆人有大因緣，但一稱名現在前。只這如今誰動口，却須問取白衣仙。
分明覺觀離根塵，普度羣迷出苦輪。須信熾然聲色裏，如如不動現全身。
出海鯨魚擺浪開，銜花鸚鵡自空來。淨瓶口裏喃喃地，盡說圓通向善財。
見色心先現，聞聲道已彰。慈容一輪月，瞻禮獲清涼。
石露珊瑚樹，山含瑪瑙雲。虛空無說說，大地不聞聞。
雨過碧天空，雲橫紫霧重。忽然瞻妙相，滿海是芙容。
浪打蒼崖石，風吹紫竹林。飛來兩鸚鵡，相對說惟心。

遇苦救苦，隨流入流。無邊剎海，一葉蓮舟。
廛市賣魚，腥風滿途。眾生易度，邪法難扶。

如意寶輪王菩薩贊

稽首大士，如意輪王，本無一法，彌滿十方。是故誦真言者，聲未發而身心安樂；瞻聖像者，目未舉而動靜吉祥。成就萬德，滅除千殃。我今以四大海水為乳，以五須彌山為香，以山川草木為供養之具，以日月星辰為燈燭之光。世界不可說，虛空莫能量，與一切眾生同修如法供養，極未來際劫嚴淨菩薩道場者也。

地藏王菩薩贊

從久遠劫，現慈悲身。處地獄如遊園觀，使眾生永脫苦輪。一顆寶珠，提掇處照開黑暗。六環金錫，動搖時增長威神。持其名者，免生死罪。覩其像者，了涅槃因。不可思議大願力，無邊剎海未來人。

文殊問維摩疾圖贊

不二法門離分別，三十二人探水月。文殊童子本無言，却是維摩大饒舌。此圖之作非偶然，意在語默思惟先。天花落地拂在手，萬象聽他師子吼。

文殊大士贊

山玉有輝，盤珠無滯。毗贊空王，激揚勝義。即眾生根本無明，是諸佛簡擇妙智。或持千鉢，或現五髻，或教導十六王子為妙光法師，或提獎六千比丘於覺城東際。象王回旋，師子遊戲。一切處金色世界，一切處文殊室利。直說與人人不會，虛空更展黃金臂。

維摩居士贊

三萬二千猊座，不離方丈室中。只因當時一默，喚作多口老翁。

彌勒菩薩贊

五十六億萬歲，方始下生人間。知足天中不住，身心到處安閒。

辟支佛牙贊

日本成藏主入吳，逢一童子，施辟支佛牙，得而寶之，請贊。贊曰：

有一眾生，出無佛世。曾從往劫，受獨覺記。花開葉落，心融神會。觀此因緣，豁然超詣。於三界中，如鳥出籠。雖不說法，但現神通。手磨日月，身臥虛空。十有八變，開豁羣蒙。至涅槃時，吐三昧火。自化形骸，惟留骨鎖。妙設利羅，雨若干顆。累累如珠，頭頭而墮。維道人成，得其大牙。堅若金剛，淨如蓮花。砧杵不碎，玉雪無瑕。再拜稽首，寧小幸耶。我作贊辭，仰其高躅。冥熏法界，淨洗心目。神物訶護，無忘付囑。人能敬信，莫不生福。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音切

填(徒堅切)　雕(丁幺切)　楯(食允切)　堞(徒葉切)　秩(除室切)　瘖(於深切)　脇(虛業切)　垓(古荅切)　菌(奇隕切)　贏(余成切)　鮈(火候切)　揸(耆、支二音)　汎(孚梵切)　燬(麾詭切)　挫(祖過切)　皖(戶板切)　蛤(古合切)　撈(路高切)　蚍(毗音)　蜉(扶牛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四

佛祖偈贊下

侍者　文晟正隆等　編

十六大阿羅漢贊

第一位西瞿耶尼洲賓度羅跋羅墮闍尊者

三明六通八解脫，乃是人天良 福田 。設供能招來果勝，敷牀且驗坐花鮮。龍王殿裏饒珍饌，牛貨洲中有大緣。海水攪成甘露味，檀波羅蜜此心圓。

第二位迦濕彌羅國迦諾迦伐蹉迦尊者

迦濕彌羅大士居，巖間樹下更清虛。時來利物先忘我，食取資身不願餘。聽法青龍安鉢內，銜花白鹿走階除。長宵皓月光如洗，坐聽沙彌讀梵書。

第三位東勝身洲迦諾迦跋釐墮闍尊者

聖者常居東勝身，坐來但見海揚塵。渡河且自分三獸，標瑞終能效一麟。天上時長何倏忽，世間劫短太逡巡。性空念念離貪欲，珍重全拋火宅人。

第四位北俱盧洲蘇頻陁尊者

大千沙界北俱盧，此地常言佛法無。劫樹衣裳心不貴，長粳米飯飽何須。但令受化人心伏，豈患迷方剎土拘。此道周流四天下，眾生業果易凋枯。

第五位南贍部洲諾詎羅阿氏多尊者

在世分明出世間，或遊廛市或居山，自來鴈蕩栖心久，長向龍宮說法還。巨石迸開雲片片，高崖飛下瀑潺潺，經行坐臥無非定，誰道清宵白晝閒？

第六位耽沒羅州跋陁羅尊者

耽沒羅洲八百里，漫空海浪隔雲巒，眾生有念頭頭錯，大士無心處處安。近澗水縈紅瑪瑙，踈林雪洒碧琅玕，諸天所散花成積，早晚風來掃石壇。

第七位僧迦茶洲迦理迦尊者

如來付囑固難忘，利物何曾密處藏？久住世間終不厭，暫遊天上亦無妨。麤衣綴鉢資生具，曠野深山聖道場，自在還同師子子，從他節序變炎涼。

第八位鉢囉羅洲伐闍羅吠多羅尊者

仙洲住在鉢囉羅，有識俱令出愛河。美甚雪山生樂味，奇哉火聖粲芬陁。龍宮水湧階前地，鷲嶺雲連戶外坡。況乃禪居人不到，銜花時見鹿麋過。

第九位香醉山中戍博迦尊者

香醉山中水石奇，折旋俯仰四威儀。身心脫去閑糠粃，語默由來妙總持。秀草自然香旖旎，遙山無限碧參差。天人向午供甘露，正是城隍乞食時。

第十位三十三天中半托迦尊者

三十三天帝釋宮，圓顱方服住其中。黃金鉢有酥陁飯，白日心如般若空。永脫苦輪須利物，行登寶所不施功。前時預受菩提記，尚待莊嚴勢力充。

第十一位畢利颺(平音)瞿洲羅怙羅尊者

畢利颺瞿海上洲，神通不礙往來遊。真心本自離生滅，大道何曾假證修。西竺幻人擎麈尾，上方仙子蘸牛頭。六時唱禮黃金像，無相須從有相求。

第十二位半度波山中迦那犀那尊者

半度波山插太空，白雲掩映碧玲瓏。名標五伯聲聞上，道被三千世界中。定起影斜金殿月，齋餘香裊玉爐風。有時走入軍持浴，須信沙彌亦具通。

第十三位廣脇山中因竭陁尊者

廣脇名山處處聞，其中別是一乾坤。雨龍聽講天花濕，野鹿依禪砌草溫。萬化皆從無相出，十虛但有假名存。了然此理超生死，何用他求解脫門。

第十四位可住山中伐那波斯尊者

萬古山垂可住名，隨時坐臥與經行。身雖屬幻須脩幻，果證無生在度生。犀柄頻搖花片落，寶書試展月輪明。自從五結消亡後，煩惱菩提悉等平。

第十五位鷲峯山中阿氏多尊者

如來已滅鷲峯虛，千五百人龍象居。定慧圓明猶日月，身心清淨似芙蕖。奇禽異獸來圍繞，瑞靄祥雲復卷舒。此地時時鐘梵作，儼然佛轉法輪初。

第十六位持軸山中注荼半托迦尊者

持軸山中大士家，明珠絕類玉無瑕。晝披般若千行偈，天雨曼陀四色花。楗椎遠傳僧布薩，香煙濃染佛袈裟。白牛自可兼羊鹿，先引兒童駕小車。

第九祖伏馱蜜多贊

從曠大劫來，未嘗譚一字。誰道五千年，方纔啟唇齒。有說與無說，且莫謗祖師。折筋攪大海，燈心拄須彌。口不搖舌，足不逾戶。五十年宴坐一牀，三千界禪門九祖。諸佛非道，父母非親。若心若行，何偽何真。山頭翻白浪，井底起紅塵。

布袋贊

花衢柳巷任經過，虎穴魔宮不奈何。背上忽然揩隻眼，幾乎驚殺蔣摩訶。
烏藤只麼往來挑，布袋雖輕未肯拋，無盡重重華藏海，都將一箇肚皮包。
十字街頭等箇人，不知滿面是埃塵，重重破紙包乾糞，一度拈來一度新。
靠著布袋打瞌睡，百千萬年只一忽。娑婆界上無此僧，龍華會中無此佛。

寒拾贊

閭丘未到國清前，誰識文殊與普賢？三寸舌頭輕漏泄，有何伎倆掣風顛？
大圓覺海是伽藍，到了何曾有聖凡？兩箇頭陀高拍手，從教人道太襤褸。
國清寺裡豈無人，只話寒山拾得貧。苕帚糞箕常在手，可憐淨地却生塵。
遙望東南紫氣堆，崩雲洩雨轉崔嵬。聖賢面目分明在，莫道斯人去不回。

智者大師贊

眉分八彩，目曜重瞳。法本無得，辯何有窮。太虛絕兆，赫日方中。銀地佛窟，玉泉神工。總持稟戒，灌頂承風。禪河香象，教海大龍。瞻之仰之，極天高而地厚；名也實也，非鼠唧而鳥空。夫是之謂祖龍樹，宗北齊，師南岳，靈慧禪師之幻容。

清涼國師贊

無明本空，法界如幻。誰為普賢，圓滿行願。十地鳥跡，二覺波文。凡聖平等，迷悟同羣。稽首清涼，洞明智理。疏毗盧藏，稱真佛子。千龍發浪，四海流慈。十大願王，七帝門師。遺像現前，麈尾在手。常住世間，太虛不朽。

達磨大師贊

初辯寶珠，半文不直。次破六宗，全無旨 的。離南印來，入震旦國。再對梁王，還云不識。一住少林，九年面壁。堪笑神光，分明

是賊。及乎安心，覓心不得。看他什麼奇特，未免許多狼藉。葱嶺那邊逢宋雲，破履至今遺一隻。
長江一葦，大地一華，廓然無聖，到處逢他。且道他是阿誰？香至親子神光老爺。
誰云打落當門齒，椎殺深深掘窖埋。自是梁王不唧[口*留]，放他走入魏朝來。
當時我若作神光，三拜無疑是詐降。側立看他開口縫，進前推倒葛藤椿。
少林冷坐幾經春，鼻孔依然搭上唇，只為鄉談改不得，被人喚作婆羅門。
西天二十八頭驢，踏碎支那獨有渠。後代兒孫多執拗，箇強一箇覡盧都。
三年泛海神通力，一葦浮江鬼怪多。將謂末梢遮得盡，依前不奈宋雲何。

因陀羅所畫十六祖聞上人請贊

初祖

易掩當門齒，難藏蓋膽毛。神光三拜後，熊耳一峯高。

六祖

惹起風幡話，流傳卒未休。有人來問我，六耳不同謀。

牛頭

盤陀石上坐，幾度見春來。百鳥無消息，山花落又開。

鳥窠

太守名居易，禪師號鳥窠。相逢休話險，一片好山河。

南岳

試問曹溪印，令人下口難。只因無染污，突出萬重關。

馬祖

磨甎不成鏡，坐禪不成佛。泥牛鬬折角，虛空揣出骨。

百丈

從他鼻頭痛，不是祖師機。日日江湖上，紛紛野鴨飛。

趙州

南泉王老師，有此寧馨兒。勘破臺山話，回來人不知。

雪峯

對眾輥木毬，當陽拈鼈鼻。明明出胷襟，一一蓋天地。

玄沙

拋却釣魚船，走上飛鳶嶺。觸著脚指頭，當下便心肯。

雲門

打佛乞狗喫，知恩方報恩，後來真淨老，又要罨雲門。

慈明

骨董箱兒裏，拈來幾百般。白金歸壽母，覷著骨毛寒。

楊岐

踢出一頭驢，只有三隻脚。寸步不曾移，踏徧長安陌。

白雲

雲門上大人，白雲丘一己。從此化三千，清風來未已。

圓悟

奇哉認得聲，有意却無情。一片碧巖集，閒將肝膽傾。

大慧

華擘首山禪，深為衲子冤。竹篦生鉄鑄，石火迸青天。

因陀羅所畫諸聖聞上人請贊

空生

寂寂巖間坐，喃喃口更多。只言無法說，爭奈雨花何。

豐干

寺裏隨僧住，山前跨虎過。閻丘太守到，道你是彌陀。

寒山

不居妙喜界，不戀清涼山，箇箇求成佛，輸他道者閒。

拾得

當初因拾得，便以此為名。欲識這箇意，無生無不生。

寶公

刀尺杖頭懸，時時走市廛，蕭家菩薩子，只解說因緣。

布袋

浪走草鞋穿，長挨布袋眠。天宮衣鉢在，歸去是何年。

懶瓚

爐中煨芋火，香不到青霄。世主緣何事，頻令敕使招。

船子

曉出天連水，昏歸月滿舟。錦鱗如不遇，垂釣幾時休。

趙州和尚贊

參見南泉早，會得平常道。行脚債已酬，住山年益老。隨機說法，不用思量。信口答禪，何勞尋討。古佛重來，羣魔盡掃。庭前栢樹子，敲風打雨，滿目森森。狗子佛性無，照雪吹毛，殺人草草。至今道播乾坤，非獨話行燕趙。

雲門大師贊

候睦州三日，開門空栘折脚；被雪峯一問，杜口便低却頭。靈樹會中，人天眼目；大唐國裏，衲子冤讐。用[車*度]轢鑽，穿虛空作窟籠；因乾屎橛，向平地起戈矛。得路塞路，看樓打樓。若是真淨老師，見你必然罨殺。且問丹青妙手，畫他著甚來由？

臨濟大師贊

龍驤虎驟，馬頷驢腮。黃檗室中三度親遭打出，大愚肋下三拳便被托開。老婆心當時太切，風顛漢特地回來。未續佛祖慧命，先結宗門禍胎。痛棒白日雨，熱喝青天雷。正法眼藏既滅盡，大千沙界無纖埃。

楊岐祖師贊

從來不會說禪，隨例紙衾麻纏，坐斷楊岐雲菴，賣弄栗棘金圈。一轉公案，欺謾大眾，三脚驢子，[跳-兆+孛]跳上天。荷慈明重擔，喜白雲卸肩，神仙無秘訣，父子不相傳。

五祖和尚贊

鄧師翁，多法喜。愛念聰明呪，慣唱囉羅哩。咬破鐵酸薟，却是雞冠花。一首詩，拈起好，怕人誰信。白額蟲，九條尾。攤世界，作棋盤。把虛空，書祖意。紅粉佳人，風流公子。見神見鬼，說道說理。真非真，是不是，天上人間知幾幾。

圓悟祖師贊

雞鳴飛上闌干，驀地打失布袋。開口動舌，披露此聲；截鐵斬釘，發揮下截。篆不雕之心印，迥絕言詮；提本分之宗乘，初無向背。

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七處妙敷揚，九重親奏對。若論正眼流通，直至盡未來際。咄！

大慧祖師贊

湛堂室中[跳-兆+孛]跳，滿口談禪；佛果句下掀翻，從頭改轍。悟既無悟，說即不說。精金爐鞴，火迸星流；黑漆竹篦，雷訇電掣。師子踞地哮吼，野干從腦迸裂。十八年衡梅游戲，趙璧本無瑕；數千里川陸歸來，生薑不改辣。再上凌霄峯，重行臨濟喝。小釋迦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也是證龜成鼈。

日本淵默菴畫二十二祖請贊

初祖

三周寒暑汎重溟，撞著蕭家有髮僧。對朕者誰云不識，為誰辛苦到金陵。

二祖

幸是巍巍好丈夫，却來少室受塗糊。雖然拜了知慚愧，索得娘生一臂無。

三祖

握節當胸懺罪人，罪從何起要知因？遠來更不論僧俗，一句無私達本真。

四祖

脇不沾牀三十秋，初無心法副人求。黃梅道上逢童子，昔日冤家又聚頭。

五祖

母子師資也是閒，分明此道播人間。後來話柄憑誰舉，多種青松滿四山。

六祖

多少黃梅會裡僧，一時放過嶺南能。至今大庾山頭石，歲歲春風長葛藤。

南岳

何物堂堂與麼來，人皆不識起疑猜。電光石火分緇素，無限勞生眼豁開。

馬祖

即心即佛口喃喃，非佛非心轉不堪，八十四人門戶別，何曾一箇是同參？

百丈

埜鴨高飛落遠汀，嫌人扭得鼻頭疼，思量箇樣無滋味，笑不成兮哭不成。

黃檗

大機大用顯家風，坐斷乾坤獨此翁。後代兒孫皆有耳，如何十箇五雙聾。

臨濟

無位真人在面門，阿師太似弄精魂。臨行滅却正法眼，何止三千海岳昏。

興化

紫羅帳裏撒真珠，今日分明驗過渠。說得自知行不得，更言還識老僧無。

南院

啐啄同時立話端，當人總是自欺謾，棒頭突出摩醯眼，付與諸方子細看。

風穴

祖師心印鐵牛機，早是重安眼上眉。對陣不能擒縱得，令人千古笑盧陂。

首山

有口何妨誦法華，無端繼祖事如麻。楚王城畔東流水，曾與時人掛齒牙。

汾陽

十智同真一句收，魚龍鎖戶向汾州，夜來逾覺風霜緊，佛祖聞名也縮頭。

慈明

一劍橫安水一盆，草鞋委地杖臨門。西河師子生獰甚，來者須教喪膽魂。

楊岐

不因堂上鼓聲嚴，爭得慈明出晚參？住後栽田博飡喫，方思說夢老瞿曇。

白雲

要識茶陵落髮師，須還除夕夜胡兒。一莖草上春風轉，玉殿瓊樓幾箇知。

五祖

鐵酸鹹子向人誇，拈出雞冠一朵花。常為先師言語拙，盡拋弓冶立生涯。

圓悟

金鴨香銷錦繡幃，風流全在一聲雞。如今處處逢昭覺，野鳥山花不更迷。

妙喜

背觸俱非驗學人，竹篦三尺沒疎親。年來此話憑誰舉，日炙風吹又過春。

徑山寂照先師元叟和尚贊

這慈尊，真滅門。是非盡剗，佛祖平吞。藏雲克家之子，妙喜四世之孫。用首山竹篦，全提正令；瞎摩醯頂目，巨闢重昏。二十年天下，徑山綿裹泥團，錦包特石；千七百堂中，衲子棒如雨點，喝似雷奔。掀翻海岳，震動乾坤。把斷牢關一句子，金香爐下鐵崑崙。

道場晉翁和尚贊

胡達磨，不是祖。老枯禪，何必數。若非滅族子孫，誰紹潑天門戶。石從空裏立，徧界絕遮攔。火向水中焚，大地無寸土。言其體也，誰論生滅去來。當其用也，不離聲色言語。即性即相，全規全矩。直下分明，現前薦取。

受業先師天寧訥翁和尚贊

大道體寬，虛堂響答。面目現在，人天交接。破草鞋走五十四座軍州，麤坐具禮不可思議祖塔。南海瘴重重，北山雲疊疊。既了行脚大事，盡見諸方老衲。開荊棘之地而作寶坊，化屠沽之人而修淨業。單傳直指之妙，非文字所可形容。潛利陰益之心，如虛空自然周帀。夏復夏，臘復臘，要識天香子孫，且看少林花葉。

自題

臨濟本參黃檗，向大愚肋下築拳。雪峯承嗣德山，在鼇山店上成道。可使千古流芳，未免一回落草。觀此形骸，具何眼腦。入門那箇得升堂，三尺竹篦如電掃。問此陋質，從何而生。一漚巨海，片雲太清。本來無體，描邈難成。舉筆即錯，覿面相呈。燒却[巾*

((冂@人)/登)]子，我要話行。五十年住院，三千里行脚。撞著破竈墮，勘破一宿覺。白首看雲山，是身隨飯啄。夜來風雨過，壁上胡蘆落。透頂透底，徹骨徹髓。體不離用，用不離體。勉強形容，初無倫比。打成一片五十年，擬議相隔三千里。
虛空為口，萬象為舌。一句全提，六時常說。約住德山棒，拈却臨濟喝。別別，烈燄爐中撈得月。
有口無舌，三緘不發。露柱燈籠，替他演說。和南：不審君子可八斫額看魚，焚香祭獺？
日面月面，蘇州常州。全無本據，却有來由。剎竿頭上翻筋斗，三十三天築氣毬。
正法眼藏瞎驢滅，般若妙心全體空。佛祖相傳只遮是，亘塵沙界振宗風。
萬寶坊中睡起，崇天門外鼓鳴。拾得紅爐片雪，日午恰打三更。

古鼎和尚遺像祥符林長老請贊

四坐道場，一生孤硬。具眼宗師，超方哲匠。三玄三要，擘破完全。一抑一揚，背馳歸向。傳列祖之燈，息六宗之諍。身非身，相非相，天教擎在千峯上。

紹興崇報行中和尚壽像上乘明長老請贊

以一毫端智，徧量法界空。佩文章正印於肘間，魔外窺覷無路；握黑漆竹篦於掌上，佛祖甘立下風。淮山以西，澠河以東，踞三禪剎，伏諸鉅公。譬如秋月在川，下非升而上非降；春風扇木，葉自紅而花自紅。賢哉上乘，似而有之，述而明之，庶不愧於奚家之祖翁。

西白禪師壽像祇園文長老請贊

道邁古今，學兼內外。白牙香象，蹴踏而截流；金毛師子，哮吼而踞地。機用可謂逸羣，文章乃其遊戲。青天白日，放古佛之瑞光；鬧市紅塵，闡南湖之祖意。直得大海波翻，須彌粉碎。少林不識，曹溪不會。却淨慈道逾高，笑諸方進為退。乃古鼎之的傳，妙喜之六世者也。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四

音切

迸(彼諍切)　瀑(蒲報切)　潺(仕山切)　粔(補履切)　旖(於蟻切)　旎(於綺切)　顱(刀胡切)　怙(胡古切)　瞌(苦合切)　伎倆(上巨寄切，下良獎切)　襤(力切三)　襂(所今切)　窖(古孝切)　揣(初委切)　罨(於檢切)　[車*度]轢(上徒洛切，下力的切)　卸(先夜切)　辣(力達切)　啐(倉憒切)　啄(丁角切)　蹥(胡斬切)　鼇(遨音)　肘(張切柳)　蹴(七六切)　踏(駝盍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五

法語

侍者　善成等　編

示覺首座

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這裏悟去，一生參學事畢，只麼饑餐渴飲、閑坐困眠，雖涉百萬阿僧祇劫如彈指頃，更論什麼諸佛菩薩、畜生驢馬、瓶盤釵釧都來鎔作一金、酥酪醍醐盡與攪成一味，不遷不變、無始無終，喚作常住法身、受用惟心淨土，以至紅塵鬧市、枯木寒灰，逆順縱橫、卷舒出沒，又何拘礙者哉？永嘉所謂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

示觀提點

昔日楊岐老人放下金剛圈，拋出栗棘蓬，吞跳得者固多，吞跳不得者亦不少。如今去聖逾遠，舉此話者漸稀，要在大力量人能成大力量事，廓然自省，非在別求。方知自己便是金剛圈，更教誰跳？自己便是栗棘蓬，更教誰吞？管取楊岐老人不勘自敗。

示辯長老

既稱長老出世為人，喻如金錍刮眼膜，非是小事。若傷鋒犯手，未免破睛。危乎險哉！間不容髮。豈可恣曚袋掉三寸舌，說脫空謾人？你看他夾山初住京口寺，己有發明，到垂手處，不無滲漏。後往華亭見船子，及船子向他道：離鈎三寸。子何不道：道不得，劈口一橈。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始大徹。所以道：參禪須是悟始得，悟了須是見人始得。若不見人，只成杜撰禪和，說拍盲禪，到處教壞人家兒女去也。第一本領要端正，履踐須明白。院子大小，正當置之度外。臨濟下風穴首山，何嘗聚三百五百眾來？至今道行天下。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也。

此宗示弘首座

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眾生鼻直眼橫，世界晝明夜暗。蜜甜蘗苦，鵠白烏玄。風不待月而涼，火不待日而熱。一一見成公案，頭

頭本分生涯。喚什麼作此宗？此宗作何面目？石頭南岳啟口不得，臨濟德山袖手旁觀。聚百千萬雷為一喝，是甚熱椀鳴聲？束無邊虛空作一棒，當甚蓬蒿箭子？淨倮倮絕承當，赤洒洒沒可把。奴呼菩薩，婢視聲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直饒與麼，未稱此宗。若解舉一明三，目機銖兩。未言先領，未舉先知。如斯品格不凡，略有少分相應。此宗門下，難得其人。只許俊流，不論懵袋。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首座勉之。

示觀藏主

黃面老子深入雪山，冷坐六年，只餐一麻一麥，不以為苦。忽於臘月八日夜半子時，仰覩明星，忽然大悟，歎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我當教以聖道，令離諸著。是以有偏圓半滿之說，充塞塵區。然猶未愜本懷，乃至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方了末後大事。是皆從曠劫積習而來，誠不容易。所以教中云：我法海中，無有一文，無有一句，非是捨施轉輪王位而求得者，非是捨施一切所有而求得者，謂之無上法寶。兩手分付與人，自宜頂戴奉持，不可返生輕慢。天寧曾有一問：且道雪山得底與靈山傳底，是同是別？若道同，一是教，一是禪；若道別，亦無初，亦無末。試著一轉語看。

偈頌一

侍者　文斌等　編

送智維那往江西

智不到處道一句，生鐵稱錘被蟲蛀。南北東西參學人，莫教踏著無生路。無生路上荊棘多，將心覓佛還成魔。閑伸兩脚睡一覺，任他日月如飛梭。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說妙談玄，弄粥飯氣。馬祖出八十四人，問著無有不會。直饒歸宗較些子，也是瞎驢趁大隊。如今好箇太平時，佛法兩字誰論之。堂前青草深一丈，往往口角生膠黏。拈却德山棒，不用臨濟喝。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要行便行歇便歇，切忌逡巡守途轍。

送默菴淵首座

默默默，無上菩提何所得？得無所得便歸來，錯認藩籬為閫域。陞堂入室見其人，若語若默皆非真，至於此語亦不受，但有纖毫即是塵。德山棒，臨濟喝，從上門庭巧施設，子承父業幾時休？太似烏龜喚作鱉。不如付與山河說，晝夜熾然無間歇，就中一句尤直截，盡大地人須結舌。默菴聞得笑呵呵，啣花百鳥如余何？

示善禪人

不思善，不思惡，十二時中空自縛。善亦思，惡亦思，老僧使得十二時。問渠善惡何頭面，逆順縱橫千百變。只因不識主人公，所以臨機少方便。善師善師聽我言，從古至今無聖賢。著衣喫飯只者是，不然去學諸方五味禪。

送中竺月首座遊江西

珊瑚枝枝撐著月，南北東西興難遏。五千餘里到不到，八十四人徹不徹。夜來桂子飄天香，此意分明難覆藏。天宮畢竟說何法，至今雙澗流湯湯。去亦可，住亦可，麒麟不帶黃金鎖。草鞋索斷雲路深，拾取龜毛穿耳朵。

送福州諾禪人再參天童

主人翁，惺惺著。潦倒瑞巖，自呼自諾。虵吞鱉鼻口生煙，虎咬大蟲頭戴角。會不會，知不知，大唐國裏無禪師。玲瓏巖主七十四，優鉢羅花第一枝。送君此去君知麼，莫把草鞋輕踏破。前頭更有最高峯，不獨飛猿嶺難過。

送朗藏主禮栴檀像文殊聖師

如來身相非聲色，目連謾自勞神力。幾回往返忉利天，剛把栴檀細雕刻。當時匠人三十二，盡道梵音雕不得。既是梵音雕不得，十分相似終何益。邇來流落在人間，南北東西隨意看。不識如來真實相，人間無處無栴檀。如來身，誰不有，挑囊負笈空奔走。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心亦不是佛，佛亦不是心。清涼山裏萬菩薩，流水落花何處尋。

送圭侍者歸天台

靈隱山中圭侍者，骨目風神甚瀟洒。入門要我送行篇，句短句長隨意寫。一句短，蟭螟眼裏著不滿。一句長，徧虛空界莫能量。國師三喚露肝膽，侍者三應舍氷霜。趙州古佛更饒舌，暗中書字文彩彰。以此送行須記取，若到諸方休錯舉。家在赤城千嶂深，夜來木葉吟風雨。

送贊禪人遊台雁

菩薩子，百歲光陰一彈指，尚無剪爪閒工夫，而況尋山并翫水？雖然山水有何過？剎剎塵塵皆可喜，擡頭撞著自家底，方知因我得禮你。我聞天台之眾峯，五百聖者栖其中；又聞詎那在鴈宕，坐看瀑雪飛晴空。青蘿直上寒松樹，花落鳥啼猿掛處，山前一片古寺基，直至如今沒人住。沒人住處不可行，從教千古萬古青苔生，與其孤峯頂上訶佛祖，曷若十字街頭踏塵土？

送顯侍者遊四明

學佛被佛魔，參禪被禪礙。不學又不參，孤負這皮袋。祖師門下客，志氣何慷慨。撥動濟人舟，了償行脚債。去去只麼去，路在紅塵外。來來只麼來，眼上雙眉葢。任你萬重關，鐵鞭都擊碎。一切但平常，莫作平常會。

送昇禪人遊金陵

達磨未來東土前，白雲片片在青天。達磨既來東土後，黃鳥雙雙啼翠柳。蕭公作帝知幾秋，度僧造寺何悠悠。金鱗透網不透網，可惜三度空垂鈎。官路崎嶇行不得，後代兒孫轉荊棘。尺鷃徒能掠地飛，大鵬謾有垂天翼。長江南北浙西東，一花五葉當秋風。深山無人大澤靜，但見狐兔栖蒿蓬。昔年遺下一隻履，不獨無頭亦無尾。如今颺在垃圾堆，贏得清風來未已。昇禪昇禪胡為哉，遠自鳳山登鳳臺。糲竭節有頂門眼，解笑吾師特地來。

送能仁顯首座遊金陵

君不見天禧之塔高復高，下視剎海如塵毛。人家處處見塔影，塔影家家行一遭。一一家中有一塔，以手遮影終難逃。人家不遷塔不動，去地非遠天非遙。東江首座江東去，鐵錫橫飛留不住。石頭城

中亦不多一人，越州舘內亦不空一處。去不去兮來不來，衲僧行止無纖埃。一番雨過寒侵骨，江上諸峯翠作堆。

用南楚和尚韻送玫書記往天童禮寶陀

如來禪，祖師禪，文字禪，是何禪？一筆勾下，白日青天。笑殺湖南長老，大書楷字深鐫。不見毗耶居士，嘮嘮擊小彈偏。及乎被人問著，直得杜口無言。禪禪，靈石書記作麼流傳？竹月生寒籟，松風入夜絃。既善騎聲蓋色，何妨說妙談玄？潮音洞裡敲金鐙，太白峯頭駕鐵船。

送印禪人

印泥印水印空，當頭錦縫重重。靈利衲僧搆得，何拘南北西東。有把柄，無背面。聽之不聞，覷之不見。通方作者知機變，一任蒼苔生古殿。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寧虛。百鍊精金出大冶，南詢步步超毗盧。

送大梅元維那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目機銖兩，講若畫一。大梅山中忽相逢，耳朵卓朔頭鬅鬆，克賓維那法戰勝，饡飯之香熏太空。無不無，有不有，黑黑明明三八九，幸是金毛師子兒，參方志氣衝牛斗。

送祥禪人

諸方舊話無人舉，舉者直須眉卓豎。木馬雙雙帶月行，泥牛對對臨風舞。從閩入浙參訪誰，直下便是休狐疑。喫粥了也洗鉢去，趙州古佛曾提撕。

送延聖世首座還日本

兩堂首座齊下喝，當時臨濟正饒舌。傳來此話知幾年，舶底依前用邠鐵。昔者乘桴遊大唐，如今挾複歸扶桑。到家拈出賓主句，針眼魚吞金翅王。

送淨慈妙藏主

龍河老師巧方便，再索侍者犀牛扇，永明門前水一湖，忽然迸出摩尼珠。扇兮珠兮俱颺却，瘥病不假驢馱藥，好箇翔空五色麟，如何絆得黃金索？活滾滾，明落落，無限清風滿寥廓。

送天寧敬藏主

看底是甚麼經？經中說甚麼義？遠辭萬里扶桑，近別四明雙檜。低頭問訊，叉手殷勤。一一明妙，一一天真。不妨提起坐具，且與茶濕口唇。走徧大唐無佛法，金香爐下鐵崑崙。

送觀藏主還里

對一說，倒一說，佛祖從來無祕訣。更問靈山付囑誰，葛藤未免生芽蘗。道人放下馳求心，當念廓然超古今。直上扶搖九萬里，大鵬不比尋常禽。

送報本禧都寺

鼓山一隻聖箭子，射入九重城裏去。却被老孚輕把住，雪峯未免從頭註。因思古德老婆心，瓦礫拈來要作金。後人但隨聲色轉，千里萬里徒參尋。自家識取天真佛，碧眼黃頭恣輕忽。

送中竺偉藏主

大藏五千餘卷，卷卷皆說自心。不是語言文字，徒勞紙上搜尋。中天竺有善知識，兩眼明如秋水碧。閑時只見看雲山，纔見僧來便面壁。如來禪，祖師意，藏主聰明會不會？百萬人天擁從時，香花飄滿階前地。

送一禪人

江東西，湖南北，一條古路如絃直。出門綠水繞青山，脚下麻鞋生兩翼。無位真人沒處尋，秋高落葉飄山林。參方帶眼不帶眼，是處法堂青草深。老宿見來多指註，與他掀倒禪牀去。

送了禪人

甚麼物恁麼來？蝦蟇吞却月，鐵鋸舞三臺。拄杖頭邊草鞋底，一聲雷震清猋起。相逢不用口忉忉，踏著無非自家底。譬如鴈過長空，影沈寒水。機先透徹祖師關，坐見千花生碓觜。

送雲禪人回仰山

小釋迦，大禪佛，四藤條下甘埋沒。撐天拄地好男兒，肯學狐狸戀窠窟。誰不頂門眼正，人皆肘後符靈。因甚淈淈[泳-永+盾][泳-永+盾]，更待丁丁寧寧。直下是，直下是，早涉流沙十萬里。撞著知音舉似伊，何須待問廬陵米。

送喜禪人

藕絲竅中世界濶，大鵬挨落天邊月，山僧半夜驚覺來，此意茫茫向誰說？十箇五雙行脚伴，參方不帶參方眼，德山挾複見溈山，多少葛藤多截斷。兩口無一舌，千車同箇轍，道士倒騎牛，烏龜嚼生鐵，移取瓢苗石上栽，泥牛滴盡通身血。

送宜禪人

舉一不得舉二，抹過京三汴四。回天轉地何難，點石化金亦易。無索摸，絕忌諱，張公喫酒李公醉。孤峯頂上任縱橫，閙市門頭恣游戲。當陽點破堅實心，水面捺得葫蘆沉。拄杖橫擔千萬里，青天白日雨淋淋。

送日本東藏主遊台鴈

台山之東鴈山西，有一句子無人提。忽然蹉口道得著，五百尊者俱掀眉。磵下水流，峯頭雲起。青松瑟瑟，白石齒齒。賓頭盧或往或來，諾詎那乍彼乍此。直饒回向如來乘，也是陳年爛葛藤。教外別傳重舉似，千尋海底剔金燈。

送徑山空維那

井底蓬塵山上鯉，大家坐聽爐邊水。三登九到不惺惺，少室誰云有皮髓。此事將心謾度量，山河為汝長敷揚。虗空開口笑不已，露柱燈籠爭放光。興化打克賓，叢林如鼎沸。須是金毛師子兒，一聲哮吼吒沙地。

送訢侍者參松月翁

二祖安心，三祖懺罪，依俙無孔鐵鎚，彷彿冬瓜印子。只因祖父相謾，殃及兒孫未已，拈來糞埽堆頭，拋向洞庭湖裏。扶桑有箇衲僧，愛弄些兒唇觜，暗中一踏踏著，明處一提提起。山僧撫掌呵呵，畢竟是何道理？論賞也，擊碎驪龍明月珠；論罰也，敲出鳳皇五色髓。賞即是？罰即是？去見松月老人，必有方便為你。

送月侍者江西禮祖

但有一月真，無非復無是。靈山話不出，曹溪亦空指。往見馬大師，簸箕月相似。團團無縫罅，落落全終始。八十四人中，歸宗較些子。其餘善知識，總在光影裏。自己不是渠，渠正是自己。逗到光影消，吸盡西江水。

送義禪人遊台鴈

昔年有箇閭丘老，不識豐干空懊惱，寒山拾得恣顛狂，走入深林無處討。永嘉得得訪曹溪，遶牀振錫呈威儀，松風江月只如舊，悟者自悟迷者迷。也無迷，也無悟，俊鷹不打籬邊兔，萬里無雲海月高，脚頭脚尾通天路。

送徹侍者禮補陀兼省師覲親

寶陀大士逢不逢，千里萬里圓光中。本生父母見不見，動靜去來常會面。離師太早古所嗤，無師自悟今其誰。看他臨濟省黃檗，是真弟子超於師。徹禪好箇赤梢鯉，辰錦砂兮未為比。一聲霹靂飛上天，蝦蟆蚯蚓空攀緣。

送哲禪人仗錫省師并柬仲默和尚

仗錫老師七十八，眼如點漆眉如雪。分明畫出須菩提，坐聽孤猿吟落月。深山古寺天正寒，葉深一尺堆牀前。地爐燒火簾不捲，袈裟黑似爐中煙。客來只恐放煙出，爭奈山林藏未密。喧喧道價滿江湖，負笈挑囊固非一。千里東歸頻寄聲，乃翁終是有鄉情。目連鶖子神通妙，何必區區圓相呈。

送淨慈明侍者回東山

南屏山中五百眾，大有神通并妙用。可憐辛苦賓頭盧，無時不赴檀門供。就令侍者托鉢歸，眼上不惜長長眉。問渠扇子在何處，臨風更索犀牛兒。犀牛兒，怎描貌，王維筆下丹青薄。西湖煙雨漫遮藏，日出東山露頭角。

送哲藏主省師

正月六日初得春，千花百草皆精神。壽山拄杖活鱍鱍，敲風打雨尤驚人。哲禪得之不妄用，臨機殺活能擒縱。洞山五位敢施呈，臨濟三玄休賣弄。尋常放在臥牀頭，直與佛祖為冤讐。頂門眼照大千界，是何起滅同浮漚。一卓卓碎鴛湖雪，一點點開鄞嶠月。與師平出固難為，見過於師豈虛說。却因拄杖思壽山，翻然又逐春風還。

送均禪人禮祖

佛法不怕爛却，一任填溝填壑，普天匝地漫漫，直是無人說著。而今舉起又何妨？也勝供養燒楓香，一大藏教閑故紙，信手拈來聊拭瘡。震旦雖濶無別路，四七二三面相覷，馬駒踏殺天下人，般若多羅休寐語。

贈智浴主誦經化柴

好箇金剛正體，廓然無表無裏，從來不受一塵，畢竟如何澡洗？既不洗體，亦不洗塵，沒蹤跡處，切忌藏身，却來聲色堆頭坐，枯木花開別是春。藥王昔日然兩臂，一念道心終不退，正體堂堂忽現前，後人不省焚身意。七軸蓮經豈在多？只將者箇化檀那，時時打鼓邀僧浴，免使無柴閣冷鍋。

送石霜在首座歸國

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迷即天陰性地昏，悟來日出心光曜。玉在山而木潤，珠沈淵而媚川。肘後符靈兮掃除佛祖，頂門眼正兮開鑿人天。風颯颯時，寶華座無說而說；冷湫湫地，枯木堂不禪而禪。袖中取出唐朝物，兔角龜毛一串穿。

送彭禪人歸里

一二三四五，甘草甜，黃連苦。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五四三二一，黑似漆，明如日。牧羊海畔女貞花，拒馬河邊望夫石。妙中更妙，玄中更玄。現成公案，白日青天。天上天下，三指七馬。釋迦彌勒是空名，不知誰是安名者。大海一滴水，須彌一寸山。若將心放捨，處處是鄉關。

送的藏主歸里

日本師僧皆可喜，不憚鯨波千萬里。捐軀為法到南方，如此出家今有幾。的禪的是禪家流，密證潛符更奇偉。從來佛祖是生冤，肯認山河為自己。五千餘卷紙上語，却笑癡蠅鑽未已。自家寶藏無一物，盡大地人提不起。提得起，歸去來，東風入律梅花開。

送天寧謚藏主回淨光

永嘉老子錯行脚，被人呼為一宿覺。曹溪只是箇樵夫，佛法何曾解參學。三千威儀八萬行，一拶清風頓銷鑠。偶然撰得文字成，被人喚作真丹經。泥裏洗土不唧[口*留]，畫蛇添足空丁寧。看渠兩著渾未是，學者焉能出生死。如來藏裏本無珠，萬古虛名掛唇齒。謚禪之口吞諸方，為我殷勤問淨光。有珠無珠要渠答，永嘉老人應著忙。說與如今甚時節，莫戀松風與江月。

送因維那省親

人人有箇生緣，快馬只消一鞭。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道人生緣在何處，萬水千山任來去。去來曾不隔纖塵，日用堂堂全體露。蓋天蓋地，亘古亘今。不是正法眼藏，亦非涅槃妙心。諸佛非我道，虎頭戴角出荒草。父母非我親，掣斷金鎖天麒麟。出門隨步清風發，千里萬里阿剌剌。

送澤禪人

神鋒戍削，荊山之璞。雖是後生，甚堪雕琢。鳳凰臺上鳳凰兒，羽翼解笑雲鵬遲。諸方往往罩不住，要識弟子觀其師。南岳磨甎不成鏡，打牛是中當時病。馬駒踏殺天下人，具眼方能辨邪正。古今得道如雲煙，上人齒少宜勉旃。但盡凡情無聖解，饑餐渴飲且隨緣。

送興藏主游金陵

春山青，春水綠。一枝兩枝梅花開，十里五里村路曲。石城雲影聚復散，草店雞聲斷復續。描也描不就，畫也畫不成。檢盡五千四十八，更無一字能品評。道人笑我虛開口，矢上加尖成漏透。背却法堂穿草鞋，井深綆短終難搆。

送心禪人

心不是佛，知不是道。南北東西，何處尋討。稀復稀，少復少。二千年事只虛傳，三寸舌頭胡亂掃。麥浪堆中釣得蝦，紅爐燄上拈來草。

送蔣山皎藏主

鐘山龍蟠，石城虎踞。覿面相呈，更無回互。笑他多口老瞿曇，乘之二兮乘之三。眾生根器既不等，往往玉軸堆琅函。道人見處天然別，四句皆離百非絕。鐵網忽捲滄溟乾，珊瑚枝枝撐著月。

送源維那

羣靈一源，假名為佛。春雨濛濛，春風拂拂。梨花淡白柳深青，滿目江山如畫出。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會得虵吞鼈鼻，不會虎咬大虫。會與不會，著甚死急。道人行處火燒氷，萬仞峯頭獨足立。

送森藏主

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猛虎當路坐，雞嶼洋無葢。森禪曰東來，意氣何慷慨。開口吞佛祖，不嫌牙齒礙。諸方奇特語，無一念心愛。只是舊時人，方能明下載。山僧却喜渠，早晚付鉢袋。

送基禪人

現成基業，不用安排，直下搆取，好箇生涯。寒即著衣饑喫飯，梵行已立所作辦，若將知解汙胸襟，如象溺泥深更深。却須參扣善知識，百城煙水逢知音，山僧略為施方便，楚越甌吳曾歷徧。笠下清風只自知，杖頭明月無人見。

送道場傅維那

佛祖不傳之祕訣，百草頭邊俱漏泄。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等閒驚起蒼弁峯，走入傅禪懷袖中。金鎚一擊百褋碎，散為七十二朵青芙容。拋向面前人不薦，更饒抖擻裙衫看。猛虎依巖百步威，目光爍爛如飛電。却憶大雄山下客，狹路相逢曾築著。庙勝將軍坐碧油，聽他猛士施籌策。

送寧禪人禮祖

青山白骨非祖師，脚下過去都不知。覓得伽陀要何用，穿雲度水空奔馳。阿魏無真，水銀無假。本自現成，徒勞知解。長慶走出僧堂門，捲起簾來見天下。

送性禪人

色不到耳，聲何觸眼？靈利衲僧，切忌擔板。便與麼去，猶欠一槌。光前絕後，流俗阿師。眨上眉毛早蹉過，撩起便行成滯貨。孟嘗門下客三千，檢點將來無半箇。

送清禪人之九江

近離浙右，遠屆江西。我有一機，覿面親提。舡過鄱陽湖裏浪，却來五老峯頭望。靜耶動耶試甄別，心也境也俱凋喪。和羅飯，骨董羹，隨家豐儉，暢子平生。如何南北馳求者，本有光明却面墻。

送吉禪人

道道道，紅爐燄上一莖草。禪禪禪，河裏盡是木頭船。出世遇人不著，苦口勸渠行脚。衣內自有明珠，晝夜光輝炟赫。會即便會，慎勿沉吟。墻壁瓦礫，總是知音。不見廣額屠兒，業識全無本據。放下手中屠刀，我是千佛一數。

送直藏主

宗門下事如鐵壁，使盡神通入不得，拈起吹毛一口劍，西天此土血滴滴。天寧豈是超諸方？凡聖同居常寂光，各有生涯無欠少，大千捏聚一毫芒。如來藏裏珠，呈似山僧看，拂袖出門去，迅雷同閃電。泥塑金毛師子兒，野干之輩何能為？

送珠藏主回廣

廣南鎮海明珠，當甚泥搓彈子。拋向垃圾堆頭，直得價增十倍。與麼醻，君顛倒，欲樂不樂兮足不足。自家屋裏奇特事，回天輪兮轉地軸。囉羅哩，羅囉哩，教外別傳有什麼，一狐疑了一狐疑。

送方禪人回仰山

譬如室有六窻，內外獼猴相喚。忽然一箇睡著，兩箇同得相見。仰山親到中邑來，淨潔地上飛塵埃。大丈夫兒殺活手，逢人拶著青天雷。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不論是不是，對面三千里。

送福禪人回閩

玄沙不出飛狷嶺，大地拈來作胡餅，兩箇泥人努眼睛，從他一肯一不肯。秋到菊花黃，蝦蟇著錦襠，叢林鬧浩浩，徧界絕遮藏。甘草甜，黃連苦，五五從前二十五，鼻孔人人搭上唇，猫兒箇箇捉老鼠。

送覩禪人禮五臺

五臺山裏文殊，坐斷清涼世界。幾回劫火洞然，畢竟燒他不壞。舉頭便見攝身光，南北東西古道場。利劍分明截人我，普天帀地何茫茫。牽牛老子如相遇，叉手進前輕把住。前三三與後三三，歸到南方無問處。

送道禪人

四七二三無授受，一一面南看北斗。剎竿頭上仰蓮心，風攪叢林師子吼。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拄杖昂頭，草鞋生翼。百煉精金無變色，善財行處無荊棘。東平撲碎溈山鏡，臨濟未是白拈賊。

送慶禪人

要識無位真人，尋常少喜多嗔。遇夜熟眠一覺，起來沒處藏身。喫粥了，洗鉢去，太分明，休莽鹵。大地撮來無寸土，南泉不打鹽官鼓。

送幸禪人

從上祖師，鬼門貼卦，後代兒孫，千變萬化。訶釋迦，慢彌勒，金剛取泥處，屋裏人知得。好不資一毫，醜不資一毫，虛空釘鐵橛，平地輥波濤。心吃吃，口嘮嘮，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送密禪人

通身是眼，不見自己。罵之則嗔，贊之則喜。阿呵呵，好大哥，知恩者少，負恩者多。江上青山不改，天邊白日如梭。鬧浩浩，靜悄悄，直須當處解脫，不被塵勞纏繞。管甚諸方五味禪，糞箕苕帚從頭掃。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五

音切

錍(匹迷切)　刮(古猾切)　橈(如昭切)　黐(丑知切)　鷃(烏間切)　垃(力合切)　糲(力葛切)　鐙(多鄧切)　饡(子旦切)　舶(捕格切)　檜(古會切)　蘖(魚列切)　猋(標音)　罅(呼嫁切)　嗤(尺之切)　鄞(五斤切)　弁(皮彥切)　炟(丁達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六

偈頌二

侍者　文斌等　編

送全首座回仰山

須彌槌打虛空鼓，萬象森羅齊起舞。驚倒南泉王老師，踈山失却曹家女。寬時徧法界，窄處不容針。短綆四五尺，古井千萬尋。莫謂仰山年代遠，天宮正說摩訶衍。不知誰是白槌人，夢裏覺來空眨眼。大道體寬，無好無惡。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鐵牛背上括龜毛，石女腰邊裁兔角。

送宗禪人回雪峯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好箇脫洒衲僧，切忌坐在這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解粘去縛，拔楔抽釘。翻身烏石嶺，觸目望州亭。到家記取叮嚀，問訊曾郎萬福。輥動三箇木毬，嚇殺參方瞎禿。

送普禪人還閩

青山青，白雲白，欲識一貫兩箇五百福州名品，荔枝多是鶻崙吞却。玄沙築破脚指頭，直得通身白汗流，如今所謂善知識，接物利生沙壓油。脚未跨門先勘破，何須待踞燈王座？五湖四海覓知音，一曲陽春少人和。

送一禪人禮補陀

稽首補陀大士，只這語音便是。與麼接響承虛，如何出離生死。鈍鳥逆風飛，一日三千里。鐵樹夜開花，朝來還結子。西瞿耶居睡覺，東弗于逮經行。南贍部州打鼓，北鬱單越擲箏。且道是何曲調，聽時却又無聲。

送俊禪人

初祖見僧便面壁，被人打破成狼藉，壽山門戶向南開，件件現成殊省力。要坐便坐，要行便行，譬如平地，掘甚溝坑？眾生即是諸佛，諸佛即是眾生，不出一念心，徹頭又徹尾，茫茫帀地普天，往往離波求水。

送可禪人

即心是佛無心道，不覺全身入荒草。語拙今人笑古人，古人却笑今人巧。後生晚長忌聰明，且要低頭學老成。却憶南泉好言語，要渠癡鈍過平生。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四溟東海流，般若波羅蜜。

送理禪人

如來無禪，祖師無意。枯木石頭，泥團土塊。老臊胡既道不識，賣柴漢又云不會。鳥窠初不離鳥窠，打地一生長打地。跳出漫天網子，名為了事衲僧。百尺竿頭進一步，壽山手裏有烏藤。

送巳禪人

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現在中間無佛，且放天寧話行。天寧有甚麼長處？業識茫茫無本據。昆明池裏失却劍，却向西江撈得踞。拈來又是鐵蒺藜，自南自北隨風吹。扶桑天子呵呵笑，尺二眉毛頷下垂。

送性禪人之江湘

秋雨垂垂，秋風颯颯，或彼或此，乍離乍合。湘江那畔鴈初來，漁唱穿雲笛韻哀，更有蘆花飛似雪，遠山重疊錦屏開。咄哉漆桶不快，喚作真如境界，闍梨幸自可憐生，莫向宗門立知解。

送匡禪人

三世諸佛不知有，大地山河顛倒走。狸奴白牯却知有，火中迸出紅蓮藕。朝看東南暮西北，落落盤珠無影跡。長連牀上飽喫飯，坐臥經行不費力。說妙談玄也是癡，本來無事出家兒。江西湖南與麼去，不須更問毗盧師。

送證禪人省親

父母未生以前，追風木馬如煙。無量劫來未悟，任他寒暑推遷。萬年一念，一念萬年。神通妙用，大道虛玄。頂上摩醯亞目，途中道伴交肩。總是發明這箇事，金烏長出海東邊。

送淨禪人

繩牀走入枇杷樹，須彌[跳-兆+孛]跳上天去，不參死句參活句，活句蹉過河沙數。無所說，師子吼；有所說，野干鳴。坐斷兩頭，築著鼻孔，打開八字，刺破眼睛，水牯牛兒甘水草，從他岐路亂縱橫。

送化禪人

本色道人行履處，千人萬人把不住。湘南潭此恣游行，拄杖一尋生鐵鑄。所至解針枯骨吟，秋風蕭索秋雲陰。諸方殺有善知識，要辨龍蛇須訪尋。君不見潦倒趙州年八十，行行尚為參方急。又不見馬祖一喝大雄峯，百丈聞之三日聾。

送中竺恭藏主回東浙

近從中竺來，却往四明去。玲瓏巖接玉几峯，總是尋常行履處。大梅即心即佛，寶陀聞熏聞修。岳林一箇布袋，天台五百比丘。寒山子往來華頂，諾詎那坐斷龍湫。一大藏教陳葛藤，自餘是甚椀脫丘。火本無火，承言者紛紛自我。鼇山店上喚師兄，黃蘗樹頭生蜜果。

送天童證侍者再參

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天童親切句，不要重指注。十月天漸寒，早過西興渡。相望一千里，往復行大路。入室再參時，嗔拳須照顧。

送應侍者禮補陀

眼聽聲，耳觀色，清冷雲中飛霹靂。此是圓通自在門，衲僧幾箇知端的。昔年未出扶桑時，親見寶陀之聖師。再到海山深處頁，須彌頂上戴須彌。

送瑛維那禮補陀

興化打克賓，罰錢趁出院。諸方舊話子，反覆參詳看。有耳誰不聞，有眼誰不見。露柱掛燈籠，山門朝佛殿。橫拖拄杖去，却繞鄞江轉。築著脚指頭，通身流白汗。寶陀巖上人，日夜長對面。咄！

送高麗蘭禪人禮補陀

道人且以何為道，切忌區區外邊討。外邊討得枉勞神，只箇心珠常皎皎。吳水碧，越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三世如來提不起，歷代祖師難下觜。要見家家觀世音，分明因我得禮你。

送俊禪人浙東參禮

學人自己，遊山翫水。雲門大師，事不孤起。此去浙東尋訪誰，肩橫七尺烏藤枝。初登玉几謁舍利，更向寶陀參聖師。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傑出叢林俊衲僧，何須特地從人覓。

送徑山英首座歸鄞

凌霄峯頭第二座，摩訶衍法曾明破，百非四句俱已離，白雪陽春有誰和？直得含暉亭[跳-兆+孛]跳上梵天，東坡池吞却四明山，驀然倒騎佛殿出門去，碁盤石任苔痕斑。君不見，寒山子，歸太早，十年忘却來時道。又不見，明覺老，無處討，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

送炬首座遊台溫

飲光論劫坐禪，未免把纜放舡。文殊三處度夏，大似遼天索價。英俊道流，去住自由。朝遊檀特，暮往羅浮。天宮說法了也，知是般事便休。人人釋迦彌勒，箇箇寒山拾得。走徧天台雁蕩，抹過山城海國。從來鼻孔大頭垂，莫道相逢不相識。

送孚侍者之浙東

新昌彌勒佛，脚不離地走。夜半過扶桑，面南看北斗。却入天台雁蕩，又到清涼補陀。撞著寒山拍手，聽他拾得高歌。阿呵呵，阿呵呵，依舊堂中疊足坐，不勞萬里涉鯨波。

送信首座參禮育王寶陀

離四句，絕百非，摩訶衍法誰當機。能令寂子縮頭去，可使吾道生光輝。東浙西州恣探討，箇中誰了誰不了。果然識得本來人，萬別千差俱一掃。法身元無設利羅，方便示現降羣魔。聞思大士應塵剎，至竟不曾拘寶陀。謾道石橫方廣寺，未容薄地凡夫至。瓊樓玉殿綵雲間，正眼觀來何足貴。手點曇華亭上茶，最先勘破盞中花。幾人麻上生繩想，又復將繩認作蛇。背却天台遊雁蕩，詎那尊者空遺像。大龍湫與小龍湫，瀑雪翻雲千萬丈。盡塵沙界一般天，歷歷分明在目前。未動步時都歷徧，誰能空費草鞋錢。

送寶陀鼎維那

浙東山，浙西水，五湖四海皆自己。明月高挑拄杖頭，寒雲亂踏芒鞋底。從門入者非家珍，勘破寶陀巖上人。葢色騎聲也奇特，一枝古洞桃花春。此行迤[這-言+里]回天育，去去優曇遠山綠。為我寄聲二尊宿，出門未免重叮囑。

送順禪人并柬乃師

蘇州有，常州有。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有一句子到你，禿却我舌。無一句子到你，啞却我口。靈利衲僧知不知，汝師自是真宗師。如何棄却甜桃樹，只管沿山摘酸梨。

送萬年楚藏主回日本

萬年一念，一念萬年。不在天台南岳，亦非東土西乾。會得則風行草偃，不會則紙裹麻纏。本來無一物，教外有何傳。昔入大唐來，眼不見鼻孔。今歸日本去，脚不跨船舷。入海泥牛奔似電，沿江木馬走如煙。

送汀州文禪人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見性明心，落在第二。還他出格道流，坐斷報化佛頭，眼裏著沙不得，水中捉月何由？諸方老宿河沙數，學者擔簦如蟻慕，拈却那吒第一機，其餘總是閑家具。四海參尋善知識，談玄說妙空勞力，當陽勘破老毗耶，一句了然超百億。汀泉福建，明越溫台，門門巨闢，法法全該。老鼠滿地走，抱取猫兒來。

送昱禪人回三平

父母未生已前，好箇本來面目。日用何曾欠少，誰云是事不足。山又青，水又綠。早便起，晚便宿。烏不日黔，鵠不日浴。拄杖但喚作拄杖，屋但喚作屋。莫問如來禪，祖師禪，下里曲，陽春曲。昔日三平見大顛，斷絃須待鸞膠續。

送弘藏主還徑山兼柬西白首座

上上上，上到最高高處望。望見青山起白雲，雲山出沒如波浪。大華藏海知幾重，重重圍繞凌霄峯。須彌絕頂只這是，耳聞迦葉敲金鐘。百千萬億四天下，信手拈來無一把。束作龜毛一管筆，經頭一字如何寫。寫得分明說得親，還他眼目人天人。

送高麗順禪人歸國

普賢身中行一步，超過恒河沙佛土。昨日方離海岸來，今朝便往高麗去。我此浙江，何異汝鄉。冬寒向火，夏熱乘凉。達本心者，頭頭是道。昧真性者，處處迷方。父母未生，有甚麼與他辛苦。擔皮囊，効善財，參知識，禮文殊，謁彌勒。不知放下馳求心，內外中間絕消息。或遊山，或面壁，或垂手入[廓-享+墨]，或韜光晦跡。煅凡成聖只須臾，拄地撐天也奇特。順禪人，須委悉。紅日照中春，清風生八極。

送欽首座南還

六祖到廣州，寓正法性寺。因舉風幡話，略與二僧議。從此引葛藤，蔓延南海地。後人不解剗，一歲多一歲。珍重欽禪老，頗有英靈氣。參方本無得，問法總不會。我保任此人，高踞佛祖位。

送參侍者

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好箇師僧，便恁麼去。靈山會裏人，總是天麒麟，百千年滯貨，拈弄越精神。蹉過趙州禪，遭他文遠笑，鬬劣不鬬勝，驢糞中著到。因思老古錐，節外更生枝，一筆都勾下，方為跨竈兒。吾家白雪曲，且要高人和，佛祖出頭來，與渠都按過。

送寧侍者參方禮祖

佛祖叢中無位次，參方行脚誰家事？隨興一念便乖張，莫向禪門求意旨 。須知真正道人家，到處忘懷愍自他，爛炒浮漚盛滿鉢，却來石上種蓮花。國師三呼，侍者三應，呼兮應兮，頭正尾正。尋師必是達其源，密意明明在汝邊，他日歸來無折合，必須痛喫老爺拳。

送雪竇榮藏主歸國

心地法門，匪從人得。便與麼去，天地懸隔。師子教兒能返擲，羚羊掛角無蹤跡。以字不是八字非，覺天日月增光輝。百尺竿頭五兩垂，大唐又向扶桑歸。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打破鐵圍山，古今無異路。臨行何待重分付？

送參侍者參方

佛法徧在一切處，莽莽鹵鹵河沙數，驀箚相逢喚得回，穿雲度水從君去。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不曾咬破一粒米，萬兩黃金也合消。開却門，須識主，彼此相知何必舉？背靠法堂著草鞋，初非密室中私語。山未高兮海未深，趙州文遠沒絃琴，當時公驗分明過，四海誰人識此心？

送越藏主

一大藏教，只說這箇。東土西天，分明勘破。我今以百千萬億閻浮洲，拈來掛在牀角頭。揀甚麼新羅日本，佛誓流求。鬧浩浩，冷湫湫。有時放，有時收。收放縱橫了無礙，卷舒出沒常自由 。誰道客來無供養，不妨滿鉢炒浮漚。

送志禪人

道人三次到來，今始索吾長偈。此事直下分明，問渠何須特地。十方只在目前，大道初非物外。若也會即便會，干木逢場作戲。不會亦無欠少，總自自家活計。踏著諸佛頂門，拽脫祖師巴鼻。四大海水壁立，五須彌山粉碎。好箇大丈夫兒，可與禪林增氣。

送吳中滋禪人

蘇州有，常州有，歷歷面南看北斗。主伴參隨與麼來，象王回旋師子吼。喫鹽聞鹹，喫醋聞酸。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口中說食終不

飽，身上著衣方免寒。不見道：家山好，家山好，家山內有無根草。時當臘月正春風，五葉一花香未了。

送中竺海維那

當念不生，空諸有海。坐斷釋迦文，全超觀自在。中峯頂上鳴揵椎，盡大地人俱絕疑。陳如尊者有長處，一句分明舉似誰。坐臥經行，卷舒出沒。齧鏃之機，如同電拂。三十三天築氣毬，兩手扶犂水過膝。

送廣南慧藏主

鎮海明珠只一顆，如來藏裏深扃鎖。忽然突出拄杖頭，照見山河千萬朵。若問此珠作何色，圓陀陀兮明歷歷。南山之南北山北，直截示人人不識。歸去來，歸去來，依然高掛越王臺。

送進禪人之浙東

百尺竿頭進一步，家家門口長安路。浙西之水浙東山，鶻眼龍睛多罔措。是佛不識佛，騎驢更覓驢。我今獨自往，到處得逢渠。畫蚯不必重添足，六六元來三十六。

送東侍者之天平

天平卓筆峯最奇，入門便看浮山碑。其中九帶不到十，讀者未免心狐疑。上人來自扶桑國，慣見瑠璃浸天碧。夜半金雞啼一聲，鼻孔眼睛俱打失。走徧東西與南北，依然無處尋行跡。

送常上人

秋風涼，秋夜長，井梧飄敗葉，巖桂噴清香。莫作世諦流布，切忌佛法商量。便與麼，玉殿瓊樓初無葢覆；不與麼，銀山鐵壁特地遮藏。兩頭截斷，十字縱橫，却笑長眉老尊者，跏趺曾不下禪牀。

送萬壽通侍者

通身是，徧身是。拈却無位真人，坐斷空劫自己。向上一路，不許商量。討甚空花陽燄，更尋蚯足鹽香。仲冬嚴寒，孟夏漸熱。自古

自今，誰巧誰拙。鳥窠吹起布毛，直下斬釘截鐵。道人若也有疑，歸家問取禪月。

送淨慈道藏主還景德

黃面瞿曇不動舌，縱橫四十九年說，葛藤往往疊成誰？畢竟天無第二月。一菴近日離南屏，驀箚問渠看甚經？只麼默然叉手處，青天白日轟雷霆。龍灣老，龍灣老，叔姪相忘情更好，鎮海明珠待索時，與他傾出一栲栳。

送愚叟如西堂

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如斯三十載，道譽塞乾坤。列下從前諸佛祖，須彌槌打虛空鼓，却完全揭示當陽。主中主，主亦不必論，賓亦不必誇，妙喜竹篦分背觸，誰能撒土更拋沙？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弟兄相見，豐儉隨家，露地白牛甘水草，不妨到處納些些。

送宗藏主

大士揮尺一下，趙州繞牀一轉。古今多少葛藤，二老當頭截斷。寶華藏主飽叢林，訪友尋師年歲深。臘月花開無影樹，陽春曲奏沒絃琴。東風急，東風急，上下四維挨不入。水底青天盡踏翻，何曾亂打鞋頭濕。

送聖壽政維那

不用低頭，思量難得。真不掩偽，曲不藏直。流出音聲佛事，豁開賢聖閫域。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曾勘諸方來，必竟如何說。拄杖如龍活鱍鱍，橫拈倒用乾坤濶。

送淨慈壽首座還日本

富士山頭月，祖龍溪上水，月既不來此，水亦不往彼。正當水月交輝時，萬里何曾隔一絲？石女裁成火浣布，泥牛踏斷珊瑚枝。有佛無佛俱是誑，即心非心盡同謗，教網高張未入微，宗門直指還流浪。所以道：正法眼，破沙盆，古今此道喧乾坤，黃金滿國難酬價，付與休居的骨孫。椿庭提起百襍碎，不要被渠相負累，擲過那

邊更那邊，尋常只守閑閑地。便與麼，實奇哉！諸方大可笑，嚼飯喂嬰孩，但恐空中釋梵來，曇華又為無心開。

送延壽梓知客

臨濟大師賓主句，趙州見僧喫茶去，旋風頂上屹然棲，走徧天涯不移步。九九從來八十一，尋常顯元尤綿密，撐天拄地丈夫兒，手眼通身赫如日。

送蔣山澄知客

獨龍岡頭，跳珠峯下。客來須看，賊來須打。還上古之風規，贊升平之法社。師子之爪既呈，羚羊之角斯掛。善能和其光同其塵，自可忘其情絕其解。蟭螟吞却妙高山，草庵卸下瑠璃瓦。

送日本易上人

己躬下事元明白，動念却成雲水隔。老胡謾自度流沙，不會當頭箇一著。日日日東上，日日日西沉。何用有口說，無絃方是琴。道人拄杖握在手，是聖是凡劈脊摟。掇轉扶桑作大唐，驚起法身藏北斗。

送靈隱福藏主

三業清淨佛出世，步步踏著黃金地。三業不淨佛滅度，黃金地上難移步。與麼與麼，當陽明皎皎。不與麼不與麼，徧界黑漫漫。兩處牢關打脫，千里藏海枯乾。阿那箇是菩提煩惱，喚甚麼作生死涅槃。盡大地人齊斫額，飛來峯月照人寒。

送亮侍者參方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蚯蚓抹過東海，藕絲穿却須彌。從來此道無今古，不動纖塵超佛祖。迷也悟也何必云，語兮默兮自看取。春風日夜吹天地，是處園林變紅翠。一一交羅帝網珠，頭頭揭示靈山會。咄！

送觀首座

雲門未到靈樹，已見知聖大師首座悟道了也。一對無孔鐵鎚，前無釋迦，後無彌勒，聖固難知，凡安可測？且道悟箇什麼？面赤不如語直。七月八月秋風涼，千山萬山客路長，太平庵中疊足坐，任運施為無不可。

送雙林湛侍者

來也與麼來，去也與麼去，佛祖不為人，古今無異路。尋常喫飯喫粥，何待說性說心？端坐受他供養，日消萬兩黃金，打破大唐國，覓一箇會佛法底了不可得。我見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沒消息。

送靈隱聚藏主

冷泉湯湯廣長舌，無晝無夜無間歇。必竟不知何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塞却耳根作麼聽，聽得分明心路絕。心路絕處正眼開，燈籠沿壁上天台。

送默維那

雲峯見翠巖，投誠而入室，豈無娘生口，不肯為渠說？一朝桶箍爆，通身白汗出，披衣上方丈，且喜大事畢。汝自象山來，問吾求旨 訣，置之襍務中，擾擾經歲月。拋却土木場，使就維那職，職滿要參方，須依善知識。西川復東浙，畢竟承誰力？

送隆侍者

此事分明非授受，靈光一點從來久。釋迦迦葉同虛空，少室神光亦何有。吾負汝兮汝負吾，侍者三應國師呼。我在大唐汝日本，半夜飛出金老烏。

送四明瑞巖潤藏主

從來無一法，海口莫能宣。霜風卷黃葉，喚作止啼錢。若遇明眼人，且拈放一邊。撲碎摩尼珠，大海浮鐵船。能可空兩手，不為物所纏。經行及坐臥，在處莫非禪。

送久藏主游天台雁蕩

佛佛授手，面南看北斗；祖祖相傳，鑿石種紅蓮。一氣轉一大藏教，水流濕兮火就燥。萬里風摶海上鵬，幾年霧隱山中豹。益無所益，為無所為。拔苦與樂，興慈運悲。黃檗樹頭得蜜果，沒底籃子盛將歸。直下是，休揀擇。新羅在海東，日本多商舶。發弓飲羽兮兩岸俱玄，鞭石吼升兮纖毫不隔。台岳雲浮點點青，蜃江月汎茫茫白。

送玹侍者還里

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而今作麼生？莽鹵河沙數。玹禪既磊落，須會超方句，見色與聞聲，不可第二度。秋風吹木犀，鞝鬆開滿樹，夢裡忽聞香，覺來無覓處。翻身摸著枕，元是木頭做，便與麼承當，重疊關山路。

答道場清遠禪師

吾姪僧中龍，為人施法雨。根雖有利鈍，心本無差互。壁立萬仞表，青山常獨露。誰言師弟子，此事須密付。達磨不會禪，妙喜亦非祖。處處是道場，何勞辨能所。勉之從今日，高步追前古。

寄尼孫靜山主

我有一機，向上全提。超佛越祖，海裡須彌。天上天下，知之者寡。擬議不來，劈脊便打。五祖鄧師翁，掃除臨濟宗。圓悟與大慧，一一龍生龍。有箇尼無著，至今流正脉。古今常現前，看是何標格。

送道場濬藏主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天上人間，何處尋討。西齋今年六十八，分明一老一不老。慚愧青山人，相看寂寞濵。問余有甚奇特處，追風鐵馬戴麒麟。昨夜月輪如火熱，晒得烏兒白似雪。天真靈妙不思議，一語標宗言下徹。

送智門斯道

眼有三角，頭峭五岳。枯木糝花，炎天飛雹。既善解粘去縛，不須續鳧截鶴。斯人斯道兮千載一時，日面月面兮古之今之。句後聲前

竟莫測，棒頭喝下終無私。

不見老智門，彈一曲，斷絃更待何人續。蓮華荷葉分明，也是詶君顛倒欲。

示徒弟心安參方

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入門休問主是誰，看渠開口提綱要。一言相契便參堂，不憚辛苦充街坊，縫箇布袋馱齋糧，朝參暮請聽舉揚。出家只要了心地，終不圖他名與利，古德皆從恁麼來，後生晚長須睎驥。泰山之石溜滴穿，蟠桃著花三千年，忽然水底火燒天，那時歸來喫痛拳。

送日本春侍者

七佛已來，皆有侍者輔弼宗師，作成法社。香林在韶陽聞指示，暗抄臨濟驗洛浦，拽拄杖便打。[拚-厶+云]性命，斷知解，豈肯認奴作郎，隨他指鹿為馬。近來車載斗量，漫說雲興餅瀉。春禪幸自英靈，見地須交脫洒。忽然光明盛大，可見風流儒雅。何也？阿魏無真，水銀無假。

送進侍者

跋山賣却布單，三千里外行脚。忽然打破漆桶，恰似虎頭生角。進禪得得來中州，三萬里截滄溟流。解笑瞎驢趁大隊，倒拈拄杖風颼颼。扶桑那畔一輪日，直至黃昏後方出。[翟*支]瞎摩醯頂門眼，東土西天無祖佛。

送用首座

道人日本來，將甚麼過海。有語涉商量，無言成窒礙。譬如金翅鳥王，須彌頂上翱翔。不學栖蘆鈍鳥，卑飛只戀池塘。摩訶衍法如何說，四句皆離百非絕。楊柳絲絲舞碧煙，梅花片片飄香雪。

送權維那

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面南看北斗。狸奴白牯却知有，拈得鼻孔失却口。袖裏金鎚未舉時，分明超過毗盧師。忽然一下百襍碎，石虎

吐出木羊兒。渠渠渠，我我我，折旋俯仰無不可。識得西來祖意傳，白雲影裏青山朵。

送志侍者

短歌數十丈，長句三兩言，不長又不短，石火迸青天。圓悟作侍者，何曾參得禪？當時鄧師翁，未免所見偏。法久乃成弊，須忘魚與筌，後生逐隊走，紙衾仍麻纏。決擇要明白，卷舒機用全，道人日本來，可拍佛祖肩。駿馬不受羈，長途自騰騫，日馳三萬里，頃刻撫八埏。妙喜臭皮襪，楊岐金剛圈，臨濟正法眼，滅向瞎驢邊。鼻孔略彷彿，諸方誰敢穿？

贈前西隱玉磵血書華嚴經

毗盧性海無邊表，非古非今非大小。有時揑聚一毫頭，血滴滴地從揮掃。有時伸作廣長舌，一卷百番宣未了。玉澗老，金溪寶，如來樣向心中造。善財童子未知歸，度水穿雲謾尋討。當砌華，映簾草，雪白甕甌香裊裊。自然覺者處其中，終不隨他打之繞。

次韻贈西隱白石

釋迦掩室，金粟無言，同條共貫，拔本塞源。聞無聞，見無見，如投師子一滴血，六斛驢乳皆星散。藏中自有摩尼珠，須知不在龍宮殿。襟懷蕩蕩，眉宇津津，滄溟半勺，大地纖塵。直得飛來峯[跳-兆+孛]跳壑，雷亭下雨翻盆。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六

音切

綆(古杏切)　擙(楚尤切)　鄞(五斤切)　麗(郎計切)　迤(徒何切)　[這-言+里](力綏切)　黔(巨炎切)　羚(魯丁切)　屹(魚乞切)　舶(捕格切)　睎(許機切)　驥(居致切)　埏(以梅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七

偈頌三

侍者　文斌等　編

贈五臺體法師

惟一文殊，無二文殊。百千萬億，徧滿塵區。或作老人，或為童子。或在山林，或居廛市。或乘獅子跨空行，或現光明從地起。法師久矣駐五臺，一雙淨眼長舒開。黃金雖貴著不得，六凡四聖皆塵埃。如今更莫思量著，六用門頭空索索。不坐禪，不看經，白雲自白青山青。飯罷繞廊行一轉，剎那圓滿菩提願。

送徒弟巘書記參方

當年洛浦辭臨濟，不比尋常赤稍鯉。未落夾山蘆甕中，好將一喝重扶起。巘禪卓錫秦水濱，再涉寒暑忘艱辛。何獨叢林重名節，灼然父母非我親。黃龍只是南書記，道德文章可名世。還他直截老楊岐，流出胸襟蓋天地。

送有侍者游天台

天台一萬八千丈，正眼觀來平似掌。不待崎嶇走路岐，塵塵剎剎皆方廣。頭上笠，腰下包，青山綠水長逍遙。衲僧本自無羈絆，萬兩黃金也合消。

送虎丘應藏主

真參第一著，妙悟第一藥。若是過量人，其心自昭廓。虎丘掃蕩邪見師，電光石火舒先機。伶俐衲僧俱直截，不須更問今何時。大藏小藏從此去，豈有意根椿立處。十字街頭沒底鞋，千年石上無根樹。

送淨慈海藏主

永明門前一湖水，更有荷花香十里。三世如來說不到，一大藏教提不起。禪和未許亂承當，却是虛空解舉揚。塞却耳根何處聽，舌頭

不動語琅琅。諦觀堂上老師偈，勿以區區情識會。昨日下雨今日晴，張公喫酒李公醉。

送印侍者遊南岳

君不見馬祖坐禪圖作佛，奈何無事尋窠窟。讓師渾不費鈎錐，平白家財遭籍沒。又不見五百比丘常在定，獼猴各佩菱華鏡。問君底處是誵訛，切忌逢人說邪正。盤陀石上青松根，日輪卓午天無雲。曜古騰今只這是，跏趺印出莓苔痕。放即收，收即放，天下衲僧為榜樣。新羅依舊海東邊，門口不在舌頭上。七十二峯皆可游，異花靈草無春秋。石橋踏斷成兩截，方見橋流水不流。

送心姪參方

慈明竄身火隊中，只要勘辨汾陽翁。半夜亡親索祭祀，明朝大嚼盃盤空。其時在座多象龍，未免散去隨西東。滾滾百川流入海，皮膚脫落真實在。將軍疋馬過袁州，臨行記莂增光彩。如今滿地皆兒孫，未有一人能滅門。壽山但道看脚下，佛祖不勞開口吞。

送雲居玉維那禮補陀

玉禪南方轉一遭，會佛法底如牛毛。拄杖頭邊撥得著，為渠畫斷天雲高。撲滅祖燈，掃除胡種。諸聖不慕，己靈不重。連城白璧本無瑕，滿掬摩尼為誰捧？嘗愛疎山老，解云肯諾不得全。又聞雲居翁，閨閤中物須棄捐。破家散宅作活計，透出威音王以前。天台南，石橋北，觀音院裏有彌勒。發揮二十五圓通，屋角桃花露春色。

送義藏主

你問訊了，一邊立地。不是如來禪，亦非祖師意。用時便用沒商量，說甚了義不了義。眾生本來是佛，更要靈山授記。七縱八橫，遠問近對。如此師僧，果然伶利。等閑撒出摩尼珠，直得神光照天外。

送玄禪人之江西

馬祖自從胡亂後，分明對眾揚家醜。來來去去是龐公，吸盡西江不開口。方外八十有四人，搖頭擺尾皆金鱗。却從平地起波浪，大坐當軒據要津。殘羹餿飯不知數，縱展炊巾無著處。好提古劍髑髏前，日炙風吹全體露。

送成侍者參方

侍者參得禪，我未敢相許，職滿說游方，臨行求贈語。後生真可畏，老僧全望汝，諸方善知識，說法如雲雨。行脚要帶眼，入門須辨主，壽山一句子，請分明記取。

送大藏主歸里奔喪

父母俱亡，覓偈奔喪。誰是報恩者，何處是故鄉。行徧天涯海角，沒參學處參學。十方不離目前，只麼寂寥寬廓。君不見荷澤師，走向僧堂裏白槌。摩訶般若未開口，露柱燈籠已哮吼。

送晟侍者

秋風處處飄黃葉，正坐蒲團縫壞衲。道人別我去游方，三度問渠渠不答。試看如今是甚時，千鈞祖道懸於絲。師求弟子固未暇，可有弟子求其師。君不見，投針徹底驚龍猛，叉手向前參瑞像。拈得山僧兔角杖，他年卓在孤峯上。

送彝藏主

一大藏教是切脚，平上去入切不著。釋迦老子口門窄，煩惱菩提盡拈却。所在叢林黃葉落，生天癩狗翔雲鶴。從他夷岳而盈壑，且把烏藤束高閣。

送淨慈顏藏主游廬山

拈起一片木葉，移來一座廬山。古人真實相為，且免區區往還。著草鞋，拖拄杖，游州獵縣，極意妄想。若是出格道流，必然別有伎倆。恁麼中不恁麼，擊木無聲。不恁麼中却恁麼，敲空作響。欲知廬山高，更聽廬山謠。百億贍部洲，都盧入秋毫。東西二林在山北，自古遠公標勝跡。結社同修十八人，臨終盡向蓮華國。南則歸宗開先，萬杉栖賢，羅漢慧日，六剎相連。五老峯，明月泉，香爐

師子，金輪玉淵。遙瞻瀑布不可近，迸雪崩雷崖石穿。千樹萬樹青松，交加屈曲。一箇兩箇白鶴，鼓舞蹁躚。滿地嘉華美草，隨時瑞靄祥煙。何消尊宿開口，但管森羅說禪。不是長行短偈，亦非直指單傳。革五宗之舊轍，掃諸祖之頹傳。針眼魚吞大千界，扶桑人種陝西田。

送聰禪人

出門步步清猋起，一棹鐵船三萬里，大魚剛被小魚吞，縮却龍頭展虵尾。未到中原俱歷徧，浙山如黛江如練，臨風側耳聽鄉談，故國依然海西岸。佛不論先後，道不揀精麤，禪不屬迷悟，智不得有無。釋迦彌勒是他奴，那箇男兒不丈夫？

送大慈讓維那

折旋俯仰須臾頃，抹過普超三昧頂。靈利衲僧終不凡，徧參豈為觀風景。一毫端上慈雲峯，草鞋踏破山重重。當年法戰既得勝，後來自可興吾宗。陷虎之機險崖句，何待西齋再分付。

送中天竺吾藏主還日本

初來大唐國，此道已圓成。而況歲月多，煅煉金愈精。添不得，減不得，應用恒沙有何極。莫問凡流與上賢，誰論大智并情識。西湖之水西湖山，動靜不離方寸間。月在中峯夜將半，天香桂子誰能攀。亦不喚作心，亦不喚作佛。亦不喚作半滿偏圓，亦不喚作照月權實。掇轉船頭是故鄉，龍吞不盡瑠璃碧。

送儀侍者游天台鴈蕩

前釋迦，後彌勒。心不見心，無相可得。出門綠水青山，到處花紅草碧。如斯舉似，魚魯參差。直下承當，天地懸隔。寒山子道：千年石上古人蹤，萬丈巖前一點空。此一點空不可取，天台鴈蕩隨西東。衲僧行脚休輕議，略以虛懷標此位。非凡非聖強安名，高踏毗盧頂上行。

送伊藏主游四明天台

出門拈起拄杖子，不擇山林與城市。第一穿過玲瓏巖，先聽主翁敷妙音。翻身直上玉几峯，踏著從前自家底。八萬四千設利羅，須知不在金壜裏。好風穩送寶陀船，剎剎塵塵逢大士。訪雪竇，游清涼，觸目無非聖道場。天寧定水善知識，師子哮吼羣狐藏。霞城豈獨觀風景，五百聲聞須喚醒。一一教他出世來，閙中不礙身心靜。直饒茶盞現奇花，也待眾生心自肯。國清三聖誰不知，興發到處題新詩。虛空作紙大海墨，稻麻竹葦皆毛錐。諸方說禪浩浩地，解舉此話今其誰。滑石橋，難措足，下有龍蟠無底谷。多少游人不敢窺，懸崖日夜飛銀瀑。舉頭更望華頂雲，千里萬里長相逐。摩挲拄杖又向西州還，一毫頭上忽然突出須彌山。

送諸侍者游天台鴈蕩

台山青，雁山碧，滿眼滿耳，非聲非色。先過嵊縣禮彌勒，莫道通身是崖壁。撐天拄地更有誰，往往示人人不識。試點五伯羅漢茶，一枚盞現一枝花。分明拈出這壹著，多少師僧蹉過他。游華頂了國清去，名藍正在幽深處。豐干寒拾面目真，屈曲寒藤上高樹。欸欸行入芙蓉村，奇峯峭壁雲吐吞。靈巖左右十八寺，寺寺皆有山當門。詎那終日抱膝坐，仰觀瀑布從空墮。勿云尊者不說法，撒出驪珠千萬顆。逐事與君提話頭，如今不了何時休。大唐國裏無佛法，看取鐵船水上浮。

送壽禪人

真正舉揚誰辨的？白雲鎖斷寒山色，參方衲子太惺惺，剔起眉毛雙眼碧。有祖以來提唱多，而今莫問如之何？饑餐渴飲無餘事，脫却籠頭卸角馱。

送吾禪人

古藤橫瘦肩，兩屨踏殘雪。陽烏啼未休，春山若為別。朦朧睡眼何處開，應向前途指明月。

送日本建長佐侍者之廬山

大唐國裏宗乘，未有一人舉唱。信手拈起布毛，慚愧鳥窠和尚。此話傳來幾伯秋，五雙十箇徒悠悠。燈籠露柱太饒舌，萬象森羅齊唱酬。此行舟過湓城口，峯頂已聞獅子吼。五老同時笑展眉，瀑布不

溜青山走。除却平常與奇特，逢人作麼通消息。倒騎鐵馬上須彌，贏得清風生八極。

送明禪人參徑山兼柬古鼎和尚

近離何處來？曾到此間否？不許俊衲僧，人前亂開口。天寧拄杖子，未免劈脊摟。決不至三十，但打二十九。留一棒自喫，諸方若為剖？凌霄老宗匠，管取橫點首。不作野干鳴，亦非師子吼。若人會此意，堪續牟尼後。

送日本侍者

大唐日本東西國，一樣眼橫并鼻直。海底泥牛摘角牽，雲中石女拋梭織。日禪幸自可憐生，却道西來有消息。西來本也無消息，平地茫茫種荊棘。文遠何曾見趙州，善財亦不參彌勒。

送天寧元首座

靈山第二座，不與諸方同，解笑小釋迦，夢昇兜率宮。百非及四句，落落開談叢，說處却成默，塞時無不通。毒虵吞鼈鼻，猛虎咬大蟲，坐斷佛祖舌，初非修證功。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葉紅，持此似老僧，將以明已躬。直下兜一喝，未免三日聾，三日聾尚可，嚇殺東村翁。

送中竺宏侍者

大機大用無傳授，誰解金毛獅子吼。千歲巖頭七十翁，通身是眼通身手。若道今年已涅槃，男兒終不受人謾。犀牛扇子依然在，直得清風滿座寒。

送徑山一藏主

一大藏教閑葛藤，盡大地人跳不出。夢庵本是奇衲子，夜半扶桑吐紅日。拈起凌霄峯頂茶，却是洞庭湖上橘。三千世界庵摩勒，放開捏聚誰能詰。松風磵水自談玄，却笑區區論權實。權非權，實非實，白雲道箇鉢囉娘，帶累兒孫空受屈。

送中竺岳藏主

道人特地咨參我，有我有人成話墮。纔跨門來剔起眉，分明寶藏開金鎖。唐國之西日本東，都盧攝在微塵中。珊瑚樹林知幾幾，照見海日三更紅。釋迦四十九年說，貴買朱砂畫明月。中竺果然機用別，金剛寶劍當頭截。

贈遠侍者

佛佛授手，祖祖相傳。黃頭碧眼，白日青天。動念即乖，開口即錯。不用續鳧截鶴，何必夷岳盈壑。參之者離心意識參，學之者出聖凡路學。昔年日本來，紅爐一朵芙蓉開。此日諸方去，鐵鞭擊碎珊瑚樹。東西南北任縱橫，贏得清風布地生。

送靈隱文藏主

古釋迦不先，今彌勒不後。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何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叨叨四十九年說，帶水拖泥裙半截。出格還他俊衲僧，打刀須是邠州鐵。眼對眼，機對機，冷泉收得摩尼歸。逢人傾出一栲栳，白日青天雷電飛。

送慧藏主

入門便棒德山老，入門便喝臨濟師。子孫一一滅胡種，曠大劫來曾絕疑。此行正值風帆便，吹落梅華三五片。一大藏教只說這箇法，趙州老人空繞禪牀轉。且喜南湖職已圓，拈華百萬人天前。飲光笑眼自開合，良馬不用珊瑚鞭。

送日本丘侍之金陵

十月朔風號古木，金陵遠也行何速。菩提達磨未來前，淮北淮南山簇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盲龜值木，輥芥投針。從本以來無佛祖，了知此事非今古。國師侍者意如何，汝負吾兮吾負汝。

送端侍者

趙州文遠侍者白雲清凝二師。相與作成法社，象王獅子交馳。靈山幸自龍鐘了，左右無人話懷抱。慚愧端禪日本來，鐵牛不喫欄邊草。朝來問訊，客至燒香。上一畫短，下一畫長。若更近前求指示，山僧正值接官忙。

月菴

天上月，水中月，惟一月，無二月。再三撈漉也無端，十五團欒又何別。憶著當年馬大師，渾家共翫清秋時。南泉拂袖便歸去，豁開戶牖當軒誰。數伯年來無此作，遇夜纔昇曉還落。自家屋裏暗昏昏，向外馳求都是錯。喚回頭，為伊道，靈光一點同昏曉。輝天鑑地如未知，江北江南問王老。

雲海

未明雲海直截，且就一波上說。一波動則萬波生，一波止則萬波滅。所以眾生煩惱，不離生滅一法。到得諸佛之地，煩惱翻為智慧。智慧煩惱本虛，眾生諸佛皆如。却向其中指出，浩浩滔天沃日。滔天沃日也無端，未審流從何處畢。或時作，伯億洲中盡潮落。或時乾，三千界內起波瀾。海雲大士觀雲海，但見重重無障礙。我觀雲海初不同，顛倒日月吞虛空。聲聞不是馬兔，菩薩亦非象龍。釋迦老子謾多口，欲談雲海詞先窮。謂之雲，非五色。謂之海，絕涓滴。碎須彌，消劫石，盡未來時不可測。不可測，對現分明有何極。

雲庵

雲兮飄忽，太虛出沒。謂其出也本無心，謂其沒也離窠窟。或從龍，千里萬里長相逢。或抱石，一片兩片不可覓。水邊林下露幽奇，好手丹青誰貌得。收來直是沒纖毫，放去從教吞八極。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遠在方寸，近隔大千。凡夫不證法雲地，聖人不住無雲天。德雲長在妙峯頂，海靈普應眾生前。百帀千重，是何人境界。左舒右卷，乃列聖機權。君不見，關西子，沒頭腦，假號雲庵顯其道。佛手未伸驢脚開，灼然孤負黃龍老。汝今亦復號雲庵，此義蒼茫吾未了。三問渠儂三不知，白雲依舊連芳草。

鏡庵

有一物，黑似漆，明如日。六窻無處著塵埃，萬象不能逃影質。東平盡力撲不碎，靈利師僧欠靈利。獼猴各佩古菱花，落落神光照天地。胡來漢現幾經春，認主人人是甚人。更問中間并內外，無塵未免又生塵。

古航

陰陽未判，形殼未離。上無片瓦，下無卓錐。敢與龍王鬬富，從教衲子生疑。不此岸，不彼岸，不住中流，隨機應變。揚清激濁兮浪靜風恬，滅跡收聲兮雷奔電轉。三世諸佛知不知，六代祖師見不見。擬議隄防驀口橈，逡巡賣弄竿頭線。便與麼涉波瀾，不與麼隔關山。兩頭坐斷乾坤闊，一棹江西十八灘。

無文

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未嘗談一字，笑倒病維摩。維摩大士默然處，演出演入河沙數，三十二說徒紛紛，一切數句非數句。缺齒老禪，面壁九年，分皮擘髓，漢語胡言，直饒以龍龕手鑑、唐韻玉篇從頭註解解不得，自携隻履歸西天。冬瓜印子傳來久，古篆分明拈在手，上人一擊百襍碎，露柱燈籠盡哮吼。錢塘十月天風高，示余頌軸如牛腰，白者是紙黑是字，香墨何曾蘸紫毫？

斯道贈萬壽由藏主

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直下便是，不涉言詮。所以匡徒領眾，因而說妙談玄。譬如接竹打月，又似膠柱調絃。分明日用中，逼塞虛空內。築著又磕著，誰會誰不會。貴如土，賤如金。須彌山未高，大海水未深。東西南北謾參尋，塵世幾人知此心。

梅隱

七伯年前老古錐，松花為食荷為衣。人皆欲見不可得，茆屋四面青山圍。採藤衲子忽然到，口縫纔開遭怪笑。從此惡名傳世間，誰知出語無玄妙。即心即佛錯承當，非心非佛也尋常。殘羹餿飯誰肯喫，好肉更來剜作瘡。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勸君莫學守株人，七箇蒲團空坐破。

大徹贈中竺蠡藏主

大徹投機一句子，突出咽喉與牙齒。藕絲竅裏騎大鵬，蟭螟眼中放夜市。片言不為少，全藏不為多。燈籠見露柱，拍手笑呵呵。虛空撲落在地上，鉢盂開口吞山河。蜜怛哩孤，蜜怛哩智。一字不著畫，兄弟添十字。當年黃檗大無端，六十蒿枝打臨濟。

松石贈中竺貞書記

青松落落，白石鑿鑿。上摩星漢，下帶雲壑。若使為棟為梁，為政事之堂；為珪為璋，為公侯之光。不如道人無事，日與松石相忘。清風起而龍吟，芳草映而虎踞。紅塵鬧市任喧譁，家在青山更深處。

無相贈日本訥藏主

法身無相，直下分明。眼不見色，耳不聞聲。雖是不聞不見，却解隨幾應變。自從打破太虛空，舜若多神常對面。

龍淵贈驪藏主

龍無龍句，淵非淵句。要問龍淵在甚麼處？盡大地是浪，忽青天起雷。日月陡黑，山岳傾摧。散四海五湖之甘澤，活三草二木之枯荄。葉公不解描貌，未免將錯就錯。赤手誰來得頷珠，古今不露真頭角。

無外贈日本嚴藏主

有不有，空不空，聖凡總在圓光中，浮幢王剎香水海，莫問南北并西東。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亘古亘今，誰得誰失？都盧只在毫端，却向那邊尋覓。縱然覓得亦非真，直下分明能幾人？諸佛假言三十二，切須體認本來身。

鼇山贈仙巖金長老

有鼇山兮甚奇特，鎮黃巖兮浮翠色。峭崔嵬兮高前岁，直上雲端望何極。君不見雪峯昔遇巖頭老，三十年來盡傾倒。流出胷襟蓋天地，鼇山店上方成道。龍鱗鱗，魚鱗鱗，幾番滄海飛紅塵。毗嵐猛風鼓不動，十洲三島長如春。

古木贈榮藏主

天地未分時，槎牙第一枝。閻浮雖有樹，爭奈結根遲。幾回寒，幾回熱，柯似青銅葉如鐵。挺立何愁動地風，高標可怕連山雪。楩楠杞梓總凡材，莫不皆從尺寸栽。不是千年萬年物，轉頭便化為塵

埃。莊生之椿今已朽，少林之桂君知否。撐天拄地是何物，一一面南看北斗。

心源贈悅維那

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佛祖莫能說，餘人誰解拈？五聞寒山子，有偈非極談，徒然掛唇齒，秋月照碧潭。更誰知，無物比，冷涵空兮清徹底，回光返照剎那間，一脉本從何處起？

碩林贈中竺果首座

睦州老人識臨濟，陰涼大樹親授記。果然葢覆天下人，今日兒孫鋪滿地。一一高枝撐太空，重重密葉來清風。碩林挺出萬物表，非與尋常花木同。徧界氷霜渠不受，隨時變異渠不朽。等閑鳥獸那敢栖，長有金毛獅子吼。

大機贈日本全藏主

大機須兼大用說，機用直教心路絕。德山一棒山岳崩，臨濟一喝虛空裂。君不見長沙岑大蟲，作用不與諸方同。寂子親曾舉到此，被渠一踏傳無窮。道人素有冲霄志，發明宗門向上事。等閑拈起蒺藜槌，百億須彌成粉碎。

無盡贈登山主

百億三千大千界，拈來地上土一塊。虛空尚有消損時，塵世光陰易凋謝。不滅不生唯此心，縱經曠劫長如今。如今直至未來際，却笑目連窮佛音。

智隱贈愚禪人

有無但較三十里，晦跡韜光樂於己。詔書飛出鳳凰樓，三度入山徵不起。聖人具足凡夫法，凡夫具足聖人心。非凡非聖盡超絕，路在白雲深更深。

無隱贈吾禪人

日用堂堂全體露，著衣喫飯朝還暮，靈山拈起一枝花，伯萬人天皆罔措。色且不是色，聲且不是聲，描也描不就，畫也畫不成，只在目前休外覓，青山綠水轉分明。

思遠贈日本聞侍者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三際求之不可得，生鐵稱錘被蟲蛀。達磨度流沙，特地到中華。雖云十萬里，畢竟不離家。饒君走徧浮幢剎，南北東西沒差別。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這一處，心行滅，虛空包不盡，千聖莫能說。靈利衲僧知不知，不知却問天邊月。

桂巖贈日本淨居月長老

月中桂子飄巖幽，長成一樹三千秋。秋風吹開枝上花，花所及處清香浮。月公本是菅公裔，道譽之香塞天地。金粟如來夢幻身，不須更受菩提記。

絕照贈用首座

淨倮倮絕承當，赤洒洒沒可把。龍潭吹滅紙燭時，眼光爍破四天下。日月不到處，乾坤難覆藏。三千大千界，正體露堂堂。緣見因明，暗成無見。明暗兩忘，心靈百變。目前無闍梨，座上無老僧。一念不生三際斷，扶桑夜半日輪昇。

香山贈果長老

五分法身收不得，非栴檀也非[蔗-(白/小)+(儿/言)]蔔。妙峯孤頂露堂堂，少室真機明歷歷。嗅著能令鼻觀通，白雲掩映碧玲瓏。花開葉落年年事，依舊須彌聳太空。

中山贈穎首座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丹青莫狀，手足難攀。通上既孤危，直下尤峭絕。曠劫無動搖，羣峯自環列。君不見混沌開闢分七金，須彌坐斷滄溟心。衲僧不解中山義，只管區區向外尋。

大岳贈日本積首座

除却須彌山總小，只消芥子都吞了。與他拈起一微塵，富士嵯峨接蓬島。中國岱衡華霍嵩，寶刀削出青芙蓉。回光返照方寸裏，積塊浮漚三界中。捏不聚，吹不碎，是何物在乾坤外。臨崖望海海茫茫，觸石起雲雪隊隊。

大心

摩訶兩字如何譯？不落時人情與識。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之流豈能測？古釋迦，今彌勒，是處分身千伯億。怛怛忉忉空費力，為人曲指何曾直？饑飡渴飲任天真，便是降魔轉法輪。

無方

一拳打破虛空，一脚踏翻大地。東西南北不分，上下四維安寄。大華藏界雲水寬，伯千剎土秋毫端。放開捏聚總在我，左拋右擲胡為難。既非襍染與清淨，畢竟如何辨邪正。直下全提摩竭令，繁興永處那伽定。

南隱

五十三人善知識，善財無處尋踪跡，文殊指示太分明，踏破草鞋空費力。不住山林不住塵，非凡非聖非疎親，衲僧了了見得徹，大道茫茫沒却身。謂之有，離窠臼；謂之無，塞寰區。閻浮夜半日卓午，只在目前何不覩？

實菴

棒打虛空鳴剝剝，石人木人齊應諾。十方惟一堅密身，鐵壁銀山難入作。無形相，亘古今，不除妄想覓真心。牛頭自見四祖後，百鳥啣花何處尋。

笑雲

山中人笑雲來去，幾度欲留留不住，一片西兮一片東，為誰掛在青松樹？有時卷，不論高低并近遠；有時舒，南北西東滿太虛。本自無心休問跡，悠揚散漫隨風力，白衣蒼狗任縱橫，返寂還空何處覓？却恐山中雲笑人，區區未免走紅塵，但能放下便安樂，所以長將雲喻身。

少林

達磨面壁，可祖安心。二株嫩桂，布影垂陰。上撐天兮下拄地，往不古兮來非今。自從隻履歸西域，歲歲春風添翠色。莫道庭無立雪人，一花五葉香何極。

西源贈遠首座

阿耨達池分四河，四河競注同其波。不獨魚龍與蝦蠏，大身復有阿修羅。天台遠也侍吾久，出紙乞我西源歌。歌西源，無滴水。佛也祖也，徹頭徹尾。今兮古兮，透頂透底。更說甚麼竺乾震旦，南岳石頭，馬大師，龐居士。只因一口吸西江，無限波濤從此起。

一源

羣靈一源，假名為佛。佛既假名，源從何出？釋迦老子曾未悟，四十九年曲流布。誰言教外有別傳，百萬人天空罔措。先聖道：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從本不清不濁，即今非古非新。四大海收歸涓滴，五須彌卷入微塵。徧界金波常帀帀，與他凡聖無交涉。

海屋

普門道人索我詞，未免平地生風波。屋為海耶海為屋，海屋之義當如何。百千瀛渤從此起，起亦不離涓滴水。沃日滔天也大奇，卷舒只在軒窻裡。我觀觀音心海空，一一佛屋羅其中。接影連輝寶樓閣，珠幢玉樹光玲瓏。及乎斂念元無有，試問道人知此否。不下禪牀徧十方，春風自裊金瓶柳。

谷隱

龍以角聽，蟻以身聽。人聽在耳，風鳴谷應。聽到無聲谷自空，山河石壁遙相通。直饒千手掩不得，所以八面俱玲瓏。雖然隱也何曾隱，白日青天雷輥輥。

閒閒

終日忙忙，那事無妨。行住坐臥，一絲不掛。看經費眼力，作福受奔波。饑來喫飯困來睡，如此閑閑快活何。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七

音切

嶽(魚偃切)　壜(徒含切)　摩挲(上莫羅切，下素何切)　嵊(實證切)　溢(盆晉)　栲栳(上苦早切，下力皓切)　螙(許活切)　陡(當口切)　荄(古來切)　前(阻力切)　岁(林直切)　鎌(力詹切)　菅(賈顏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八

偈頌四

侍者　文斌等　編

明真頌二十八首

我有摩尼一顆，埋在五蘊身田，昨向泥中取出，光明照燭無邊。所為莫不知意，日用尋常現前，世上誰無此寶？昏迷未脫葢纏。死生生死縈絆，果報或人或天，一旦逢善知識，豈非有大因緣？　(右一)

只這言語聲色，非根非塵非識。釋迦親見燃燈，故號能仁寂默。平治自家田地，淨除瓦礫荊棘。身光充徧十虛，豈止百千萬億。一念成佛不疑，多方轉化何極。雖云妙行莊嚴，畢竟歸無所得。　(右二)

觸目無非此道，莫揀精麤大小。眾生與佛何殊，總是自心所造。修善天堂化生，受用珍奇異寶。地獄皆由作惡，鐵牀銅柱圍繞。臨終罪業現前，方恨悔之不早。覺悟煩惱菩提，迷惑菩提煩惱。　(右三)

禪師不假多知，饑飡渴飲隨時，將心用心大錯，在道修道堪悲。內外推尋不見，中間亦絕毫釐，眾生別求智慧，諸佛何異愚癡？一等黃金作器，瓶盤釵釧環兒，自體元無改變，千般任用爐鎚。　(右四)

貪嗔癡號三毒，三毒起於一心。本來空寂三毒，三毒自此平沈。頓獲金剛正體，親聞大覺圓音。了然不生不滅，解者非古非今。智士現前究竟，愚人向外推尋。妄情造業難斷，如象溺泥漸深。　(右五)

觀心常坐習定，便欲此生親證。證得常住法身，堪續如來慧命。若也沈空滯寂，墮於二乘禪病。澄潭不許龍盤，大象豈游兔徑。隨處逍遙快樂，洞明自己真性。可中不亂不定，向上非凡非聖。　(右六)

法離言語文字，返著文字言語。假使精進三藏，何如直截根源。巡行數墨不悟，轉讀令人轉昏。心地本無一物，澄空迥絕塵痕。胡為自起障礙，日夜隨他六根。一念空諸所有，魔外窺覷無門。　(右七)

昔有維摩大士，示疾毗耶城裡。三十二箇菩薩，各談不二玄旨。文殊請問維摩，維摩一默而已。如今博地凡夫，未學音聲三昧。剛把

公案批判，妄將賢聖訶毀。若非了悟自心，般若妄談招罪。 (右八)
末法比丘不讓，多因忿怒鬪諍。既依大戒出家，須稟六和為尚。羅漢深證無生，未曾與人相抗。善哉圓頂方袍，便是當來佛樣。心內坦然平夷，世間靡不歸仗。莫起一念嗔火，赫赫燎原難向。 (右九)
眾生業識茫茫，心裏渾如沸湯，只管隨聲逐色，何由返照回光？參禪發明自性，譬似遠客還鄉，曠劫收歸，當念當念，含攝十方。觸境逢緣不變，著衣喫飯如常，無明從此消滅，熱惱自然清涼。 (右十)
不了第一義諦，因茲名曰無明。我觀無明，無性無住，無滅無生。菩薩雙亡理事，聲聞怕怖色聲。一居逍遙樂土，一在解脫深坑。離却二邊中道，洞然清淨光明。人間天上隨意，廣度恒沙有情。 (右十一)
靈空元自無像，不用斷除妄想。妄想即是真心，何須分一作兩。氷消為水溫和，水結為氷嚴冷。濁惡眾生可化，清淨諸佛堪仰。諸佛眾生本性，豈同外物消長。金剛座上剎那，永絕從前影響。 (右十二)
法身不見邊表，日用何曾欠少。語默動靜施為，無心自然合道。但有絲毫罣礙，便遭魔境纏繞。大海普納百川，須彌合成四寶。到頭難免無常，徒自汪洋峻峭。一悟真空妙理，涅槃生死俱了。 (右十三)
眾生本來自佛，甘墮無明窠窟。若悟無明本空，輪迴從此超出。譬如一點明燈，能破千年暗室。決了貪嗔體性，空華陽燄非實。直須立志參究，不可隨情放逸。惟有禪門捷徑，別無入道要術。 (右十四)
佛口初無言說，法身豈有生滅？只因隨順世間，便見千差萬別。細辨凡夫因果，廣標諸聖旨 訣。玄門歷歷開張，教網重重施設。末上拈花示眾，盡除方便直截。譬如十斛驢乳，散在一滴獅血。 (右十五)
大有世間癡漢，隨他聲色流轉，不知萬境樅然，總是心靈所變。墮在塵勞海中，無由脫離魔羂，羊車即是牛車，我面何殊佛面？直下回頭便是，不勞苦口相勸，一朝颺下皮囊，免到閻公業案。 (右十六)
小小如螢之火，能燒大地叢林，莫教一念嗔起，滅盡無邊道心。佛祖令人保護，防他境界來侵，眾生與佛何別？棄却真如外尋。流出葢天葢地，本來非古非今，要知般若靈驗，入海鐵舡不沈。 (右十七)

覺道無過自悟，參禪不要他求，却來心外覓佛，如向沙中取油。演若達多發笑，也曾棄鏡尋頭，白雲千里萬里，黃葉前秋後秋。要了即今便了，未休何日當休？拍手浩謌歸去，倒騎露地白牛。 (右十八)

古今得道賢聖，當念無脩無證。煩惱菩提兩亡，涅槃生死俱淨。境風飄鼓不動，常處那伽正定。應佛圓如太虛，臨機湛若明鏡。堂堂世出世間，在在法王法令。一切凡夫本同，不離法界體性。 (右十九)

愚夫背惡向善，佛道轉求轉遠。放下身心便休，一時善惡俱遣。天堂快樂不思，地獄煎熬亦免。好箇天真古佛，十方法界充滿。既無生滅去來，寧有是非長短。性地自然坦平，塵勞何用除斷。 (右二十)

法王出現世間，方便談空破有，有者必歸於無，是為聖師子吼。玉毫金相莊嚴，前取涅槃非久，天地至時崩壞，誰論貧富好醜？可憐外道愚癡，妄執梵天長壽，八萬大劫既終，難免輪迴不受。 (右二十一)

何處出離生死，幾人悟解真空。真空非有形貌，更問南北西東。瞥起纖毫妄念，頭頭窒礙不通。執之必落邪道，放之未免昏蒙。身心直下透脫，如鳥飄然出籠。無病何須服藥，愚癡智慧雙融。 (右二十二)

任你多般取捨，如同水上浮漚，漚生漚滅難止，念去念來不休。努力要須猛省，回光更莫他求，一間空舍無主，傾壞何勞再修？饑把鉢盂噇飯，睡時塊石枕頭，十二時中快樂，誰能似我無憂？ (右二十三)

幻士化成大宅，園林花果爭鮮。其中羅列男女，車馬住來市廛。取性歡呼鼓舞，乘時放逸狂顛。死生骨骸盈地，婚嫁笙歌滿前。愚者執為實有，不知幻化使然。至竟都無一物，雲開依舊青天。 (右二十四)

法性本無造作，且非內外中間。聲色何須苦猒，塵根亦不相關。斷除煩惱轉遠，求證菩提即難。有念便沈生死，無為自契涅槃。兩途俱是障礙，中道又隔河山。打破鏡來相見，身心索爾虛閑。 (右二十五)

悟向迷中尋悟，迷從悟裡發迷。被他二法纏縛，何日解成菩提。佛祖元無指示，癡狂妄有思惟。常情執著不捨，斷見由來自欺。智者不求解脫，一言可破羣疑。貪嗔即是大道，背捨心王問誰。 (右二十六)

燃燈授記釋迦，於法了無所得。我觀天上人間，不見當來彌勒。濁惡眾生可怪，目前覩佛不識。何須轉腦回頭，便合騎聲蓋色。盡未

來時度生，分身百千萬億。即今揭示龍華，一切人間罔測。（右二十七）

欲識自家寶藏，六時常放光明。本非青黃赤白，不離坐臥經行。三世如來骨髓，歷代祖師眼睛。大似水中月影，還同色裡膠青。灼然不可取捨，畢竟難論壞成。在在逢緣利益，塵塵救度迷情。（右二十八）

招提德嚴法師講首楞嚴經說偈一十八首寄之

得道應須廣度生，度生必使性心明。閻浮提有梵天呪，捺洛迦無婬欲情。慶喜出遭魔網羂，文殊來護法舟傾。多聞未可為奇特，曠劫薰修在力行。

外洎虛空內色身，都盧不出此心真。浮漚未足窮瀛渤，棄指須當認月輪。聽法緣心非本性，掌亭實主豈游人。離聲與色無分別，石上栽花井底塵。

手開手合寶光飛，左右回觀是阿誰。須信此頭搖動處，不妨全體寂然時。明心見性無舒卷，認物隨流妄覺知。無上法王真實語，豈同虛假末伽梨。

波斯匿性未嘗遷，老見恒河似幼年。莫景不須悲白髮，浮雲終是散青天。來從曠古人何在，去作荒丘骨已捐。劫火洞然無一物，分明父母未生前。

七處徵心心不有，八還辨見見元無。擘開祕密千重鎖，迸出圓明一顆珠。從此聖凡知解絕，有何生死性情拘。話頭拈起知音少，留與人間作楷模。

地水火風空見識，徧周法界本來圓，當知實義非言說，妄計因緣與自然。起滅無從常住體，麤浮不悟此經詮，眾生那箇不成佛，與作當來得度緣。

根塵識是如來藏，於一毫端洞十方。大地無時相助發，虛空有口自敷揚。眾生不守真如性，諸佛皆居常寂光。生滅去來何所礙，鳥飛不盡碧天長。

覺明明覺異還同，畢竟山河大地空。演若多心狂自歇，摩登伽女呪難籠。直教根本無明斷，便與如來妙理通。三世有為皆有滅，十虛無始定無終。

一六義生圓湛中，一亡盡使六銷鎔。脫粘內伏心非有，勞發前塵性本空。自在浮沈魚出網，無妨去住鶴離籠。根根互用如何說，正與花巾解結同。

良哉二十五圓通，各各熏脩不滯空。證入法門雖有異，悟明心地本來同。思惟妙德言尤審，選擇觀音耳最聰。堤畔綠楊新過雨，數聲

黃鳥囀春風。
斷婬除殺又離偷，成佛難將妄語求，此四律儀持不染，彼諸魔事及無由。道場既立心身淨，神呪弘宣剎海周，無量金剛來護法，願將杵破惡魔頭。
八萬四千顛倒想，想為十二類生因。妙明覺性如開悟，虛妄浮心即本真。龍鬼天仙紅肉髻，羽毛鱗甲紫金身。誰能靜坐思量看，內外中間絕點塵。
三界眾生依食住，永除酒肉斷婬心。相生相殺既無業，外境外魔終不侵。刻骨銘肌持淨戒，隨方覲佛奉玄音。瑠璃中更懸明月，一片光華耀古今。
智慧初明欲習乾，位從四十四心安。信初中道純真性，灌頂如王付國看。利行度生心愈曠，回真向俗道何寬。欲登十地須加行，行覺重重複又單。
吾聞地獄元非有，十習纔成六報來。惡念轉教為佛福，刀山喝使作金臺。不貪天上歡娛事，肯受人間愛慾胎。本性彌陀常顯現，蓮花一朵待時開。
十類元從十鬼分，命終報盡復為人。十仙徒此短長壽，三界不離生死身。色究竟天居有頂，大阿羅漢出凡塵。窮空大道無歸處，未免從頭再入輪。
旋消五陰十禪那，十五重重破惡魔。明目不愁幽暗隔，堅氷爭奈沸湯何。自心了悟非登聖，如水平流豈異波。直至菩提無少乏，大家稱贊阿難陀。
五陰由來體是虛，五重妄想待消除。不離本覺妙明性，要識根元生起初。多劫受熏嗟莫算，六根互用滅無餘。盈空寶施微塵佛，若比弘經福不如。

示諸禪人九首

四七二三何所傳，分明佛祖是生冤，拈來的的無多子，點破區區在一言。猶自將心求悟解，不須特地覓根源，晝明夜暗尋常事，屋角風鈴語更繁。
都緣昧却自家心，只管茫茫向外尋。不識綵雞呼作鳳，還將黃葉認為金。求師跋涉山川遠，逐境因循歲月深。有問却須向伊道，誰家屋裡沒觀音。
而今謾說普通年，此話無人舉得全。臨濟何曾見黃檗，趙州亦不到南泉。追風木馬來如電，入海泥牛去似煙。船在須彌山上泊，一篙撐破水中天。

立處孤危用處親，不知蹉過那邊人，宗師未免拋機境，學者須令辨主賓。熱喝嗔拳同滅電，普天帀地盡揚塵，果能著著超方外，十影神駒磨色麟。
喃喃唱道固非真，默默酬機也未親，却是山河大地說，徒勞文字語言陳。敲牀豎拂休稱妙，簇錦攢花枉鬬新，可信吾宗無此事，分明不認本來人。
樹凋葉落正斯時，體露金風幾箇知？未入玄門難下口，從來大悟不存師。炊巾謾為參方展，掣電猶嫌佇思遲，五十三人爐韛熱，鑄成一箇善財兒。
不除妄想不除真，也是朱砂畫月輪。脫體承當能幾箇，將心湊泊有多人。寒山直忘來時道，布袋橫拖滿眼塵。世出世間常快活，從他物我競踈親。
瑞巖自喚主人公，口與心違道不同。千里持來須粉碎，滿盤托出盡虛空。隨聲逐色龜投網，得意忘言鶴脫籠。何必升堂求指示，現前無法不圓通。
日用分明問阿誰，談玄說妙謾多知。新新固是無停識，念念何曾有住時。若遣眾生修定慧，還令諸佛起愚癡。五雙十箇難吞透，自作金圈與栗皮。

閱藏諸僧求偈六首

以字不成八字非，普天帀地解人稀，生獰師子纔開口，忿怒那吒頓失威。三竅圓珠言下得，十方法界目前歸，如來禪許師兄會，還我宗門向上機。
教外別傳傳底事，言前便領領何遲。纔求妙悟心昏昧，未透玄關眼搭眵。佛字道來須漱口，禪牀掀倒不容師。偏圓半滿何須舉，盡是空拳誑小兒。
案頭故紙已多年，中有摩尼曜大千，了了示人人不會，明明標旨旨難宣。牛欄馬廐如何說？海藏龍宮作麼詮？一句包容無量義，閻浮樹在海南邊。
覓心不得便心安，因甚禪流入作難。往古來今多少樣，改頭換面百千般。須教兔子離窠窟，更逼鮎魚上竹竿。自己靈臺如未悟，藏經只為別人看。
拈來更問是何經，寶藏玲瓏夜不扃。露柱伸眉萬象說，須彌合掌太虛聽。雲門特地擲拄杖，百丈無端指淨瓶。頂上撥開三隻眼，知君猶自磨惺惺。
心是光明妙法幢，照今照古信非隻，沿堦凍蟻空尋穴，撲紙癡蠅未透窗。達磨大師[車*度]轆鑽，釋迦老子葛藤樁，尋常只麼閑閑

地，可使波旬外道降。

送僧住菴九首

住菴門戶潑天開，且豎拳頭接往來，方便許人呈漆器，等閑垂釣得黃能。是窻是壁心心現，非聖非凡法法該，佛祖位中留不得，從教金殿鎖蒼苔。
大隋燕坐木菴時，問答何曾巧設施，拄杖挑蚍付猛火，草鞋信手蓋烏龜。無論正定兼邪定，盡使深疑頓絕疑，東土西天無佛祖，說禪不動口唇皮。
滿屋黃金眼不開，山居豈是大癡呆？鉢中飯少枯堪喫，身上衣單紙可裁。日出道人鉏地去，夜深童子點燈來，須知佛法無高下，悟了方堪養聖胎。
白雲深護碧巖幽，成現生涯免外求，一箇衲衣聊掛體，三間茅屋且遮頭。長松片石閑無事，淡飯麤茶飽即休，拈出舀 溪長柄杓，不風流處也風流。
昔人久矣住巖阿，撞著燒菴施主婆。十字街頭無向背，孤峯頂上却諵訛。侵晨自拾枯柴去，向晚還衝猛虎過。妙用神通只這是，來人未免問如何。
走徧禪林却住庵，臨行別我語喃喃，揮毫寫偈寧非錯？杜口吞聲轉不堪。萬法空來知有幾？十成蹉過問前三，古人為佛垂慈切，不猒城隍入閙藍。
四祖當年訪懶融，牛頭山下忽相逢。一言見性方成道，百鳥銜花便絕踪。不怕菸菟號永夜，長煨榾柮過深冬。流泉疊嶂分明語，要引禪流達此宗。
青山影裡钁頭邊，為法求人也可憐，打地初非閑打地，磨磚却是亂磨磚。直教桶底和墻脫，要把繩頭驀鼻牽，分付滅胡真種草，大家明取未生前。
穿雲渡水又何疑，轉腦回頭更是誰，粟米粒中攤世界，藕絲竅裡挂須彌。把茅不換千間屋，一飽能忘萬劫饑，若問住山何境界，人人鼻孔大頭垂。

示華嚴會諸友八首

正覺山前大雪中，明星夜照普天紅。慈尊正眼既打失，覺苑從頭談脫空。要與古今為榜樣，直教凡聖絕羅籠。依然廣大門庭在，豈假潛鞭密煉功。

大千經卷在微塵，剖出還他過量人，無始眾生盡成佛，本來大果不離因。漚生漚滅重重海，花落花開樹樹春，可信入荒田不揀，橫拈倒用總奇珍。
開題七字甚分明，早隔西天十萬程。未展霞絛先領會，何勞玉軸更施呈。花枝朵朵分紅白，溪水條條間濁清。觸目無非真法界，都收有識與無情。
騎聲蓋色大毗盧，可惜男兒不丈夫。枉去藍田尋美玉，誰知布袋裹真珠。口頭豈假多言說，經裡元來一字無。拋却殘羹與餿飯，趙州東壁掛葫蘆。
於剎那時覺道成，了無一法可留情，十方法界從心現，大地山河似掌平。鐵樹枝頭紅果熟，泥牛頷下白毛生，分明指出通天路，南北西東自在行。
知識門庭五十三，一針鋒上悉包含，心能契理無難事，脚不沾塵是徧參。谷口黃鶯聲啞咤，簷頭紫燕語呢喃，玄門畢竟如何入？向道西川出漏籃。
彌勒殷勤慰善財，一聲彈指閣門開，身心俱向此時捨，境界却從何處來？皎皎青天飛霹靂，茫茫白晝輥塵埃，看他無手人揮袂，石上蓮花取性栽。
文字雖多義一般，眾生骨髓佛心肝。何勞經卷開時讀，但就香煙起處看。俊鶻常思空外翥，癡蠅只向紙中鑽。直饒講得天花墜，不達斯宗盡自謾。

送僧入蜀四首

西川五十四軍州，滿目風光爛不收。一笠一包行脚去，好山好水任君游。昔年大士居昭覺，今日何人接勝流。道路八千如咫尺，還同自己屋簷頭。
去去峨眉禮普賢，莫教錯認妬羅綿。華嚴會上咨參在，妙德空中主伴圓。側耳但聞菩薩現，回身仍見象王旋。區區不用從他覓，密意分明在汝邊。
此行須到大隋家，照顧潭中鼈鼻蛇。十箇五雙俱蹉過，一千七百謾周遮。悟來大地山河窄，迷去他鄉道路賒。纔有纖毫須剗却，免教人道摘楊花。
嘉州大像接青雲，猶是如來小小身。正體虛空包不盡，眾生肉眼見何因。有緣處處逢彌勒，無語琅琅轉法輪。合掌低頭三拜起，方知全假即全真。

送僧之廬山

簡寂觀中甜苦笋，歸宗寺裡淡酸薤，廬山面目分明露，衲子身心特地迷。秋到樹頭黃葉落，夜深峯頂白猿啼，參禪若也求玄妙，十萬流沙更在西。

寄雙林東溟

門椎拍板付禪翁，衣鉢長留覩史宮。檮樹兩株為佛事，竹篦三尺展神通。泥牛嶺上吞黃犢，石虎山前咬大蟲。我有家書無處寄，金刀剪破太虛空。

寄聖壽千嚴

伏龍山上老頭陀，轉覺無明業識多。堪笑古人施棒喝，却成平地起干戈。傳來一道聰明呪，寫出平生快活歌。謝事尋常懶開口，聽他石臼念摩訶。

悼焦山道元

我在錢塘住兩年，幾回同買過湖船。張家寺裡春方半，楊子江頭月屢圓。只望先師公案了，皆稱寂照子孫賢。誰知轉眼成千古，淚灑伽陁唱和篇。

悼江心石室

幾年石室老師兄，今日胡為喚不應。八萬塵勞空蕩蕩，三千剎海冷澄澄。摧殘世上無根樹，撲滅人間不夜燈。末後光明難蓋覆，紅爐猛火結寒氷。

賀徑山永首座

摩訶衍法若為宣，五髻崢嶸高插天。一喝虛空成粉碎，重提佛祖舊因緣。分明劍向眉間掛，豈待瓢從地上旋。彈壓滿堂龍象眾，方知法社有英賢。

示僧四首

不是風兮不是幡，祖師一擊破重關。自心又把心來認，無手重將手去扳。金屑徒勞增瞖膜，劍峯直下斬癡頑。可憐滯句承言者，也道

尋常語默間。
不是幡兮不是風，癡人特地受羅籠。張良 謾立安邦計，李靖休誇斫陣功。十影神駒猶礙道，九苞祥鳳不離空。如今要識曹溪旨 ，舉足西行却向東。
一切眾生有佛性，如何狗子獨言無？趙州善用吹毛劍，衲子全拋待兔株。門外雪深人跡少，渡頭風緊浪花麤，當陽若更求玄解，笑倒西天碧眼胡。
一切眾生無佛性，髑髏箇箇有龍吟。東平解撲溈山鏡，龐老曾彈馬祖琴。曠劫本來無背面，古人真箇好智音。癡兒也道忘言路，平地翻為荊棘林。

答浮慈和尚韻送彝藏主三首

一氣轉一大藏教，却來箇斗裏藏身，撥開猛烈紅爐焰，拈出清涼白月輪。覿面相呈全體露，到頭不出此心真，宗師有語皆超卓，多少拈饒舐指人。
一氣轉一大藏教，塵毛剎海現全身。洞明自性無生理，能轉如來正法輪。三句劈開玄與要，兩頭坐斷偽和真。狂機大似藍田石，誤殺彎弓射虎人。
一氣轉一大藏教，金毛獅子解翻身，聖凡頓現高臺鏡，魔外橫飛熱鐵輪。纔涉語言皆是妄，但隨聲色便乖真，如今却憶長汀老，十字街頭等箇人。

宗鏡錄華嚴十種無礙成十偈示僧

一理事無礙

真性皆同剎相殊，廓然清淨大毗盧。香披菡萏千重葉，影現摩尼五色珠。法界森羅元不有，宗乘舉唱亦非無。憑君更莫論心境，荊棘從來是坦途。

二成壞無礙

空中佛國壞還成，水面漚花滅又生。體用何須論彼此，根塵不必較虧盈。三千剎土隨心變，二八蟾光逐候明。古往今來手翻覆，黃河知是幾回清。

三廣狹無礙

廣狹須知不滯形，聖凡迷悟在心靈。諸般水入方圓器，一等空隨大小瓶。菩薩天人依法界，修羅蚊蚋飲滄溟。自來平等真如體，就急移寬也只寧。

四一多無礙

十虛揑聚一毫頭，百億毫頭剎海周。習習和風薰草木，茫茫大海攝川流。綵絲直把明珠貫，金像都將寶鏡收。細看目前相入處，盡歸方寸莫他求。

五相即無礙

萬法圓成一念中，眾生世界盡牢籠。光明大小珠相似，赤白青黃色不同。畢竟未知何處起，如今方信本來空。平常一句如何會，日出西方夜落東。

六微細無礙

曲折皆能一一隨，窮幽極渺固委移。纖毫蜜滴蜂吞處，九曲珠穿蟻度時。芥子孔中藏大海，藕絲竅裏着須彌。燎原起自如螢火，智者猶因取喻知。

七隱顯無礙

千差萬別任樅然，不落高低染淨邊。聖處即凡凡即聖，圓時能缺缺時圓。節文竝似初生笋，因果渾如未剖蓮。但屬自心非外境，陰晴同是本來天。

八重現無礙

一塵一剎一如來，剎剎塵塵靡不該。帝釋殿前珠作網，梵王宮裏鏡臨臺。風休巨浸星辰入，日照芳池菡萏開。包裹虛空只這是，靈明廓徹信奇哉。

九主伴無礙

大華藏海舍那身，眷屬莊嚴處處真。列宿光明瞻玉兔，諸王富貴屬金輪。江河浪動無非水，草木花開總是春。一念十波羅蜜滿，此中

誰我復誰人。

十三世無礙

水中葫蘆捺得沈，非來非去亦非今。空花亂落隨流水，石笋新抽出遠林。休把此言論妙道，待將何物比真心。永明老子輕饒舌，輸我西窻茗椀深。

澄靈散聖山居偈如寶藏主求和

因僧問我西來意，我話山居是幾年。佛祖位中休着脚，凡愚社裏且隨肩。三間屋子藏山塢，萬樹松花照石泉。曠大劫來無改變，阿難依舊世尊前。

寄天童孚中和尚

長庚峯頂白雲間，捧笏西來笑展顏。幾疊巖巒圍丈室，萬株松樹繞禪關。當年金碧誰將去，今日天龍合送還。老我恰如窺豹者，管中時復見斑斑。

寄大慈晦谷和尚

靈巖又復轉花巖，數到慈雲恰好三，我望鄉關千里隔，君將佛法一肩擔。金毛踞地誰能近？玉塵生風不倦談，握手未知何處是？晚天凉月出東南。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八

音切

樅(子容切)　翾(古泫切)　擘(補革切)　眵(赤之切)　鮎(乃謙切)　能(奴臺切)　舀(陷音)　菸(於去切)　菟(徒音)　咤(知加切)　袂(彌銳切)　翥(之庶切)　檮(徒力切)　鷹(於蒸切)　苞(博交切)　鼈(丁回切)　舐(神爾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九

偈頌五

侍者　文斌等　編

四料揀

奪人不奪境，三竿曉日千門靜。桃花樹樹近前池，不見佳人來照影。
奪境不奪人，玉鞭金鐙賞殘春。千紅萬紫歸何處，驀地風來卷作塵。
人境兩俱奪，漠漠長虵圍偃月。誰敢當頭犯太阿，直教萬里人蹤絕。
人境俱不奪，上下四維春似潑。聖主垂衣日月明，將軍放馬乾坤濶。

總頌

一具枯骨成牙齒，兩片薄皮為耳朵。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四賓主

賓中賓，魚目將為無價珍，瞎眼波斯來打合，一般病痛一般貧。
賓中主，東西不辨喃喃語。手中杖子不曾離，錯認燈籠為露柱。
主中賓，德不孤兮必有隣。玉殿瓊樓無草葢，不知誰是帝鄉人。
主中主，大用現前沒規矩。金毛獅子一滴血，迸散驢兒十斛乳。

總頌

何門不向此門歸？萬煅爐中鐵蒺藜，不是山僧多指注，大家惜取兩莖眉。

四喝

一喝如金剛寶劍，劈面揮時難躂閃。不論佛祖與天魔，纔有纖毫須痛斬。

一喝如踞地師子，古塚野狐逢即死。若是金毛師子兒，展開四足搖雙耳。
一喝如探竿影草，可中誰了誰不了。碧眼胡兒舉鐵鞭，玉門關透長安道。
一喝不作一喝用，十月黃河連底凍。小小狐兒掉尾行，這回不要虛驚恐。

三玄三要

第一玄，釋迦彌勒有何傳？人間天上來還去，古井茫茫把雪填。
第二玄，未曾開口在言前。電光石火親提得，鼻孔依然被我穿。
第三玄，胡孫上樹尾連顛。只因掣斷黃金鎖，便把心肝樹上懸。
第一要，了無奇特并玄妙。未曾噇飯肚皮空，久不喫茶唇舌燥。
第二要，門外讀書人來報，烏有先生作狀元。子虛聽得呵呵笑。
第三要，只為慈悲成落草。非我非渠也大奇，蟭螟眼裏山河繞。

首山綱宗偈

郎君拙非拙，體瑩如氷雪。背挽兔角弓，射落天邊月。女兒巧非巧，一老一不老。騎却水牯牛，莫教入荒草。

汾陽三訣

第一訣，佛祖曾超越。莫話未生前，休論心路絕。
第二訣，動靜誰甄別。龜毛扇子扇，泥牛一點血。
第三訣，江南并兩浙。春和萬樹花，冬冷千巖雪。

十智同真

甚人同得入，俊鷂趁不及。打破鳳林關，穿靴水上立。
與誰同音吼，面南看北斗。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作麼同生殺，向上一路滑。潘閬倒騎驢，梵志翻著襪。
甚人同得失，判官手裡筆。冷水浸冬瓜，大家廝淈[泳-永+盾]。
那箇同具足，如賊入空屋。拾得麗水金，却是藍田玉。
什麼同徧普，蟭螟吞却虎。船子下楊州，大地無寸土。
何人同真智，無是無不是。雪峯曾輥毬，俱胝亦豎指。
孰與總同參，特地口喃喃。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
那箇同大事，山形拄杖子。北人不相鼻，南人不相耳。

何物同一質，三九二十七。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兩兩三三九九。李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
我脚何似驢脚，這裏踏他不著。合眼跳過黃河，徧界紅輪輝赫。
人人有箇生緣。不知誰後誰先。趙州八十行脚，謝郎只在漁船。

寄高麗檜巖至無極長老

當年自說游高麗，近日人傳住檜巖。會下不知多少眾，前三三與後三三。
五冠山上看飛瀑，下有寒潭萬丈海。見說神龍降已久，全身入鉢大如鍼。
真身舍利無方所，東國西天共一家。不見彥陽通度寺，神光長繞佛袈裟。
聞道江陵有五臺，放光石寄一枝來。文殊大士分明現，莫道迷雲掃不開。
鳴沙灘上試揚鞭，無數琵琶自動絃。一色玫瑰三百里，渾將錦繡裹山川。
金剛一萬二千峯，遠近高低各不同。那箇峯頭堪著我，他年縛屋隱其中。
千重暗室萬年氷，喚作瑠璃是假名，不隔弟兄相見眼，扶桑夜半日輪明。

和梁山十牛頌

尋牛

天涯海角徧參尋，直入萬重煙嶂深。[拚-厶+𠂇]得今朝與明日，綠楊隄畔聽鶯吟。

見跡

東西南北路頭多，踏踏遺蹤可是麼？仔細看來無兩箇，便從今去莫疑他。

見牛

隔墻認角又聞聲，雨過前村草正青，一對眼睛烏律律，通身毛色畫難成。

得牛

遼天鼻孔要穿渠，直待金繩爛始除。向去不須分皂白，和泥合水且同居。

牧牛

從來一箇不羈身，滿眼雲山滿眼塵。今日稍能知觸淨，肯緣苗稼犯他人。

騎牛歸家

前坡只尺是儂家，疊疊春山橫暮霞。好箇歸來時節子，一鈎新月掛簷牙。

亡牛存人

千重雲樹萬重山，倒臥橫眠任我閑。此景畫圖收不得，誰言身在畫圖間。

人牛俱亡

返身踏破太虛空，一處纔通處處通。币地普天無影跡，不知誰解立吾宗。

返本還源

一一根門自有功，聞聲見色不盲聾。晨昏總是尋常事，睡起三竿海日紅。

入廛垂手

珍御全拋與麼來，分明烏觜與魚腮。輝天鑑地能奇特，盡使勞生眼豁開。

十二時頌

子時大地黑漫漫，不待重將正眼觀，枕子忽然拋落地，須彌崩倒海枯乾。
丑時遠近盡鷄鳴，萬想千思睡不成。身在世間間不得，又穿衣服下堦行。
寅時那箇是閒人，貴賤賢愚總為身。只管噇眠呼不起，奴兒婢子也生嗔。
卯時漸見日輪高，已向堦前走幾遭，鼻孔眼睛忙似鑽，千般不顧是眉毛。
辰時未免去烹煎，火澀柴生滿竈煙。四隻鉢盂三隻破，一雙匙筯不完全。
巳時作務也奇哉，門戶支持客往來，對坐喫茶相送出，虛空張口笑咍咍。
午時赤日正當中，五色摩尼耀太虛。撲碎都來無一物，依然赤白與青紅。
未時樹影過窻西，覿面相呈剗地迷，從曠劫來無間斷，今朝何事隔雲泥？
申時一日幾光陰，早被桑榆暮景侵。抖擻精神休瞌睡，啾啾烏雀滿園林。
酉時紅日下西山，草屋柴門及早關。幾箇老烏松頂泊，清晨飛去夜方還。
戌時無事莫開門，靜臥寥寥四壁昏。自有光明看不見，見時生死不能吞。
亥時洗脚上牀眠，生在閻浮大可憐。眠不多時天又曉，未知休歇是何年。

送玹上人禮祖

珠不曾穿玉不磨，渾崙句子絕譖訛。江西特地尋靈骨，却是無風市市波。

送道場馨維那

堂裏宣揚十號時，陳如尊者亦開眉。轉身問訊出堂去，不覺踏翻瑤席池。

送立禪人還七閩

玄沙不度飛鳶嶺，百億山河拄杖頭。子若歸鄉須驗看，秤錘到井忽然浮。

送遂藏主歸靈隱

從來佛祖碎玄關，萬論千經下口難，未動舌頭俱吐露，白蓮峯月照人寒。

送賢禪人

聖賢有甚麼奇特，鼻孔元來搭上唇。若起一毫增損見，當知不是箇中人。

送英禪人

英靈衲子久無聞，一句當陽玉石分。不把草鞋輕晒却，吳山紅樹越山雲。

送玄侍者

學道參玄俊衲僧，千山萬水一枝藤，始終不墮人窠臼，他日方堪繼祖燈。

送虎丘定藏主

睡虎元來是大虫，翻身跳出草窠中。是凡是聖俱吞却，方見楊岐正脈通。

送玉泉昌侍者

布裩赫赤紙衣鮮，不寫文殊與普賢，抖擻更無塵一點，肯將淨解污心田。

送虎丘順侍者

白雲飛落劍池傍，紙襖新糊玉一方。塔影忽然顛倒卓，為渠懸筆寫提綱。

送問禪行者

鳳凰山下笣一寨，搴旗斬將罕逢人。饒伊出得長虵陣，頂罩燒鍾一萬斤。

送徑山志書記

山上鯉魚生一角，忽然[跳-兆+孛]跳上青天，俱胝道者無尋處，却把龍王鼻孔穿。

送容禪人

未別便行多少好，須將白紙問人求。鳳山未有工夫答，且聽松風舉話頭。

送昌禪人

一片寒雲海上橫，道人正泛鐵舡行。夜深珠向龍宮出，無限光明動地生。

送興禪人之天台

秋風剪剪葉飄飄，去向天台度石橋。一踏便須成兩截，普通年事在今朝。

謝人送炭

晚來燒起滿爐紅，潦倒無能一病翁。因憶古人生意在，正當臘月有春風。

夜坐

地爐兀坐燒殘葉，童子酣眠喚不應。空盡大千無佛祖，老蟲翻下夜龕燈。

送一禪人

出叢林又入叢林，渡水穿雲路轉深。誰謂他鄉元不隔，草鞋步步踏黃金。

送日禪人遊南岳

南岳岩巉插太虛，道人獨往果何如。老猿啼在雲深處，露滴松梢月上初。

送明禪人遊天台

五百聲聞不住山，何拘天上與人間。只消一盞黃茶水，供罷依然舊路還。

送貢禪人遊南岳

古路迢迢往復回，白雲終日冷成堆。半千尊者無尋處，石上幽花帶露開。

送宜禪人之姑蘇

洞庭一望水漫漫，去路遙隨眼界寬。紅蓼白蘋秋正好，不知誰把釣魚竿。

翫月

兔有形兮桂有枝，何如光影未生時。古今翫月人無數，獨許南泉王老師。

送清禪人參方

雪盡莎根轉舊青，幽房宿火響空瓶。吳山越岫知多少，那取工夫到祖庭。

聞子規

啼來啼去一聲聲，却笑離人不解聽。何處故鄉歸未得，白雲空鎖亂山青。

送已禪人

露濕長松曉未乾，殷勤送別下層巒。前途有問山居事，但道冬來十月寒。

因僧請益五祖演和尚語示之

滿城開盡牡丹花，未免逢人撒土沙。拈起庭前柏樹子，趙州門戶隔天涯。

寄憲使士敬王公

綉永直指向東南，百郡趨風盡聳瞻，長羨昔年裴相國，解從黃檗句中參。
此事當機覿面提，休將祖意問東西。相公判筆丘山重，誰謂昇天別有梯。

贈南岳山禪人

舊結茅菴岳頂居，年深且與世人疎。曾垂一釣千峯上，得箇黃鱗綠尾魚。

寄同參

試把虛空打一量，虛空只抵一絲長。一絲摘斷重量看，赤脚波斯走大唐。
祖師留下一隻履，東土西天誰往來？拋向洞庭湖裏了，却教滄海起塵埃。

漁者

釣魚船上謝三郎，只在蘆花深處藏。高枕綠蓑歌一曲，不知蓬背有嚴霜。

因雪示眾

長空片片雪花飛，眼底青山見亦稀，敢是禪庭消未得，五雙十箇不知歸。

道童參政見訪

隼旟光裏昔曾培，人我山高喝使摧。記得省堂重會面，禾城又是第三回。
祖意明明百草頭，長江自古向東流。須知此物非他物，坐臥經行免外求。

寒夜寄友

欲問平安半字無，天寒夜冷坐圍爐。因思熊耳峯前客，謾有青青桂兩株。

用韻答國清夢堂和尚

從來眼不見鼻孔，東土西乾無祖師。八十老僧頭雪白，蒲團禪板且隨時。
天人日日雨曼陀，怪爾空生默坐何。無夢老禪憎愛盡，新豐曲和莫徭歌。

答東山楚材和尚

我昔與君參徑塢，罕逢弟子過於師。一千七百浩浩地，翻憶大平無事時。
鉢盂倒覆四天下，拄杖橫吞諸佛師。不用腕頭些子力，放開捏聚總臨時。

答妙菴玄首座

飲光不得阿難陀，續燄聯芳奈老何！千里同風一句子，漁人舞棹野人謌。
好與法燈三十棒，却將公案謗先師。幸然寂照無傳授，誰記拈槌豎拂時。

答瓊西堂

同參寄我妙伽陀，不問如何與若何。白雲陽春無此曲，一回擊節一回歌。

題船子夾山圖

劈口一橈天在水，離鈎三寸水連天。夾山不解抽身退，尚待華亭覆却舡。

洞山云：直道本來無一物，亦未合得他衣鉢。頌云：

主人手裏秤高低，買賣商量總不齊。直是無人酬價數，黃金白璧賤如泥。

有僧下，九十六轉語，末後云：設使將來，他亦不受。頌云：

一路通時路路通，誰分南北與西東。春風不管鄉談別，到處桃花似舊紅。

送傳禪人

傳到無傳是正傳，千鈞大法一絲懸。當人不費纖毫力，炟赫靈光滿目前。

送舜禪人

參見諸方尊宿來，草鞋不枉踏塵埃，深村古院無奇特，慚愧高人到一回。

送瓊禪人之天台

百煉爐中鑄鐵牛，一莖草上現瓊樓。豐干拍手寒山笑，誰似渠儂得自由。

送因禪人之江西禮祖

百億須彌鞋袋裏，無邊剎土鉢囊中，參方若具參方眼，列祖齊教拜下風。

送圓禪人

九夏功圓正此時，鉢囊花綻一枝枝。東西南北從君去，頂後神光幾箇知。

送敬禪人參方

九到洞山雙眼碧，三登投子兩眉橫。家家門外通霄路，莫向古人行處行。

送初禪人禮五臺

百城初友是文殊，行脚參方信不虛。休問清涼山遠近，有緣處處得逢渠。

送德禪人之南岳

拈來拄杖化為龍，吞却乾坤不見蹤。有問又須向伊道，萬年松在祝融峯。

送福知客之江西

誰是主人誰是客，入門一著已先知。馬駒踏殺人無數，只有歸宗眼似眉。

送省侍者省母

空花要覓生時蒂，陽艷須尋起處波。不是出家恩愛重，夢魂偏在故鄉多。

送安禪人往參天童

誰道葫蘆醋不酸？衲僧帶眼若為謾，長松一望二十里，脚未跨門先膽寒。

送先禪人用蔣山韻

曾在獨龍岡上住，寶公刀尺合將來。將來呈似山僧看，何故囊藏不肯開。

送勤禪人禮白塔栴檀像五臺文殊

紫栴檀把黃金裹，喚作如來丈六軀，端的要知真與妄，五臺山頂問文殊。

送人禮寶陀十首

大士分明立險關，黑風裏面浪中間。[拚-厶+去]身入得翻身出，潮到沙頭日上山。
重重綠樹垂肩髮，片片紅霞覆足裙。合掌向前稱不審，大千沙界一時聞。
海潑爛銀千萬里，山堆濃綠兩三重。要知大士深相為，聽取朝朝暮暮鍾。
恒沙菩薩盡同名，唱出一聲千萬聲。禿却舌頭啞却口，青山盡處白雲橫。
有一觀音在面門，舒光炟赫照乾坤。曉風吹上盤陀石，東望扶桑特地昏。
觀音頂上戴彌陀，心法何曾厭琢磨。莫道聖凡相去遠，須知大海本同波。
萬種千般在一心，寶陀巖上覓觀音。直饒見得分明了，依舊雲遮紫竹林。
上人發足往南方，大士眉間已放光。記取重重相為處，海濤推日上扶桑。
五更日上金鎔海，萬里朝來雪滾沙。一念信心知是妄，普門曾不隔天涯。
補陀巖是石頭堆，日夜潮聲到兩回，莫道觀音不曾現，山高海濶賺人來。

竺堂

西土大仙門戶別，古今能有幾人登？黃頭碧眼藩籬外，入室輸他俊衲僧。

鐵壁

千尋峭石勢崔嵬，總是純剛打就來，碧眼胡僧覷不破，春風日日綉蒼苔。

友巖

最難知是結交心，鐵壁銀山百萬尋。生死兩岐俱識破，石頭大小盡黃金。

寶山

空手入來空手去，黃金堆垛玉玲瓏。等閑提起一根草，萬劫千生用不窮。

無住

機輪轆轤見應難，盤走珠兮珠走盤。猶怪盤珠有痕跡，暮雲飛盡碧空寒。

汝海

楚王城畔水東流，未入滄溟不肯休。到了何曾分爾我，一般波浪拍天浮。
流出胸襟葢天地，小為一滴大無邊，明知不是他家事，只者波濤漲百川。

太虛

內外空空無一物，山河大地盡包藏。踏翻有海塵勞息，打破乾城劫數長。

元菴

三間茅屋從來住，百鳥銜花幾度春。戶底門頭雖換了，依然不改舊時人。

大經

釋迦老子口門窄，般若華嚴小脫空。將謂涅槃包得盡，摩訶兩字未開封。

大愚

用巧人多用拙稀，心如木石太無知。就中自有分明處，懵懂元來不是癡。

無盡

祖祖相傳只這是，佛佛授手亦如斯。海波乾又須彌碎，不見虛空有爛時。

定山

屹然常在白雲中，不比飛來小小峯。幾度毗嵐翻海岳，何曾動著一株松。

竹所

香嚴一擊便忘知，大地平沈正此時，打雨敲風千萬箇，青青總是歲寒枝。

春泉

東風浩浩水潺潺，不隔千山與萬山。識得根源何處起，任流花片落人間。

梅叟

看到南枝又北枝，從教兩鬓白如絲。幻華滅盡留真實，正是青青著子時。

無旨

世尊何法可敷揚，迦葉從來不覆藏，且自栽田博飯喫，說禪浩浩任諸方。

蓬隱

圓嶠方壺深更深，白雲一色葢瓊林。從來不與時人隔，却笑人來海上尋。

道林

本因言語顯無言，不住中間與兩邊。荊棘栴檀俱剗却，免教枝葉惹風煙。

無得

石女腰邊裁兔角，鐵牛背上刮龜毛。草菴忽卸瑠璃瓦，古井蓬塵十丈高。

道山

無心尚隔一重關，險峻方知到頂難，試問六年成底事？凍雲深鎖雪漫漫。

竺隱

五天居處絕埃塵，只見青天不見人。畢竟藏身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

正宗

掀翻海岳振乾坤，南北東西此道尊。臨濟德山無棒喝，不知將底付兒孫。

大網

四海都將一網收，不須重下釣鼇鈎。看他眾目分張處，無限魚龍在裏頭。

翠庭

歲寒常愛色青青，曾是神光立到明。階下任堆三尺雪，祖師門戶未常扃。

劍關

一握吹毛凜似霜，揮來那箇敢當場。與君放出其中主，百萬魔軍總被降。

大千

百億須彌方揑碎，恒沙世界又摶成。藕絲竅裏挨紅日，一片山河似掌平。

靈仲

虛明一點從何起？只在尋常日用中。畢竟難謾破竈墮，但將泥瓦合虛空。

別峯

峭巍巍地插天青，峻壁懸崖有路登；莫謂此中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層。

象外

有形有相落凡塵，無相無形未是真。不在範圍天地內，數聲清磬一閑人。

無邪

偏中正與正中偏，仔細推來著兩邊。和這二邊都掃却，一輪明月掛中天。

一初

纔舉此心成第二，寂然不動也非親。須知佛法無多子，坐斷乾坤日見真。

實菴

拈却虛頭一著子，入門不要問西東，單單只把空拳豎，大坐當軒振祖風。

天然

昔日丹霞騎聖僧，馬師方便為安名。人人具足如斯體，不是因緣造作成。

鏡堂

鑄出元非百鍊銅，照時方信本來空。白銀為壁黃金瓦，試問何人住此中。

復初

返本還源一句子，恰如混沌未分開。明明數一為千萬，千萬重歸一上來。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十九

音切

鐙(多鄧切)　嚲(丁可切)　閃(式斂切)　閬(蘆宕切)　[拚-厶+𠂢](皮援切)　咍(訶臺切)　剗(楚簡切)　寨(柴夬切)　搴(居件切)　鷹(於陵切)　隼(息晉切)　旗(以諸切)　炟(丁達切)　賺(徒陷切)　垛(徒果切)　轆(力木切)　屹(魚乞切)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二十

襍著(附水陸陞座及行狀塔銘)

侍者　中端正參等　編

入上人血書華嚴經跋

夫常住真心，舉一塵而塵塵頓現。難思妙德，修一行而行行全彰。喻眾色之依空，若千波之币海。始從信地，無位不周。終至覺場，本體何別。然眾生迷於妄念，不知即妄以明真。諸佛照於圓宗，所以唱玄而設教。事非報化之末跡，理絕凡聖之常談。今古熾然，物我交徹。此襍華之大旨 ，為羣經之元首也。與比丘悟入。證十法界，入重玄門。泯性相而不無，示身心而非有。刺血為墨，書寫是經。下筆時親見普賢，彈指處已參慈氏 。積劫求之而不足，半偈得之而有餘。當令神物護持，廣作世間饒益。

血書蓮經跋

妙理虛玄，真乘湛寂。念而無念，甘露沃其心；持而不持，金印封其口。所以分身佛集，多寶塔來，遠近同歸，古今共貫。三世如來法施之式，十方菩薩悟入之因。謾勞歷劫證修，不出剎那圓具。然鍾鼓非禮樂之本，而器不可去；文字非宗乘之極，而書不可無。因筌以得魚，藉指而觀月。昔藥王然身於淨明德佛，釋迦屈體於阿私陀仙，即以不堅之身，了於常住之法。慧光蘭若比丘德慧，刺血而書此經，畢命以弘斯道。毫端散綺，諸天莫不雨花；紙上流金，大地為之震動。譬夫膏油相續而燈不滅，條甲無間而木向榮。慎厥終，惟其始。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勉之！

經王尊貴，祕藏幽深，究竟絕於名言，方便令其悟入。自如來開演，出彼千齡；及羅什再翻，成茲七軸。受持讀誦，如飲海以無邊；書寫流通，若量空而不盡。潛利陰益，妙用恒沙；隨喜讚揚，神功叵測。粤有比丘惟德者，丹誠貫日，素檢懷霜。念得度之緣，非師不具；臻報恩之極，捨佛何由？由是發起行雲，煉磨心地，瀝十指血，終七軸經，以報師恩，以酬佛蔭。推此志也，豈小緣哉？凡我同流，宜加讚歎。

書楞嚴經

性覺妙明，亘古今而不變。本覺明妙，在迷悟而皆如。假喻虛空而不空，發揮羣相而非相。超乎聞見，異彼因緣。交光相羅，彌滿清淨。十方諸佛，同宣了義之玄旨 。一切眾生，咸具圓通之正體。只為客塵擾擾，豈知日用昭昭。耳目所拘，孰解騎聲盖色。根塵未脫，安能息慮忘緣。墮情想之樊籠，感昇沈之業報。譬如眚目，暈此明燈。宛若漚花，發於巨海。外列山河世界，中分鬼畜人天。本因織妄而成，莫匪瞪勞而現。四三宛轉，十二輪環。生死死生，有無無有。直下斷除愛欲，還他調御丈夫。自今疾至菩提，教我多聞弟子。超越五蘊區宇，廓清十種禪那。如能宣此呪心，乃可制諸外道。利人利己，世出世間。證不動尊，成無上覺。未城澄照沙彌智祚，少年苦行，銳志禪門。具足爍迦羅心，書寫首楞嚴典。一誠注相，十帙奏功。誓畢世以受持，命譾才而稱述。姑伸梗槩，甚愧荒蕪云爾 。

題十六羅漢畫卷

梵語阿羅漢，此翻殺賊、應供、無生。中含三義，故東土不翻。殺賊者，是殺無明賊。應供者，應天上人間之供。無生者，了自性涅槃，本自不生，今亦非滅。般若云：斷順上分，五結永盡，名阿羅漢。上五結者：一、色愛，謂色界愛；二、無色愛，謂無色界愛；三、無明，謂心不了；四、掉，謂心躁動；五、慢，謂心自高。華嚴云：上品十善，以智慧脩習，心狹劣故，怖三界故，闕大悲故，從他聲聞而解了故，名聲聞乘。此阿羅漢，唯佛一人能訶責之，令其進修不已，而圓佛果。餘小眾生，不宜輕忽，但當恭敬供養，求福世出世間，而為津梁。外書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夫豈不然哉？

大悲像記

大悲千手眼者，觀音大士應化之身也。恭惟大士因地行願，可得而言者，已備載於諸經。若曰神功聖德，千變萬化，盖不可得而思議也。假使有人以百億須彌山為筆，以百億大海水為墨，以百億娑婆世界為紙，始從今日，盡未來際，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以捃摭之，於百千那由他恒河沙不可說不可說轉分中，未能書一分也。復次，有人以十方空諸佛國土，稻、麻、竹、葦、草、木、叢林悉為微塵，一一塵悉化無量身，一一身悉具無量舌，一一舌悉縱無量辨，始從今日，盡未來際，顯說、密說、晝夜說無間歇以贊詠之，於百千那由他恒河沙不可說不可說轉分中，未能說一分也。雖然，

多之所宗之謂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其小無內，其大無外。若然者，雖以一丸之土、一指之木、一銖之金為之像設，亦何異於百萬三千大千世界之身座乎？至正四年秋，予來主壽山。明年，與眾議建萬佛寶閣。又明年，閣成。又明年，而得耆舊比丘若欽，施財造大悲像。明年，而功就。於戲！法身固不可以數測，今示其小者，特丈六之軀耳。其面二十有一，其手一千有八，其目則如其手之數而加面焉。其四十二手，各有所執，光暎於座，座承於足。由足下座石，至頂上化佛，高凡四十尺有奇。木用楠桐，髹用朱漆，金用純金。日光在左，月光在右，善財、龍女、韋天、大權，以次列侍。驟開戶而望之，晃晃乎若七金之山，來從海上，而屹立於前也。大哉！施心固不可以物計，今標其信者，特緡錢一萬餘耳，亦豈易耶？嘗歎欽之積財，儉不為己，既重飾大殿佛像，而復力為此像，人方口之而不置，欽獨謙之而不伐。斯人也，將欲警夫後人也，故有作焉；後人也，將欲繼夫斯人也，宜有述焉。若無作又無述，雖有此記，誰無此記？若有作又有述，雖無此記，誰有此記？是不可不記也。龍集己丑至正九年春，住持梵琦撰。

重修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頌

諸佛如來出現於世，莫不皆示八種之相。從初降神誕生，乃至出家修道，降魔成佛，轉法輪，最後入涅槃，碎紫金軀為八萬四千舍利，使天人龍鬼造塔供養，罪滅福生，終在菩提。我本師釋迦牟尼如來，此云能仁寂默，當現在賢劫。第四佛住兜率天，為護明大士滿足天尊四千歲，補處時至，於是下生迦維羅衛國淨飯王宮，乘日象入摩耶夫人胎，十月滿足，從右脇而誕，當東震旦國，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遊四門，踰城出家，時年十九，歷試邪法，摧伏外道。穆王三年癸未歲二月八日，明星現時成道，為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皆證道果，住世說法四十九年。後告上首神足摩訶迦葉云：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分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又付金縷僧伽梨衣，轉授慈氏 。付囑訖，即於熙連河側娑羅雙樹間，右脇累足，泊然而逝，實穆王五十二年壬申 歲二月十五日也。闍維火滅，八王共分舍利，歸國建塔，競留供養。滅度一佰年，有王名阿育，此云無憂，取諸塔中所有舍利八萬四千顆，造八萬四千塔，閻浮聚落滿一億家者，耶舍尊者遣鬼神以一塔鎮之。按宣律師感通錄，震旦塔凡十三所，劉薩訶所禮者，獨明州阿育王寺舍利光明特盛，至誠祈禱，必彰感焉。梵琦生緣象山，九歲出家，便聞建塔功德最大，往往默感於心。天曆元年戊辰歲二月三日，住

持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時年三十四。壬申歲，建千佛閣。元統二年甲戌歲，夢龍王獻寶，因募塔緣，檀施日臻。後至元二年丙子歲春，龍化蜿蜒之形於丈室，五彩畢備，四方來觀之，凡兩月而去。及塔成復來，隱見非一，至今祀為應夢龍王。夏，填築塔基。三年丁丑歲九月二十三日子時，起手建塔，至辛巳歲奏功，凡七層八面，高二十四丈，莊嚴綺麗，見者皆悅。越十二年兵興，己亥秋，失寶瓶，計白金二伯兩。當是時，謝事嘉禾天寧，結庵閑居。眾請再領寺事，乃造鍮石寶瓶，取至正二十四年甲辰秋九月二十四日，奉瓶修塔，天雨寶花。明年乙巳歲七月，泥葢方畢。自丁丑至乙巳，凡二十有九年矣。梵琦年七十，瞻禮旋繞，歡喜踊躍，百拜稽首，而說頌言：

如來舍利無有邊，　不啻八萬四千顆，
天上人間所造塔，　其數過於恒河沙，
金銀真珠與瑠璃，　車渠琥珀及瑪瑙，
或用玻琍水晶等，　并黑沈水赤栴檀，
種種雕鏤功嚴飾，　所獲妙果不思議。
或奉一花供一香，　或但低頭合指爪，
或繞一帀禮一拜，　莫不皆坐菩提場。
或以香水洒其地，　或磨香泥塗其壁，
或燒油燈作光曜，　無有不圓佛智者。
已去釋迦滅度久，　塔為第一之福田。
盤如棗葉剎如針，　其影巍然至梵世。
譬如虛空平等入，　不離塵隙芥子孔，
我今興建大浮圖，　亦有先佛真身住，
廣博嚴麗包法界，　一切如來處其中。
諸大菩薩及聲聞，　莫不俱來受供養。
天龍八部咸訶護，　凡有目者悉觀瞻。
明月寶珠置其頂，　寶篋真言實其腹，
入夜銀缸射星斗，　熾然花開天樹王。
八角風鈴演妙音，　七層欄楯共圍繞。
普為眾生作饒益，　功德高厚若須彌。
亦如大海納百川，　亘古亘今鎮長在。
願共法界諸含識，　同得往生極樂國。

韋陀尊天贊

妙高四埵，南有提婆，其下將軍，名曰韋陀。位在童真，護我支那，兜鍪鎖甲 ，持杵降魔。二十八部，三十二將，將中最賢，帝釋

所仗。坐則為起，背則為向，護善遮惡，積德修行。末世比丘，稟戒不全，起居食息，實賴尊天。如跛得杖，如渡得船，受佛付囑，願海無邊。

水陸陞座

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欽奉聖旨 ，於蔣山禪寺水陸會中陞座。師云：真如淨境界，一泯未嘗存。能隨染淨緣，遂成十法界。法界者，眾生心也。眾生心即佛心。大哉心乎，無形無相，充徧十方，亘古亘今，包含萬有。但在眾生分上一向染用，謂之無明。諸佛分上一向淨用，謂之佛性。無明佛性，是二俱空。然而眾生不了於空，無明所惑，從無量劫而至今世，因身口意起貪嗔癡。貪行多者二萬一千，嗔行多者二萬一千，癡行多者二萬一千，等分行者二萬一千，共造八萬四千諸煩惱業。生罹王憲，死在地獄，動經劫數，未有出期。古德有言：一切苦果，因業而受。受盡還無，何苦之有？豈不見梁朝傅大士心王銘云：觀心空王，微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灾，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之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又云：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豎起拂子云：還見麼？無量壽世尊即今在拂子頭上放大光明，普照十方，盡虛空，徧法界，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極微塵數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百億四大海，百億五須彌，百億欲界天宮殿，百億色界天宮殿，百億無色界天宮殿，於中一一世界天宮殿內，皆有菩薩海眾圍繞，隨機說法，各各不同，頓說漸說，實說權說，縱說橫說，顯了說，葢覆說，凡有所說，皆說此心，何一理而不圓，何一事而不備，何一塵而不攝，何一剎而不收。這裏見得，未度令度，未解令解，未到彼岸者令到彼岸，未證涅槃者令得涅槃，皇恩佛恩，一時報畢。其或未然，更添注脚去也。擊拂子云：還聞麼？這裏聞去。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普徧諸人耳，此是觀音大士圓通法門。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此是圓真實。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此是通真實。聲無既非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緣離，是則常真實。是故諸佛於此得之，徧十方界，成等正覺；菩薩於此得之，圓滿六度萬行；獨覺於此得之，洞明十二緣生；聲聞於此得之，三明六通，證八解脫；諸天於此得之，高超十地；人倫於此得之，具足眾善；修羅於此得之，永絕憍慢；地獄於此得之，咸脫苦輪；乃至餓鬼、旁生并及四生九類一切含識於此得之，莫不悟自心佛，成自心佛。金剛般若云：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

心既不可得，佛亦不可得，菩薩亦不可得，獨覺亦不可得，聲聞亦不可得，諸天亦不可得，人倫亦不可得，修羅亦不可得，餓鬼、旁生、四生九類一切含識亦不可得，此不可得亦不可得。永嘉大師道：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所以二祖神光參初祖菩提，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安心。初祖云：將心來，與汝安。神光云：覓心了不可得。初祖云：與汝安心竟。以拂子劃一劃，云：劃斷葛藤。正與麼時，果滿功圓一句作麼生道？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國恩。欽惟皇帝陛下英武仁聖，削平海內，子育兆民，九夷八蠻罔不賓服，是以梯山入貢，航海獻琛。元年大赦天下，洽以寬恩，無辜冤枉亦蒙濟拔，特賜銀帑，命善世院就蔣山禪寺修建冥陽水陸。

大齋一晝夜，於中作諸佛事，供佛賢聖、天地神祇、三界鬼神，并召臣僧梵琦舉唱宗乘所集功勛，並用超度四生六道無辜冤枉，悉脫幽冥，往生佛土，成就菩提。所願如意珠燦破無明窟，智慧劍截斷生死根，因大法以悟心，趣樂邦而見佛。復舉梁朝武帝請傅大士講經，大士登座揮尺一下，寶公菩薩謂帝曰：陛下還會麼？帝默然。菩薩云：大士講經竟。師拈云：今日聖恩令臣僧梵琦陞於此座，舉揚第一義諦，普願迷流同成佛道，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不盡底細大法門盡被傅大士一時吐露了也。且道節文在什麼處？冥陽水陸大齋緣，徧滿三千與大千，東走金烏西玉兔，上窮碧落下黃泉。永拋業識無明海，高坐如來妙寶蓮，恩重須彌何以報？祝延聖壽萬斯年。洪武二年三月十三日，欽奉聖旨，於蔣山禪寺水陸會中陞座。

師云：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洒甘露。即今法雷已震，法鼓已擊，慈雲已布，甘露已洒，且道山僧說甚麼法？說向聲聞乘法耶？說向獨覺乘法耶？說向菩薩乘法耶？說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耶？說向凡夫界法耶？教中道：法界中無有法名向聲聞乘、向獨覺乘、向菩薩乘、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法名向凡夫界，無有法名向染、向淨、向生死、向涅槃。何以故？諸法無二故。譬如虛空，若去來今，求不可得。然非無虛空，據實而論，只遮虛空，早是釘橛了也。雲門手中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諸人又作麼生會？良久，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明白道了也，更要解註那。此事不在言語上，十雙五箇作言語會。苦哉！屈哉！香嚴和尚道：如人上樹，手不攀枝，脚不踏枝。樹下忽有人問祖師西來意，若答他則喪身失命，若不答他則違他所問。答則是，不答則是？大慧和尚云：我這裏禪如一團火相似，若觸他則燒殺你，若背他則凍殺你。只如永嘉大師有兩句子與賊過梯，道什麼：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平如鏡

面，險似懸崖。金剛取泥處，是我屋裏人知得，更饒箇古話。吾宗第四祖優波毬多尊者，因一族姓子出家，夜投天寺宿，尊者乃作方便，化一夜叉擔一死人來，更有一夜叉空手而至，二鬼共諍，一言：我擔死人來。第二者言：我擔死人來。前一鬼言：我有證人。此人見我擔死人來時，此人念言：我今必定死，應作實語。語後鬼言：此死人者，前鬼擔來，非是汝許。後鬼大瞋，扳其一臂，前鬼以死人臂還續如故；後鬼復扳一臂，前鬼更拔死人臂還復補處；後鬼拔其兩脚，前鬼悉以死人脚補之如本。如是二鬼共食所扳新肉，即便出去，此族姓子豁然大悟。今日聖天子普度幽冥，令臣僧梵琦說法度諸佛子，所冀一言之下泮然無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如夢忽覺，如蓮花開。正恁麼時如何舉似？一百五日近清明，上元定是正月半。復舉：昔有士人撰無鬼論，鬼現身云：我斃？士人無對。後來五祖演和尚代以兩手合作鵝鴿觜，云：谷谷呱。師拈云：五祖和尚可謂是千聖頂上拈來，萬人叢中指出，語默所不到，情解所不及。向上一句作麼論量？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楚石和尚行狀

師諱梵琦，字楚石，小字曇曜，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好善有隱德。母張，事佛惟謹。以大元元貞二年丙申之歲六月丁巳，夢日墮懷中而生師。師在襁褓中，有神僧來見之，謂其父曰：此兒佛也，他日必當振佛法，照曜濁世。宗族鄉黨因以曇曜字之。四歲失怙恃，祖母王氏鞠之，口授以論語，輒能成誦。或問：書中所好者何語？即應曰：君子喻於義。六歲善屬對，七歲能書大字，詩書過目不忘，一邑以奇童稱之。九歲抵西湖，從海鹽天寧訥翁模公受經業，又依從族祖晉翁洵公於湖之崇恩。趙文敏公以先隴在崇恩，數往來其間，每見師異之，為鬻僧牒禮訥翁得度。年十六，於杭之昭慶受具戒為大僧。是時文采炳蔚，聲光藹著，兩浙名山宿德爭欲招致座下。徑山虛谷陵、天童雲外岫、淨慈晦機熙，各有龍象數伯，更稱譽之。年二十，晉翁遷道場，命為侍者，既又俾典藏鑰。一日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因有省入。由是閱內外典籍，宛如宿習，然於佛祖向上一著終有滯礙。元叟端和尚主徑山，道望重天下，師往參次，即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震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會英宗皇帝詔善書者赴闕金書大藏經，師在選中，辭叟遂行。既至，館於萬寶坊，近崇天門。一夕睡起，聞綵樓上鼓鳴，豁然大悟，徹見徑山為人處。述

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箚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片雪，却是黃河六月氷。實甲子正月十一日也。是歲東歸，再參元叟於徑山。叟迎笑曰：且喜汝大事了畢。自是師資徵決，佛祖機緣渙然矣。叟遂以第二座延之，而學者多諮扣焉。未幾，以行宣政院命，出世海鹽州之福臻。一香供元叟，是為妙喜五世云。天曆戊辰，遷州之天寧。至元乙亥，遷杭之報國。至正甲申，遷嘉興郡之本覺。丁亥，帝師錫號曰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丁酉，遷郡之天寧。己亥，有退休志。以海鹽、天寧有山海之勝，遂築寺西偏以居，別自號西齋老人。癸卯，寺主者祖光告寂，州大夫強師復主寺事。戊申，舉得法上首景瓛自代，而復老於西齋焉。皇明啟運，混一海宇。天子念將臣或沒於戰，民庶或死於兵，宜以釋氏法設冥以濟拔之。於是以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徵師說法於蔣山。廷臣奏其說。

上大悅。明年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再徵於蔣山說法。上聞其說，又大悅。十五日，賜宴文樓下，親承勞問，詔舘於天界寺十日。及行，出內府白金以賜。又明年秋，上以鬼神之理甚幽，意先佛必有成說，宜徵其徒之嘗為師德者問焉。於是澍水東西被召者，凡十有六人，予與師洎夢堂噩公與焉。七月十二日，至天界，舘於方丈。上命禮部官勞，又命膳部賜薪米等物。尋以所問，命講究明白，候齋日奏對。而師以二十二日示微疾，然與諸師援據經論，辨竅其理，自若也。二十六日，忽索浴更衣，跏趺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置筆謂夢堂曰：師兄，我去也。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威一喝而逝。禮部官以遺偈聞，上為嗟悼久之。翰林學士宋公景濂、危公大樸，與師為方外友，尤痛惻焉。龕奉四日，顏色愈明潤，緇白瞻禮，如佛涅槃。天界住持白菴金禪師，乃古鼎銘和尚嗣法上首，師之法門猶子也。凡後事莫不盡禮。同召諸師，咸以法供養焉。時例禁火化，上以師故，特開僧家火化之例。是日天宇清霽，送者千餘人。火餘，牙齒舌根，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參學弟子文晟，奉其遺骼及諸不壞者歸海鹽。以八月二十八日，葬於西齋而塔焉。師平日度人，或以文字而作佛事六會語，梓傳已久。外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遊集、鳳山集、西齋集，又有和天台三聖詩、永明壽禪師山居詩、陶潛詩、林逋詩，總若干卷，竝行於世。師所在，施者雲集。凡所營建，咄嗟成功。在海鹽天寧，建大毗盧閣，範銅肖毗盧遮那佛、千佛、文殊、普賢、大悲、千手眼菩薩等像，位置上下，相好殊勝。又建寶塔七層，高計二伯四十餘尺。塔成，忽偏倚欲仆。師懼，禱于佛。一夕大風雨，州民聞空中有聲曰：急往天寧救塔。明日，塔乃四正如初。及師再來，塔以兵燹殆廢，且失頂之寶瓶。師復鳩施完葺之。時景瓛為徑

山書記，以錢命鑄寶瓶補之。上瓶之日，天花紛雨，異香滿空，州民聚觀，駭嘆無已。在本覺建大閣，上以奉萬佛，下以奉大悲菩薩、十地菩薩。閣之雄偉，像設之莊嚴，殆冠西湖。師為人身短小而志器弘大，體無為而神應莫測，熾然作用，無非以實相示人，俾之悟焉證焉而後已。故雖有營建之美，辭辨之富，而實無作也，無說也。譬猶春之於花，月之於水，所可形容者，影與色香耳。道化所被，薄海內外，高麗、日本學者，尤欽慕焉。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有三，得度者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景瓚、文晟將謁辭於當代，大手筆以銘其塔，以昭示來學，請予錄其行實。予始在徑山，與師交甚契，又同稟法於元叟和尚，其後往來東西浙，得師出處為詳。洎師示滅，又親覩其光明之效，不可辭也。第以衰病，紀次繁陋，然立言君子，於斯或有所稽焉。洪武庚戌九月初吉，前住紹興府崇報禪寺法弟至仁謹狀。

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塔銘有序

皇帝即位洪武之元年，端居穆清，憫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圖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於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柬，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與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召而至，舘于大天界寺，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為治後事，無不盡禮。時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上特命從其教。茶毗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其弟子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於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于天寧永祚禪寺葬焉。既葬，嗣法上首景瓚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曜，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母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言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為曇曜云。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即了大意。或問所嗜何言，即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倣書，皆度越餘子，遠近

號為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慔師。尋依晉翁洵師於湖之崇恩。洵師，師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為鬻僧牒，得薙染為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洵師遷住道場，師為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叟咄之使出。自是羣疑塞胸，如填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為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下如雨，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氷之句。翻然東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已得之矣。遽處以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來參叩者，多命師辯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祚，師受經之地，為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曼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竝寘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伯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將偏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氓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搆萬佛閣九楹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之號。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虗席，僉謂報恩一郡巨剎，非師莫能居之。師勉狥眾請而往。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為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于兵，師重成之。景瓚為代，復歸老于西齋云。師為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涖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甞見師有作。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跡，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然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麗，咸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若干人，受度者若干人。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遊、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竝傳于世。余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賸語一編求正。師覽已，嘆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之。師善誘，推此一端，亦可槩見。及聞師歿，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危公亦深知師者也。銘曰：

大鑒密旨 餘十傳，　妙喜起蹴龍象筵。
有如大將據中堅，　鐵卒十萬佩櫜鞬。

或觸之者命髮懸，　誰歟五世稱象賢。
佛日曉出瀛海[田*耎]，　紅燄閃閃行中邊。
流光所至無幽玄，　憶初飛錫來北燕。
彤樓畫鼓金星纏，　一擊三際皆廓然。
火中新敷清淨蓮，　紺色涵空絕蔓牽，
自茲口噴百丈泉，　洗滌五濁離腥羶。
內而諸夏外朝鮮，　紛紛來者人駕肩。
示以實相非空言，　塔庙赫赩名山川。
一佛能變萬與千，　會萬歸一道則全。
不識誣為有漏緣。
帝勑中使來傳宣，　鍾山說法超沈緜。
萬人瞻依曲兩拳，　一朝入滅同蛻蟬。
西方彈指即現前，　白玉樓閣瑠璃田。
金鈴寶樹演真詮，　師之往矣神弗遷。
寂光常定無偏圓，　我作銘詩翠琰鐫，
昭朗盛烈垂年年。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金華宋濂撰并書
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危素篆題
佛日普照慧辯楚石禪師語錄卷第二十

音切

瞪(直耕切)　譾(即俴切)　捃(居運切)　摭(之石切)　髾(許求切)　蜿(於阮切)　蜒(以然切)　鎥(莫候切)　劃(乎麥切)　琛(敕金切)　踘(巨六切)　洵(相均切)　蔚(於物切)　噩(吾各切)　骼(柯額切)　燹(先踐切)　瓗(胡官切)　竣(且旬切)　纍(力追切)　薙(託計切)　稔(如枕切)　燬(麾詭切)　迤(以支切)　賸(孕音)　橐(古刀切)　鞬(居言切)　[田*耎](仁緣切)　赩(喜刀切)　蛻(弋雪切)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